儒藏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精華編二〇九册上

集部

儒藏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九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陳俊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九册

集部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九册

集部

上册

目録

伊川擊壤集卷之八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一二五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四

目録

伊川擊壤集

〔北宋〕邵雍　撰
陳俊民　校點

目録

伊川擊壤集卷之四

伊川擊壤集卷之六……五九

伊川擊壤集卷之八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一二五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七……二三七

校點説明

《伊川擊壤集》是宋儒邵雍「别爲一家」的理學詩集。邵雍（一〇一一—一〇七七）字堯夫，自號「安樂先生」，學者稱「百源先生」。祖籍范陽（今河北涿州），早年隨父移居共城（今河南輝縣），居蘇門山百源之上，自雄其才，慷慨有致先王之事、復三代之志。後遇縣令李之才（挺之），接受《圖》、《書》先天象數之學，遂從業爲徒，刻苦力學，自得有成。初舉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詔下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赴。仁宗慶曆七年（一〇四七）後，在洛陽定居幾三十年間，講學於家，自耕自給，冬夏閉門讀書，春秋出遊四方。時富弼、司馬光、吕公著諸賢退居洛中，常雅敬相從。諸賢集資爲其購園居住，邵雍自名「安樂窩」，爲之作詩多首，同諸賢唱和，與二程同巷近鄰，論議終日，樂在其中。撰有《觀物内篇》、《觀物外篇》、《皇極經世》和《伊川擊壤集》等理學著作。遺存的《永樂大典》中保存有完整的《前定（易）數》，是邵雍另一部重要理學詩集。神宗熙寧十年（一〇七七）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生平事蹟見程顥《邵堯夫先生墓誌銘》和范祖禹《康節先生傳》，《宋史》卷四二七《道學一》有傳（參見本書《附録》）。

邵雍與周敦頤、張載、二程合稱「北宋五子」，同爲宋代道學之奠基者。所著《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宋代已刊刻行世，南宋學者稱其爲「邵康節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肯定它「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亦頗切理」的理學詩派的開創地位（參見本書《附録》）。

程顥《墓誌銘》稱邵雍有「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伊川擊壤集》歷代刊本多種，《郡

齋讀書志》卷十九著録《擊壤集》二十卷。據邵雍門人邢恕元祐六年(一〇九一)所作《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康節先生「其子伯温,裒類先生之詩凡若干篇,先生固嘗自爲序矣,又屬恕以系其後」,可知《擊壤集》應經邵雍手定,其子伯温編類,刊刻於哲宗元祐年間,此爲《擊壤集》之初刻本,久佚不存。《楹書偶録初編》卷五著録近世有楊氏海源閣藏内集十二卷、外集三卷,著録爲「北宋本康節先生《擊壤集》十五卷六册一函」,世稱海源閣本,今未知何在。現存可見到的宋元刻本,最好的乃收藏於台北「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的南宋末年刊本(簡稱宋末本),卷首爲邵雍於治平三年丙午(一〇六六)撰寫的《自序》和邢恕的《後序》,正文二十卷,卷之十係抄配,卷末爲《集外詩》。各卷均有于右任先生收藏印記。此本是今存南宋刊本中唯一保存比較完善的最早刊本,版刻精美,脱誤甚少,可謂今見傳世各本之宋刻祖本。此外,「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還藏有兩種宋刻本殘卷配補本,一爲以殘剩宋末本四卷配補明初仿宋刊本及抄本,一爲以南宋閩建本十七卷(無卷一至卷三)和《集外詩》一卷配補元翻宋刊本及抄本,後者經明清兩代諸多藏書名家鑒賞題跋,堪稱精美。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還藏有二十卷元刊本,亦屬善本。除此之外,今大陸另存有兩種宋刻殘本,爲一九七五年於江西星子縣宋墓出土的《邵堯夫先生詩全集》九卷殘本(簡稱宋墓本),及蔡弼《重刊邵堯夫擊壤集》重編殘本,内集殘存七卷,外集闕(簡稱蔡本)。蔡本中多有校語,本書校記凡所引用,一律以「蔡本校曰」標示。據祝尚書《宋人别集叙録》,此本實爲海源閣藏本之重刻本。經眼這兩種稀見版本,收詩所及竟涉通行本全書各卷,文字亦有不同,具有極高的版本校勘價值。清人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七著録稱,《伊川擊壤集》「宋元槧本皆作二十卷」,肯定後世有多種重刊本流傳(參見《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九)。

現存通行者，一是國家圖書館藏元刊十八卷本，《宋集珍本叢刊》據以影印（簡稱元刊本）。卷首録邵雍《自序》，卷末附邢恕《後序》，與宋末本式樣略有不同。據《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記載，此本原爲楊氏海源閣收藏，原本闕佚，僅存十八卷，自卷十七《老去吟》詩後，以明鈔本配足。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楮墨板刻精好，字體秀勁清晰，堪稱善本。二是明《正統道藏·太玄部》所收《伊川擊壤集》二十卷本（簡稱《道藏》本）。三是《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年間畢亨二十卷刊本（簡稱《叢刊》本）。此本前有成化乙未花朝日希古《擊壤集引》，次有邵雍《自序》，後附有《集外詩》十三首和邢恕《後序》，最末是成化庚子歲洛人畢亨的跋。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即以此本爲底本，今見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〇一册（簡稱《四庫》本）。朝鮮、日本諸刊本，亦是此本的遞修重刊本。值得注意的是，《伊川擊壤集》凡完整的二十卷附《集外詩》者，無論宋末本、元刊本，還是《叢刊》本、《四庫》本，所收録詩歌總數大體相同，均爲一千五百餘首，這同本書卷十七、十八、二十等四處可見所謂「二十餘年」、「三千餘首」之總數相距甚遠，於是引起近年學術界的争論。

這次點校，以宋末本爲底本，以元刊本、《叢刊》本爲主要校本，並參校以《道藏》本、《四庫》本，還特别參校了宋墓本和蔡本有價值的異文。在保存宋末本二十卷附《集外詩》初刻式樣的同時，又將北京大學校點本《全宋詩》卷三八一《邵雍二一》輯出的佚詩四十七首（句），作爲《集外詩補》，附於《集外詩》之後；並將《叢刊》本卷首《擊壤集引》、卷末畢亨《題伊川擊壤集後》、《宋史》本傳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擊壤集提要》一併作爲《附録》，置之書末，以供參考。本書原無目録，今目録爲校點者新編，以便閲讀。

在本書校點過程中，台灣學界友人無償提供了宋末本複印件，《全宋詩》邵雍詩的整理者張躍

明先生無償提供了宋蔂本和蔡本複印件，使本書校點得以順利完成，在此特表謝忱。

校點者　陳俊民

伊川擊壤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慼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内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

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

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静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

聖人不作，而士溺於成俗，忽不自知，日入於卑。近有能奮然拔起，追古人於數千百年之上，獨與之爲徒者，傳所謂豪傑之士，康節先生是已。先生之學，以先天地爲宗，以皇極經世爲業，揭而爲圖，萃而成書。其論世尚友，乃直以堯舜之事而爲之師。其發爲文章者，蓋特先生之遺餘。至其形於詠歌，聲而成詩者，則又其文章之餘。皆德人之言，鬱於中而著於外，故其所摭者近而所託者遠，爲體小而推類大。其始感發於性情之間，乃若自幸生天下無事，飢而食，寒而衣，不知帝力之何有於我，陶然有以自樂，而其極乃蘄於身堯舜之民，而寄意於唐虞之際。此先生所以自名其集曰《擊壤》也。

余嘗讀阮籍、陶潛詩，愛其平易渾厚，氣全而致遠。二人之學，固非先生比，然皆志趣高邈，不爲時俗所汩没，事物所侵亂。其胸中所守者完且固，則其爲詩不煩於繩削而自工，又况於正聲大雅之什不爲陶、阮者乎！先生其狀退然，其氣和，與人不爲崖異。初若可親，既而莫不起敬，終以屈服，豈所謂德全之人哉？其詩如璞玉，如良金，温粹精明，而不見其廉隅鋒穎，如其爲人，渾渾浩浩，簡易較直，薰然太和，不名一體，足以想見乎堯舜之時。其行己立言，[1]若使遭遇其時，攄發其蘊，則雖致其君

[1] 「立」，原爲墨丁，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爲堯舜，疑不難。而道不小行，人不易知，故華門環堵，卒老於伊洛之間。而行誼信天下，名聲動京師。朝廷始以爲試將作監主簿，既又爲潁州團練推官，而以疾辭不起。已而道益尊，稱益顯，賢士大夫往來過洛者，必造其廬居。守河南尹而下，莫不親禮之，願見其顔色，聆其語言。四方英才好學之士，皆願質疑請益而受業焉。其殁也，守臣以爲言，詔贈秘書省著作郎，加賻粟帛。久之，韓獻肅公守洛，又爲之請謚於朝。奏下太常，賜謚「康節」。蓋自本朝有天下百四十年間，隱逸處士名行始卒完具無玷缺，而朝廷旌命及存殁賻恤贈謚無一或闕，愈久而愈光者，先生一人而已。

恕嘗從先生學，而奉親從仕南北，未之卒業。然於講聞其文章，而次第其本末，則或能之。其子伯温裒類先生之詩凡若干篇，先生固嘗自爲序矣，又屬恕以系其後，義可辭乎？

元祐六年辛未夏六月甲子十有三日原武邢恕序。

伊川擊壤集卷之一

伊川邵雍堯夫

觀棊大吟

人有精游藝，予嘗觀弈棊。筭餘知造化，着外見幾微。好勝心無已，❶争先意不低。當人盡賓主，對面如蠻夷。財利激于衷，❷喜怒見于頄。生殺在于手，與奪指于頤。戾不殊冰炭，和不侔塤篪。義不及朋友，情不通夫妻。珠玉出懷袖，龍蛇走肝脾。金湯起樽俎，劍戟交㠑幃。白晝役鬼神，平地蟠蛟螭。空江響雷雹，❸陸海誅鯨鯢。寒暑同舒慘，昏明共蔽虧。山河燦輿地，星斗會璇璣。因覩輸贏勢，翻驚寵辱蹊。高卑易裁制，返覆難拘羈。心迹既一判，利害不兩提。卷舒當要會，取捨在須斯。智者傷于詐，信者失于椎。真僞之相雜，名實之都隳。得者失之本，福爲禍之梯。乾坤支作訟，離坎變成暌。弧矢相凌犯，言辭共詆欺。何嘗無勝負，未始絶興衰。前日之所是，今日之或非。今日之所强，明日之或羸。以古觀後世，終天露端倪。以今觀往昔，何止乎庖犧！堯舜行揖讓，四凶猶趄趑。湯武援干戈，二老誠有譏。雖臯陶陳謨，而伊周獻規。曾未免矣夫，療骨而傷肌。仁爲名所敗，義爲利所

❶「已」，蔡本校曰：亦作「厭」。
❷「激」，蔡本校曰：亦作「蔽」。
❸「雹」，蔡本校曰：亦作「電」。

擠。治亂不自已，因革徒從宜。與賢不與子，賢愚生瑕玼。與子不與賢，子孫生瘡痍。或苗民逆命，或有扈阻威。或羿浞起釁，或管蔡造疑。或商人征葛，或周人乘黎。❶或鳴條振旅，或牧野搴旗。灼見夏臺日，曾照升自陑。安知羑里月，不照逾孟師。厲王奔于彘，幽王死于驪。平王遷于洛，赧王敗于伊。或盟于召陵，或會于黃池。或戰于長岸，或弒于乾谿。或入于鄢郢，或棲于會稽。或屠于大梁，或入于臨淄。五霸共吞噬，七雄相鞭笞。暴秦滅六國，楚漢決雄雌。天盡于有日，地極于無涯。遐邇都包括，縱横悉指揮。井田方奕奕，兵甲正纍纍。易之以阡陌，晝之以郊畿。銷之以鋒鏑，焚之以書詩。罷侯以置守，强榦而弱枝。重兵棲上郡，長城塹邊陲。自謂磐石固，萬世無已而。迴天于指掌，割地于階墀。視人若螻蟻，用財如沙泥。阿房宮未畢，祖龍車至戲。驪山卒未放，陳涉兵自蘄。灞上心非淺，鴻門氣正滋。咸陽起煙焰，南鄭奮熊羆。❷人鬼同交錯，風雲共慘凄。項强劉未勝，得鹿莫知誰。約法三章在，收兵五國隨。廟堂成算重，帷幄坐籌奇。廣武貔貅怒，鴻溝虎豹飢。滎陽留紀信，垓下别虞姬。三傑才方展，千年運正熙。山川舊形勝，日月新光輝。正朔承三統，車書混四維。方隅無割據，窮僻有羈縻。后族争行日，軍分南北司。當時無佐命，何以救顛隮。百載方全日，長兵震天垂。豈知巫蠱事，禍起劉屈

❶「乘」，蔡本作「戡」。

❷「奮」，蔡本校曰：亦作「憤」。《四庫》本作「奪」。

鼇。❶冢宰司衡日，重明正渺瀰。見危能致命，無忝寄孤遺。劇賊欺孤日，行同狐與貍。宮中凌寡婦，殿上逐嬰兒。龍戰知何所，冰堅正在兹。潰堤雖患水，禦水敢忘堤。東漢重晞日，昆陽屋瓦飛。幽憂新室鬼，狼籍漸臺屍。鄗邑追隆準，新安掃赤眉。再逢火德王，❷復覩漢官儀。竇鄧緣中饋，閻梁挾牝雞。經何功殆盡，至董業都糜。河洛少煙火，京都多蒿藜。長天有鳥度，白骨無人悲。城有隍須復，羊無血可刲。大厦之將顛，非一木可支。孟德提先手，仲謀藉世資。玄德志不遂，竟終于涕洟。西晉尚清談，大計懸品題。婦人執國命，骨肉生厲疵。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歔欷。廣陌羌塵合，中州胡馬嘶。龍光射牛斗，日影化虹蜺。闢草來洛汭，墾田趨江湄。二百有四年，方駕而並馳。東晉分南尾，時或産靈芝。凡經五改命，至陳卒昌隋。國破西風暮，城荒春草萋。長江空滿目，行客浪一作「淚」。沾衣。後魏開北首，孝文幾緝綏。河陰旋有變，國分爲東西。爾朱奮高氏，❸宇文滅北齊。及隋始併陳，四海爲藩籬。泛汴公私匱，征遼士卒疲。有身皆厭苦，無口不嗟咨。處處稱年號，人人思亂離。中原未有主，誰識非鹿麋。千一難知日，天人相與期。龍騰則雲靄，虎步則風凄。母后專朝日，相仍紊宮闈。可哓桓彦範，不殺武三思。繡嶺喧歌舞，漁陽動鼓鼙。太平其可傲，❹徒罪一楊妃。劍閣離天日，潼關漏虎

❶「禍起劉屈鼇」，蔡本校曰：一作「禍遂起劉鼇」。
❷「王」，蔡本作「主」。
❸「奮」，《四庫》本作「奪」。
❹「傲」，蔡本校曰：一作「恃」。

貔。兩京皆覆没，九廟咸傾欹。樂極則悲至，恩交則害攜。事無可奈何，舉目誰與比。❶自此藩方盛，都無臣子祇。恃功而不朝，討賊以爲詞。各擁部兵盛，誰憐王室卑。❷邀朝廷姑息，觀社稷安危。攻取非君命，誅求本自肥。乘輿時播越，扈從或參差。尾大知難運，鞭長豈易麾？長姦憂必至，養虎害終貽。❸國步何顛沛，君心空忸怩。時來花爛漫，勢去葉離披。十姓分中夏，五家遞通逵。徒明星有爛，但東方未晞。纔返長蘆鎮，❹旋驅胡柳陂。絳霄兵自取，玄武火何癡。中渡降堪罪，欒城死可嗤。太原朝見入，劉子夕聞啼。事體重重別，人情旋旋移。棄灰猶隱火，朽骨尚稱龜。❺譎詐多陰中，艱憂常自罹。撓防膚革易，患救腹心遲。語禍不旋踵，言傷浪噬臍。欲升還隕落，將墜却扶持。瞑眩人皆惡，康寧世共睎。❻須能蠲重疾，始可謂良醫。❼久廢田磽確，難行路險巇。不逢真主出，何以見施爲？家國邅迴極，❽君臣際會稀。上天生假手，我宋遂開基。睿筭隨方設，群豪引領歸。迄今百餘載，兵革民不知。成敗須歸命，興亡自繫時。天機不常設，國手無常施。往事都陳跡，❾前書略可依。比觀之博弈，不差乎毫氂。消長天旋運，陰陽道範圍。吉凶人變化，動静事樞

❶「比」，蔡本作「資」。
❷「王室」，蔡本作「臺監」。
❸「害」，蔡本作「患」。
❹「返」，蔡本校曰：一作「及」。
❺「尚稱」，蔡本作「稱鑽」。
❻「睎」，蔡本作「嬉」。
❼「謂」，蔡本作「爲」。
❽「迴」，蔡本作「迍」。
❾「陳」，蔡本作「塵」。

機。疾走者先顛，遲茂者後萎。❶與其交受害，不若兩忘之。求魚必以筌，獲兔必以罤。得之不能忘，羊質而虎皮。道大聞老子，才難語仲尼。造形能自悟，當局豈憂迷。黑白焉能浼，死生奚足猗？應機如破的，迎刃不容絲。勿訝傍人笑，休防冷眼窺。既能通妙用，何必患多岐。同道道亦得，先天天弗違。窮理以盡性，放言而遣辭。視外方知簡，聽餘始識希。大羹無以和，玄酒莫能漓。上兵不可伐，巧曆不可推。善言不可道，逸駕不可追。兄弟專乎愛，父子主于慈。天下亦可授，此著不可私。

過温寄鞏縣宰吴秘丞 皇祐元年

風軟玉溪騰醉騎，花繁石窟漾歌舟。相望咫尺仙凡隔，不得同陪三月遊。

新居成呈劉君玉殿院

履道坊南竹徑脩，緑楊陰裏水分流。衆賢買得澄心景，獨我居爲養志秋。若比陳門成已僭，❷苟陪顔巷亦堪憂。無端風雨雖狂暴，不信能凌沈隱侯。

寄謝三城太守韓子華舍人

洛陽自爲都，二千有餘年。舉步圖籍中，開目今古間。西北峩宫殿，東南傾山川。照人伊洛清，迎門嵩少寒。水竹最佳

❶「遲」，元刊本、《道藏》本作「穉」。
❷「成」，《道藏》本作「誠」，較勝。

處，履道之南偏。下有幽人室，一徑通柴關。蓬蒿隱其居，藜藿品其飡。上親下妻子，厚薄隨其緣。人雖不堪憂，己亦不改安。閱史悟興亡，探經得根源。有客謂予曰，子獨不通權。清朝能用才，聖主正求賢。道德與仁義，不徒爲空言。功業貴及時，何不求美官？上食天子禄，下拯蒼生殘。通衢張大第，負郭廣良田。朱門爛金紫，青樓繁管絃。外廐列肥駿，後庭羅纖妍。入則坐虛堂，出則乘華軒。冠劍何煒煒，氣體自舒閑。高談天下事，廣坐生晴煙。人莫敢仰視，屏息候其顔。此所謂男子，志可得而觀。又何必自苦，形容若枯鱣。道古人行事，拾前世遺編。而臨水一溝，而愛竹數竿。此所謂匹夫，節何足而攀。予敢對客曰，事有難其詮。身非好敝緼，口非惡珍羶。豈不知繫匏，而固辭執鞭。蓋懼觀朵頤，敢忘賁丘園。深極有層波，峻極有層巔。履之若平地，此非人所艱。貧賤人所苦，富貴人所遷。處之若無事，此誠人所難。進行己之道，退養己之全。既未知易地，胡爲乎不堅。敢謂客之説，曾無所取焉。猗嗟乎玉兮，産之于荆山。和氏雖云知，楚國未爲然。污隆道屈伸，進退時後先。苟不循此理，玉毀誰之愆？道之未行兮，其命也在天。近日遊三城，薄言尚盤桓。當世之名卿，加等爲之延。或清夜論道，或後池漾船。數夕文酒會，有無涯之歡。十月初寒外，萬葉清霜前。歸來到環堵，竹窗晴醉眠。仰謝君子知，代書成此篇。

答寄堯夫先生❶

潁川韓絳

君子志於道，出處非一端。伊尹負鼎俎，顔淵樂瓢簞。斯自理適當，匪緣情所安。超然達者致，邈矣誰可攀。嗟嗟狂若狷，徇己缺其完。軒冕死不釋，山林趨不還。我愛邵夫子，醇氣充見顔。群經究彼邃，古史閲而删。不爲詭異行，已蹈時俗難。逃名去淇奥，築室伊洛間。抱業舍仕進，竭心奉親歡。脩竹當環堵，寒流日潺潺。問誰從之遊，結駟款其關。兹予久欣慕，欲往良獨艱。幸君適河内，至此解征鞍。僚友恃交舊，屈致及門闌。前迎倒我屣，布席羅雕盤。高談未一二，長揖忽歸騫。不意饋雙鯉，剖腴出琅玕。何以報嘉惠，永懷金與蘭。

依韻和張元伯職方歲除 嘉祐元年

及正四十六，老去恥無才。殘臘方迴律，新春又起灰。非唯忘利禄，況復外形骸。白髮已過半，光陰任自催。

謝鄭守王密學惠酒

堂堂大府來新酒，密密小園開好花。此日飲之紅樹下，❷還驚不稱野人家。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此」，《道藏》本作「何」。

小園逢春

小隱園中百本花，各隨紅紫發新芽。東君見借陽和力，不減公侯富貴家。

和張二少卿丈白菊

清淡曉凝霜，宜乎殿顥商。自知能潔白，誰念獨芬芳。豈爲瓊無艷，還驚雪有香。素英浮玉液，一色混瑤觴。

生男吟❶嘉祐二年

我今行年四十五，❷生男方始爲人父。❸鞠育教誨誠在我，❹壽夭賢愚繫於汝。❺我若壽命七十歲，❻眼前見汝二十五。❼我欲願汝成大賢，❽未知天意肯從否。

閑吟四首

平生如仕宦，隨分在風波。所損無紀極，所得能幾何？既乖經世慮，尚可全天和。罇中有酒時，且飲復且歌。

予年四十七，已甫知命路。豈意天不絕，生男始爲父。且免散琴書，敢望大門

❶ 此題宋墓本作「生子」。
❷ 「我今行」，宋墓本作「當日吾」，《叢刊》本作「我本行」。
❸ 「生男方始」，宋墓本作「始方生汝」。
❹ 「鞠育教誨」，宋墓本作「養育教訓」。
❺ 「繫」，宋墓本作「計」。
❻ 「我若壽命七十歲」，宋墓本作「吾今耆年時七十」。
❼ 「眼前見汝」，宋墓本作「爾正方剛」。
❽ 「我欲願汝成」，宋墓本作「吾教願汝爲」。

户。萬事盡如此，何用過憂懼。

居洛八九載，投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談。人事已默定，世情曾久諳。酒行勿相逼，徐得奉醺酣。

欲有一瓢樂，曾無二頃田。丹誠未貫日，白髮已華顛。雲意寒尤淡，松心老益堅。年來疎懶甚，時憶舊林泉。

和張少卿丈再到洛陽

當年曾任青春客，今日重來白雪翁。今日當年已一世，幾多興替在其中。

高竹八首

高竹百餘挺，固知爲予生。忽忽有所得，時時閑遶行。自信或未至，自知或未明。竊比于古人，不能無愧情。

高竹臨清溝，軒小亦且幽。光陰雖屬夏，❶風露已驚秋。月色林間出，泉聲砌下流。誰知此夜情，邈矣不能收。❷

高竹已可愛，況在垂楊下。幽人無軒冕，得此自可詫。枉尺既不能，括囊又何謝。賈生若知此，慟哭亦自罷。

高竹碧相倚，自能發餘清。時時微風來，萬葉同一聲。道污得夷理，物虚含遠情。階前閑步人，意思何清平。

高竹如碧幢，翠柳若低蓋。幽人有軒榻，日夜與之對。宇静覺神開，景閑喜真會。與其喪吾真，孰若從吾愛。

高竹雜高梧，還驚秋節初。晚涼尤可

---

❶「雖」，蔡本作「猶」。
❷「能」，蔡本作「可」。

喜，舊帙亦宜舒。池閣輕風裏，園林晚景餘。人生有此樂，何必較錙銖。

高竹數十尺，仍在高花上。柴門晝不開，青碧日相向。❶非止身休逸，是亦心夷曠。❷能知閑之樂，自可敵卿相。

高竹逾冬青，四月方易葉。抽萌如止戈，解籜若脱甲。翛靜信可愛，遶行不知匝。嗟哉凡草木，徒自費鋤鍤。

伊川擊壤集卷之一

---

❶「碧」，蔡本作「翠」。

❷「是亦」，蔡本作「亦是」。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

秋日飲鄭州宋園示管城簿周正叔

二都相去四百里，中有名園屬宋家。古木參天羅劍戟，長藤垂地走龍虵。我來遊日逢秋杪，君爲開筵對晚花。飲散竹軒微雨後，凌晨歸路起棲鴉。

重陽日再到共城百源故居

故國逢佳節，登臨但可悲。山川一夢外，風月十年期。白髮飄新鬢，黄花遶舊籬。鄉人應笑我，晝錦是男兒。

過　陝 嘉祐三年

吾祖道何光，二南分一方。開周爲太保，封陝輔成王。歲月裴邈邈，山川造渺茫。世孫雖不肖，猶解憶甘棠。

題　黄　河

誰言爲利多于害，我謂長渾未始清。西至崑崙東至海，其間多少不平聲。

過　潼　關

禁密因離亂，機閑爲太平。山河雖設險，道德豈容争。不究千一義，空傳百二名。遐方久無外，何復用雞鳴。

題華山

域中有五嶽，國家謹時祀。華嶽居其一，作鎮雄西裔。唐號金天王，今封順聖帝。吁咈哉若神，僭竊同天地。

宿華清宫

天寶初六載，作宫于温泉。明皇與妃子，自此歲幸焉。紫閣清風裏，崇巒皓月前。奈何雙石甕，香溜尚涓涓。

登朝元閣

繡嶺岌層巒，岧嶤十九盤。微微經雨後，杳杳出雲端。往事金輿遠，遺蹤玉像殘。至今臨渭水，依舊見長安。

長安道中作

長安道上何沾巾，古時道行今時人。不知寒暑與朝暮，車輪馬跡常轔轔。自是此土亦辛苦，雨作泥兮風爲塵。泥塵返復不知數，大雨大風無出門。

題留侯廟

滅項興劉如覆手，絶秦昌漢若更棊。卷舒天下坐籌日，鍛鍊心源辟穀時。黄石公傳皆是用，赤松子伴更何爲。如君才業求其比，今古相望不記誰。

題淮陰侯廟十首

一身作亂宜從戮，三族全夷似少恩。
漢道是時初雜霸，蕭何王佐殆非尊。

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王爵似專愚。
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受誅。

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
誰謂禍階從此始，不宜迴首怨高皇。

一時韓信爲良犬，千古蕭何作霸臣。
彼此並干名教罪，罪猶不逮謂斯人。

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
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

雖則有才兼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
五湖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

若非韓信難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
天下須知無一手，苟非高祖用蕭難。

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有五人。
不似淮陰最雄傑，敢教根固又生秦。

韓信恃功前慮寡，漢皇負德尚權安。
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

若履暴榮須暴辱，既經多喜必多憂。
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長爲列土侯。

鳳州郡樓上書所見

楊柳垂青帶，風動如飛蓋。危樓思不窮，盡日閑相對。鳥去林自空，雲移山不礙。情隨雙燕還，意與孤鴻會。晚角時斷續，層崖遞明晦。殘陽掛踈紅，遠水生微瀨。塞目煙岑密，都城若天外。如何久客心，東望憑欄殺。

自鳳州還至秦川驛寄守倅薛姚二君

歡聚九十日，迴首都如夢。明月與清江，東軒又難共。

謝西臺張元伯雪中送詩

洛城雪片大如手，爐中無火樽無酒。凌晨有人來打門，言送西臺詩一首。

送猗氏張主簿

人間仕宦幾千里，堂上親闈別兩重。須念鵬飛從此始，方今路險善求容。

新正吟 嘉祐五年

蘧瑗知非日，宣尼讀易年。❶人情止于是，天意豈徒然。立事情尤倦，思山興益堅。誰能同此志，相伴老伊川。

春遊五首❷

五嶺梅花迎臘開，三川正月賞寒梅。相去萬里先一月，始知春色從南來。何人妙曲傳羌笛，盡日清香落酒盃。料得天涯未歸客，也應臨此重徘徊。

洛城春色浩無涯，春色城東又復嘉。

❶「讀」，蔡本作「孝」。

❷五首之三，蔡本題作「惜芳菲吟」。

風力緩摇千樹柳，水光輕盪半川花。烟晴翡翠飛平岸，日暖鴛鴦下淺沙。不見君王西幸久，遊人但感鬢空華。

二月方當爛漫時，翠華未幸春無依。綠楊陰裏尋芳遍，紅杏香中帶醉歸。數片落花蝴蝶趁，一竿斜日流鶯啼。❶清樽有酒慈親樂，❷猶得階前戲綵衣。

人間佳節唯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暖横宫殿碧，銅駝晴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鞦韆半出墻。白馬蹄輕草如剪，爛遊於此十年强。

三月牡丹方盛開，鼓聲多處是亭臺。車中遊女自笑語，樓下看人閑往來。積翠波光摇帳幄，上陽花氣撲樽罍。❸西都風氣所宜者，草木空妖誰復哀。

竹庭睡起

竹庭睡起閑隱几，悠悠夏日光景長。鶯方引雛教嫩舌，杏正垂實裝輕黄。雨滴幽夢時斷續，風翻遠思還飛揚。小渠弄水綠陰密，迴首又且數目强。

秋遊六首❹

七月芙蕖正爛開，東南園近日徘徊。有時風向池心過，無限香從水面來。罨畫溪深方誤入，洞庭湖晚未成迴。坐來一霎

---

❶「斜」，蔡本作「紅」。

❷「清」，蔡本作「芳」。

❸「撲」，原作「樸」，據《叢刊》本、《道藏》本改。

❹六首之後三首，蔡本題作「秋懷吟三首」。

蕭蕭雨，又送新涼到酒盃。

先秋顥氣已潛生，洛邑方知節候平。庭院乍涼人共喜，園林經雨氣尤清。迴舟伊水風微溜，緩轡天津月正明。自有皐夔分聖念，好將詩酒樂升平。

八月光陰未甚凄，松亭竹榭尤爲宜。況當晝夜初停處，正是炎涼得所時。明月人懷如有意，好風迎面似相知。閑人歌詠自怡悦，不管朝廷不採詩。

家住城南水竹涯，乘秋行樂未嘗虧。輕寒氣候我自愛，半醉光陰人莫知。信馬天街微雨後，凭欄僧閣晚晴時。十年美景追尋遍，好向風前摘白髭。

九月風光雖已暮，中州景物未全衰。眼觀秋色千萬里，手把黄花三兩枝。美酒易消閑歲月，青銅休照老容儀。若言必使他人信，瀝盡丹誠誰肯知。

霜天寥落思無窮，❶不奈樓高逼望中。四面遠山徒滿目，九秋宮殿自危空。雲横遠嶠千尋直，霞亂斜陽數縷紅。❷無限傷情言不到，❸共誰開口向西風。

秋日即事

鳥聲亂晝林，爲誰苦驅逼。蟲聲亂夜庭，爲誰苦勞役。嗟哉彼何短，一概無休息。借問此何長，兩能忘語默。

❶「落」，蔡本作「廓」。
❷「斜」，蔡本作「殘」。
❸「傷情」，蔡本作「情傷」。

商山道中作

十舍到商顔，雖遥不甚艱。東西遡洛水，表裏看秦山。身在煙霞外，心存人子間。庭闈况非遠，自可指期還。

和商洛章子厚長官早梅

只應王母專輕巧，剪碎天邊亂白雲。無限清香與清艷，樽前飫享盡輸君。

梅覆春溪水遶山，梅花爛漫水潺湲。南秦地暖開仍早，比至春初已數番。

群芳萬品遞相催，若説高標獨有梅。會得東君無別意，爲憐清淡使先開。

霜扶清節高高起，❶風駕寒香遠遠留。太守多情客多感，金樽倒盡是良籌。

商山旅中作

殘火昏燈夜正沉，默思前事擁寒衾。霜天皎月雖千里，不抵傷時一寸心。

和商守宋郎中早梅

山南地似嶺南温，臘月梅開已浹辰。恥與百花争俗態，獨殊群艷占先春。角中飄去淒於骨，笛裏吹來妙入神。秀額粧殘黏素粉，畫梁歌暖起輕塵。宰君惜艷獻州牧，太守分香及野人。手把數枝重疊嗅，忍教芳酒不濡脣。

❶「節」，《叢刊》本、《道藏》本作「格」。

和人放懷

爲人雖未有前知，富貴功名豈力爲。滌蕩襟懷須是酒，優游情思莫如詩。況當水竹雲山地，忍負風花雪月期。男子雄圖存用捨，不開眉笑待何時。

和商守登樓看雪

西樓賞雪眼偏明，次第身疑住水晶。❶千片万片巧粧地，半舞半飛斜犯楹。形如玉屑依還碎，體似楊花又更輕。誰謂天涯有羈客，一般對酒兩般情。

和商守西樓雪霽

大雪初晴日半曛，高樓何惜上仍頻。數峰巉崒劍鋩立，一水縈紆冰縷新。崑嶺移歸都是玉，天河落後盡成銀。幽人自恨無佳句，景物從來不負人。

和商守雪殘登樓

殘雪已消冰已開，風光漸覺擁樓臺。旅人未遂日邊去，春色又從天上來。況是樽中常有酒，豈堪嶺上却無梅。若非太守金蘭契，誰肯傾心重不才。

❶「住」，《叢刊》本、《道藏》本作「在」。「晶」，原作「精」，據《叢刊》本、《道藏》本改。

和商守雪霽對月

雪滿群山霜滿庭，光寒月碾一輪輕。羈懷殊少歸時樂，皓彩空多此夜明。竹近簾櫳饒碎影，風涵臺榭有餘清。恨無好句酬佳景，徒自淒涼夢不成。

和商守雪霽登樓

百尺危樓小雪晴，晚來閑望逼人清。山横暮靄高還下，水隔踈林淡復明。天際落霞千萬縷，風餘殘角兩三聲。此時此景真堪畫，只恐丹青筆未精。

旅中歲除❶

比到明年無數刻，❷且令芳酒更斟回。星杓建丑晦將盡，歲箭射人春又來。不用物情閑作梗，大都心緒已成灰。浮名更在浮雲外，❸瞬息光陰況便催。❹

和商守新歲 嘉祐六年

衰軀在旅逢新歲，因感平生鬢易凋。飲罷襟懷還寂寞，歡餘情緒却無聊。望仙風月晴偏好，抹綠簾櫳夜正遥。對此塊然

❶ 此題蔡本作「歲暮吟」。
❷ 「比」，蔡本、《道藏》本作「此」，「無」，蔡本作「非」。
❸ 「名」，原作「雲」，據《叢刊》本、《道藏》本改。
❹ 「息」，《叢刊》本作「見」，「便」作「復」。

唯土木，降兹未始不魂銷。

追和王常侍登郡樓望山

四賢當日此盤桓，千百年人尚厚顔。天下有名難避世，胸中無物漫居山。事觀今古興亡後，道在君臣進退間。若藴奇才必奇用，不然須負一生閑。

題四皓廟四首

强秦失御血横流，天下求君君不有。正是英雄較一作「角」。逐時，未知鹿入何人手。

灞上真人既已翔，四人相顧都無語。徐云天命自有歸，不若追蹤巢與許。

漢皇傲物終難屈，太子卑辭方肯出。雖老猶能成大功，至今高義如星日。

田横入海猶能得，商至長安百里强。能使四人成美節，始知高祖是真王。

謝商守宋郎中寄到天柱山户帖仍依元韻

商於飛到一符新，遂已平生分所親。❶尤喜紫芝先入手，西南天柱與天鄰。

初心本欲踐臣鄰，帝里司回斗柄春。今日得居天柱下，不憂先有夜行人。

不將生殺奏嚴宸，却抱煙嵐學隱淪。多謝史君虚右席，重延天柱一山人。

一簇煙嵐鎖亂雲，孤高天柱好棲真。從今便作西歸計，免向人間更問津。

無成麋鹿久同群，占籍恩深荷史君。

❶「所」，《叢刊》本、《道藏》本作「外」。

萬古千今名與姓，得隨天柱數峰存。

寄商守宋郎中

初返洛城無限事，閑人體分似相違。如今一向覺優逸，却類商顏嘯傲時。

小圃睡起

門外似深山，天真信可還。軒裳奔走外，日月往來間。有水園亭活，無風草木閑。春禽破幽夢，枝上語綿蠻。

遊山三首

城邑又作「闤闠」。久居心自倦，闤闠纔出眼先明。龍門看盡伊川景，女几聽殘洛水聲。太室觀餘紅日旭，天壇望罷白雲生。此身已許陪真侶，不爲錙銖起重輕。

春盡登臨正得宜，人情天氣兩融怡。逸興泛舟伊水風迴夜，垂釣溪門月上時。浮生日月劇憑詩放肆，病軀唯仰酒扶持。浮生日月無多子，忍向其間更斂眉。

樂則行之憂則違，大都知命是男兒。至微功業人難必，儘好雲山我自怡。休憚煙嵐雖遠處，且乘筋力未衰時。平生足外更何樂，富貴榮華過則悲。

二色桃

施朱施粉色俱好，傾國傾城艷不同。疑是蘂宮雙姊妹，一時俱肯嫁春風。

登山臨水吟

山有喬峰水有濤，❶未能容屐豈容舠。非無仁智斯爲樂，❷少有登臨不憚勞。言味止知甘鱠炙，語真誰是識瓊瑶。❸自慙不盡人才處，長恨今人論太高。

謝富丞相招出仕二首

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爲。將命者云，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閑名目。願同巢許稱臣日，❹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

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似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鴳鴻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

答人語名教

開闢而來世教敷，其間雄者號真儒。修身有道名先覺，何代無人達奥區。焕若丹青經史義，明如日月聖人途。鯫生涵泳雖云久，天下英才敢厚誣。

送王伯初學士赴北京機宜

丈夫志氣蓋棺定，自有雄圖繫重輕。

❶「喬」，蔡本作「高」。
❷「斯」，蔡本作「私」。
❸「真」，蔡本作「珍」。
❹「願同巢許稱臣日」，宋墓本作「同稱巢許忠臣日」。

去路不能無感舊，到官争忍便忘情。閑時語話貴精密，先事經營在太平。誰謂禦戎無上策，伐人謀處不須兵。

答人放言

經時不見意何如，重出新詩笑語初。物理悟來添性淡，天心到後覺情踈。已全孟樂君無限，未識蘧非我有餘。大率空名如所論，此身甘老在樵漁。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

伊川擊壤集卷之三

賀人致政

人情大率喜爲官，達士何嘗有所牽。解印本非嫌禄薄，掛冠殊不爲高年。因通物性興衰理，遂悟天心用捨權。宜放襟懷在清景，吾鄉況有好林泉。

放言❶

既得希夷樂，曾無寵辱驚。泥空終是着，❷齊物到頭爭。忽忽閑拈筆，時時自寫名。誰能苦真性，情外更生情。

初秋

夏去暑猶在，雨餘涼始來。階前已流水，天外尚驚雷。曲几静中隱，衡門閑處開。壯心都已矣，何事更裝懷。

偶書

堪笑又堪嗟，人生果若何？宜將萬端事，都入一聲歌。世態逾翻掌，年光劇逝波。静中真氣味，所得不勝多。

❶ 此篇《道藏》本編次在本卷末。

❷ 「終」，宋墓本作「俱」。「是」，《叢刊》本作「日」。

傷足

災由無妄得，爲患固非深。乖己攝生理，貽親憂慮心。乍然艱步履，偶爾阻登臨。逾月方能出，難忘樂正箴。

閑行

園圃正蕭然，行吟遶澤邊。風驚初社後，葉墜未霜前。衰草襯斜日，暮雲扶遠天。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

晨起

山高水復深，無計奈而今。❶地盡一時事，天開萬古心。輕煙籠曉閣，微雨散青林。此景雖平淡，人間何處尋。

月夜

雨霽風自好，秋深天未寒。移牀就階下，看月出林端。有酒欲共飲，無賓可同歡。他時遇良友，此景復求難。

盆池

三五小圓荷，盆容水不多。雖非大藪澤，亦有小風波。粗起江湖趣，殊無鴛鷺過。幽人興難遏，時遶醉吟哦。

---

❶「而」，蔡本、《道藏》本作「如」。

遊山二首

洛川多好山，伊川多美竹。遊既各有時，雖頻無倦目。貪清非傷廉，瀆幽不爲辱。麋鹿不害人，心無害麋鹿。

二室多好峰，三川多好雲。看之不知倦，和氣潛生神。一慮若動蕩，萬事從紛紜。人言無事貴，身爲無事人。

龍門道中作❶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平生。❷卷舒在我有成算，用捨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説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名利吟

名利到頭非樂事，風波終久少安流。稍鄰美譽無多取，纔近清歡與賸求。❸美譽既多須有患，❹清歡雖賸且無憂。滔滔天下曾知否，❺覆轍相尋卒未休。

❶ 此題宋墓本作「省心」。
❷ 「嘗」，宋墓本作「須」。
❸ 「賸」，蔡本作「盛」。下「賸」字同。
❹ 「須」，蔡本作「終」。
❺ 「下」，蔡本作「意」。

何事吟[1]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沉吟。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釣水誤持生殺柄，着棊閑動戰争心。一盃美酒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三十年吟

三十年間更一世，其間堪笑復堪愁。天生天殺何嘗盡，人是人非殊未休。善偶鴛鴦頭早白，能啼杜宇血先流。須知却被才爲害，及至無才又却憂。

遊洛川初出厚載門

初出都門外，西南指路陬。山川開遠意，天地掛雙眸。村落桑榆晚，田家禾黍秋。民間有此樂，何必待封侯。

宿延秋庄

驅車入洛川，下馬弄飛泉。乍有雲山樂，殊無朝市喧。非唯快心志，自可忘形言。借問塵中友，誰爲得手先。

[1] 此篇與卷五《何事吟寄三城富相公》相重，《道藏》本、《四庫》本無此篇。

宿壽安西寺

好景信移情，直連毛骨清。爲憐多勝概，尤喜近都城。竹色交山色，松聲亂水聲。豈辭終日愛，解榻傍虛楹。

過永濟橋二首

山背錦㠁開，河臨永濟迴。土田平似掌，桑柘大如槐。斜日射虹去，低雲將雨來。無涯負清景，長是愧非才。

一水一溪門，溪門雲復屯。珍禽傅喬木，❶幽鹿走荒榛。雨脚拖平地，稻畦扶遠村。高城半頹缺，興廢事休論。

至福昌縣作

清景幾人愛，愛之當遠尋。及臨韓嶽近，始見洛川深。縣在雲山腹，民居水竹心。無機類閑物，愈覺少知音。

燕堂即事

川上數峰青，林間一水明。閑雲無定體，幽鳥不知名。遊侶既非約，歸期莫計程。錙銖人世事，休强作威獰。

❶「傅」，《叢刊》本作「轉」，《道藏》本作「囀」。

上寺看南山

疊疊是峰巒，西連梁雍寬。與其行裏看，不若坐中觀。包括經唐漢，并吞歷晉韓。消沉事難問，唯爾尚巑岏。

縣尉廨宇蓮池

縣尉小齋前，水清池有蓮。豈唯觀菡萏，兼可聽潺湲。宛類江湖上，殊非塵土邊。古人用心處，料得不徒然。

女几祠

西南有高山，山在杳冥間。神仙不可見，滿目空雲煙。千年女几祠，門臨洛水邊。但聞霓裳曲，世人猶或傳。

故連昌宫

洛水來西南，昌水來西北。二水合流處，宫墻有遺壁。行人徒想像，往事皆陳迹。空餘女几山，正對三鄉驛。

川上懷舊

去秋遊洛源，今秋遊洛川。川水雖無情，人心剛悄然。目亂千萬山，一山一重煙。山盡煙不盡，煙與天相連。

田夫忙治禾，水禽閑求魚。二者皆苦食，動静何相殊。事過見休慼，時來知卷舒。回顧此二物，易地還何如。

爲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爲今日之

原，是昔日之川。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幸免紅塵中，隨風浪着鞭。

地迥川原闊，村孤煙水閑。雷輕龍過一作「換」。浦，雲亂雨移山。田者荷鋤去，漁人背網還。伊予獨霑濕，猶在道途間。

燕堂暑飲

燕堂通高明，簷依斷崖嶔。涼風來松梢，清泉飛竹陰。佳果間紅緑，旨酒隨淺深。却思闤闠間，鬱蒸不可任。

燕堂閑坐

天網踈難漏，世網密莫通。我心久不動，一脱二網中。高竹漱清泉，長松迎清風。又云：「蕭洒松間月，清泠竹外風。」此時逢此景，正與此心同。

立秋日川上作❶

富貴固難愛，❷貧寒易得愁。休將少時態，移作老年羞。既有非常樂，須防不次憂。❸誰能保終始，長作國公侯。

辨熊耳

昔禹别九州，導洛自熊耳。熊耳自有兩，未審孰爲是。東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書傳稱上洛，斯言得之矣。

❶ 此題宋墓本作「座右」。
❷ 「固難」，宋墓本作「難忘」。
❸ 「次」，宋墓本作「測」。

登女几

予看山多矣，未嘗逢此奇。巨崖如格虎，險石若張旗。雲意閑舒卷，巖形屢改移。丹青難狀處，四面盡如斯。

川上南望伊川❶

山留禹鑿門，川闊堯水痕。古人不復見，古跡尚或存。歲月易凋謝，善惡難湮淪。無作近名事，强邀世俗尊。

牧童

隨行笠與蓑，未始散天和。暖戲荒城側，寒偎古塚阿。數聲牛背笛，一曲隴頭歌。應是無心問，朝廷事若何。

夢中吟 三鄉道中作

夢中説夢猶能憶，夢覺夢中還又隔。今日恩光空喜歡，當年意愛難尋覓。水成流處豈無聲，花到謝時安有色。過此相逢陌路人，都如元未曾相識。

秋懷三十六首

七月夜初長，❷星斗争煌煌。庭除經小雨，枕簟生微涼。照物無遁形，虚鑑自有光。照事無遁情，虚心自有常。

❶ 此題蔡本作「龍門山眺望吟」。
❷ 「七」，《道藏》本作「秋」。

晴窗日初曛，幽庭雨乍洗。紅蘭静自披，緑竹閑相倚。榮利若浮雲，情懷淡如水。身非天外人，意從天外起。

明月生海心，涼風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懷驟披豁。悟盡周孔權，解開仁義結。禮法本防姦，豈爲吾曹設。

疎雨滴高梧，微風援弱柳。此景歲歲同，世人自白首。俗慮易縈仍，塵襟難抖擻。浮生已夢中，其間强爲有。

清湍文鴛鴦，寒潭繡鸂鶒。長天净如水，不廢秋江碧。男子一寸心，壯士萬夫敵。菡萏香風中，扁舟會相憶。

昨日思沃漿，今日思去扇。豈止人戈矛，炎涼自交戰。❶利害生乎情，❷好尚存乎見。欲人爲善人，必須自爲善。

甘瓜青如藍，紅桃鮮若血。不忍以手拈，而况用齒齧。其色已可愛，其味又更絶。食此無珍言，哀哉口與舌。

國命在乎民，民命在乎食。聖人雖復生，斯言固不易。虚惠豈足尚，教人以姑息。虚名豈足高，教人以緣飾。

周詩云娶妻，周易云歸妹。七夕世俗情，乞巧兒女態。日暮雲雨過，人謂牛女會。雲雨本無蹤，牛女豈相配。

清風無人兼，自可入吾手。明月無人并，自可入吾牖。中心既已平，外物何嘗誘。餘事豈足論，但恐樽無酒。

青蕉葉披敷，碧蘆枝偃亞。風雨蕭蕭天，更漏沉沉夜。彼物固無嫌，此情又何訝。但念征路人，天涯尚留掛。

淡煙羃疎林，輕風裊寒雨。日暮人已

❶「自」，蔡本作「亦」。
❷「乎」，蔡本作「于」。

歸，群雞猶啄黍。此心固不動，此事極難處。一言以蔽之，尚恐費言語。

八月炎涼均，氣味亦自好。臨虚喬木低，遠望行人小。有跡事皆妄，無心物都了。何須更問辛，願君自食蓼。

黄黍秋正熟，黄雞秋正肥。此物劇易致，古人多重之。可以迓賓友，可以奉親闈。有褐能卒歲，此外何足爲。

稻稌天所生，麴蘖人所製。釀之命爲酒，飲之可成醉。剛者使之柔，懦者使之毅。善移造物權，其功亦不細。

秋色日漸深，老心日益懶。倦即下階行，閑來弄書卷。廣陌多風塵，見説難開眼。侯門已是深，帝閽又復遠。

塞鴻猶未來，梁燕已辭去。雲山千萬重，相逢在何處。岌業都城門，繚遶長亭路。風土敗人衣，纔新又成故。

斷續蟬聲外，稀踈鴈下前。年光空去也，人事益蕭然。洗竹留新笋，翻書得舊編。誰知養心者，肯與世争權。

中秋光景好，中州煙水奇。天重初寒候，人便半醉時。榻緣明月掃，襟待好風吹。一點胸中事，人間都不知。

良月滿高樓，高樓仍中秋。午夜冷露下，千里寒光流。何人將此鑑，拂拭新磨休。照破萬古心，白盡萬古頭。

寒露綴衰草，凄風摇晚林。鳥聲上復下，天氣晴還陰。節故一時事，❶人懷千古心。誰云子期死，舉世無知音。

風柳散如梳，霜雲淡如掃。高樓破危空，低煙裊寒草。此際興不盡，何以戰秋老。止可將酒瓶，同向西風倒。

❶「故」，《叢刊》本、《道藏》本作「改」。

池荷日取敗，籬菊日就榮。其于品彙間，自與節氣爭。盛衰不同時，賢愚難並行。安得松桂心，四時長青青。

人老秋更老，山深水復深。高木已就脱，慧禽空好音。筋骸非曩日，道德負初心。賴有餘編在，時時尚可尋。

九月氣乍肅，衰柳猶有蟬。霜外疎鍾斷，風餘清籟傳。千山亂遠目，一鶚摩高天。自非出世人，而敢危行言。

飽霜梨多紅，久雨榴自罅。此果世稱珍，厥味是可詫。地有百物備，天無一言掛。我患尚有言，不得同造化。

惟南有美橘，惟北有美栗。厥包或頗同，厥味信不一。天地豈無情，草木皆有實。物本不負人，人自負于物。

蛺蝶遶寒菊，蟋蟀鳴空階。門前有犬臥，盡日無客來。清波靜中流，白雲閑處堆。何以發天和，時飲酒一盃。

紅葉戰西風，黄花笑寒日。天道有消長，人事無固必。静勝得遺味，夢去知餘失。利害不相沿，是非然後出。

九日登高會，尋幽講雅歡。俗風追故事，天氣薦輕寒。白酒連醅飲，黄花帶露觀。消沉浮世事，何足重汍瀾。

山横暮靄中，鳥逝孤煙外。殘菊憂霜摧，幽蘭懼風敗。患難人不喜，富貴人所愛。我心自不有，愛憎豈能賣。

水寒潭見心，木落山露骨。始信天無涯，萬里不隔物。脱衣掛扶桑，引手探月窟。不負仁義心，區區五十一。

草緑露霑衣，草衰風切肌。物情非作異，人意强生疑。岐動楊朱泣，絲添墨子悲。知之何太晚，徒自淚淋漓。

萬里晴天外，一片霜上月。長松挺青

葱，群卉人消歇。有齒日益衰，有髮日益脱。獲罪固已多，此心難屑屑。

草枯山川貧，木落天地瘦。土口風大行，雲罅日微漏。既往不復追，未來尚可救。餘事不忍言，言之必成咎。

飲酒不甚多，數盃醺心顔。未醺不可止，既醺勸亦難。誰云萬物廣，豈出天地關。誰云萬事廣，豈出人情間。

和陝令張師柔石柱村詩

君爲陝縣令，我實康公孫。始祖有遺烈，託君訪其存。夫君有詩來，題云石柱村。石柱之始立，於古無所根。就勒分陝銘，惟唐人之言。既歷年所多，首尾無完文。難以從考正，將焉求其源。我患讀書寡，知識無過人。經書史傳外，不能破群昏。從長卿公羊，宜自陝而分。從君陳畢命，宜成周而云。二者兼取之，於義似或尊。分政東西郊，可以陝洛論。此説如近之，庶幾緩紛紜。甘棠之蔽芾，石柱之青新。當時之盛事，予不得而親。二南之正化，二公之清芬。千載之美談，予可得而聞。棄經而任傳，儒者固不遵。作詩以明之，馳此庸報君。

伊川擊壤集卷之三

伊川擊壤集卷之四

天津新居成謝府尹王君貺尚書嘉祐七年

嘉祐壬寅歲，新巢始孱功。仍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宫。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虚響瀍澗，臺迥琢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萊歡不已，靖節興何窮。❶嘯傲陪真侣，經營賀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是恩隆。

新春吟

多病筋骸五十二，新春猶得共啣盃。踐形有説常希孟，樂内無功可比回。燕去燕來徒自苦，❷花開花謝漫相催。此心不爲人休慼，二十年來已若灰。

有客吟

伊嵩有客欲無言，進退由來盡俟天。好静未能忘水石，樂閑非爲學神仙。休嗟紫陌難爲客，且喜清風不用錢。枉尺直尋何必較，此心都大不求全。

❶「靖」，原作「静」，據《四庫》本改。
❷「苦」，原作「若」，據《叢刊》本、《道藏》本改。

小圃逢春

隨分亭欄亦弄妍，不妨閑傍酒壚邊。夜簷静透花間月，晝户寒生竹外煙。❶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閑去豈徒然。壺中日月長多少，爛占風光十二年。

暮春吟

春來小圃弄群芳，誰爲貧居富貴鄉。❷門外柳陰浮翠潤，階前花影溜紅光。梁間新燕未調舌，❸天末歸鴻已着行。自問心源無所有，❹答云踈懶味偏長。

惜芳菲

細筭人間千萬事，皆輸花底共開顔。芳菲大率一春内，爛漫都無十日間。亦恐憂愁爲齟齬，更防風雨作艱難。莫教此後成遺恨，把火罇前尚可攀。❺

答人見寄

鬢毛不患漸成霜，有託琴書子一雙。既乏長才康盛世，無如高枕卧南窗。明知

❶「寒」，《叢刊》本作「晴」。
❷「爲」，蔡本作「謂」。
❸「未調舌」，蔡本作「來調語」。
❹「自」，蔡本作「借」。
❺「把火」，蔡本作「秉燭」。

筋力難爲强，猶説雲山未樹降。多謝故人相愛甚，轍魚幸免困西江。

弄筆

行年五十二，老去復何憂。事貴照至底，話難言到頭。上有明天子，下有賢諸侯。飽食高眠外，自餘無所求。

問人丐酒

百病筋骸一老身，白頭今日愧因循。雖無紫詔還朝速，却有青山入夢頻。風月滿天誰是主，林泉遍地豈無人。市沽酒味難醇美，長負襟懷一片春。

答客

人間相識幾無數，相識雖多未必知。望我實多全爲道，知予淺處却因詩。升沉休問百年事，今古都歸一局棊。乘馬須求似騏驥，奈何騏驥未來時。

悟人一言

百慮謀猶拙，一言迷自開。世間無大事，天下有雄才。❶唯恐人難得，❷寧憂道未恢。忌心都去盡，何復病塵埃。

❶「雄」，宋墓本作「英」。
❷「恐」，宋墓本、蔡本作「患」。

謝人惠筆

愛重寄文房，慇懃謝遠將。兔毫剛且健，筠管直而長。静録新詩稿，閑抄舊藥方。自餘無所用，足以養鋒鋩。

書事吟

天地有常理，日月無遁形。飽食高眠外，率是皆虚名。❶雖乏伊吕才，不失堯舜氓。何須身作相，然後爲太平。

雙頭蓮

漢室嬋娟雙姊妹，天台嫖緲兩神仙。當時盡有風流過，謫向人間作瑞蓮。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虚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答人書言

無位立事難，逢時建功易。求全自有毁，舉大須略細。去惡慮傷恩，存惡憂害義。徒有仁者心，殊無仁者意。

❶「是皆」，宋蕐本作「皆是」。

答人書

卿相一歲俸，寒儒一生費。人爵固不同，天爵何嘗匱。❶不有霜與雪，安知松與桂。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

與人話舊

耳目所聞見，且言三十春。纔更十次閏，已换一番人。圮族綺紈故，朱門車馬新。從來皆偶爾，何者謂功勳。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閑坐吟

當年計過之，今日事難隨。天命不我祐，雲山聊自怡。無何緣淡薄，遂得造希夷。却欲嗤真宰，勞勞應不知。

天津閑步

天子舊神州，葱葱氣象浮。園林閑近水，殿閣遠横秋。浪雪暑猶在，橋虹晴不收。人間無事日，此地好淹留。

---

❶「天爵」，宋墓本作「大樂」，蔡本作「天樂」。

天津幽居

予家洛城裏，况復在天津。日近先知曉，天低易得春。時光優化國，景物厚幽人。自可辭軒冕，閑中老此身。

天津水聲

洛水近吾廬，潺湲到枕虚。湍驚九秋後，波急五更初。細爲輕風背，毫因驟雨餘。幽人有茲樂，何必待笙竽。

不寢

閑坐更已深，就寢夜尚永。展轉不成寐，却把前事省。奠枕時昏昏，擁衾還耿耿。西窗明月中，❶數葉芭蕉影。

天宮小閣

夏日到天宮，凭欄望莫窮。古人用心遠，天子建都雄。樓觀深雲裏，山川暮靄中。行人漫來往，此意有誰同。❷

聽琴

琴宜入夜聽，別起一般清。❸纔覺哀猿絶，還聞離鳳鳴。青山無限好，白髮不須驚。會取坐忘意，方知太古情。

❶「明月」，宋墓本作「月明」。
❷「有」，宋墓本作「與」。
❸「清」，蔡本作「聲」，《道藏》本作「情」。

天津感事二十六首

雲輕日淡天津暮，風急林踈洛水秋。
獨步獨吟人莫會，時時鷗鷺下汀洲。

寵辱事多今不見，興亡時去止堪哀。
請觀今日長安道，抵暮行人猶往來。

鳳樓深處鎖雲煙，一鎖雲煙又百年。
痛惜汾陰西祀後，翠華辜負上陽天。

誰引長河貫洛城，鑾輿東去此爲輕。
洪濤不服天津束，日夜奔騰作怒聲。

陽烏西去水東流，今古推移幾度秋。
四面遠山長斂黛，不知終日爲誰愁。

忙忙負乘兩何殊，往復由來出此途。
争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遶衣裾。

人言垂釣辨浮沉，辨著浮沉用意深。
吾恥不爲知害性，等閑輕動望魚心。

自古別都多隙地，參天喬木亂昏鴉。
荒垣壞堵人耕處，半是前朝卿相家。

鳳凰樓觀冷橫秋，橋下長波入海流。
千百年來舊朝市，幾番人向此經由。

輪蹄交錯未嘗停，去若相追來若争。
料得中心無別事，苟非干利即干名。

煙樹盡歸秋色裏，人家常在水聲中。
數行旅鴈斜飛去，一簇樓臺峭倚空。

淥水悠悠際碧天，平蕪更與遠山連。
白頭老叟心無事，閑凭欄干看洛川。

去年橋上凭欄人，今歲橋邊騎馬身。
橋上橋邊不知數，於今但記十三春。

堤邊草色長芊芊，陌上行人自往還。
淥水欲净不得净，春風未放柳條閑。

水流任急境一作「景」。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
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開顏。

溪邊閑坐眼慵開，波射長堤勢欲摧。
多少水禽文彩好，幾番飛去又飛來。

名利從來本任才，行人不用苦相猜。
壺中日月長多少，閑步天津看往來。

地勢東南一概傾，水流何日得安平。
天津更在急流處，無限高深併此聲。

三千里外名荒服，一百年來號太平。
争似洛川無事客，何須列土始爲榮。

遶堤楊柳輕風裏，隔水樓臺細雨中。
酒放半醺重九後，此時情味更無窮。

着身静處觀人事，放意閑中鍊物情。
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

隋唐而下貴公卿，近世風波走利名。
借問天津橋下水，當時湍急作何聲。

前朝無限貴公卿，後世徒能記姓名。
唯此天津橋下水，古今都作一般聲。

雲無一縷干明月，橋有千尋卧渌波。
料得人間無此景，中秋對月興如何。

郟鄏城中同德友，鳳凰樓下會中秋。
芳罇倒盡人歸去，月色波光戰未休。

了生始可言常事，知性方能議大猷。
只此長川無晝夜，爲誰驅逼向東流。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
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繩水吟

有水善平難善直，唯繩能直不能平。
如將繩水合爲一，世上何憂事不明。

辛酸吟

辛酸既不爲中味，商徵如何是正音。
舉世未能分曲直，使誰爲主主心平。

言默吟

當默用言言是垢，當言任默默爲塵。
當言當默都無任，塵垢何由得到身。

閑居述事❶

一點天真都不耗，千鍾人禄是難來。
太平自慶無他事，有酒時時三五盃。

竹雨侵人氣自涼，南窗睡起望瀟湘。
茅簷滴瀝無休歇，却憶當初宿夜航。

初晴月向松間出，盛暑風從水面來。
已比他人多數倍，况能時復舉樽罍。

堂上慈親八十餘，階前兒輩戲相呼。❷
旨甘取足隨豐儉，此樂人間更有無。

清歡少有虛三日，劇飲未嘗過五分。❸
相見心中無別事，❹不評興廢即論文。❺

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千卷號生涯。❻
有人若問閑居處，道德坊中第一家。

---

❶ 此篇第六首與卷八《初春吟》重出。
❷「輩」，宋墓本作「童」，《叢刊》本、《道藏》本作「女」。「戲」，《道藏》本作「笑」。
❸「劇」，宋墓本作「極」。
❹「別」，宋墓本作「一」。
❺「即」，宋墓本作「只」。
❻「號」，《叢刊》本作「好」。

天宫小閣納凉

小閣凭虛看洛城，滿川雲物拱神京。風從萬歲山頭至，多少煙嵐併此清。

小閣於吾有大功，清凉冠絶洛城中。自慙虛薄誠多幸，襟袖長涵萬里風。

小閣清風豈易當，一般情味若羲皇。洛陽有客不知姓，二十年來享此凉。

天宫幽居即事❶

人苦天津遠，來須特特來。閑餘知道泰，静久覺神開。悟易觀棊局，談詩捻酒盃。世情千萬狀，都與不裝懷。❷

遊龍門

江天無少異，幽鳥下晴沙。路去山形斷，川迴渡口斜。龕巖千萬穴，店舍兩三家。清景四時好，都城況不賖。

重遊洛川

買石尚饒雲，買山當從水。雲可致無心，水能爲鑑止。性以無心明，情由鑑止已。二者不可失，出彼而入此。

---

❶ 此題蔡本作「新居吟」。

❷ 「與不」，《叢刊》本、《道藏》本作「不與」。

川上觀魚

天氣冷涵秋，川長魚正遊。❶雖知能避網，❷猶恐悮吞鈎。已絶登門望，曾無點額憂。因思濠上樂，曠達是莊周。

伊川擊壤集卷之四

❶「魚正」，宋墓本作「无止」。
❷「雖」，宋墓本作「誰」。

伊川擊壤集卷之五

後園即事三首❶嘉祐八年

太平身老復何憂，景愛家園自在遊。幾樹綠楊陰乍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❷水滿春渠左右流。❸借問主人何似樂，答云殊不異封侯。

天養踈慵自有方，❹洛城分得水雲鄉。❺不聞世上風波險，但見壺中日月長。一局閑棊留野客，數盃醇酒面脩篁。物情悟了都無事，未學顏淵已坐忘。

年來得疾號詩狂，❻每度詩狂必命觴。樂道襟懷忘檢束，任真言語省思量。賓朋欵密過從久，雲水優閑興味長。始信淵明深意在，北窗當日比犧皇。

觀棊長吟

院静春深晝掩扉，竹間閑看客争棊。搜羅神鬼聚胸臆，措致山河入範圍。❼局合龍蛇成陣鬭，劫殘鴻鴈破行飛。殺多項籍坑秦卒，敗劇苻堅畏晉師。座上戈鋋嘗擊搏，❽面前冰炭旋更移。死生共抵兩家事，

❶ 此題宋墓本作「後園二首」，無末一首。
❷ 「舊徑」，宋墓本作「徑舊」。
❸ 「春」，蔡本作「川」。
❹ 「天養踈慵自」，宋墓本作「風養鍊備日」。
❺ 「洛城」，蔡本作「洛陽」。
❻ 「年來得疾」，蔡本作「老年得病」。
❼ 「致」，《道藏》本作「置」。
❽ 「戈鋋」，蔡本作「矛常」。

勝負都由一着時。當路斷無相假借，對人須且强推辭。腹心受害誠堪懼，唇齒生憂尚可醫。善用中傷爲得策，陰行狡獪謂知機。請觀今日長安道，易地何嘗不有之。

秋日登崇德閣二首

無限英賢抑壯圖，[1]登臨不用起長吁。山川千古戰爭後，冠劍百年零落餘。浪把功名爲己任，那知富貴豈人謀。丹青曲盡世間妙，寫得凭欄意思無。

一百年來號太平，當初仍患不丁寧。京都尚有漢唐氣，宫闕猶虚霸王形。煙外亂峰纔隱約，霜餘紅樹半凋零。樽中有酒難成醉，旋被西風吹又醒。

秋日飲後晚歸

水竹園林秋更好，忍把芳樽容易倒。重陽已過菊方開，情多不學年光老。陰雲不動楊柳低，風遞輕寒生暮草。無涯逸興不可收，馬蹄慢踏天街草。

寄陝守祖擇之舍人

記得相逢否，當時在海東。别離千里外，倏忽十年中。跡異名尤異，心同齒更同。終期再清會，文酒樂無窮。[2]

[1] 「英」，《叢刊》本作「高」。
[2] 「文」，《叢刊》本作「交」。

哭張元伯職方

近年老輩頻凋落，使我中心又惻然。洛社掛冠高卧者，唯君清澈如神仙。昔日與君論少長，今日與君争後先。把酒酹君君必知，爲君洒淚西風前。

哭張師柔長官

生平志在立功名，誰謂才難與命争。絶筆有詩形雅意，蓋棺無地盡交情。胸中時事何由展，天下人才不復評。魂若有知宜自慰，子孫大可振家聲。

和登封裴寺丞翰見寄 治平三年

陋巷簞瓢世所傳，予何人斯恥蕭然。❶既知富貴須由命，難把升沉更問天。静默有功成野性，騫驤無路學時賢。紛華出入金門者，應笑溪翁治石田。

何事吟寄三城富相公❷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沉吟。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釣水誤持生殺柄，着棊閑動戰争心。一盃酒美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❶「斯」，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❷此篇與卷三《何事吟》相重。

代書寄友人

當年有志高天下，嘗讀前書笑謝安。豈謂此身甘老朽，尚無閑地可盤桓。棊逢敵手纔堪着，琴少知音不願彈。非止不才能退默，古賢長恨得時難。

訪姚輔周郎中月陂西園

相憶不可遏，西街來訪時。交橫過溝水，隙曲遶蔬畦。樹偃低頭避，笻高換手持。朋遊相得甚，何樂更如之。

依韻謝登封劉李裴三君見約遊山

諸公見約往嵩前，重走新詩各一篇。擺破塵埃非敢後，❶訪尋雲水奈輸先。三陽宮近叢幽石，萬歲峰高冪紫煙。多少勝遊俱未到，願陪仙躅共攀緣。

登嵩頂

九州環遶若棊枰，萬歲嵩高看太平。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復有交爭。長憂眼見姦雄輩，且願身爲堯舜氓。五十三年蕪没事，如今方喜看春耕。

登封縣宇觀少室

天地始融結，此山已高極。群峰擁旌幢，巨石羅劍戟。日出崖先紅，雨餘嵐更

❶「破」，《叢刊》本、《道藏》本作「落」。

碧。安知無神仙，其間久遁迹。

山中寄登封令

初離縣日謀經宿，既到山中未忍迴。
公宇若無民事決，願攜茶器上山來。

歸洛寄鄭州祖擇之龍圖

恩深骨髓謂慈親，義重丘山是故人。
歸過嵩陽舊遊地，白雲收得薜蘿身。

和祖龍圖見寄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顔。
遊興亦難拘日限，夢魂都不到人間。煙嵐
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嘗有暫閑。洛社交朋
屢相約，幾時曾得略躋攀。

緣飾吟❶

緣飾了時稱好手，作爲成處似真家。❷
須防冷眼人觀覷，❸傀儡都無帳幕遮。❹

自况三首

名利場中難着脚，林泉路上早迴頭。
不然半百殘軀體，正被風波汨未休。

❶ 此題宋墓本作「寄友人」。
❷ 「似」，宋墓本、《叢刊》本作「是」。
❸ 「覷」，宋墓本作「視」。
❹ 「都」，宋墓本作「訴」。

滿天風月爲官守，❶遍地雲山是事權。❷唯我敢開無意口，❸對人高道不妨言。

每恨性昏聞道晚，長慙智短適時難。人生三萬六千日，二萬日來身却閑。

偶書

紛紛議論出多門，安得真儒號縉紳。名教一宗長有主，❹中原萬里豈無人。皇王帝伯時雖異，禮樂詩書道自新。觀古事多今可見，不知何者謂經綸。❺

代書寄商洛令陳成伯

此去替期猶半歲，商山窮僻少醫名。感傷多後氣防滯，成伯悼亡。暑濕偏時疾易生。聖智不能無蹇剥，賢才方善處哀榮。斯言至淺理非淺，少補英豪一二明。

治平丁未仲秋遊伊洛二川六日晚出洛城西門宿奉親僧舍聽張道人彈琴❻

向晚驅車出上陽，❼初程便宿水雲鄉。更聞數弄神仙曲，始信壺中日月長。

❶「風」，宋墓本作「明」。
❷「權」，宋墓本作「難」。
❸「意」，宋墓本作「語」。
❹「名教」，宋墓本作「多交」。
❺「謂」，宋墓本作「號」。
❻以下四首，宋墓本合爲「遊伊洛四首」一題。
❼「向晚」，宋墓本作「六日」。

七日遡洛夜宿延秋莊上❶

八月延秋禾熟天，❷農家富貴在豐年。
一簞雞黍一瓢酒，❸誰羨王公食萬錢。

八日渡洛登南山觀噴玉泉會壽安縣張趙尹三君同遊

渡洛南觀噴玉泉，❹千峰萬峰遥相連。
中間一道長如雪，飛入寒潭不記年。❺

九日登壽安縣錦屛山下宿邑中

煙嵐一簇特崔嵬，❻到此令人心自灰。
上有神仙不知姓，洞門閑倚白雲開。
並轡西遊疊石溪，斷崖環合與雲齊。
飛泉亦有留人意，肯負他年向此棲。疊石溪，在縣南五六里。

十日西過永濟橋唐橋名

十日西行過永濟，時時細雨濕衫衣。
多情會得山神意，猶恐行人欠翠微。

過宜陽城二首

六國區區共事秦，疲於奔命尚難親。❼

❶「日」，原作「月」，據《道藏》本改。
❷「八月」，宋墓本作「秋自」，「熟」作「黍」。
❸「酒」，宋墓本作「飲」。
❹「渡洛」，宋墓本作「七日」。
❺「入」，宋墓本作「落」。
❻「特」，宋墓本作「恃」。
❼「尚難親」，宋墓本作「未免能」。

如何殺盡半天下，豈是關東没一人。❶

當日宜陽號別都，奈何韓國特區區。子房不得宣遺恨，博浪沙中中副車。

十一日福昌縣會雨

雲勢移峰緩，泉聲出竹遲。此時無限意，唯有翠禽知。

依韻和壽安尹尉有寄

不向紅塵浪着鞭，殊無才業合時賢。本酬壯志都無效，欲住青山却有緣。翠竹陰中開縹帙，白雲堆裏揖飛泉。錦巘正與溪南對，❷他日從遊子子傳。

十二日同福昌令王贊善遊龍潭 潭在南山，去縣十五里。

二潭冷浸崖根黑，❸數峰高入雲衢碧。遊人屏氣不敢言，長恐雷霆奮於側。

水邊靜坐天將暮，猶自盤桓未成去。馬上迴頭更一觀，雲煙已隔無重數。

十三日遊上寺在縣北**及黃澗**在縣西

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不向此中尋洞府，更於何處覓藏花。❹

❶「是」，宋墓本作「謂」。
❷「溪南」，《道藏》本作「南溪」。
❸「二」，《叢刊》本作「一」。
❹「藏」，《叢刊》本作「城」。

堪嗟五伯争周燼，可笑三分拾漢餘。何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遶衣裾。

十四日留題福昌縣宇之東軒

洛川秋入景尤佳，微雨初過徑路斜。水竹洞中藏縣宇，煙嵐塢裏住人家。霜餘紅間千重葉，天外晴排數縷霞。溪淺溪深清瀲灎，峰高峰下碧查牙。鳥因擇木飛還遠，雲爲無心去更賖。蓋世功名多齟齬，出群才業足咨嗟。浮生日月仍須惜，半老筋骸莫强誇。就此巖邊宜築室，樂吾真樂樂無涯。

十五日别福昌因有所感

連昌宮廢昌河在，事去時移語浪傳。下有荒祠難問處，古槐枝禿竹參天。

是夕宿至錦屏山下

尋常看月亦嬋娟，不似今霄特地圓。疑是素娥紓宿憾，相逢爲在錦屏前。

十六日依韻酬福昌令有寄

道義相歡豈易親，古稱難處是知人。文章不結市朝士，榮辱非關雲水身。話入精詳皆物理，言無形跡盡天真。他時洛社過從輩，圖牒中添又一鄰。

十七日錦屏山下謝城中張孫二君惠茶

山似挼藍波似染，遊心一向難拘撿。

仍攜二友所分茶，每到煙嵐深處點。

壽安縣晚望

休歎浮生榮與辱，且聽終日水潺潺。遥穿暝靄孤鴻去，横截野煙雙鷺還。佳樹又作「老木」。排青巖下圃，好峰環翠縣前山。報言名利差輕者，少輟光陰到此間。

十八日逾牽羊坂南達伊川墳上

三尺荒墳百尺山，生身慈愛在其間。此情至死不能盡，日暮徘徊又且還。

思程氏父子兄弟因以寄之

年年時節近中秋，佳水佳山爛熳遊。此際歸期爲君促，伊川不得久遲留。

氣候如當日，山川似舊時。獨來還獨往，此意有誰知。

十九日歸洛城路遊龍門

伊川往復過龍山，每過龍山意且閑。莫道移人不由境，可堪深着利名閒。

無煩物象弄精神，世態何常不喜新。唯有前墀好風月，清光依舊屬閑人。

留題龍門

融結成來不記秋，斷崖蒼壁鎖煙愁。中分洪造夏王力，横截大山伊水流。❶ 八節

❶「山」，蔡本作「川」。

灘聲長在耳，一川風景盡歸樓。行人莫動凭欄興，無限英雄浪白頭。

誰將長劍斬長蛟，斬斷長蛟劍復韜。爪尾蜿蜒凝華嶽，角牙獰惡結嵩高。骨傷兩處嶄蒼壁，血出東流洶巨濤。此物猶難保身首，譖言讒口莫嗷嗷。❶

龍門石樓看伊川

數朝從欵走煙霞，縱意凭欄看物華。百尺樓臺通鳥道，一川山水屬僧家。❷直須心逸方爲樂，始信官榮未足誇。此景得遊無事日，也宜知幸福無涯。

二十日到城中見交舊

年年此際走煙嵐，人亦何常謂我貪。歸見交親話清勝，且無防患在三緘。

二十二日晚步天津次日有詩

溪翁昨晚步天津，步到天津佇立頻。洛水只聞煎去棹，西風唯解促行人。山川慘淡籠寒雨，樓觀參差鎖暮雲。此景分明誰會得，欲霜時候鴈來賓。

二十五日依韻和左藏吴傳正寺丞見贈

上陽光景好看書，非象之中有坦途。良月引歸芳草渡，快風飛過洞庭湖。不因赤水時時往，焉有黄芽日日娛。莫道天津

❶「譖」，《道藏》本作「爲」。
❷「山」，《叢刊》本、《道藏》本作「煙」。

便無事，也須閑處着功夫。來詩云：「從此天津南畔景，不教都屬邵堯夫。」故有是句。

二十九日依韻和洛陽陸剛叔主簿見贈

一霎蕭蕭晚雨餘，鳳凰樓下偶驅車。郄詵片玉知能挹，樂廣青天幸未疎。相闊夏秋聞甚事，可親燈火讀何書。恨無束帛嘉程子，徒自悁悁返弊廬。

伊川擊壤集卷之五

伊川擊壤集卷之六

代書寄劍州普安令周士彦屯田

作官休用歎奚爲，未有升高不自卑。君子屈伸方爲道，吾儒進退貴從宜。即今彭澤歸何地，他日東門去未遲。痛恨伊嵩景無限，一名佳處重求資。

二蜀至三吴，中間萬里餘。去年方北望，今歲復西驅。劍閣離天日，秦川限帝都。臨風相憶處，能飲一盃無。

又一絶

正當老輩過從日，況值高秋摇落天。一把黄花一樽酒，故人西去又經年。

和趙充道秘丞見贈

人言人事危冠冕，吾愛吾廬遠市朝。野面不堪趨魏闕，閑身唯稱訪楊寥。殊無紀律詩千首，富有雲山酒一瓢。預借軒車又東去，自兹風月恐難招。

和王不疑郎中見贈

二十年來住洛都，眼前人事任紛如。形同草木何勝野，心類鍾彝不啻虚。已沐

仁風深骨髓，更驚詩思劇瓊琚。莊周休道虧名實，自是無才悅衆狙。

和魏教授見贈

清世文章日月懸，無才唯幸樂豐年。遊山太室更少室，看水伊川又洛川。古有孟軻難語覺，時無顏子易爲賢。讀書每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

和吴沖卿省副見贈

非有非無是祖鄉，都來相去一毫芒。人人可到我未到，物物不妨誰與妨？失即肝脾爲楚越，得之藜藿是膏粱。一言千古難知處，妙用仍須看吕梁。

和孫傳師秘校見贈

天津南畔是吾廬，時荷夫君枉乘車。始爲退來忘檢束，却因閑久長空踈。與其功業逋青史，孰若雲山負素書。一片丹誠最難狀，庶幾長得類舟虚。

依韻和陳成伯著作長壽雪會

瓊苑群花一夜新，瑶臺十二玉爲塵。城中竹葉湧增價，坐上楊花盛學春。時會梁園皆墨客，誰思姑射有神人。餘糧豈止千倉望，盈尺仍宜莫厭頻。

依韻和陳成伯著作史館園會上作

竹遶長松松遶亭，令人到此骨毛清。梅稍帶雪微微拆，水脉連冰渃渃鳴。殘臘歲華無奈感，半醺襟韻不勝情。誰憐相國名空在，吾道如何必可行。

和夔峽張憲白帝城懷古

不憤曹公跨許昌，苟非梁益莫爭王。三分區宇風雷惡，橫截西南氣勢强。行客往來閑指點，史官褒貶浪文章。後人未識興亡意，請看江心舊戰場。

閑適吟 熙寧元年

爲士幸而居盛世，住家况復在中都。虚名浮利非我有，緑水青山何處無。選勝直宜尋美景，命儔須是擇吾徒。樂閑本屬閑人事，又與偷閑事更殊。

六尺眼前安樂身，四時爭忍負佳辰。温涼氣候二八月，道義賓朋三五人。量力盃盤隨草具，開懷語笑任天真。勸君似此清閑事，雖老何須更厭頻。

莫將真氣助憂傷，憤死英豪世更長。陌上雖多馬跳躍，天邊亦有鳳翱翔。三千賓客磨圭角，百二山河擁劍鋩。等是一場春夢過，自餘惡足更悲涼。

南窗睡起望春山，山在霏微煙靄間。千里難逃兩眼净，百年未見一人閑。情如

落絮無高下，心似遊絲自往還。又恐幽禽知此意，故來枝上語綿蠻。

誰將造化屬東風，一屬東風事莫窮。殘臘也宜先作策，新正其那便要功。柳梢借暖渾搖軟，梅蕚偷春半露紅。安得歸時情意在，輕衫撩亂少年中。

桃李吟

桃李因風花滿枝，因風桃李却離披。慘舒相繼不離手，憂喜兩般都在眉。泰到盛時須入蠱，否當極處却成隨。❶ 今人休愛古人好，只爲今人生較遲。❷

傷心行

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料得人心不過寸，刺時須刺十分深。

傷二舍弟無疾而化 二首

手足情深不可忘，割心猶未比其傷。急難疇昔爾相濟，終鮮如今我遂當。韡韡棣開無並蕚，邕邕鴈去破初行。自兹明月清風夜，蕭索東籬看斷腸。二弟殯東籬下，後得渠重九詩云：「衣如當月白，花似昔年黃。擬問東籬事，東籬事渺茫。」語類讖。

腸斷東籬何所尋，東籬從此事沉沉。差肩行處皆成往，弔影傷時無似今。清淚已乾情莫極，黃泉未到恨非深。不知何日能銷盡，三十二年雍睦心。

❶ 「却」，蔡本作「必」。

❷ 「爲」，蔡本作「是」。

又一首

兄既名雍弟名睦，弟兄雍睦情何足。居常出入留一人，奉親教子如其欲。慈父享年七十九，四人稚子常相逐。其間同戲綵衣時，堂上愉愉歡可掬。慈父前年忽傾逝，爾弟今年命還促。獨予奉母引四子，日對几筵相向哭。不知腸有幾千尺，不知淚有幾千斛。斷盡滴盡無奈何，曩日恩光焉可贖。

又一絶

手足恩情重，塤篪歡樂長。要知能忘處，墳草兩荒凉。

聽杜鵑思亡弟

嘗憶去年初夏時，與爾同聽杜鵑啼。杜鵑今年又復至，還是去年初夏時。禽鳥亦知人意切，一聲未絶一聲悲。腸隨此聲既已斷，魂逐此禽何處飛。

書亡弟殯所

後乎吾來，先乎吾往。當往之初，殊不相讓。

南園南晚步思亡弟

南園之南草如茵，迎風晚步清無塵。不得與爾同歡欣，又疑天上有飛雲。一片

世間來作人，飄來飄去殊無因。

自憫

天無私覆古今同，手足情多驟一空。五七年來併家難，六十歲許更頭風。常情不免順世俗，私計固難專僕童。安得仙人舊查在，伊川雲水樂無窮。

戊申自貽

雖老仍思鼓缶歌，庶幾都未喪天和。明夷用晦止于是，无妄生災終奈何。似箭光陰頭上去，如麻人事眼前過。中間若不自爲計，所損其來又更多。

代書寄北海幕趙充道太博 熙寧二年

自從終鮮罷吟哦，聊爲臨風一浩歌。別易會難情不已，登高望遠興如何。百年可惜時無再，千里相思事更多。今日樽罍真北海，況君雅重幾人過。

依韻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不把憂愁累物華，光陰過眼疾如車。以平爲樂忝知分，待足求安恐未涯。食罷有時尋蕙圃，睡餘無事訪僧家。天津風月勝他處，長是思君共煮茶。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❶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❷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❸不若病前能自防。

東軒消梅初開勸客酒二首

爲愛消梅勝早梅，數枝先發日徘徊。若教嶺表臘前盡，安有洛陽正後開。香逐暖風初出谷，艷隨芳酒正浮醅。佳賓會取東君意，莫負乘春此際來。

春色融融滿洛城，莫辭行樂慰平生。深思賢友開眉笑，❹重惜梅花照眼明。況是山翁差好事，可憐芳酒最多情。此時不向樽前醉，更向何時醉太平。

清風長吟

宇宙中和氣，清泠無比方。與時蠲疾病，爲歲造豐穰。起自青蘋末，來從翠樹傍。得逢明月夜，便入故人鄉。密葉搖重幄，殷花舞靚粧。兩三聲迴笛，千萬縷垂楊。細度絲桐韻，深傳蘭蕙香。樓臺臨遠水，軒檻近脩篁。盛夏驅煩暑，初晴送晚涼。❺輕披緑荷芰，緩透薄衣裳。浪走翩翻袂，波生瀲灧觴。閑愁難著莫，幽思易飛

❶「傷」，蔡本作「妨」。
❷「物」，蔡本作「味」。
❸「求」，蔡本作「服」。
❹「賢」，《叢刊》本作「閑」。
❺「初晴」，宋墓本作「秋夜」。

揚。快若乘天馬，醒如沃蔗漿。面前遊閬苑，坐上泛瀟湘。不可將錢買，焉能用斗量。依憑全藉德，收貯豈須倉。無患兼并取，寧憂寇盜攘。以玆爲樂事，未始有憂傷。

垂柳長吟

垂柳有兩種，有長有短垂。❶唯玆長一種，偏與靜相宜。院宇深春後，❷亭臺晚景時。不勝煙羃羃，無奈日遲遲。霡霂雨初過，清泠風乍吹。❸章臺街左右，華表柱東西。起眼出墻樹，拂頭當路枝。翩翻緑羅帶，❹縹緲縷金衣。蕩颺飄晴絮，繽紛舞暖絲。絲牽寸腸斷，絮入萬家飛。婀娜王恭韻，婆娑趙后姿。脩妍張緒少，柔軟沈侯羸。濯濯青拖地，毿毿翠遶池。般添花灼灼，引惹草萋萋。鬱鬱籠山館，踈踈映酒旗。贈人人自泣，駐馬馬還嘶。影裏咿啞去，陰中轣轆歸。淒涼裝暝靄，淡薄掛斜暉。懊惱輕攀折，憂愁重別離。早衰緣傍道，先茂爲臨溪。樓外蟬纔噪，橋邊鶯又啼。生憎遮望眼，死恨學粧眉。遠客莫知數，長條曾繫誰。經霜儘憔悴，來歲却依依。

落花長吟

以酒戰花穠，花穠酒更濃。花能十日盡，酒未百壺空。尚喜裝衣袂，猶憐墜酒

❶「有長」，宋墓本作「長垂」。
❷「深春後」，宋墓本作「方深夜」。
❸「吹」，宋墓本作「收」。
❹「翻」，宋墓本作「翩」。

鍾。多情唯粉蝶，薄倖是遊蜂。減却墻頭艷，添爲徑畔紅。飄零深院宇，點綴靜簾籠。又恐隨流水，仍憂嫁遠風。❶水流猶委曲，風遠便西東。狼籍殘春後。離披晚照中。亭臺雖有主，軒騎斷無蹤。❷劍去擁妃子，兵來圍石崇。馬嵬方恋恋，金谷正匆匆。曹植辭休切，襄王夢已終。謬稱尋洛浦，浪説數巫峰。燕訴冤還在，鶯傳信莫通。苔錢如可買，柳線自能縫。悵望尤真宰，凄涼殢化工。放教成爛没，不使略從容。❸命掃心争忍，言收計遂窮。異香銷骨髓，絶色死英雄。任託回天力，饒矜蓋世功。奈何時既往，到了事難重。開謝形相戾，興衰理一同。天機之淺者，未始免忡忡。

芳草長吟

芳草更休生，芳樽更不傾。草如生不已，樽豈便能停。雨後閑池閣，春深小院庭。是時簾半捲，此際酒初醒。密密嫩方布，茸茸緑已成。送迴殘照淡，引起曉寒輕。靜襯花村薄，閑裝竹塢清。溪邊微水浸，原上未春耕。莫遣香車輾，休教細馬行。藉餘無限意，望久不勝情。臺迴眉初斂，樓危眼乍明。低低暮雲碧，隱隱遠山青。翠接鴛鴦浦，萋連楊柳汀。江潭夜帆

❶「嫁」，宋墓本作「駕」。

❷「斷」，宋墓本作「數」。

❸「悵望」至「從容」，此四句原無，據《叢刊》本補。「悵」，《叢刊》本原作「帳」，據《道藏》本改。「没」，《道藏》本作「漫」。

落，海渚晚舟横。戍壘角一弄，牧童笛數聲。沙頭雙鷺下，渡口亂鴻驚。翁鬱出征地，芊綿奉使程。遠披來往路，遍遶短長亭。苒苒秦皇墓，離離漢帝城。荒凉故銅雀，破碎舊金陵。霧鎖前朝事，煙昏後世名。枯猶藏狡兔，腐亦化流螢。縱刬奚由盡，纔燒又却榮。徒能蔽京觀，仍願且升平。❶

春水長吟

春在水自渌，春歸渌遂休。清非不逮渌，春奈勝于秋。渌向陽中得，清於冷上求。加於清一等，用是渌爲優。薄薄冰初泮，微微雨乍收。渺瀰新島嶼，潋灩舊汀洲。荷芰低猶卷，菰蒲嫩已抽。蘋蘩雖漸出，藻荇未全稠。日暖鴛鴦浴，❷煙晴翡翠游。波平躍雙鯉，風静戲群鷗。西蜀遨争舉，東甌禊競修。武陵花再識，漢曲珮還投。臺下溶溶過，堤邊漫漫流。檻前纔泚泚，天外更悠悠。泛濫情懷惡，潺湲意思幽。遠山遮不斷，一作「住」。别浦去難留。二月溪橋畔，三吴野渡頭。依前横兩槳，特地送孤舟。畫手方停筆，騷人正倚樓。長江飛絮外，只是動離愁。

花月長吟

少年貪讀兩行書，人世樂事都如愚。而今却欲釋前憾，奈何意氣難如初。每逢花開與月圓，一般情態還何如。當此之際

❶「願且」，宋墓本作「且願」。

❷「浴」，宋墓本作「戲」。

無詩酒，情亦願死不願甦。花逢皓月精神好，月見奇花光彩舒。人與花月合爲一，但覺此身遊蘂珠。又恐月爲雲阻隔，又恐花爲風破除。若無詩酒重收管，過此又却成輕辜。可收幸有長詩篇，可管幸有清酒壺。詩篇酒壺時一講，長如花月相招呼。有花無月愁花老，有月無花恨月孤。月恨只憑詩告訴，花愁全仰酒支梧。月恨花愁無一點，始知詩酒有功夫。些兒林下閑蹤散，做得風流罪過無。

同府尹李給事遊上清宮

洛城二月春摇蕩，桃李盛開如步障。高花下花紅相連，垂楊更出高花上。閑陪大尹出都門，邙阜真宮共尋訪。不見翠華西幸時，臨風盡日獨惆悵。

乞笛竹栽於李少保宅

浪種閑花占地生，未嘗容易暫留情。奈何苦愛凌霜節，一作「物」。況是猶存縷管名。待鳳至時當有實，學龍吟處豈無聲。幽人願乞數枝種，得自君家又更榮。

思山吟❶

看即青山與白雲，尋思没量大功勳。未知樂處緣何事，豈止飢時會茹葷。千首拙詩難着怨，一樽芳醑别涵春。壺中日月長多少，能老紅塵幾輩人。

祇恐身閑心未閑，心閑何必住雲山。

❶ 此篇第二首，宋蕞本題作「利害」。

果然得手情性上，❶更肯埋頭利害間。❷動止未嘗防忌諱，語言何復着機關。不圖爲樂至于此，天馬無蹤自往還。

恨月吟

我儂非是惜黃金，自是常娥愛負心。初未上時猶露滴，恰纔圓處便天陰。欄干倚了還重倚，芳酒斟迴又再斟。安得深閨與收管，奈何前後誤人深。

愁花吟❸

三千宮女衣宮袍，望幸心同各自嬌。初似綻時猶淡薄，半來開處特妖嬈。檀心未吐香先發，露粉既垂魂已銷。對此芳樽多少意，看看風雨騁粗豪。

觀洛城花呈先生❹

門人張嶠

平生自是愛花人，到處尋芳不遇真。祇道人間無正色，今朝初見洛陽春。

和張子望洛城觀花

造化從來不負人，萬般紅紫見天真。滿城車馬空撩亂，未必逢春便得春。

❶「手情性」，宋墓本作「守性情」。
❷「更肯埋頭」，宋墓本作「未肯埋名」。
❸此題蔡本作「惜芳菲吟」，共六首，此篇爲其三。
❹此篇《道藏》本無。

落花短吟[1]

滿園桃李正離披，更被狂風非意吹。長是憂愁初謝處，[2]却須思念未開時。奈何紅艷易消歇，不似青陰少改移。九十日春都去盡，樽前安忍更顰眉。[3]

芳草短吟

花間水畔緑如茵，興廢曾經漢與秦。占了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4]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不那路傍多此物，[5]農家長是費耕耘。

垂柳短吟

臨溪拂水正依依，[6]更被狂風來往吹。薄暮不勝煙羃羃，深春無奈日遲遲。誰家縹緲青羅帔，何處蹁躚金縷衣。猶恐離人腸未斷，滿天仍着亂花飛。

春水短吟

雪消冰泮渌盈溝，翡翠鴛鴦得志秋。

[1] 此題蔡本作「暮春吟」。
[2] 「處」，蔡本作「後」。
[3] 「安」，蔡本作「争」。
[4] 「何」，宋墓本作「多」。
[5] 「那」，《四庫》本作「奈」。
[6] 「拂水」，宋墓本作「柳带」。

長恨遠山遮不斷，[1]又疑别浦去難留。遶堤楊柳輕輕拂，近岸新蒲細細抽。滿眼煙波杳無際，三吴特地送孤舟。

清風短吟

清風興況未全衰，豈謂天心便棄遺。長具齋莊緣讀易，每慚疎散爲吟詩。人間好景皆輸眼，世上閑愁不到眉。[2]生長太平無事日，又還身老太平時。

暮春寄李審言龍圖[3]

年年長是怕春深，每到春深病不任。傷酒情懷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歲華易革向來事，節物難迴老去心。唯有前軒堪静坐，臨風忍望舊知音。[4]

初夏閑吟[5]

緑楊深處囀流鶯，鶯語猶能喜太平。人享永年非不幸，天生珍物豈無情。牡丹謝後紫櫻熟，芍藥開時斑笋生。林下一般閑富貴，何嘗更肯讓公卿。

代書答開封府推官姚輔周郎中

世態其如與願違，必須言進是無知。遍將底事閑思處，不若西街極論時。設有

[1]「恨」，宋墓本作「長」。
[2]「世」，宋墓本作「心」。
[3]此題蔡本作「暮春吟」，共六首，此篇爲其四。
[4]「忍」，《叢刊》本、《道藏》本作「想」。
[5]此題蔡本作「初夏林中閑吟」。

奇才能動世，奈何双鬢已如絲。天邊新月從來細，不爲人間愛畫眉。來書云：「願先生自愛，恐不容久居林下矣。」

伊川擊壤集卷之六

伊川擊壤集卷之七

代書寄濠倅張都官

多慙吾亦未知音，天樂雖聞不許尋。惠子相時情自好，莊生遊處意能深。閑來略記一春事，老去難忘千里心。洛社交朋每相見，爲吾因掉白頭吟。

詔三下答鄉人不起之意❶

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

和王安之少卿韻❷

却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❸貧時與禄是可受，❹老後得官難更爲。自有林泉安素志，況無才業動丹墀。苟揚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

依韻和劉職方見贈

造物工夫意自深，❺從吾所樂是山林。

❶「詔」上，蔡本有「蒙」字。
❷此題蔡本與前篇同，爲其第二首。
❸「後又」，宋墓本作「處更」。
❹「可」，宋墓本、蔡本作「何」。
❺「物」，蔡本作「化」。

少因多病不干禄，老爲無才難動心。花月静時行水際，蕙風香處卧松陰。❶ 閑窗一覺從容睡，願當封侯與賜金。❷

萊石茶酒器寄邵先生作詩代書❸

益柔

寶刀切石如春泥，雕剜成器青玻璃。吾嘗閱視得而有，惜不自用長提攜。前時過君銅駝陌，門巷深僻無輪蹄。呼兒烹茶酌白酒，陶器自稱藋與藜。愛君居貧趣閑放，一語不涉青雲梯。嗟予都城走塵土，日遠樽杓愁𪔛𪔇。緘封不啓置墻角，頓撼時作瓊瑶嘶。争如持寄邵高士，書帙几杖同幽棲。荷鋤躋治田間穢，抱甕勤灌園蔬畦。明年春酒或共酌，爲我掃石臨清溪。

代書謝王勝之學士寄萊石茶酒器

東山有石若瓊玖，匠者追琢可盛酒。君子得之惜不用，慇懃遠寄林下叟。林叟從來用瓦盞，驚惶不敢擎上手。重誡兒童無損傷，緘藏復以待賢友。未知賢友何時歸，男子功名未成就。朝廷先從憂者言，方今莫如二虜醜。漢之六郡限遼西，唐之八州隔山後。自餘瓜沙甘與凉，中原久而不能有。奈何更餌以金帛，重困吾民猶掣肘。若非堂上出奇兵，安得閫外拉餘朽。直可逐去此腥膻，西出玉門北逾口。城下狐狸

❶「卧」，蔡本作「坐」。
❷「願當」，蔡本作「肯願」。
❸ 此篇《道藏》本無。

既不存，路上豺狼自無走。太陽烜赫耀天衢，氛妖接變匿塵垢。功成不肯受上賞，印解黃金大于斗。乞洛辭君出國門，歸鞍暖拂天街柳。千官如壁遮道留，仰面弄鞭不回首。鄉人夾路迎大尹，醉擁旌幢錦光溜。下車拜墓還政餘，不訪公門訪親舊。始知此器用有時，吾當爲君獻眉壽。

崇德閣下答諸公不語禪

浩浩長空走日輪，何煩苦苦辨根塵。鵬程萬里非由駕，鶴筭三千別有春。鉛錫點金終屬假，丹青畫馬妄求真。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天宮小閣倚欄

六尺殘軀病復羸，況堪日日更添衰。滿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裏有金然索揀，❶石中韞玉奈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遍欄干人不知。

代書寄華山雲臺觀武道士

太華中峰五千仞，下有大道人往還。當時馬上一回首，十載夢魂猶過關。生平愛山山未足，由此看盡天下山。求如華山是難得，使人消得一生閑。

❶「然索揀」，宋墓本作「須索鍊」。

代書寄長安幕張文通

無學又無謀，胸中一向虛。枯腸忺飲酒，❶病眼怕看書。洛浦輕風裏，天津小雨餘。故人千里隔，相望意何如。

和人聞韓魏公出鎮永興過洛

佐命三朝爲太宰，名垂千古號元功。栽培桃李滿天下，出入風濤半海中。虎帳夜寒心益壯，鳳池波暖位猶空。君王鼎盛子儀在，萬里河湟不足攻。

代書寄白波張景真輦運

秋入山河氣象雄，不堪閑望老年中。金蘭契重思無限，手足情多感未終。半局殘棊銷白晝，一簪華髮亂西風。唯君父子相知久，松桂心同色更同。

代書寄鄞江知縣張太博

長憶當年掃弊廬，❷弟兄同受策名初。一生不記尋常事，千里猶通咫尺書。風月遥知四明好，江山况是九秋餘。片帆未得閑飛去，徒見嚴君問起居。

先幾吟

先幾能識是吾儕，慎勿輕爲世俗咍。

❶「忺」，《道藏》本作「忻」，《四庫》本作「歡」。
❷「掃」，宋槧本作「歸」。

把似衆中呈醜拙，争如静裏且詼諧。奇花萬狀皆輪眼，明月一輪長入懷。似此光陰豈虚過，也知快活作人來。

秋暮西軒

遶欄種菊一齊芳，户牖軒窗總是香。得意不能無興詠，樂時況復遇豐穰。深秋景物隨宜好，❶向老筋骸粗且康。飲罷何妨更登眺，爛霞堆裏有斜陽。

天津閑步

洛陽城裏任西東，二十年來放盡慵。故舊人多時欵曲，京都國大體雍容。池平有類江湖上，林静或如山谷中。不必奇功蓋天下，閑居之樂自無窮。

寄和長安張强二機宜

二公詩美過連城，欲報才非禰正平。本謂柏舟終不遇，却驚華衮重爲榮。岷峨雨後方知峭，風月霜餘始見清。前有古人稱寡和，陽春白雪豈虚名。

代書答淮南憲張司封

緣木求魚固不能，緣魚求炙恐能行。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醉時辭大觥。❷芝草無根休用種，蟠桃有實豈難生。荷君見愛情非淺，一芥還同一芥榮。

❶「景物」，蔡本作「天氣」。
❷「時」，蔡本作「前」。

偶得吟

集大成人不肯模，却行何異棄金車。便言天下無難事，豈信人間有丈夫。天意順時爲善計，人情安處是良圖。天人之際只些子，過此還同隔五湖。

代書寄友人

一别光陰二紀餘，歲華如箭止堪吁。東西契闊久經難，前後殷懃兩得書。故國山川皆夢寐，舊家人物半丘墟。何時重講當時事，笑對西風拆酒壺。

風吹木葉吟 熙寧三年

風吹木葉不吹根，慎勿將根苦自陳。天子舊都閑好住，聖人餘事冗休論。長年國裹神仙侣，安樂窩中富貴身。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家身。

閑行吟

長憶當年掃弊廬，[1]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疏。自從會得環中意，[2]閑氣胸中一點無。

[1]「掃」，宋墓本作「歸」。
[2]「環」，宋墓本作「寰」。

投吴走越覓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開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顔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安得功夫遊寶肆，愛人珠貝重憂錢。

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説夢重重妄，牀上安牀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本作「猶」。有待，夸夫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閑路岐。

對花飲❶

人言物外有煙霞，物外煙霞豈足誇。若用校量爲樂事，❷但無憂撓是仙家。百年光景留難住，❸十日芳菲去莫遮。對酒無花非負酒，❹對花無酒是虧花。

春盡後園閑步

緑樹成陰日，黄鶯對語時。小渠初瀲灔，新竹正參差。倚杖閑吟久，攜童引步遲。好風知我意，故故向人吹。

代書寄吴傳正寺丞

敦篤情懷世所稀，昔年今日事難追。雪霜未始寒無甚，松桂何嘗色暫移。洛邑士人雖我信，天津風月只君知。夢魂不悟東都遠，依舊過從似舊時。

❶ 此題蔡本作「惜芳菲四吟」，共四首，此篇爲其三。
❷ 「用」，宋墓本作「爲」。「爲」，蔡本作「非」。
❸ 「留難住」，蔡本作「難留駐」。
❹ 「無」，原作「有」，據蔡本改。

洛下園池

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遊只却輸閑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真。虚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虚名揔到身。

夢過城東謁洛陽尉楊應之

夜來清夢過城東，溪水分流徑路通。全似乘查上天漢，但無嚴子驗行蹤。

代書寄前洛陽簿陸剛叔秘校

洛城官滿振衣裾，塵土何由浼遠途。道在幸逢清日月，眼明應見舊江湖。知行知止唯賢者，能屈能伸是丈夫。歸去何妨趁殘水，三吴還似嚮時無。

答人乞碧蘆

草有可嘉者，莫將蕭艾儔。扶踈全類竹，蒼翠特宜秋。風雨聲初入，江湖思莫收。無功濟天下，藉此一淹留。

逍遥吟❶

吾道本來平，人多不肯行。得心無後味，失脚有深坑。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間一事，須是自誠明。

❶ 此篇第二首，宋墓本重出，一題曰「無憂」，一題曰「逍遥」。

人生憂不足，足外更何求。吾生雖未足，亦也却無憂。❶天和將酒養，真樂用詩勾。不信年光會，催人早白頭。

夜人安樂窩，晨興飲太和。窮神知道泰，養素得天多。日月任推盪，山川徒琢磨。欲求爲此者，到了是誰何。

何事感人深，求之無處尋。兩儀長在手，萬化不關心。石裏時藏玉，砂中屢得金。分明難理會，須索入沉吟。

偶得吟

相去一毛間，千山復萬山。雖能忘寢食，未肯去機關。不是責人備，奈何開口難。天心況非遠，既遠遂無還。

每度過東鄰

每度過東鄰，東鄰愈覺懃。既來長是愧，相見只如親。飲食皆隨好，兒童亦自忻。吾鄉有是樂，何必更求仁。❷

每度過東街

每度過東街，東街怨暮來。只知閑説話，那覺太開懷。我有千般樂，人無一點猜。半醺歡喜酒，未晚未成迴。

❶「亦也却」，宋墓本作「却也都」。
❷「仁」，蔡本作「人」。

君子與人交

君子與人交，未始無驚惕。小人與人交，未始無差忒。祇此真喜歡，也宜重愛惜。他年雲水踈，亦恐難尋覓。

唯天有二氣

唯天有二氣，一陰而一陽。陰差産蛇蝎，陽和生鸞凰。安得蛇蝎死，不爲人之殃。安得鳳凰生，長爲國之祥。

無客迴天意❶

無客迴天意，有人資盜糧。日中屢見斗，六月時降霜。有書不暇讀，有食不暇嘗。食况不盈缶，書空堆滿牀。

惡死而好生，古今之常情。人心不生事，❷天下自無兵。草木尚咸若，山川豈不寧。胡爲無擊壤，飲酒樂升平。

放小魚

纖鱗不足留，此失一生休。放爾江湖去，寬渠鼎鑊游。❸更宜深避網，慎勿誤吞鈎。天下多庖者，無令落庶羞。

依韻和田大卿見贈

日日步家園，清風不着錢。城中得野

❶ 此篇第二首，宋墓本作「古今常情」。
❷ 「不」，原作「可」，據《四庫》本改。
❸ 「渠」，蔡本作「君」，「游」作「憂」。

景，竹下弄飛泉。自願無嗟若，❶何妨養浩然。却甦天下士，語道未忘筌。

乞笛竹❷

洛人好種花，唯我好種竹。所好雖不同，其心亦自足。花止十日紅，竹能經歲緑。俱霑雨露恩，獨無霜雪辱。

依韻和王不疑少卿招飲

經難憶浮丘，吾鄉足勝遊。風前驚白髮，雨後喜新秋。仕宦情雖薄，登臨興未休。人間浪憂事，都不到心頭。

再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乍涼天氣好，何處不堪遊。鴻鴈來賓日，鷹鸇得志秋。忘形終夕樂，失脚一生休。多少江湖上，舟船未着頭。❸

依韻和三王少卿同過弊廬 安之、不疑、中美。

洛中詩有社，馬上句如神。白首交情重，黃花節物新。見過心可荷，知愧道非淳。寂寞西風裏，身閑半古人。

❶「願」，《道藏》本作「顧」。

❷「笛」，原作「留」，據卷六《乞笛竹栽於李少保宅》和《叢刊》本、《道藏》本改。

❸「着」，《叢刊》本、《道藏》本作「到」。

代書寄南陽太守呂獻可諫議

一别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宜繫公。萬乘几前嘗蹇諤，百花洲上略從容。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

誨答堯夫見寄

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已十年。不謂聖皇求治理，尚容遺逸卧林泉。羨君身散隨時樂，顧我官閑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

寄吴傳正寺丞

天津風月一何孤，似我經秋相憶無。每仗晴波寄聲去，不知曾得到東都。

寄前洛陽簿陸剛叔秘校

洛陽官滿歸吴會，男子雄圖志未伸。若到江山最佳處，舉盃無惜望天津。

依韻和淮南憲張司封

庭梧葉半黄，籬菊初受霜。向晚意不快，把酒西南望。平聲。望君不見君，但見鴻

南翔。正欲思寄書，自成書數行。❶

重陽前一日作❷

近來多病不堪言，長欲醺醺帶醉眠。新酒乍逢重九日，好花初接小春天。自知命薄臨頭上，不願事多來眼前。唯有天津横落照，水聲仍是舊潺湲。

重九日登石閣三首

人情見了多，世態諳來久。事過憂噬臍，物傷防掣肘。水濁更澄濾，衣塵須抖擻。必欲論主衡，何人爲好手。

事出一時間，時過事莫還。當時深可愛，過後不堪看。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人能知此理，憂患自難干。

今歲重陽日，凭欄氣候遲。雲煙雖已淡，林木未全衰。天地開懷處，山川快眼時。欄干空倚遍，此意有誰知。

依韻答友人

百萬貔貅動塞塵，朝廷委寄不輕人。胡兒生事雖然淺，國士盡忠須是純。隴上悲歌應憤惋，林間酣飲但酸辛。欲陳一句好言語，只恐相知未甚真。

偶見吟

富貴多傲人，人情有時移。道德不傲

❶「數」，宋墓本作「兩」。
❷此題蔡本作「重陽吟」。

人，人情久益歸。道德有常理，富貴無定期。蒿萊霜至委，松栢雪更滋。

世人多附炎，炎歇人自去。君子善處終，終久情自固。炎歇勢不迴，情固人不去。路人或如親，親人却如路。

心跡貴相親，相親善惡分。世間須有物，天下豈無人。既見薰蕕臭，當思玉石焚。如何得時態，長似洛陽春。

無題吟

昔日不鍊物，嘗爲物所誤。今日不鍊人，又爲人所怒。物誤亦可辨，人怒難往訴。我對人稱過，人亦爲我恕。

無酒吟

自從新法行，嘗苦樽無酒。每有賓朋至，盡日閑相守。必欲丐于人，交親自無有。必欲典衣買，焉能得長久。

讀陶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任我真，事雖成往意能新。何嘗不遇如斯世，其那難逢似此人。近暮特嗟時翳翳，向榮還喜木欣欣。可憐六百餘年外，復有閑人繼後塵。

伊川擊壤集卷之七

伊川擊壤集卷之八

訪南園張氏昆仲因而留宿

中秋天氣隨宜好，來訪南園會隱家。張氏園名。貪飲不知歸去晚，水精宮裹宿煙霞。

和王安之少卿同遊龍門

生平有癖好尋幽，一歲龍山四五遊。或往或還都不計，蓋無榮利可稽留。

數朝從款看伊流，夜卜香山宿石樓。會有凉風開遠意，更和煙雨弄高秋。

歸城中再用前韻

乘興龍山訪盡幽，恰如人在畫圖遊。恨無美酒酬佳景，正欲留時不得留。

又

初秋微雨造輕寒，倚遍東岑閣上欄。不謂是時煙靄裹，松齋人作畫圖看。松齋，安之弟所居，在水西。

和人留題張相公庵

做了三公更引年，人間福德合居先。❶

❶ 「福德」，宋墓本作「禍福」。

結茅未盡忘君處，正在嵩高萬歲前。

代書寄程正叔

嚴親出守劍門西，色養歡深世表儀。唐相規模今歷歷，蜀民遨樂舊熙熙。海棠洲畔停橈處，金鴈橋邊立馬時。料得預憂天下計，不忘君者更爲誰。

歲暮自貽

當年志意欲横秋，今日思之重可羞。事到强圖皆屑屑，道非真得盡悠悠。静中照物情難隱，老後看書味轉優。談塵從容對賓客，薦章重疊誤公侯。已蒙賢傑開青眼，不顧妻孥怨白頭。谷口鄭真焉敢望，壽陵餘子若爲謀。鼎間龍虎忘看守，棊上山河廢講求。一枕晴窗睡初覺，數聲幽鳥語方休。林泉好處將詩買，風月佳時用酒酬。三百六旬如去箭，肯教襟抱落閑愁。

歡喜吟 熙寧四年

行年六十一，筋骸未甚老。已爲兩世人，便化豈爲夭。况且粗康强，又復無憂撓。如何不喜歡，佳辰自不少。

寄李景真太博

花前静榻閑眠處，竹下明窗獨坐時。着甚語言名宇泰，林間自有翠禽知。

感事吟

蛇頭蠍尾不相同，毒殺人多始是功。
風月四時無限好，莫將閑事撓胸中。

寄亳州秦伯鎮兵部❶

三川地正得中陽，氣入奇葩亦自王。
善識好花人不遠，好花無惔十分芳。
人事紛紛積有年，何煩蠻蹙向花前。
萬般計較頭須白，饒了胸中不坦然。
無限有情風月間，好將醇酒發酡顔。
奈何人自生疑阻，利害嫌輕更設關。
雖貧無害日高眠，人不堪憂我自便。
煅鍊物情時得意，新詩還有百來篇。
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
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❷
酒涵花影滿卮紅，瀉入天和胸臆中。
最愛一般情味好，半醺時與太初同。

别寄一首

許大秦皇定九州，九州纔定却歸劉。
佗人莫謾誇精彩，徒自區區撰白頭。

思故人

芳酒一樽雖甚滿，故人千里奈思何。
柳搖池閣條偏細，花近簷楹香更多。

---

❶「亳」，原作「毫」，據《道藏》本、《四庫》本改。
❷「却」，《叢刊》本作「不」。

和王平甫教授賞花處惠茶韻❶

太學先生善識花，得花精處却因茶。萬紅香裏烹餘後，分送天津第一家。

南園賞花❷

三月初三花正開，閑同親舊上春臺。尋常不醉此時醉，更醉猶能舉大盃。

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❸

獨賞牡丹

賞花全易識花難，善識花人獨倚欄。雨露功中觀造化，神仙品裏定容顏。尋常止可言時尚，奇絶方名出世間。❹賦分也須知不淺，❺筭來消得一生閑。

問春

三月春歸留不住，春歸春意難分付。凡言歸者必歸家，爲問春家在何處。

春歸必竟歸何處，無限春冤都未訴。欲托流鶯問所因，子規又叫不如去。

春來愁去只因花，春去愁來翻殢酒。長恨愁多酒力微，爲春成病花知否。

❶「和」，《道藏》本作「謝」，「茶」下有「仍和」二字。
❷此題宋墓本作「賞花二首」。
❸「白頭人見」，宋墓本作「擡頭人看」。
❹「名」，宋墓本作「言」。
❺「賦」，宋墓本作「賤」。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華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❶

花前勸酒

春在對花飲，❷春歸花亦殘。對花不飲酒，歡意遂闌珊。酒向花前飲，花宜醉後看。花前不飲酒，終負一年歡。

書皇極經世後❸

樸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歲月易遷革，書傳難考詳。二帝啓禪讓，三王正紀綱。五伯仗形勝，七國争强梁。兩漢驤龍鳳，三分走虎狼。西晉擅風流，群凶來北荒。東晉事清芬，傳馨宋齊梁。逮陳不足算，江表成悲傷。後魏乘晉弊，掃除幾小康。遷洛未甚久，旋聞東西將。北齊舉爝火，後周馳星光。隋能一統之，駕福于巨唐。五代如傳舍，天下徒擾攘。❹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一萬里區宇，四千年興亡。五百主肇位，❺七十國開疆。或混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創業先後，或垂祚短長。或奮于將墜，或奪于已昌。或災興无

❶「枯榮」，蔡本作「雲枯」，《叢刊》本作「花榮」。
❷「在」，宋墓本作「來」。
❸此題宋墓本作「詠史」。
❹「徒」，宋墓本作「如」，蔡本作「罹」。
❺「百」，宋墓本作「霸」，蔡本作「伯」。

妄，或福會不祥。或患生藩屏，或難起蕭墻。或病由唇齒，或疾亟膏肓。談笑萌事端，酒食開戰場。情慾之一發，利害之相戕。劇力恣吞噬，無涯罹禍殃。山川纔表裏，丘壠又荒凉。荆棘除難盡，芝蘭種未芳。龍蛇走平地，玉石碎崑崗。善設稱周孔，❶能齊是老莊。奈何言已病，安得意都忘。

履道會飲

衆人之所樂，所樂唯囂塵。吾友之所樂，所樂唯清芬。清芬無鼓吹，直與太古隣。太古者靡佗，和氣常絪縕。里閈舊情好，有才復有文。過從一日樂，十月生陽春。洛陽古神州，周公嘗縷陳。四時寒暑正，四方道里均。代不乏英俊，號爲多縉紳。至于花與木，天下莫敢倫。而逢此之景，而當此之辰。而能開口笑，而世有幾人。清吏貫金石，劇談驚鬼神。天地爲一指，富貴如浮雲。明時緩康濟，白晝閑經綸。莫如陪歡伯，又復對此君。商於六百里，黄金四萬斤。不能買茲樂，自餘惡足論。接籬倒戴時，蟾蜍生海垠。小車倒載時，山翁歸天津。

思鄭州陳知默因感其化去不得一識面

美物須絶代，異人須不世。造化生得成，諒亦非容易。曠世耳可聞，同時目能視。陳子同時人，奈何聞諸耳。

❶「稱」，蔡本作「講」。

謝城南張氏四兄弟冒雪載餚酒見過

久旱幾逾冬，川守祈未得。鴈行聯鑣來，佳雪遽盈尺。酒面生紅光，客心喜何極。半夜離天津，天津陡岑寂。

大寒吟

舊雪未及消，新雪又擁户。階前凍銀牀，簷頭冰去聲鍾乳。清日無光輝，烈風正號怒。人口各有舌，言語不能吐。

和李審言龍圖大雪

萬樹瓊花一夜開，都和天地色皚皚。素娥腰細舞將徹，白玉堂深曲又催。甕牖書生方挾策，沙場甲士正啣枚。幽人骨瘦欲清損，賴有時時酒一盃。

小車行

喜醉豈無千日酒，惜春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歡喜，滿洛城中都似家。❶

依韻和浙憲任度支

宦路尋真已得真，可堪輕負洛城春。江湖想望三千里，休使鄉朋想望頻。

❶「似」，宋蔂本作「是」。

和宋都官乞梅 熙寧五年

小園雖有四般梅，不似江南迎臘開。
長恨東君少風韻，先時未肯放春來。

東軒黄紅二梅正開坐上書呈友人

一年一度見双梅，能見双梅幾度開。
人壽百年今六十，休論閑事且啣盃。

和任比部憶梅

痛憶梅開易得殘，❶既殘憔悴不堪看。
年年長被清香誤，争似閑栽竹數竿。

初春吟❷

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千卷號生涯。
有人若問閑居處，道德坊中第一家。

垂柳

門前垂柳正依依，更被東風來往吹。
忘了自家今已老，却疑身是少年時。

❶「憶」，《道藏》本作「惜」。
❷此篇與卷四《閑居述事》第六首重出，《道藏》本無此篇。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❶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生平與人交

生平與人交，未始有甘壞。己亦無負人，人亦無我害。

知識吟

目見之謂識，耳聞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

偶書吟

風林無静柯，風池無静波。林池既不静，禽魚當如何。

思患吟❷

僕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國。自古知不

❶ 此題宋墓本作「幽夢」。
❷ 此篇與卷十六《思患吟》重出。

平，無由能絶得。

寄三城王宣徽二首

林下居雖陋，花前飲却頻。世間無事樂，都恐屬閑人。

路上塵方坌，壺中花正開。何須頭盡白，然後賦歸來。

一室吟❶

一室可容身，四時長若春。何嘗無美酒，未始絶佳賓。

仁聖吟❷

盡道之謂聖，❸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恕將還河北留别先生❹

先生抱道隱墻東，心迹兼忘出處通。圯下每慙知孺子，牀前曾憶拜龐公。已將目擊存微妙，直把神交寄始終。此日離違限南北，蕭蕭班馬正依風。

和邢和叔學士見别

世路如何若大東，相逢不待語言通。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黄石公。講道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此篇與卷十一《仁聖吟》重出。
❸ 「盡」，卷十一重出詩作「體」。
❹ 此篇《道藏》本無。

污隆無巨細，語時興替有初終。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勿輕爲西晉風。

擊壤吟

人言別有洞中仙，洞裏神仙恐妄傳。若俟靈丹須九轉，必求朱頂更千年。長年國裏花千樹，安樂窩中樂滿懸。有樂有花仍有酒，却疑身是洞中仙。

春去吟

好物足艱難，都來數日間。既爲風攪撓，又被雨摧殘。富貴醉初醒，神仙夢乍還。遊人不知止，依舊倚朱欄。

南園花竹

花行竹逕緊相挨，每日須行四五迴。因把花行侵竹種，且圖竹逕對花開。花香遠遠隨衣袂，❶竹影重重上酒盃。誰道山翁少温潤，這般紅翠却長偎。

再答王宣徽

自有吾儒樂，人多不肯循。以禪爲樂事，又起一重塵。

❶「袂」，宋墓本作「服」。

又

大達誠無礙，人人自有家。假花猶入念，何者謂真花。

蒼蒼吟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又作「叫」。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❶

林下五吟❷

真工造化豈容私，拙者爲謀亦甚微。安樂窩深初起後，太和湯釅半醺時。長年國裏籃舁往，永熟鄉中杖策歸。身似升平無一事，數莖髮白任風吹。

老年軀體素温存，❸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閑偃仰，四支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凉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裀。誰道山翁拙於用，❹也能康濟自家身。

有物輕醇號太和，半醺中最得春多。

❶「者」，宋墓本作「門」。
❷此篇第二首宋墓本題作「出安樂窩」，第三首題作「太和湯」，第五首題作「永熟鄉」。
❸「素」，原作「索」，據宋墓本改。
❹「誰」，宋墓本作「盡」。

靈丹換骨還如否，❶白日升天似得麽。儘快意時仍起舞，到忘言處只謳歌。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

相招相勸飲流霞，鬢亂秋霜髮亂華。所記莫非前甲子，凡經多是老官家。共誇今日重孫過，更説當時舊事呀。言語丁寧有情味，後生無笑太周遮。

生來未始事田疇，無歲無時長有秋。隨分盃盤俱是樂，等閑池館便成遊。風花雪月千金子，水竹雲山萬户侯。欲俟河清人壽幾，兩眉能着幾多愁。

安樂窩中自訟吟❷

不向紅塵浪着鞭，唯求寡過尚無緣。虚更蘧瑗知非日，謬歷宣尼讀《易》年。髮到白時難受彩，心歸通後更何言。至陽之氣方爲玉，猶恐鑽磨未甚堅。

花庵詩二章拜呈堯夫

光

自然天物勝人爲，萬葉無風碧四垂。猶恨簪紳未離俗，荷衣蕙帶始相宜。

洛陽四時常有花，雨晴顔色秋更好。誰能相與共此樂，坐對年華不知老。

---

❶「如」，宋墓本作「知」。

❷此題宋墓本作「出安樂窩」。

和君實端明花庵二首

不用丹楹刻桷爲，[1]重重自有翠陰垂。後人繼取天真意，種蒔增華非所宜。

庵後庵前盡植花，花開番次四時好。主人事簡常燕休，不信歲華能撰老。

伊川擊壤集卷之八

[1] 「桷」，原作「桶」，據《四庫》本改。

伊川擊壤集卷之九

六十二吟❶

行年六十二康强，況復身居永熟鄉。美景良辰非易得，❷淺斟低唱又何妨。無涯歲月難拘管，❸有限筋骸莫毀傷。❹多少英豪弄才智，大曾經過惡思量。

林下局事吟

閑人亦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一事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晚風觀柳。❺一事對皓月吟詩，一事留佳賓飲酒。從事于兹二十年，欲求同列誰能否。

依韻和吴傳正寺丞見寄

五十年來讀舊書，世間應笑我迂疏。因思偶女忘今古，遂悟輪人致疾徐。道業未醇誠可病，生涯雖薄敢言虚。時和受賜已多矣，安有胸中不晏如。

延福坊李太博乞園池詩

宣威十九次高牙，弈葉功臣舊將家。

❶「二」下，蔡本有「歲」字。
❷「美景良」，《叢刊》本作「道德生」。
❸「拘」，蔡本作「收」。
❹「筋」，《叢刊》本作「形」。
❺「一事」，《叢刊》本作「興逢」。

清世辭榮歸里第，❶白頭行樂過年華。盃盈香醑浮春水，曲度新聲出靚花。如此園池如此壽，兒孫滿眼慶無涯。

金玉吟

良金美玉信難偕，好物其來最受埋。盜跖免兵非積善，❷仲尼無土反成猜。中孚既若須爲信，❸一云「能成信」。无妄因何却有災。莫若致之爲外事，❹心源可樂是昭迴。

夏日南園

夏木無重數，森陰翠樾低。相呼百禽語，太半是黄鸝。

謝甯寺丞惠希夷罇

仙掌峰巒峭不收，希夷陳圖南也。去後遂無儔。能斟時事高擡手，善酌人情略撥頭。畫虎不成心尚在，悲麟無應淚橫流。悟來不必多言語，贏得清閑第一籌。

花庵獨坐呈堯夫先生❺

光

荒園才一畝，意足以爲多。雖不居丘

❶「世」，宋墓本作「節」，「里第」作「第里」。
❷「積善」，蔡本作「不幸」。
❸「須爲信」，蔡本作「能通信」。
❹「莫若」，蔡本作「都與」。
❺此篇《道藏》本、《四庫》本無。

壑，嘗如隱薜蘿。忘機林鳥下，極目塞鴻過。爲問市朝客，紅塵深幾何。

和君實端明花庵獨坐

靜坐養天和，其來所得多。眈眈同又作「殊」。厦宇，密密引藤蘿。忘去貴臣度，能容野客過。繫時休戚重，終不道如何。

依韻和宋都官惠櫻拂子

洛邑從來號別都，能容無狀久安居。衆蚊多少成雷處，一拂何由議掃除。

同王勝之學士轉運賞西園芍藥

此物揚州素所聞，今于洛汭特稱珍。❶雅知國色善移物，更着天香暗結人。欲殿群芳仍占夏，得專奇品不須春。日斜立馬將歸去，再倚朱欄看一廵。

戲謝富相公惠斑筍三首

名園不放過鵶飛，相國如今遂請時。鼎食從來稱富貴，更和花笋一兼之。

承將大笋來相詫，小圃其如都不生。雖向性情曾着力，奈何今日未能平。

應物功夫出世間，豈容人可强躋攀。我儂自是不知量，培塿須求比泰山。

❶「今于」，宋摹本作「移來」。

答李希淳屯田

逢時雖出欲胡爲，其那天資智識微。弊性止堪同蠖屈，薄才安敢望鵬飛。長因訪舊歡無極，每爲尋幽暮不歸。花愛半開承露看，奈何花上露沾衣。

苔　錢

一雨一番新，非關鼓鑄頻。縱多難贈客，便失不猜人。遍地未爲富，滿階那濟貧。買愁須有爲，酤酒斷無因。散處如籌計，重時似索陳。不能賙己急，何暇更賙親。

種　穀　吟

農家種穀時，種禾不種莠。奈何禾未榮，而見莠先茂。莠若不誅鋤，禾亦未成就。又況雨霈時，霑及恩一溜。

贈堯夫先生❶

光

家雖在城闕，蕭瑟似荒郊。遠去名利窟，自稱安樂巢。雲歸白石洞，鶴立碧松梢。得喪非吾事，何須更解嘲。

❶ 此篇《道藏》本無。

和君實端明見贈

曾不見譊譊，城中類遠郊。雖無千里馬，却有一枝巢。月出雲山背，風來松竹梢。頽然何所得，豈復避人嘲。

別一章改韻同五詩呈堯夫先生❶

光

家雖在城闕，蕭瑟似山阿。遠去利名窟，自稱安樂窩。雲歸白石洞，鶴立碧松柯。得喪非吾事，何須更寤歌。

秋夜

浮雲一消散，星斗粲長天。碧蘚墜丹果，清香生白蓮。體涼猶衣葛，耳静已無蟬。坐久群動息，秋空唯寂然。

平日遊園常策笻杖秋來發篋復出貂褥二物皆景仁所貺睹物思人斐然成詩

笻杖攜已久，貂褥展猶新。❷漸染岷山雪，拂除京國塵。危扶醉歸路，穩稱病來身。賴此齋中物，時如見故人。

雲

晴空碧於水，那得片雲飛。映日成丹鳳，隨風變白衣。去來皆絶迹，隱顯兩忘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褥」，原作「耨」，據元刊本、《叢刊》本改。

機。天理誰能測，終然何所歸。

閑來

閑來觀萬物，在處可逍遥。魚爲貪鈎得，蛾因赴火焦。碧梧飢鸑鷟，白粒飽鷦鷯。帶索誰家子，行歌復采樵。

花庵多牽牛清晨始開日出已瘁花雖甚美而不能留賞

望遠雲凝岫，粧餘黛散鈿。縹囊承曉露，翠蓋拂秋煙。嚮慕非葵比，雕零在槿先。才供少頃玩，空廢日高眠。

和秋夜

久畏夏暑日，喜逢秋夜天。急雨過脩竹，凉風摇晚蓮。豈謂敗莎蛩，能繼衰柳蟬。安得九臯禽，清唳一灑然。

和貂褥笻杖二物皆范景仁所惠

君子亦保物，保故不保新。笻生蜀部石，貂走陰山塵。善扶巇嶮路，能暖瘦羸身。行坐不可捨，常如覩斯人。

和雲

萬里幙四垂，一片雲自飛。祇知根抱石，不爲天爲衣。既來曾無心，却去寧有

機。未能作霖雨，安用帝鄉歸。

和閑來

以身觀萬物，萬物理非遥。馬爲乘多瘦，龜因灼苦焦。能言謝鸚鵡，易飽過鷦鷯。伊洛好煙水，願同漁與樵。

和花庵上牽牛花

葉鬧深如幄，花繁翠似鈿。瀼瀼零曉露，羃羃蔽晴煙。謝既成番次，開仍有後先。主人凝佇苦，長是廢朝眠。

寄三城舊友衛比部二絶

雖老未龍鍾，籬邊菊滿叢。乍涼天氣好，里閈正過從。

景好身還健，天晴路又乾。小車芳草軟，又作「穩」。處處是清歡。

秋日登石閣❶

初晴僧閣一凭欄，風物凄涼八月間。欲盡上層嘗脚力，更於高處看人寰。秋深天氣隨宜好，老後心懷只愛閑。爲報遠山休斂黛，這般情意久闌珊。

❶「秋日」，《四庫》本作「霽」。

堯夫先生示秋霽登石閣之句病中聊以短章戲答❶

弼

高閣岧嶤對遠山，雨餘愁望不成歡。擬將斂黛强消遣，却是幽思苦未闌。來詩斷章云：「爲報遠山休斂黛，這般情意久闌珊。」

和堯夫先生秋霽登石閣

光

飛簷危檻出林端，王屋嵩丘咫尺間。獨愛高明遊佛閣，豈知憂喜滿塵寰。目窮莽蒼纖毫盡，身得逍遥萬象閑。暇日登臨無厭數，悲風殘葉已珊珊。先生冬夏俱不出。

行至龍門先寄堯夫先生

復圭

碧洛青嵩刮眼明，馬頭次第似相迎。天街高士還知否，好約南軒醉一觥。

和李審言龍圖行次龍門見寄

萬里秋光入坐明，交情預喜笑相迎。菊花未服重陽過，如待君來泛巨觥。

風月吟

涼風無限清，良月無限明。清明不我

---

❶ 以下三首和詩，《道藏》本無。

捨，長能成歡情。終朝三褫辱，晝日三接榮。榮辱不我預，何復能有驚。

贈富公

天下繫休戚，世間誰擬倫。三朝爲宰相，四海作閑人。❶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不知緣底事，見我却慇懃。

弄筆吟

人生所貴有精神，既有精神却不淳。弄假象真終是假，將勤補拙總輸勤。因飢得飽飽猶病，❷爲病求安安未真。人誤聖人人不少，聖人無誤世間人。

招司馬君實遊夏圃

雨霽景自好，秋深天未寒。可能乘興否，夏圃一盤桓。

和堯夫先生相招遊夏圃❸

光

野迥秋光滿，逕微朝露寒。登高與行遠，餘力尚桓桓。

❶「海」，原作「水」，據宋墓本改。
❷「猶病」，蔡本作「由拙」。
❸此篇《道藏》本無。

秋日雨霽閑望[1]

水冷雲踈霜意早，歲華雖晚黄花好。饒教四面遠山圍，[2]奈何一片秋光老。上天生物固無私，聖人餘事人難曉。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

四小吟簡陳季常

八月小春天，小花開且殷。晚來經小雨，遂使小車閑。

樂樂吟

吾常好樂樂，所樂無害義。樂天四時好，樂地百物備。樂人有美行，樂己行樂事。[3]此數樂之外，更樂微微醉。

誡子吟

善惡無佗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不害爲君子，迷復終歸作小人。良藥有功方利病，白圭無玷始稱珍。欲成令器須追琢，過失如何不就新。

聞少華崩

變化無蹤倏忽間，力迴天地不爲難。

[1] 此題蔡本作「秋懷吟」。

[2] 「遠」，蔡本作「遶」。

[3] 「行」，《叢刊》本、《道藏》本作「能」。

若教施展巨靈手，❶豈止軒騰少華山。❷六社居民皆覆没，❸九泉磐石盡飛翻。芻蕘一句能收采，堯舜之時自可攀。

自古吟

自古大聖人，猶以爲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求之不勝難，得之至容易。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

代書寄祖龍圖

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同遊。脱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不着閑愁。

寒夜吟

天加一上寒，我添一重被。不出既往言，不爲已甚事。責己重以周，與人不求備。唯是大聖人，能立無過地。

知幸吟

雞職有司晨，犬職在守禦。二者皆有功，一歸于報主。我飢亦享食，我寒亦受衣。如何無纖毫，功德補于時。

❶「施」，《道藏》本作「舒」。
❷「軒」，宋墓本作「掀」。
❸「六」，宋墓本作「七」。

趨嚮

捨我靈龜，觀我朵頤。背義從利，人無遠思。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既能圖大，小在其間。

不可知吟

犁牛生騂角，老蚌産明珠。人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事固不可知，物亦難其拘。一歸于臆度，義失乎精粗。

事急吟

旱極望雨意，病危思藥心。人人當此際，不待勸而深。

知人吟

事到急時觀態度，人于危處露肝脾。深心厚貌平時可，慎勿便言容易知。

言語吟

一語便喜處，千言益怒時。既因言語合，却爲語言離。

思患吟

緣飾近虚襟，虚襟後患深。療飢當用食，救旱必須霖。

人生一世吟❶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一百年，做得幾何事。又况人之壽，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强自生憔悴。❷

謝人惠石笋

誰將天柱峰，快刀割一半。泉漱痕微漬，雲抱色猶見。權門不能移，富室不能轉。則予何人哉，當閤君之獻。

十月二十四日早始見雪登白雲臺閑望亂道走書呈堯夫先生❸

弼

氣候隨時應，初寒雪已盈。乾坤一色白，山水萬重清。是處人煙合，無窮鳥雀驚。忻然不成下，連把玉罍傾。

奉和十月二十四日初見雪呈相國元老

壬子初逢雪，未多仍却晴。人間都變白，林下不勝清。寒士痛遭恐，窮民惡着

---

❶ 此題蔡本作「浮生吟」。

❷ 「强自生」，蔡本作「與物爭」。

❸ 此篇《道藏》本無。

驚。盃觴限新法，何故便能傾。

臺上再成亂道走書呈堯夫先生❶

弼

密雪終宵下，晨登百尺端。瑞光翻怯日，和氣不成寒。天末無纖翳，雲頭未少乾。四郊聞擊壤，農望已多歡。

和相國元老

崇臺未經慶，瑞雪下雲端。雖地盡成白，而天不甚寒。有年豐可待，盈尺潤難乾。畎畝無忘處，追蹤擊壤歡。

天津看雪代簡謝蔣秀才還詩卷

清洛接天去，寒雲貼地飛。人於橋上立，詩向雪中歸。

安樂窩中看雪

同雲漠漠雪霏霏，安樂窩中臥看時。初訝後園羅玉樹，却驚平地瑑瑶池。❷未逢寒食梨花謝，不待春風柳絮飛。酒放半醺簷半卷，此情無使外人知。❸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瑑」，蔡本作「際」。
❸「情」，蔡本作「常」。

又

滿目是瑤琚，貧家遂富如。許觀非許賣，宜慘不宜舒。醇釀裝醺後，重衾造暖餘。肯於人世上，造一作「還」。險較錙銖。

歲在癸丑年始七十正旦日書事❶

弼

人生七十古來稀，老杜詩云：「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今日愚年已及期。從此光陰猶不測，只應天道始相知。

又

親賓何用舉椒觴，已覺閑中歲月長。不學香山醉歌舞，只將吟嘯敵流光。

又

先聖明明許縱心，山川風月恣遊尋。此中若更論規矩，籍外閑人不易禁。

又

今年始是乞骸年，我向年前已掛冠。都爲君王憐久疾，肯教先去養衰殘。

❶ 此下四首，爲富弼見示邵雍的「正旦四絶」，《道藏》本無。

答富韓公見示正旦四絶熙寧六年

正旦四篇詩，緣忻七十期。請觀唐故事，未放晉公歸。

上元書懷❶

老去春無味，年年覺病添。酒因脾積斷，燈爲目痾嫌。勢位非其好，紛華久已厭。唯餘讀書樂，暖日坐前簷。

和君實端明

養道自安恬，霜毛一任添。且無官責咎，幸免世猜嫌。蓬户能安分，藜羹固不厭。一般偏好處，曝背向前簷。

安樂窩中四長吟

安樂窩中快活人，閑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❷一部書嚴驚鬼神。❸一炷香清沖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太平自慶何多也，❹唯願君王壽萬春。

安樂窩中詩一編

安樂窩中詩一編，自歌自詠自怡然。陶鎔水石閑勳業，銓擇風花静事權。意去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收」，宋墓本作「斂」。
❸ 「一部書嚴驚」，宋墓本作「一卷書囊壓」。
❹ 「也」，宋墓本作「少」。

乍乘千里馬，興來初上九重天。忺時更改三兩字，❶醉後吟哦五七篇。直恐心通雲外月，又疑身是洞中仙。銀河洶湧翻晴浪，玉樹查牙生紫煙。萬物有情皆可狀，百骸無病不能蠲。命題濫被神相助，得句謬爲人所傳。肯讓貴家常奏樂，❷寧慚富室賸收錢。若條此過知何限，因甚臺官獨未言。

安樂窩中一部書

安樂窩中一部書，號云《皇極》意何如。《春秋》禮樂能遺則，父子君臣可廢乎。浩浩羲軒開闢後，巍巍堯舜協和初。炎炎湯武干戈外，恟恟桓文弓劍餘。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音「霸」。大鋪舒。幾千百主出規制，數億萬年成楷模。治久便憂强跋扈，患深仍念惡驅除。才堪命世有時有，智可濟時無世無。既往盡歸閑指點，未來須俟別支梧。不知造化誰爲主，生得許多奇丈夫。

安樂窩中一炷香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且異緇黃徼廟貌，又殊兒女裛衣裳。中孚起信寧煩禱，无妄生灾未易禳。虛室清泠都是白，靈臺瑩靜別生光。觀風禦寇心方醉，對景一作「境」。顔淵坐正忘。赤水有珠涵造化，泥丸無物隔青蒼。生爲男子仍身健，時遇昌辰更歲穰。日月照臨功自大，君臣庇

❶「忺」，《四庫》本作「歡」。
❷「肯」，宋蓋本作「豈」。

蟾效何長。非又作「不」。徒聞道至於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安樂窩中酒一罇

安樂窩中酒一罇，非唯養氣又頤真。❶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❷何異君臣初際會，又同天地乍絪緼。❸醺酣情味難名狀，醞釀功夫莫指陳。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寄經綸。❹鳳凰樓下逍遥客，郟鄏城中自在人。高閣望時花似錦，小車行處草如茵。卷舒萬世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❺雨後静觀山意思，風前閑看月精神。這般事業權衡別，❻振古英雄一本作「豪」。恐未聞。

謝富相公見示新詩一軸

通衢選地半松筠，元老辭榮向盛辰。多種好花觀物體，每斟醇酒發天真。清朝將相當年事，碧洞神仙今日身。更出新詩二十首，其間字字敵陽春。

文章天下稱公器，詩在文章更不疎。到性始知真氣味，入神方見妙功夫。閑將歲月觀消長，静把乾坤照有無。辭比《離騷》更温潤，《離騷》其奈少寬舒。

❶「頤」，宋墓本作「怡」。
❷「都」，宋墓本作「俱」。
❸「又同」，宋墓本作「正如」。
❹「寄」，宋墓本作「記」。
❺「卷舒」至「雲水身」二句，宋墓本無。
❻「業」，宋墓本作「體」。

弼承索近詩復貺佳句輒次元韻奉和詩以語志不必更及乎詩也伏惟一覽而已❶

弼

出入高車耀搢紳，從來天幸喜逢辰。道孤常恐難逃悔，性拙徒能不失真。風雨坐生无妄疾，林泉歸作自由身。歲寒未必輸松柏，已見人間七十春。

賦分蕭條只自如，生平常向宦情踈。亡功每歎孤明主，得謝何妨作老夫。官品尚叨三事貴，世緣應信一毫無。病來髀肉消幾盡，尤覺陰陽繫慘舒。

安樂窩中好打乖吟

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年紀合挨排。重寒盛暑多閉户，輕暖初凉時出街。風月煎催親筆硯，鶯花引惹傍樽罍。問君何故能如此，祇被才能養不才。

和❷

弼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窩義。絶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以下至《二月六日登石閣》共八首和詩，《道藏》本無。

和　拱辰

安樂窩中名隱君，腹藏經笥富多聞。一廛水竹爲生計，三徑琴觴混世紛。婉晝舊嘗辭幕府，少微今已應星文。了心便是棲真地，何必煙霞卧白雲。

和　光

安樂窩中自在身，猶嫌名字落紅塵。醉吟終日不知老，經史滿堂誰道貧。長掩柴荆避寒暑，只將花卉記冬春。料非閑處打乖客，乃是清朝避世人。

和　尚恭

窩名安樂已詠諧，更賦新詩訟所乖。豈以達爲賢事業，自知安是道梯階。權門富室先藏跡，好景良朋亦放懷。應照先生純粹處，肯揮妙墨記西齋。

和　逵

安樂先生醉便歌，莊篇徒爾説焚和。有名有守同應少，無事無求得最多。勝處林泉供放適，清時風月助吟哦。能抛憂責忘勞外，不縱逍遥更待何。

和　顥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顔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妙墨多攜卷，天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❶德容猶足畏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　呂希哲

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遥混世塵。得志須爲天下雨，放懷聊占洛陽春。家無甔石賓常滿，論極錙銖意始新。任便終身臥安樂，一毫何費養天真。

二月六日登石閣　光

極目千里外，川原繡畫新。始知平地上，看不盡青春。

和君實端明登石閣

平地雖然遠，那知物物新。危樓一百尺，別有萬般春。

---

❶「談」，元刊本作「歎」。

二月六日送京醞二壺上堯夫❶

光

紅櫻零落杏花開，春物相催次第來。莫作林間獨醒客，任從花笑玉山頹。

和君實端明副酒之什

洛陽花木滿城開，更送東都雙榼來。遂使閑人轉狂亂，奈何紅日又西頹。

對花吟

春在花争好，春歸花遂殘。好花留不住，好客會亦難。酒既對花飲，花宜把酒看。如何更斟滿，乃盡此時歡。

依韻寄成都李希淳屯田

思君君未還，君戀蜀中官。白首雖知倦，清衷宜自寬。花時難得會，蚕市易成歡。莫歎歸休晚，生涯苦未完。

代書寄廣信李遵度承制

薊北更千里，漢唐爲極邊。奈何今境土，不復舊山川。虎帳兵家重，雕弓嗣子傳。佗年勒功處，無使後燕然。

---

❶ 此篇《道藏》本無。

自和打乖吟

安樂窩中好打乖，自知元没出人才。老年多病不服藥，少日壯心都已灰。庭草剗除終未盡，檻花擡舉尚難開。輕風吹動半醺酒，此樂直從天外來。

伊川擊壤集卷之九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

年老逢春十三首

年老逢春春莫猜，老年方自少年迴。人情少悦酒不解，天氣却寒花未開。❶堤外有風斜送柳，墻陰經雨半生苔。去年波水東流去，❷舊淥奈何新又來。

年老逢春春正妍，春妍况在禁煙前。纔寒却暖養花日，行雨便晴消酒天。❸進退罇罍宜有主，栽培桃李豈無權。清談已是歡情極，更把狂詩當管絃。

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况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囀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

年老逢春莫厭春，住家况復在天津。既將水竹爲生計，須與風花作主人。故宅費功除瓦礫，❹新畦加意種蘭薰。未知去此閑田地，何地更能容此身。

年老逢春始識春，春妍都恐屬閑身。能知青帝工夫大，肯逐後生撩亂頻。酒趁嫩醅嘗格韻，花承曉露看精神。大凡尤物難分付，造化從來不負人。

年老逢春春意多，波光誰染柳誰搓。池亭正好愛不徹，草木向榮情奈何。便把罇罍通意思，須防風雨害清和。千紅萬翠

❶「却」，宋墓本作「多」。

❷「去」，宋墓本作「處」。

❸「行」下，元刊本、《叢刊》本有「去聲」二字小注。

❹「費」，原作「廢」，據宋墓本改。

中間裏，似我閑人更有麽。

年老逢春春莫厭，春工慎勿致猜嫌。紅芳若得眼前過，白髮任從頭上添。雨後豔花零淚顆，風餘新月露眉尖。輕醇酒面斟來凸，舉盞長憂不易拈。

年老逢春春莫慳，春慳不當世難艱。四時只有三春好，一歲都無十日閑。酒盞不煩人訴免，花枝須念雨摧殘。却愁千片飄零後，多少金能買此歡。

年老逢春莫厭頻，更頻能見幾回春。❶須將酒盞强留客，却恐花枝解笑人。世態不堪新間舊，物情難免假疑真。誰云梁燕多言語，此箇深冤都未伸。

年老逢春興未收，願春慈造少遲留。❷既稱好事愁花老，須與多情秉燭遊。酒裏功勞閑汗馬，詩中罪過静風流。❸東君不奈人嘲戲，❹僝僽花枝惡未休。❺

年老逢春莫惜狂，惜狂無那興難當。園林恰到惡明媚，❻風雨便多閑中傷。花等半開宜速賞，酒聞纔熟便先嘗。大都美物天長惜，非是吾儕曲主張。

年老逢春春不任，不任緣被老來侵。一身老去惡足惜，滿眼春歸何處尋。紅日墜時風更急，落花流處水仍深。流鶯不悟芳菲歇，猶向枝頭送好音。

年老逢春認破春，破春不用苦傷神。身心自有安存地，草木焉能媚惑人。此日榮爲他日瘁，今年陳是去年新。世間憂喜

❶「見」，宋墓本作「得」。
❷「春」，宋墓本作「君」。
❸「罪過静」，宋墓本作「旨趣足」。
❹「嘲」，宋墓本作「調」。
❺「僝僽」，宋墓本作「以中」。
❻「惡」，《四庫》本作「恁」。

常相逐，多少酒能平得君。

和堯夫先生年老逢春三首❶

光

年老逢春春莫咍，朱顔不肯似春迴。酒因多病無心醉，花不解愁隨意開。荒徑倦遊從碧草，空庭慵掃任蒼苔。相逢談笑猶能在，坐時牽車陌上來。

年老逢春無用驚，對花弄筆眼猶明。不嫌貧舍舊來燕，喚起醉眠何處鶯。一僕相隨幅巾出，群童聚看小車行。人間萬事都捐去，莫遣胸中氣不平。

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岡。晴雲高鳥各自得，白日遊絲相與長。草色無情盡眼緑，林花多思襲人香。❷吾儕幸免簪裾累，痛飲閑吟樂未央。

崇德久待不至

光

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青洛遠縈迴。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

和司馬君實崇德久待不至

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回。請罰誤君凝竚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回。神仙一句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

❶ 此篇及下篇《崇德久待不至》原無，據元刊本補。

❷ 「襲」，《叢刊》本作「麗」。

別兩絶

樓外花深礙小車，難忘有德見思多。欲憑桃李爲之謝，桃李無言争奈何。

賞花高閣上，負約罪難回。若許將詩贖，❶何時不可陪。❷

春日登石閣

滿洛城中將相家，廣栽桃李作生涯。年年二月凭高處，不見人家只見花。

六十三吟

行年六十有三歲，齒髮雖衰志未衰。恥把精神虚作弄，❸肯將才力妄施爲。愁聞刮骨聲音切，悶見吹毛智數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陳希夷先生嘗有是言。❹

感事吟

古人不見面，止可觀其心。其心固無他，而多顧義深。今人不見心，止可觀其面。❺其面顧無他，而多顧利淺。顧義則利人，顧利則害民。利人與害民，而卒反其身。其身幸而免，亦須殃子孫。

❶「許」，宋墓本作「欲」。
❷「時」，宋墓本作「人」。
❸「恥」，原作「聅」，據元刊本、《叢刊》本改。
❹「陳希夷先生嘗有是言」，此九字注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❺「止」，元刊本、《叢刊》本作「正」。

偶書

天生萬物，各遂其一。唯人最靈，萬物能并。芝蘭芬芳，麒麟鳳凰。此類之人，鮮有不藏。狼毒野葛，梟鴆蛇蝎。此類之人，鮮有不孽。藏唯思安，孽唯思殘。日夜無息，相代于前。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俱能含養，始知廣大。

偶得吟

蛙蜢泥中走，鳳凰雲外飛。雲泥相去遠，自是難相知。

太和湯吟

二味相和就甆頭，一般收口效偏優。同斟秪却因無事，獨酌何嘗爲有愁。纔沃便從真宰辟，半醺仍約伏犧遊。人間盡愛醉時好，未到醉時誰肯休。

洗竹

歲寒松栢共經秋，叢剉無端蔽翳稠。遍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幹一齊留。應龍吟後聲能效，儀鳳來時功可收。未説其他爲用處，此般風格敢難儔。

天意吟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❶絶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説，到收功處更何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正在淵。

代書戲祖龍圖

祖兄同甲申，❷二十七日長。無怨可低眉，有歡能抵掌。交情日更深，道義久相尚。但欠書丹人，黄金八百兩。擇之葬其親也，書誌用予姓名。❸

把酒

把酒囑兒男，吾今六十三。處身雖未至，味道固無慚。世上榮都謝，林間樂尚貪。語其貪一也，且免世猜嫌。

對花❹熙寧七年❺

花枝照酒巵，把酒囑花枝。酒盡錢能買，花殘藥不醫。人無先酩酊，花莫便離

---

❶「暗」，宋墓本作「閑」。
❷「申」，原作「中」，據《叢刊》本、《四庫》本改。
❸「擇之」至「姓名」，此注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❹此題蔡本作「囑花吟」。
❺「熙寧七年」，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披。慢慢對花飲，況春能幾時。

四道吟

天道有消長，地道有險夷。人道有興廢，物道有盛衰。興廢不同世，盛衰不同時。奈何人當之，許多喜與悲。

林下吟

林下一般奇，俗人那得知。乍圓明月夜，纔放好花枝。美酒未斟滿，佳賓莫放歸。世間優我輩，幸有這些兒。

春陰❶

日日是春陰，春陰又復沈。養花雖有力，愛月豈無心。月滿方能看，花開始可吟。奈何花與月，殊不諒人深。

花好難久觀，月好難久看。花能五七日，月止十二圓。❷圓時仍齟齬，開處足摧殘。風雨尋常事，人心何不安。

囑花吟

把酒囑花枝，花枝亦要知。花無十日盛，人有百年期。據此銷魂處，寧思中酒時。若非詩斷割，❸難解一生迷。

❶ 此題蔡本作「花月吟」。
❷ 「二」，宋墓本作「五」。
❸ 「若非詩斷割」，蔡本作「若無詩斷送」。

懶起吟

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
擁衾側卧未忺起，簾外落花撩亂飛。

感事吟

君子小人正相反，上智下愚誠不移。
野葛根非連靈芝，奈何生與天地齊。

三惑

老而不歇是一惑，安而不樂是二惑。
閑而不清是三惑，三者之惑自戕賊。

四喜

一喜長年爲壽域，二喜豐年爲樂國。
三喜清閑爲福德，四喜安康爲福力。

何如吟

立身須作真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
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

問春吟

自古言花須説鶯，鶯花本合一時行。
因何花謝鶯纔至，浪得鶯花相與名。輒欲問春春不應，私於蜂蝶有何情。流鶯不伏春辜負，啼了千聲又萬聲。

樓上寄友人

有客常輕平地春，夫春不得不云云。❶能安陋巷無如我，既上高樓還憶君。滿眼雲林都是緑，萬花煙瓦半來新。❷凭欄須是心無是，誰是凭欄無事人。

所失吟

所失彌多所得微，中間贏得一歔欷。人榮人悴乃常理，花謝花開何足追。偶爾相逢却相別，乍然同喜又同悲。只消照破多無事，何必區區更辯爲。

插花吟

頭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卮。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況復筋骸麤康健，那堪時節正芳菲。酒涵花影紅光溜，争忍花前不醉歸。

閑居吟

閑居須是洛中居，天下閑居皆莫如。文物四方賢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絶奇花畔持芳酹，最軟草間移小車。只有堯夫

❶「夫」，《四庫》本作「失」，似是。

❷「萬花煙瓦」，元刊本「花」作「家」，《叢刊》本作「萬家煇舞」。

負親舊，交親殊不負堯夫。

依韻和張子堅太傅

八載相逢恨未平，如何別酒又還傾。雖慙坦率殊多纇，却識清和玉有聲。處世當爲天下士，賞花須是洛陽城。也知今古真男子，造化工夫不易生。

還鞠十二著作見示共成詩卷

寫象丹青未易偕，丹青難寫象情懷。覽君十首詩三遍，勝我再遊鄉一回。故國不知新想望，家山如見舊崔嵬。功名時事人休問，只有兩行清淚揩。

樂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皇王帝伯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飛走草木類皆別，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時長平，樂與萬物同其榮。

喜春吟

春至已將詩探伺，春歸更用酒追尋。酒因春至春歸飲，詩爲花開花謝吟。花謝花開詩屢作，春歸春至酒頻斟。情多不是彊年少，和氣衝心何可任。

暮春吟

多情潘佑羨楊花，出入千家復萬家。少日壯心都失去，老年新事不知他。詩中罪過人多怨，酒裏功勞我自誇。猶有一般牢落處，交親太半在天涯。

和王中美大卿致政二首

等候人間七十年，便如平子賦歸田。知時所得誠多矣，養志其誰曰不然。況有林泉情悦樂，却無官守事拘牽。小車近日曾馳謁，正值夫君春晝眠。❶

自古有才思奮飛，夫君何故獨知時。平生懷抱未少屈，盛世掛冠良得宜。人格柳搖風細細，壓春花笑日遲遲。傳呼震地門前過，更不令人問是誰。

和北京王郎中見訪留詩❷

車從賞春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殞霜奈何重，今歲花開徒有聲。❸既辱佳章仍墜刺，寧無累句代通名。天之才美應自惜，❹料得不爲時虚生。❺

喜樂吟

生身有五樂，居洛有五喜。人多輕習

❶「眠」，原作「眼」，據元刊本、《叢刊》本改。
❷此題蔡本作「和王仲賢吟」。
❸「花開」，蔡本作「開花」。
❹「才美」，蔡本作「美才」。
❺「虚生」，蔡本作「虚名」。

常，殊不以爲事。吾才無所長，吾識無所紀。其心之泰然，奈何能了此。一樂生中國，二樂爲男子，三樂爲士人，四樂見太平，五樂聞道義。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體。

歡喜吟

歡喜又歡喜，喜歡更喜歡。吉士爲我友，好景爲我觀。美酒爲我飲，美食爲我餐。此身生長老，盡在太平間。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爲時。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興，出用小車兒。

一室吟❶

一室可容身，四時長有春。❷何嘗無美酒，未始絶佳賓。洞裏賞花者，君實也，宅中有洞。❸天邊泛月人。君貺也，宅中有樓。❹相逢應有語，笑我太因循。

❶此篇前四句與卷八《一室吟》重出。
❷「有」，卷八《一室吟》作「若」。
❸「君實也宅中有洞」，此注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❹「君貺也宅中有樓」，此注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正月二十六日獨步至洛濱偶成二詩呈堯夫先生❶

光

拜表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
紫花金帶盡脱去，便是林間一野夫。

草軟波晴沙路微，❷手攜筇竹着深衣。
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

依韻和君實端明洛濱獨步

冠蓋紛華塞九衢，❸聲名相軋在前呼。
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

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
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又却飛。

雨後天津獨步

洛陽宮殿鎖晴煙，唐漢以來書可傳。
多少升沉都不見，空餘四面舊山川。

春色

去歲春歸留不住，今年春色來何處。
洛陽處處是桃花，小車漸轉東街去。

❶ 此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❷ 「晴」，《四庫》本作「晴」。據《温國文正公文集》卷十二（《四部叢刊》影宋紹興本），當作「清」。

❸ 「華」，原作「紛」，據宋墓本、元刊本改。

太平吟

天下太平日，人生安樂時。更逢花爛漫，争忍不開眉。

禁烟留題錦屏山下四首

滿川桃李弄芳研，不忍重爲風所殘。忍使一年春遂去，儘凭高處與盤桓。

寒食風煙錦屏下，凭高把酒興何如。滿川桃李方妍媚，不忍重爲風破除。

無涯桃李待清明，經歲方能開得成。不念化工曾著力，狂風何故苦相凌。

春半花開百萬般，東風近日惡摧殘。可憐桃李性温厚，吹盡都無一句言。

兩歲錦屏之遊不克見鄭令因以寄之

歲歲群芳正爛開，錦屏山下賞春來。兩年不得陪仙躅，洞裏仙人出未回。

東軒前添色牡丹一株開二十四枝成二絶呈諸公❶

牡丹一株開絶倫，二十四枝嬌娥羣。天下唯洛十分春，邵家獨得七八分。

牡丹一株開絶奇，二十四枝嬌娥圍。滿洛城人都不知，邵家獨占春風時。

❶「二絶」，元刊本、《叢刊》本作「兩絶」。

酬堯夫招看牡丹❶

光

君家牡丹深淺紅，二十四枝爲一叢。不唯春光占七八，才華自是詩人雄。

君家牡丹今盛開，二十四枝爲一栽。主人果然青眼待，正忙亦須偷暇來。少選當與景仁上謁。

花時阻雨不出

三月洛城春半時，鞦韆未拆楊花飛。小車不出閑春泥，亂紅翻處流鶯啼。

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職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滿天下士情能接，遍洛陽園身可遊。行己當行誠盡處，看人莫看力生頭。因思平地春言語，使我嘗登百尺樓。❷司馬君實有詩云：「始知平地上，看不盡青春。」❸

安樂窩中事事無，唯存一卷伏犧書。倦時就枕不必睡，忺後攜笻任所趨。准備點茶收露水，隄防合藥種魚蘇。苟非先聖開蒙吝，幾作人間淺丈夫。

安樂窩中弄舊編，舊編將絶又重聯。

❶ 此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❷ 「嘗」，宋墓本作「須」。
❸ 「司馬君實」至「青春」，此段注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燈前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有主山河難占籍，無争風月任收權。閑吟閒詠人休問，此箇工夫世不傳。

安樂窩中萬户侯，良辰美景忍虚休。已曾得手春深日，更欲放懷年老頭。❶曉露重時花滿檻，暖醅浮處酒盈甌。聖人喫緊些兒事，❷又省工夫又省憂。

安樂窩中春夢回，畧無塵事可裝懷。輕風一霎座中過，遠樂數聲天外來。❸日影轉時從杖履，花陰交處傍罇罍。人間未若吾鄉好，又況吾鄉多美才。

安樂窩中春不虧，山翁出入小車兒。水邊平轉緑楊岸，花外就移芳草堤。明快眼看三月景，康强身歷四朝時。鳳凰樓下天津畔，仰面迎風倒載歸。

安樂窩中三月期，老來纔會惜芳菲。自知一賞有分付，❹誰讓萬金無孑遺。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未知。

安樂窩中春暮時，閉門慵坐客來稀。蕭蕭微雨竹間霽，嘒嘒翠禽花上飛。好景盡將詩記録，歡情須用酒維持。自餘身外無窮事，皆可掉頭稱不知。

安樂窩中甚不貧，中間有榻可容身。儒風一變至於道，和氣四時長若春。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唯人與日不相遠，過此何嘗更語真。

安樂窩中設不安，畧行湯劑自能痊。居常無病不服藥，就使有災宜俟天。理到

❶「放懷」，《叢刊》本作「披衣」。
❷「喫緊」，《叢刊》本作「喜得」。
❸「遠樂數聲」，《叢刊》本作「安樂窩中」，《四庫》本作「此樂直從」。
❹「付」，宋墓本作「寸」。

味時須索講，情於盡處更何言。自餘虛費閑思慮，都可易之爲晝眠。

安樂窩中春欲歸，春歸忍賦送春詩。雖然春老難牽復，却有夏初能就移。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人能知得此般事，焉有閑愁到兩眉。又云：「安樂窩中三月期，老年纔會惜芳菲。酒防酩酊須生病，花恐離披遂便飛。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離披酩酊惡滋味，不作歡欣只作悲。」❶

生爲男子偶昌辰，安樂窩中富貴身。大字寫詩誇壯健，小杯飲酒惜輕醇。❷山川澄凈初經雨，草木暄妍正遇春。造化工夫精妙處，都宜分付與閑人。

安樂窩中雖不拘，不拘終不失吾儒。輕醇酒用小盞飲，豪壯詩將大字書。花木暄妍春雨後，山川澄凈九秋餘。閑中意思長多少，❸無忝人間一丈夫。

奉和安樂窩吟❹

光

靈臺無事日休休，安樂由來不外求。細雨寒風宜獨坐，暖天佳景即閑遊。松篁亦足開青眼，桃李何妨插白頭。我以著書爲職業，爲君偷暇上高樓。

---

❶「又云」至「作悲」，此段注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❷「飲」，宋墓本作「斟」。

❸「思」，宋墓本作「似」。

❹此篇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食梨吟[1]

願君莫愛金花梨，[2]願君須愛紅消梨。金花紅消兩般味，一般顏色如烟脂。紅消食之甘如飴，金花食之先顰眉。[3]似此誤人事不少，[4]未食之前宜辯之。

依韻答王安之少卿

疊巘如屏四面開，可堪虛使亂雲堆。已曾同賞花無限，須約共遊山幾迴。未老秋光詩擁筆，乍涼天氣酒盈杯。輕風早是得人喜，更向芰荷深處來。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

[1]「吟」，原無，據元刊本、《叢刊》本補。
[2]「願」，宋墓本作「勸」。
[3]「顰」，宋墓本作「皺」。
[4]「事不少」，宋墓本作「多少事」。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一

上巳觀花思友人

上巳觀花花意穠，今年正與昔年同。當時同賞知何處，把酒猶能對遠風。

戲呈王郎中

近年好花人輕之，東君惡怒人不知。直與增價一百倍，滿洛城春都買歸。一株二十有四枝，枝枝皆有傾城姿。又恐冷地狂風吹，盛時都與籍入詩。予家有牡丹一株，名曰「添色紅」，開二十有四枝。

流鶯吟

遷喬固有之，出谷未多時。正嫩簧爲舌，初新金作衣。替花言灼灼，代柳説依依。柳外晚猶囀，花前曉又啼。啼多因雨過，囀少爲春歸。莫遣行人聽，行人路正迷。❶

善賞花吟

人不善賞花，只愛花之貌。人或善賞花，只愛花之妙。花貌在顔色，顔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

❶「路正」，宋墓本作「正路」。

善飲酒吟

人不善飲酒，唯喜飲之多。人或善飲酒，唯喜飲之和。飲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痾。飲和成醺酣，醺酣顔遂酡。

省事吟❶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❷柳静覺風微。❸但見花開謝，❹不聞人是非。❺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❻

一春吟

一春九十日，風雨占幾半。花好不成觀，心狂未能按。❼

舉世吟

舉世自紛紛，誰爲無事人。吾生獨何幸，卧看洛陽春。❽

春水吟

春水渌成波，成波無奈何。難將染佗物，止可染輕羅。

❶ 此題宋墓本作「過稀」。
❷ 「日」，蔡本作「晝」。
❸ 「微」，蔡本作「低」。
❹ 「見」，宋墓本作「看」。
❺ 「聞」，宋墓本作「言」，蔡本作「關」。
❻ 「歲」，宋墓本作「世」。
❼ 「按」，宋墓本作「安」。
❽ 「洛陽」，宋墓本作「洛城」。

春雨吟

春雨細如絲，如絲霡霂時。如何一霶霈，萬物盡熙熙。

可惜吟

可惜熙熙一片春，未多時節覓無因。❶眼前園苑知何限，只見鶯啼不見人。

簪花吟

簪花猶且强年少，訴酒固非伴小心。花好酒嘉情更好，❷奈何明日病還深。❸

春去吟❹

春去休驚晚，夏來還喜初。❺殘芳雖有在，得似綠陰無。

奉別堯夫先生承見留數刻漬梅酒磨沉水飲別聊書代謝❻

中師

磨湯漬酒重分攜，景霽風和二月時。

❶「未」，《叢刊》本作「不」。
❷「嘉」，宋墓本作「佳」。
❸「深」，宋墓本作「身」。
❹「吟」，宋墓本無。
❺「夏」，宋墓本作「秋」。
❻此篇《道藏》本無。

莫忘天津別君處，黃梅庭下半離披。

和大尹李君錫龍圖留別詩

多情大尹辭春去，正是群芳爛漫時。
自古英豪重恩意，群芳慎勿便離披。

走筆和君錫堯夫❶

先生洛社坐忘機，大尹朝天去佐時。
今日梅花浮別酒，青雲早晚重來披。光

答李希淳屯田三首

去歲嘗蒙遠寄詩，當時已歎友朋希。
如今存者殆非半，不縱歡遊待幾時。

竹間水際情懷好，月下風前意思多。
洛社過從無事日，非吾數輩更誰何。

胸中日月時舒慘，筆下風雲旋合離。
老去無成尚如此，不知成後更何爲。

箋年老逢春八首❷

年老逢春春莫疑

箋云：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且無形可見，只有意能知。

老年纔會惜芳菲

箋云：一歲正榮處，三春特盛時。是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八首」，《道藏》本作「詩」。

花堪愛惜，況見好花枝。

自知一賞有分付

箋云：群卉争妍處，奇花獨異時。東君深意思，亦恐要人知。

誰讓萬金無孑遺❶

箋云：白日偏催處，黄金欲盡時。侈心都用了，始得一開眉。

美酒飲教微醉後

箋云：瓮頭噴液處，盞面起花時。有客來相訪，通名曰伏犧。

好花放到半開時❷

箋云：風輕如笑處，露重似啼時。只向笑啼處，濃香惹滿衣。

這般意思難名狀

箋云：陰陽初感處，天地未分時。言語既難到，丹青何處施。

只恐人間都未知

箋云：酒到醺酣處，花當爛漫時。醺酣歸酩酊，爛漫入離披。

謝彦國相公和詩用醉和風雨夜深歸

道堂閑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

初上小車人已静，醉和風雨夜深歸。

❶「萬」，《道藏》本作「千」。

❷「放」，《叢刊》本作「看」。

謝君實端明用只將花卉記冬春

有時自問自家身，莫是犧皇已上人。
日往月來都不記，只將花卉記冬春。

謝君貺宣徽用少微今已應星文

一字詩中義未分，少微今已應星文。
閑人早是無憑據，更與閑人開後門。

謝安之少卿用始知安是道梯階

窩名安樂直堪咍，臂痛頭風接續來。
恰見安之便安樂，始知安是道梯階。

謝開叔司封用無事無求得最多

客問人間事若何，堯夫對曰不知佗。
居林之下行林下，無事無求得最多。

謝伯淳察院用先生不是打乖人

經綸事業須才者，燮理功夫有巨臣。
安樂窩中閑偃仰，焉知不是打乖人。

自謝用此樂直從天外來

得自苦時終入苦，❶來從哀處卒歸哀。

❶「入」，蔡本作「日」。

既非哀苦中間得，❶此樂直從天外來。❷

别謝彦國相公三首

和詩韓國老，見比似宣尼。引彼返魯事，指予來西畿。又作「遷洛時」。日星功共大，麋鹿分同微。華衮承褒借，將何答所知。

仲尼天縱自誠明，造化功夫發得成。見比當初歸魯事，堯夫才業若爲情。

嘗走狂詩到座前，座前仍是洞中仙。無涯風月供才思，清潤何人敢比肩。

别謝君實端明

曹王八斗才，今日爲余催。錦繡佳章裏，芝蘭秀句開。煩痾熸軀體，溽暑爍樓臺。宜把君詩諷，清風當自來。

大字吟

詩成半醉正陶陶，更用如椽大筆抄。儘得意時仍放手，到凝情處略濡毫。魯陽却日功猶淺，宗慤乘風志未高。寫出太平難狀意，任佗天下頌功勞。

教子吟

爲人能了自家身，千萬人中有一人。雖用知如未知説，在乎行與不行分。該通始謂才中秀，傑出方名席上珍。善惡一何相去遠，也由資性也由勤。

❶「苦」，蔡本、《道藏》本作「樂」。

❷「從」，蔡本作「須」。

臂痛吟

先苦頭風已病軀，新添臂痛又何如。無妨把盞只妨拜，雖廢梳頭未廢書。不向醫方求效驗，唯將談笑且消除。大凡物老須生病，人老何由不病乎。

世上吟❶

世上偷閑始得閑，我生長在不忙間。❷光陰有限同歸老，風月無涯可慰顏。❸坐卧邊身唯水竹，登臨滿目但雲山。❹醉眠只就花陰下，轉破花陰夢始還。

逸書吟

丹山誰道鳳爲巢，筆下吾能見九包。逸句得時如虎變，大篇成處若神交。千端蜀錦新番樣，萬樹春華暖弄梢。天馬無蹤周八極，但臨風月鐙相敲。

旋風吟二首

安有太平人不平，人心平處固無争。碁中機械不願看，琴裏語言時喜聽。少日掛心唯帝典，老年留意只犧經。自知别得

❶ 此題蔡本作「偷閑吟」。
❷ 「長」，蔡本作「常」。
❸ 「可慰顏」，宋墓本作「每在懷」。「可」，蔡本作「獨」。
❹ 「但」，宋墓本作「俱」。

收功處，松桂隆冬始見青。

松桂隆冬始見青，[1]蒿萊盛夏亦能榮。光陰去後繩難繫，利害在前人必争。萬事莫於疑處動，[2]一身常向吉中行。人心相去無多遠，安有太平人不平。

又二首

近日衰軀有病侵，如何醫藥不求尋。軒前密葉自成幄，砌下黄花空散金。閑看蜜蜂收蜜意，静觀巢燕累巢心。非關天下知音少，自是堯夫不善琴。

自是堯夫不善琴，非關天下少知音。老年難做少年事，年少不知年老心。將養精神便静坐，調停意思喜清吟。如何醫藥不尋訪，近日衰軀有病侵。

頭風吟

近日頭風不奈何，未妨談笑與高歌。人才相去不甚遠，事體所争能許多。閉目面前都是暗，開懷天外更無佗。若由智數經營得，又有英雄善揣摩。[3]

答客吟[4]

説者從來太過乎，道須能卷又能舒。人間好事不常有，天下奇才何處無。年近縱心唯策杖，詩逢得意便操觚。快心亦恐

---

[1]「隆冬」，宋墓本作「冬來」。
[2]「疑處動」，宋墓本作「疑滯處」。
[3]「又」，元刊本、《叢刊》本作「大」。
[4]此題宋墓本作「旋風」。

詩拘束，更把狂詩大字書。

老去吟

老去無成不入時，中年養病只吟詩。因乘意思要舒放，肯把語言生事治。世上閑愁都一致，人間何務更能爲。❶攜笻晚步天津畔，爲報沙鷗慎勿飛。

行年六十有三歲，二十五年居洛陽。林靜城中得山景，池平坐上見江鄉。賞花長被盃盤苦，愛月屢爲風露傷。看了太平無限好，此身老去又何妨。

依韻和王安之判監少卿

人行一善已爲優，何況夫君百行修。曩日慈闈貪眷戀，多年宦路不追求。❷官纔少列宰清德，❸職異上庠尊白頭。洛社逾時阻相見，許多歡意却還休。

曉事吟

曉物情人爲曉事，知時態者號知人。知人失後却成害，曉事過時還不淳。

鮮歡吟

生不爭名與爭利，夫君何故鮮歡意。以道自重固有之，非理相干是無謂。白日升天恐虛傳，金貂換酒何曾醉。誰云憂撓

❶「爲」，宋墓本作「提」。
❷「宦」，宋墓本作「仕」。
❸「宰」，《道藏》本作「孤」。

大於山，亦是人間常底事。

病起吟

病作因循一月前，豈期爲苦稍淹延。朝昏飲食是難進，軀體虛羸不可言。既勸佳賓持酒盞，更將大筆寫詩篇。始知心者氣之帥，心快沉痾自釋然。

半醉吟

半醉上車兒，車兒穩碾歸。輕風迎面處，❶翠柳拂頭時。❷意若兼三事，情如擁九麾。這般閑富貴，料得没人知。

半醉小車行，❸世間無此榮。涼風迎面細，垂柳拂頭輕。意若兼三事，情如擁萬兵。❹這般閑富貴，料得没人争。

覽照吟

凌晨覽照見皤然，自喜皤然一叟仙。慷慨敢開天下口，分明高道世間言。雖然天下本無事，不那世間長有賢。自問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稱老林泉。

人壽吟

人壽百年間，其間多少難。予今六十三，何止于一半。骨瘦固非清，髮白豈謂

❶「輕」，蔡本作「涼」。
❷「翠」，蔡本作「細」。
❸「小」，蔡本作「上」。
❹「擁」，宋墓本作「百」。

筭。便化不爲夭，況且粗康健。❶

年老吟❷

身老太平間，❸身閑心更閑。非貴亦非賤，❹不飢兼不寒。❺有賓須置酒，❻無日不開顔。第一條平路，何人伴往還。

古琴吟

長隨書與棊，貧亦久藏之。碧玉琢爲軫，黄金拍作徽。典多因待客，弾少爲求知。近日僮奴惡，須防煑鶴時。

求信吟

始則求人信，有知有不知。既而求自信，人或多知之。❼今我不求信，何人更起疑。❽無可無不可，安往不熙熙。❾

蝎蛇吟

蛇毒遠于生，蝎毒近于死。蛇蝎雖不同，其毒固無異。蛇以首中人，蝎以尾用事。奈何天地間，畏首又畏尾。

---

❶「且」，宋墓本作「止」。
❷此題《四庫》本作「太平吟」。
❸「身」，宋墓本作「年」。
❹「貴」，宋墓本作「富」。
❺「兼」，宋墓本作「亦」。
❻「置」，宋墓本作「命」。
❼「人或」，蔡本作「天下」。
❽「起」，蔡本作「敢」。
❾「往」，蔡本作「在」。

自在吟

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1]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間，[2]自在獨堯夫。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3]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論詩吟

何故謂之詩，詩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不止鍊其辭，抑亦鍊其意。鍊辭得奇句，鍊意得餘味。[4]

爲善吟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5]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即事吟

事到患來頻，何由得任真。就新須果

[1]「數」，宋墓本作「八」。
[2]「間」，蔡本作「内」。
[3]「身安」，宋墓本作「寬心」。
[4]「餘」，蔡本作「遺」。
[5]「必」，宋墓本作「要」。

敢，從善勿因循。❶盜亦自有道，人而或不仁。義緣無定體，安處是行身。

偶得吟❷

日爲萬象精，人爲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太平。

靜坐吟

人生固有命，物生固有定。豈謂人最靈，❸不如物正性。或聞陰有鬼，善能致人死。致死設有由，死外何所求。又况人之命，繫天不繫佗。陰鬼設有靈，獨且奈天何。

靜樂吟❹

和氣四時均，何時不是春。都將無事樂，變作有形身。靜把詩評物，閑將理告人。雖然無鼓吹，此樂世難倫。❺

男子吟❻

欲作一男子，須了四般事。財能使人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矜，勢能使人

❶「勿」，元刊本、《叢刊》本作「莫」。
❷此題宋墓本作「治身」。
❸「最」，蔡本作「至」。
❹此題蔡本作「樂靜吟」。
❺「世」，宋墓本作「是」，蔡本作「一」。
❻此題宋墓本作「了身」。

倚。四患既都去，豈在塵埃裏。

望雨

盛夏久不雨，滿天下愁苦。安得一片雲，救取人間否。

久旱偶成雨，方喜慰愁苦。雖能斂塵土，不能救禾黍。

思義吟

小人固無知，唯以利爲視。君子固不欺，見得還思義。思義不顧死，見利或忘生。二者之所起，平之與不平。

金帛吟

金帛一種物，所用固不常。❶ 聘則謂之幣，賚則謂之將。貿則謂之貨，積則謂之藏。賂則謂之賄，竊則謂之贓。

盜伯吟

盜伯窺財物，其心不慮佗。取時唯恐少，敗後只嫌多。

盜伯窺財物，其心只慮添。安得取時貪，却似敗時嫌。

❶ 「不」，蔡本作「無」。

待物吟

待物莫如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分明。義理須宜顧，才能不用矜。世間閑緣飾，到了是虛名。

唐虞吟

天下目爲目，謂之明四目。天下耳爲耳，謂之達四聰。前旒與黈纊，所貴無近情。無爲無不爲，知此非虛生。

曝書吟

蟲蠹書害少，人蠹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如何。

兩犯吟

這般事業人難繼，此箇功夫世莫傳。窺牖知天乃常事，不窺牖見是知天。

憫旱

正要雨時須不雨，已成災處更成災。如何百穀欲焦爛，遍地止存蒿與萊。

無事吟

人間萬事若磨持，叢入枯榮利害機。祇有一般無對處，都如天地未分時。

閣上招友人

清風正藹如，小閣枕通衢。不欲久獨擅，能來同享無？

憶夢吟

心足而家貧，體疎而情親。開襟知骨瘦，發語見天真。

大筆吟

詩成大字書，意快有誰如。巨浪銀山立，風檣百尺餘。

酒喜小盃飲，詩忺大字書。不知人世上，此樂更誰如。

仁聖吟[1]

體道之謂聖，[2]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自慶吟

俗阜知君德，時和見帝功。況吾生長老，俱在太平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一

[1] 此篇與卷八《仁聖吟》重出，《道藏》本無此篇。

[2] 「體」，卷八《仁聖吟》作「盡」。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二

心耳吟❶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别有好乾坤？

幽明吟❷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夢中吟❸

夢裏常言夢，誰知覺後思。不知今亦夢，更説夢中時。

日中吟❹

日中爲噬嗑，交易是尋常。彼各不相識，何復更思量。

❶ 此篇與下篇《道藏》本無。
❷ 此題《叢刊》本作「人鬼吟」。
❸ 「吟」，《道藏》本無。
❹ 「吟」，《道藏》本無。

月到梧桐上吟❶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静，此景共誰言。❷

步月吟

林罅天尤碧，風餘月更明。人間無事日，得向此中行。

偶得吟

人間事有難區處，人間事有難安堵。有一丈夫不知名，静中只見閑揮麈。

答人吟

林下閑言語，何須更問爲。自知無紀律，安得謂之詩。

寄曹州李審言龍圖❸

曏日所云是，如今却是非。安知今日是，不起後來疑。

曏日所云我，如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

❶ 此題宋墓本作「獨坐」。
❷ 「共誰言」，宋墓本作「有誰憐」。
❸ 此題蔡本作「向日」。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思聖吟

不逢聖人時，不見聖人面。聖人言可聞，聖人心可見。

君子吟

君子存大體，小人無常心。於人不求備，受恩唯恐深。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人間。

感事吟

四海三江與五湖，只通舟楫不通車。往來無限安平者，❶豈是都由香一爐。

登石閣吟

一般情意惡難羈，長怕登高望遠時。今日凭欄異常日，幾迴將下又遲遲。

---

❶「安平」，《道藏》本作「平安」。

憶昔吟

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
苟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可必吟

可必人間唯善事，不由天地只由衷。
莫嫌效遠因而止，更勉其來更有功。

恍惚吟

恍惚陰陽初變化，氤氳天地乍迴旋。
中間些子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

謝君實端明詩

人説崑崙多美玉，世傳蒼海有明珠。
世傳人説恐無據，今我家藏乃不虛。

好勇吟❶

好勇能過我，當仁豈讓師。勇須仁以濟，仁必勇爲資。❷

莫如吟

親莫如父子，遠莫如蠻夷。蠻夷和亦

❶ 此題宋墓本作「感事」。
❷ 「必」，宋墓本作「以」。

至，父子失須離。

仁莫如父子，義莫如君臣。二者尚有失，自餘惡足論。

君臣守以義，父子守以仁。義失爲敵國，仁失爲路人。

里閈吟

里閈閑過從，太平之盛事。吾鄉多吉人，況與他鄉異。

太平之盛事，天下之美才。人間無事日，都向洛中來。

思友吟

欲見心無已，久違情奈何。雲煙雖咫尺，不得屢相過。

忠信吟

忠信于人最有情，平居非是鬼神輕。何須只在江湖上，患難切身然後行。

代簡答張淳秘校

老年前事怕追思，更見曾悲先德詩。却有斷章聊自慰，如今冢嗣弱於誰。

代簡謝尹處初先生

樂國久容人避乖，非窩何以狀清懷。則予豈敢窺高躅，天險能升不用階。

代簡謝王茂直惠酒及川牋

白羊玉屑誠佳物，臂痛頭風正苦時。酒放半醺詩思動，窗中何用更呼醫。

寄壽安令簿尉諸君

錦屏山下好安棲，花月風煙未改移。聞説近來長袖過，林前立馬儘多時。

知識吟❶

曾見方言識，曾聞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

人情吟

古事參今事，今人乃古人。只應情未浹，情浹自相親。

因何吟

梅因何而酸，塩因何而鹹？茶因何而苦，薺因何而甘？

天聽吟❷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此題宋墓本作「感事」。

遠，都只在人心。

白頭吟

五福雖難備，三殤却不逢。❶太平無事日，得作白頭翁。

天意吟

人能言語自能窺，天意無言人莫欺。莫道無言便無事，殆非流俗所能知。

謝壽安縣惠神林山牒

西南有山高崔嵬，亂峰圍遶如蓬萊。中間有地可容止，❷泉甘木茂無塵埃。諸君之意一何厚，協謀判給如風雷。天津八月水波定，便可乘查觀一迴。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見戲安之非是棄堯夫吟

安之殊不棄堯夫，亦恐傍人有厚誣。開叔當初言得罪，希淳在後説無辜。誚然情意都如舊，剗地盃盤又見呼。始信歲寒心未替，安之殊不棄堯夫。

小車吟❸

自從三度絶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大甃子中消白晝，❹小車兒上看青天。閑爲

❶「却」，宋墓本作「更」。
❷「止」，《叢刊》本、《四庫》本作「足」。
❸此題宋墓本作「不讀書」。
❹「晝」，《叢刊》本、《道藏》本作「日」。

水竹雲山主，静得風花雪月權。俯仰之間無所愧，[1]任他人謗似神仙。

晚步吟

晚步上陽堤，手攜筇竹枝。静隨芳草去，閑逐野雲歸。月出松梢處，風來蘋末時。林間此光景，能有幾人知。

接花吟

物爲萬民生，人爲萬物靈。人非物不活，物待人而興。男女天所生，夫妻人所成。天人相與外，率是皆虚名。[2]

答任開叔郎中昆仲相訪

竹影戰棊罷，閑思安樂窩。曠時稱不見，聯轡幸相過。寵莫兼金比，褒逾華衮多。從來有詩癖，使我遂成魔。

小春天

八月小春天，[3]如人强少年。偷生誠有謂，却老固無緣。既有神仙術，能迴草木妍。安知太平日，不得似堯天。

[1] 「間無所愧」，宋墓本作「中俱是樂」。
[2] 「是皆」，蔡本作「皆是」。
[3] 「八」，《四庫》本作「十」。

深秋吟

終歲都無事，四時長有花。小車乘興去，所到便如家。

中秋吟

中秋光景好，況復月團圓。大抵衆所愛，奈何兼獨難。天晴仍客好，酒美更身安。四者若闕一，不能成此歡。

同程郎中父子月陂上閑步吟

草軟沙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捼。❶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景好只知閑信步，朋歡那覺太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却恐賞心難便來。

題和❷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持几杖來。行處每容參極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心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色改，一樽聊爲晚凉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静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嘉日約重陪。

❶ 「捼」，《四庫》本作「萎」。

❷ 此篇《道藏》本無。

秋望吟

草色連雲色，山光接水光。危樓一百尺，旅鴈兩三行。

閑適吟

春看洛城花，秋翫天津月。夏披嵩岑風，冬賞龍山雪。

觀陳希夷先生真及墨跡

未見希夷真，未見希夷蹟。止聞希夷名，希夷心未識。

及見希夷蹟，又見希夷真。始知今與古，天下長有人。

希夷真可觀，希夷墨可傳。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

遊神林谷寄堯夫❶

山人有山未嘗遊，俗客遠來仍久留。白雲滿眼望不見，可惜宜陽一片秋。

光

答君實端明遊壽安神林

占得幽棲一片山，都離塵土利名間。四時分定所遊處，不爲移文便往還。

---

❶ 此篇《道藏》本無。

杏香花

客説河州事，經營杳未涯。訝予獨無語，貪嗅杏香花。

天津晚步

芝蓋久稀踈，暮雲空坱圠。千年舊都城，一片閑宫闕。禁籞尚連延，觚稜猶巀嶭。橋勢横雌霓，堤形偃初月。瀍澗岸已深，漢唐時既歇。危亭獨坐人，浪把興亡閲。

歡喜吟

日往月來，終則有始。半行天上，半下地底。照臨之間，不憂則喜。予何人哉，歡喜不已。

自作真贊

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丸謂太極。

奢侈吟

侈不可極，奢不可窮。極則有禍，窮則有凶。

多多吟

天下居常，害多于利。亂多于治，憂多

于喜。奈何人生，不能免此。奈何予生，皆爲外事。

畏愛吟

人有正性，事事皆齊。人無正性，事事皆隳。失于用恩，以非爲是。失于用威，以是爲非。恩威既失，畏愛何知。不知畏愛，何用恩威。喜怒不節，鮮不至斯。婦人男子，宜用戒之。

秋閣吟❶

秋閣一凭欄，人心何悄然。乾坤今歲月，唐漢舊山川。淡泊霜前日，蕭疎雨後天。丹青空妙手，此意有誰傳。

浮生吟

浮生曉露邊，且喜又添年。動悔須有悔，求全未必全。處人心上事，道物性中言。寰宇雖然廣，其誰曰不然。

力外吟

以少爲多，以無爲有。力外周旋，不能長久。

謝傅欽之學士見訪

長莫長于天，大莫大於地。天地尚有

❶「吟」，《道藏》本無。

極，自餘安足計。世態非一朝，人情止于是。以至立殊功，無非借巨勢。適會在其間，慎勿强生事。雖嚴似雪霜，無改如松桂。方惜久離闊，却喜由道義。相別二十年，猶能記憔悴。

賞雪吟

一片兩片雪紛紛，三盃五盃酒醺醺。此時情狀不可論，直疑天地纔絪縕。

答傅欽之

欽之謂我曰：詩欲多吟，不如少吟；詩欲少吟，不如不吟。我謂欽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芝蘭在室，不能無臭。金石振地，不能無聲。惡則哀之，哀而不傷。善則樂之，樂而不淫。

月陂閑步

因隨芳草行來遠，爲愛清波歸去遲。獨步獨吟仍獨坐，初涼天氣未寒時。

仲尼吟

仲尼生魯在吾先，去聖千餘五百年。今日誰能知此道，當時人自比于天。皇王帝伯中原主，父子君臣萬世權。河不出圖吾已矣，脩經意思豈徒然。

謝圓益上人惠詩一卷

覽公詩十首，起我意何多。似藥驅疑

疾，如茶滌睡魔。月當松皎潔，山隔水嵯峨。明日如無事，天津可再過。

自述二首❶

何者堪名席上珍，❷都緣當日得師真。是知佚我無如老，惟喜放懷長似春。得志當爲天下事，退居聊作水雲身。胸中一點分明處，不負高天不負人。

陸海卧龍收爪甲，遼天老鶴戢毛衣。難攀騏驥日千里，易足鷦鷯巢一枝。最好朋儕同放適，儘高臺榭與登躋。❸雲山勝處追尋遍，似我清閑更有誰。

答會計杜孝錫寺丞見贈❹

四方多善人，予善未毫分。有意空求志，無功漫愛君。閑行觀止水，靜坐看歸雲。老向太平裏，朝廷正右文。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二

❶ 此篇第二首元刊本無。
❷「何」，《道藏》本作「傳」。
❸「儘」，元刊本、《叢刊》本作「博」。
❹ 此篇元刊本無。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三

天津弊居蒙諸公共爲成買作詩以謝❶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❷七千來步平流水，❸二十餘家争出錢。❹嘉祐卜居終是僦，❺熙寧受券遂能專。❻鳳凰樓下新閑客，❼道德坊中舊散仙。❽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摇楊柳邊。陌徹銅駝花爛熳，堤連金谷草芊綿。❾青春未老尚可出，❿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⓫敢於世上明開眼，⓬會向人間别看天。⓭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⓮消得堯夫筆似椽。

❶ 此題宋墓本作「買園」。
❷ 「占」，宋墓本作「得」。
❸ 「七」，宋墓本作「三」，「平」作「通」。
❹ 「争出」，宋墓本作「輸俸」。
❺ 「卜居終是僦」，宋墓本作「經營方且住」。
❻ 「受券」，宋墓本作「居止」。
❼ 「新」，宋墓本作「安」。
❽ 「道德坊」，宋墓本作「郟鄏城」。
❾ 「陌徹」至「芊綿」兩句，宋墓本作「湯號太和須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
❿ 「老」，宋墓本作「謝」。
⓫ 「洞號」至「無權」兩句，宋墓本作「□□□時花灼灼，至疑情處草芊芊」。
⓬ 「明」，宋墓本作「閑」。
⓭ 「會」，宋墓本作「更」。
⓮ 「好」，宋墓本作「閑」。

同諸友城南張園賞梅十首 二首和長水李令子真韻。

東風一夜拆梅枝，舞蝶遊蜂都不知。
插了滿頭仍漬酒，任他人道拙於時。

折來嗅了依前嗅，重惜清香難久留。
多謝主人情意切，未殘仍許客重遊。

清香冷艷偏多處，猛雨狂風未有前。
賞意正濃紅日墜，如何既去遂經年。

紅日墜時情更切，玉山頹處興還深。
攀條時揀繁枝折，不插滿頭辜此心。

梅臺賞罷意何如，歸插梅花登小車。
陌上行人應見笑，風情不薄是堯夫。

酒中漬後香尤烈，笛裏吹來韻更清。
此韻此香來處好，此時消得一凝情。

春早梅花正爛開，生平不飲亦啣盃。
城南盡日高臺上，恰似江南去一迴。

梅花四種或黄紅，顔色不同香頗同。
更遠也須重一到，看看隨水又隨風。

五嶺雖多何足觀，三川縱少須重去。
臺邊況有數十株，仍在名園最深處。

人間好物尤宜惜，天下奇才非易得。
他日相逢他處時，始知此會重難覓。

答人吟❶

誰道閑人無事權，事權唯只是詩篇。
四時雪月風花景，都與收來入近編。

初春洛城梅開時，賞梅更吟梅花詩。
梅花雖開難遠寄，唯寄梅詩伸所思。

---

❶ 此篇第二首，宋墓本作「梅詩」。此題「吟」字，《道藏》本無。

依韻和君實端明惠酒

春風吹雪亂飄飖，林下如何更寂寥。
霜憲威稜正難犯，小人當貺是難消。

謝壽安簿寄錦幈山下所失剪刀

江夏尚能悲墜履，少原唯解泣遺簪。
一刀所失安足繫，不那久經人用心。

謝君實端明惠山蔬八品

八品山蔬盡藥萌，何山採得各標名。
山翁驚受霜臺貺，即命山妻親自烹。

謝君實端明惠牡丹

霜臺何處得奇葩，分送天津小隱家。
初訝山妻忽驚走，尋常只慣插葵花。❶

謝判府王宣徽惠酒

自得花枝向遠隣，只憂輕負一番春。
無何寵貺酒雙榼，少室山人遂不貧。

❶「葵」，宋墓本作「野」。

看花四絶句呈堯夫❶

光

洛陽相望盡名園，牆外花勝牆裏看。手摘青梅供按酒，何須一一具盃盤。

洛陽相識盡名流，騎馬遊勝下馬遊。乘興東西無不到，但逢青眼即淹留。

洛陽春日最繁華，紅緑陰中十萬家。誰道群花如錦綉，人將錦綉學群花。

南園桃李近方栽，澆水未乾花已開。山果野蔬隨分有，交遊不厭但頻來。

和君實端明洛陽看花

洛陽最得中和氣，一草一木皆入看。飲水也須無限樂，况能時復舉盃盤。

洛陽花木跨天下，吾輩遊勝庶士遊。重念東君分付意，忍於佳處不遲留。

洛陽交友皆奇傑，遞賞名園只似家。却笑孟郊窮不慣，一日看盡長安花。

南園一色栽桃李，春到且圖花早開。多謝主人情意厚，天津客不等閑來。

送酒堯夫先生因戲之❷

光

林下雖無憂可消，許由聞説掛空瓢。請君呼取孟光飲，共插花枝煑藥苗。前送牡丹、藥苗，堯夫皆有詩。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此篇《道藏》本無。

和君實端明送酒

大凡人意易爲驕，雙榼何如水一瓢。
亦恐孟光心漸侈，自兹微厭紫芝苗。

暮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
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依韻和鎮戎倅龔章屯田

十五年前初見君，見君情意便如親。
雖然林下無他事，不那心間思故人。萬物
比之論至底，丹誠到了總輸真。過從洛社
勝諸處，何日能來共卜隣。

安樂窩銘

安莫安于王政平，樂莫樂于年穀登。
王政不平年不登，窩中何由得康寧。

愁恨吟

城裏住煙霞，天津小隱家。經書爲事
業，❶水竹是生涯。恨爲雲遮月，愁因風損
花。恨愁花月外，何暇更知他。

悲喜吟

吴起初辭魏，張儀乍入秦。西河蒙惠

❶「經」，蔡本作「詩」。

久，南楚受欺頻。

善惡吟

君子學道則務本，小人見利則忘生。務本則非禮不動，見利則非賄不行。

所學吟

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脩，無學何異。

君子行

何者爲君子，君子固可修。是知君子途，使人從之遊。與義不與利，記恩不記讎。揚善不揚惡，主喜不主憂。

思省吟

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忘修整。❶

梁燕吟

物情誰道爾無知，秋去春來不失期。今歲新雛又成就，去時寧不重依依。

鄒田二忌

鄒田二忌不相能，買卜之言惡足明。利害傷真至于此，姓田人去恨難平。

❶ 「忘」，宋墓本作「不」。

孫龐二將

孫臏伏兵稱有法，龐涓鑽火一何愚。兵家詭詐盡如此，利害今人自不殊。

一言感人

爲女不嫁，爲士不官。齊人一言，田子辭焉。

四公子吟

時去三王，❶事歸五霸。七雄既争，四子乃詫。孟常居先，信陵居亞。平原居中，春申居下。

淳于髡酒諫

賜酒于君，飲不知味。執法在前，恐懼無既。當此之時，一斗而醉。宗族滿堂，既孝且悌。尊卑以親，少長以齒。當此之時，二斗而醉。賓之初筵，蹌蹌濟濟。獻酬百拜，升降有禮。當此之時，三斗而醉。里閈過從，如兄如弟。時和歲豐，情懷歡喜。當此之時，五斗而醉。朋友往還，講求道義。樂事賞心，登山臨水。當此之時，八斗而醉。男女雜坐，盃觴不記。燈燭明滅，衣冠傾圮。當此之時，一石亦醉。

❶「三王」，原作「二王」，據本卷《三王》篇和元刊本、《叢刊》本改。

東海有大魚

東海有大魚，罔罟無能近。碭然一失水，螻蟻得而困。

土木偶人

土木偶人，慎無相笑。天將大雨，止可相弔。

辨謗吟

田丹功蓋國，貂勃語迴君。謗者古來有，猶能殺九人。

三皇吟

三皇之世正熙熙，烏鵲之巢俯可窺。當日一般情味好，初春天氣早晨時。

五帝

五帝之時似日中，聲明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無如此，過此其來便不同。

三王

三王之世正如秋，權重權輕事有由。深谷爲陵岸爲谷，陵遷谷變不知休。

五伯

五伯之時正似冬，雖然三代莫同風。
當初管晏權輕重，父子君臣尚且宗。

七國

七國縱横事可明，蘇張得路信非平。
當初天下如何爾，市井之人爲正卿。

掃地吟

管晏治時猶有體，蘇張用處更無名。
三皇五帝從何出，掃地中原俟太平。

天人吟

犧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桓文尚可循。
事既不同時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

利害吟

兔犬俱斃，蚌鷸相持。田漁老父，坐而利之。

時吟

騏驥壯時，千里莫追。及其衰也，駑馬先之。時與事會，談笑指揮。時移事去，雖死奚爲。

二說吟

治不變俗，教不易民。甘龍之說，亦或可循。常人習俗，學者溺聞。商鞅之說，異乎所云。

言行吟

言不失仁，行不失義。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言與仁背，行與義乖。天且不祐，人能行哉。有商君者，賊義殘仁。爲法自弊，車分其身。始知行義脩仁者，便是延年益壽人。

治亂吟

財利爲先，筆舌用事。饑饉相仍，盜賊蜂起。孝悌爲先，日月長久。時和歲豐，延年益壽。

太平吟

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餉，死者得其葬。

商君吟

商鞅得君持法處，趙良終日正言時。

當其命令炎如火，[1]車裂如何都不知。[2]

能懷天下心

能懷天下心，肯了人間事。豈止求于今，求古亦未易。

始皇吟

并吞天下九千日，一統寰中十五年。坑血未乾高祖至，驪山丘壠已蕭然。

有妄吟

作僞少陰德，飾非多隱情。人心雖曖昧，天道自分明。手足既皆露，語言安足憑。

乾坤吟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

[1]「炎」，宋墓本作「嚴」。
[2]「車裂如何」，宋墓本作「君裂何如」。

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應龍吟

龍者陽類，與時相須。首出庶物，同遊六虚。能潛能見，能吸能呼。能大能小，能有能無。

何處是仙鄉❶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❷心下有清凉。静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别思量。

謝宋推官惠白牛

毛如霜雪眼如朱，耳角方齊三尺餘。狀異不將耕曠土，性馴宜用駕安車。水邊牧處龍能擾，月下牽時兔可驅。從此洛陽圖幍上，丹青人更著功夫。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六老詩仍見率成七❸

六老皤然鬢似霜，縱心年至又非狂。園池共避何妨勝，樽俎相歡未始忙。杖屨爛遊千載運，衣巾濃惹萬花香。過從見率

❶ 此題宋墓本作「安分」。
❷ 「冗長」，宋墓本作「俗事」。
❸ 「七」下，《四庫》本有「首」字。

添成七，況復秋來亦漸涼。

六老相陪卿與郎，閑曹饒却不清狂。過從無事易成樂，職局向人難道忙。煙柳嫩垂低更緑，露桃紅裛暖仍香。乘春醉卧花陰下，恰到花陰別是涼。

六翁誰讓少年場，老不羞人任意狂。同向静中觀物動，共於閑處看人忙。天心月滿蟾蜍動，水面風微菡萏香。肯信人間有憂事，新醅正熟景初涼。

六人相聚會時康，着甚來由不放狂。遍地園林同己有，滿天風月助詩忙。文章高摘漢唐艷，騷雅濃薰李杜香。水際竹邊閑適處，更無塵事只清涼。

六客同遊一醉鄉，又非流俗所言狂。追遊共喜清平久，唱和争尋警策忙。薦酒月陂林果熟，發茶金谷井泉香。千年松下麈談塵，襟袖無風亦自涼。

見率野人成七老，野人唯解野踈狂。編排每日清吟苦，趁辦遞年閑適忙。夏末喜嘗新酒味，春初愛嗅早梅香。問君何故須如此，不奈心頭一點涼。

林下狂歌不帖腔，帖腔安得謂之狂。小車行處鶯花鬧，大筆落時神鬼忙。門掩柴荆闤闠遠，墻開瓮牖薜蘿香。一般天下難尋物，洛浦清風拂面涼。

依韻和張静之少卿惠文房三物

文房三物品皆精，報謝愁無秀句成。欲狀升平在歌頌，奈何才不逮升平。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謝富相公詩

寵辱見多惡足驚，出塵還喜自誠明。

閑中氣象乾坤大，靜處光陰宇宙清。素業經綸無少愧，全功天地不虛生。野人何幸逢昌運，一百餘年天下平。

安樂窩前蒲柳吟

安樂窩前小曲江，新蒲細柳年年緑。眼前隨分好光陰，誰道人生多不足。

瓮牖吟

瓮破已甘棄，言收用有方。用時須藉口，照處便安牀。不假軒窗力，能迴日月光。清平卧其下，自可比犧皇。

人生長有兩般愁❶

人生長有兩般愁，愁死愁生未易休。或向利中窮力取，或于名上盡心求。多思唯恐晚得手，❷未老已聞先白頭。我有何功在人上，❸其間掉臂獨無憂。❹

自詠

天下更無雙，無知無所長。年顏李文爽，風度賀知章。靜坐多茶飲，閑行或道裝。傍人休用笑，安樂是吾鄉。

❶ 此題宋墓本作「省心」。
❷ 「唯」，宋墓本作「只」。
❸ 「在人」，《叢刊》本、《道藏》本作「居彼」。
❹ 「掉」，《道藏》本作「攘」。

中秋月

一年一度中秋夜，十度中秋九度陰。求滿直須當夜半，要明仍候到天心。無雲照處情非淺，不睡觀時意更深。徒愛古人詩句好，何堪千里共如今。

小車吟

春暖秋凉兼景好，年豐身健更時和。如茵草上輕輕碾，似錦花間慢慢拕。

晝夢

夢裏到鄉關，鄉關二十年。依稀新國土，隱約舊山川。身已煙霞外，人家道路邊。覺來猶在目，一餉但蕭然。

晚步洛河灘

晚步洛河灘，河灘石萬般。青黄有長短，大小或方圓。考彼多無數，求其用實難。琅玕在何處，止可使人歎。

和李文思早秋五首

一雨洗觚稜，三川氣象清。林風傳顥氣，木葉送商聲。忽忽蓮生的，看看菊吐英。太平時裏老，何以報虚生。

徑小新經雨，庭幽遍有苔。風前閑意思，階下静徘徊。不分筋骸老，難甘歲月催。時時藉芳草，賴有酒同盃。

王金秋已至，爍石景方闌。直養能希

孟，閑居肯讓潘。竹間風彗彗，松罅月團團。洛社多賢友，人人可共歡。

池畔拖垂柳，欄邊笑晚花。敗荷傾弊蓋，老檜露枯槎。歲暮驚時態，年高惜物華。東陵風未替，解憶故園瓜。

日脚雲微淡，林梢葉漸黃。可堪須變色，徹了爲侵霜。酒到難成醉，風來易得涼。老年何所欲，唯願且平康。

堯夫何所有

堯夫何所有，一色得天和。夏住長生洞，冬居安樂窩。鶯花供放適，風月助吟哦。竊料人間樂，❶無如我最多。❷

長憶乍能言

長憶乍能言，朝遊父母前。方行初下膝，既老遂華顛。在昔四五歲，于今六十年。却看兒女戲，又喜又潸然。

答友人❸

何者名爲善處身，非唯能武又能文。❹可行可止存諸己，或是或非繫在人。遍數古來賢所得，歷觀天下事須真。吉凶悔吝生乎動，剛毅木訥近於仁。易地皆然休計

❶「料」，蔡本作「得」。
❷「最」，蔡本作「取」。
❸此題宋墓本作「處身」。
❹「唯」，《道藏》本作「爲」。

較，不言而信省開陳。雖居蠻貊亦行矣，無患鄉閭情未親。

獨坐吟

天告自丁寧，人多不肯聽。四時皆有景，萬物豈無情。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誰能事閑氣，浪與世人争。

又

天意自分明，人多不肯行。鶯花春乍暖，風月雨初晴。静坐澄思慮，閑吟樂性情。誰能事閑氣，浪與世人争。

意未萌于心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慎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自適吟

郟鄏城中，鳳凰樓下。風月庭除，鶯花臺榭。時和歲豐，閑行静坐。朋好身安，清吟雅話。

老翁吟

皤然一老翁，凡百事皆慵。舊物不盡

記，故人難得逢。幽花渾在霧，❶殘夢半隨風。只且願天下，時和與歲豐。

鐵如意吟

此物鐵爲之，何嘗肯安持。長隨大甃子，永伴小車兒。擊碎珊瑚處，敲殘牙齒時。誰能學此輩，纔始入鞭笞。

道裝吟

道家儀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
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星辰。

道家儀用此巾衣，師外曾聞更拜誰。
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吾師。

安車麈尾道衣裝，里閈過從乃是常。
聞説洞天多似此，吾鄉殊不異仙鄉。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功夫自可尋。
若説衣巾便爲道，堯夫何者敢披襟。

四者吟

目時然後視，耳時然後聽。口時然後言，身時然後行。前不見厚禄，後不見重兵。推其義所在，安知利與名。

偶得吟

壯歲若奔馳，隨分受官職。所得唯錙銖，所喪無紀極。今日度一朝，明日過一夕。不免如路人，區區被勞役。

---

❶ 「渾」，宋墓本作「全」。

四事吟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公會、生會、廣會、醉會，大寒、大暑、大風、大雨。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閈閑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三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四

偶　書

美食無使饜，饜則不能受。善人無使倦，倦則不能久。

官小拜人喜，官高拜人恥。官職自外來，中心何若此。

才高命寡，恥居人下。若不固窮，非知道者。

賢德之人，所居之處。如芝如蘭，使人愛慕。凶惡之人，所居之處。如虎如狼，使人怕怖。

妻强夫殃，奴强主殃，臣强君殃。尾大于身，冰堅于霜。辨之不早，國破家亡。

王勝之諫議見惠文房四寶内有巨硯尤佳因以謝之

銅雀或常聞，未嘗聞金雀。始愧林下人，識物不甚博。金雀出何所，必出自靈嶽。剪斷白雲根，分破蒼岑角。既爲之巨硯，遂登于綸閣。水貯見温潤，墨發知瀺灂。窗下喜鑑開，案前驚月落。見贈何慇懃，欲報須和璞。胡爲不且留，洪化用斟酌。胡爲不且留，賢人用選擢。胡爲不且留，姦人用誅削。胡爲不且留，生靈用安泊。則予何人哉，拜貺徒驚矍。須是筆如椽，方能無厚怍。

奉答堯夫先生金雀石硯詩❶

益柔

般陽有山名金雀，山發清輝産奇璞。望氣嘗言玉寶藏，賈胡幾遣良工度。金剛寶鑽競窮搜，百里青蒼困鑱鑿。瓊瑰未獲得研材，温潤還將六美學。有若玉徽琴面瑩，有如金彈陶輪著。是山有藴玉、金星二石中硯。規天矩地形制毓，中或辟流外圭角。晴窗氣暖墨花春，牋毫奔光照灼。吾生恃好惟四物，累載裒鳩盈机格。先生閉户日著書，朝餐每不饜平。藜藿。高閎粱肉雖有餘，孰敢就門瞷隱約。先生固自嘗有言，不忍將身作溝壑。先生崖岸高莫攀，持此謂宜無見却。一留爲惠固已多，敢冀新詩旋踵作。精深雅健迫風騷，使我憂荒忽驚矍。還如甘露醒心昏，更似神篦除眼膜。先生精義已入神，準易時容見涯畧。

再用晴窗氣暖墨花春謝王勝之諫議惠金雀硯

硯名金雀世難倫，用報慙無天下珍。國士有詩偏雅處，晴窗氣暖墨花春。

奉和堯夫❷

益柔

固窮終不悔沉淪，滿腹深藏上古珍。手寫新詩成幾卷，亦教餘事照千春。

❶ 此篇《道藏》本無。
❷ 此篇《道藏》本無。

題范忠獻公真

范邵居洛陽，希夷居華山。陳邵爲逸人，忠獻爲顯官。邵在范之後，陳在范之前。三人貌相類，兩人名相連。

觀物吟

時有代謝，物有枯榮。人有衰盛，事有廢興。

對花吟

美酒豈無留客飲，好花猶解向人開。多情不忍阻花意，未醉何須辭滿盃。

義利吟

意不若義，義不若利。利之使人，能忘生死。利不若義，義不若意，意之使人，能動天地。

代簡謝朱殿直贈長韻詩

慇懃見贈用長篇，里閈過從積有年。歲事報成還報始，春華相次又暄研。

試筆

心在人軀號太陽，能於事上發輝光。如何皎日照八表，得似靈臺高一方。家用平康貧不害，身無疾病瘦何妨。高吟大笑

洛城裏，看盡人間手脚忙。❶

試硯

富貴傲人人未信，還知富貴去如何。常觀静處光陰好，亦恐閑時思慮多。日出自然天不暗，風來安得水無波。世間大有平田地，因甚須由捷徑過。

問調鼎

請將調鼎問于君，調鼎功夫敢預聞。只有塩梅難盡善，豈無薑桂助爲辛。和羹必欲須求美，衆口如何便得均。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讀古詩

閑讀古人詩，因看古人意。古今時雖殊，其意固無異。喜怒與哀樂，貧賤與富貴。惜哉情何物，使人能如是。

蠹書魚

形狀類于魚，其心好蠹書。居常遊篋笥，未始在江湖。爲害千般有，言烹一物無。年年當盛夏，噬了却如初。

❶「手脚」，蔡本作「脚手」。

歲儉吟

歲儉心非儉，家貧道不貧。誰知天地内，别有好乾坤。

極論❶

下有黄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虚過死萬遍，都似不曾生一般。❷要識明珠須巨海，❸如求良玉必名山。❹先能了盡世間事，❺然後方言出世間。

求鑑吟

人無鑑流水，當求鑑止水。流水無定形，止水有定體。人無鑑于水，當求鑑于人。水鑑見人貌，人鑑見人神。

學佛吟

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少日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徼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常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

霜露吟

天地有潤澤，其降也瀼瀼。暖則爲湛

❶ 此題宋墓本作「出世」。
❷ 「都」，宋墓本作「恰」。
❸ 「識」，宋墓本作「覓」。
❹ 「名」，宋墓本作「崑」。
❺ 「先能了盡世間事」，宋墓本作「先須歷遍人間事」。

露，寒則爲繁霜。爲露萬物悦，爲霜萬物傷。二物本一氣，恩威何昭彰。

天命吟

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不偶然。

性情吟❶

踐形治性，踐跡治情。賢人踐跡，聖人踐形。

心跡吟

聖人了心，賢人了跡。了心無窮，了跡有極。

觀物吟

物不兩盛，事難獨行。榮瘁迭起，賢愚並行。

思慮吟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代書答朝中舊友

少日治文章，亦曾觀國光。山林雖不返，畎畝未嘗忘。麋鹿寧無志，鵷鴻自有

❶「吟」，《道藏》本無。

行。還知今日事，大故索思量。

冬不出吟

冬非不欲出，欲出苦日短。年老恐話長，天寒怕歸晚。山翁頭有風，鄉友情非淺。必欲相招延，春光況不遠。

觀物吟❶

地以静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静權。静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家國吟

邪正異心，家國同體。邪能敗亡，正能興起。

邪正吟

賢人好正，姦人好邪。好邪則競，好正則和。

義利吟

君子尚義，小人尚利。尚利則亂，尚義則治。

❶「吟」，《道藏》本無。

天時吟

人作者事，天命者時。時來易失，事去難追。

恩義吟[1]

恩深者親，義重者君。恩義兩得，始謂之人。

閑步吟

何者謂知音，知音難漫尋。既無師曠耳，安有伯牙琴。雖逼桑榆景，寧忘松桂心。獨行月堤上，一步一高吟。

坐右吟

萬化備于身，直須資養深。因何爲寶鑑，只被用精金。酒少如茶飲，詩多似史吟。顏淵方内樂，天下事難任。

感雪吟

旨酒嘉肴與管絃，通宵鼎沸樂豐年。侯門深處還知否，百萬流民在露天。

六十五歲新正自貽 熙寧八年

予家洛城裏，況在天津畔。行年六十

[1] 「恩」，原作「思」，據《叢刊》本、《道藏》本改。

五，當宋之盛旦。南園臨通衢，北圃仰雙觀。雖然在京國，却如處山澗。清泉篆溝渠，茂木綉霄漢。涼風竹下來，皓月松間見。面前有芝蘭，目下無冰炭。坐上有餘歡，胸中無交戰。冬夏既不出，炎涼徒自變。榮辱既不入，富貴徒自衒。惡聞人之惡，樂道人之善。不行何趑趄，勿藥何瞑眩。誰謂金石堅，其心亦能斷。誰謂鬼神靈，其誠亦能貫。

小車六言吟

昔人乘車是常，今見乘車倉皇。既有前車戒慎，豈無覆轍兢莊。將出必用茶飲，欲登先須道裝。軫邊更掛詩帙，轅畔仍懸酒缸。輪緩爲移芳草，蓋低因礙垂楊。水際尤宜穩審，花間更要安詳。朝出頻經履道，晚歸屢過平康。春重縱觀明媚，秋深飫看豐穰。五鳳樓前月色，天津橋上風涼。金谷園中流水，魏王堤外脩篁。靜處光陰最好，閑中氣味偏長。所經莫不意得，所見無非情忘。或見農人擁耒，或見蠶女求桑。或見蘼蕪遍野，或見蒺藜滿墻。或見荆棘茂密，或見芝蘭芬芳。或見雞豚狗彘，或見鵰鶚鸞凰。惡者既不見害，善者固無相傷。華嶽三峰岌嶪，黃陂萬頃汪洋。不爲虛作男子，無負閑居洛陽。天地精英多得，堯夫老去何妨。

安樂吟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

之涘。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❶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❷無將無迎，無拘無忌。窘未嘗憂，❸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盆池資吟，瓮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籬，或著半臂。或坐林間，或行水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户庭，直際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爲快活人，六十五歲。❹

甕牖吟

有客無知，唯知自守。自守無他，唯求寡咎。有屋數間，有田數畝。用盆爲池，以甕爲牖。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筆落人間，暉映瓊玖。人能知止，以退爲茂。我自不出，何退之有。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虚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强，不爲不壽。

盆池吟

有客無知，唯知不爲。不爲無他，唯求

❶「其舉」，宋墓本作「舉矣」。

❷「無賤無貧無富無貴」兩句，宋墓本無。

❸「窘」，宋墓本作「貧」。

❹「收天下春」至「六十五歲」二十六句，宋墓本作「多乘小車，愛書大字。聞人之惡，轉頭不記。聞人之善，如獲大利。不接禪師，不接方士。不出户庭，能際天地。三軍莫凌，萬乘莫致。作快活人，六十四歲」。

不欺。我有人是，人無我非。因開甕牖，遂鑿盆池。都邑地貴，江湖景奇。能游澤國，不下堂基。簾外青草，軒前黄陂。壺中月落，鑑裏雲飛。既有荷芰，豈無蒹茨。既有蝌蚪，豈無蛟螭。亦或清淺，亦或渺瀰。亦或淥净，亦或漣漪。風起蘋藻，涼生袖衣。林宗何在，范蠡何歸。密雪霏霏，輕冰披披。垂柳依依，細雨微微。可以觀止，可以忘機。可以照物，可以看時。不樂乎我，更樂乎誰。吾于是日，再見伏犧。

小車吟

有客無知，唯知有家。有家能歸，其歸非遐。靈臺瑩静，天壤披葩。書用大筆，出乘小車。身爲男子，生于中華。又居洛陽，爲幸何多。天地中央，帝王真宅。漢唐遺烈，氣象自佳。聖賢區宇，士人淵藪。仁義塲圃，聞見無涯。里巷相切，親朋相過。人疑日馭，我謂星查。或遊金谷，或泛月波。或經履道，或過銅駝。進退雲水，卷舒煙霞。揄揚風月，擡帖鶯花。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

大筆吟

有客無知，爲性太質。不忮不求，無固無必。足躡天根，手探月窟。所得之懷，盡賦于筆。意遠情融，氣和神逸。酒放微醺，綃鋪半匹。如風之卒，如雲之勃。如電之欻，如雨之密。或往或還，或没或出。滌盪氛埃，廓開天日。鸞鳳翱翔，龍蛇盤屈。春葩暄妍，秋山崪屼。三千簪裾，俯循儒術。

百萬貔貅，仰聽軍律。松桂成林，芝蘭滿室。蜀錦初番，朝霞乍拂。白璧一雙，黃金百鎰。羲之來求，牧之來乞。物外神交，人間事畢。觀者析酲，收之愈疾。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四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五

觀易吟❶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又云「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又云「事」。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書吟

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不潸然。

觀詩吟

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❷知音未若吳公子，❸潤色曾經魯仲尼。❹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

---

❶ 自此篇至《觀盛化吟》共十九首題名，宋墓本均上無「觀」字，下無「吟」字。
❷ 「識」，宋墓本作「議」。
❸ 「未若」，宋墓本作「天出」。
❹ 「魯」，宋墓本作「孔」。

觀春秋吟

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唯恐後，尋盟報役未嘗寧。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資基冷似冰。唯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丹青。

觀三皇吟

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看蹟，收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勳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觀五帝吟

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雍容。❶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脩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願立殊功。❷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明類日中。

觀三王吟

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孱德所宜居。夏商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天無應不成需。詳知又云「請

❶「雍」，宋墓本作「從」。
❷「自」，宋墓本作「皆」。

觀」。仁義爲心者，❶肯作人間淺丈夫。❷

觀五伯吟❸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劍戟林中活，公道貨財心裏歸。雖則餼羊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内，歎息唯聞一仲尼。

觀七國吟

當其末路尚縱横，仁義之言固不聽。肯謂破齊存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未爲怪，白日殺人奚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觀嬴秦吟❹

轟轟七國正争籌，利害相磨未便休。比至一雄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横流。三千賓客方成夢，百二山河又變秋。謾説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封侯。

觀兩漢吟

秦破河山舊戰場，豈期民復見耕桑。❺九千來里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剥喪

❶「詳知」，《道藏》本作「善能」。
❷「淺」，宋墓本作「賤」。
❸此題宋墓本作「五霸」。
❹此題宋墓本作「秦」。
❺「復」，宋墓本作「却」。

既而遭莽卓，❶經營殊不念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❷城復何由更有隍。❸

觀三國吟❹

桓桓鼎峙震雷音，絶唱高蹤没處尋。簫鼓一方情未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狼石寧無意，❺飲馬黄河徒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良金。

觀西晉吟❻

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題品人材憑雅誚，雌黄時事用風流。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❼上東門嘯浪悠悠。

觀十六國吟

溥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弊時多蟣蝨，❽瓜當爛後足蟲蛆。龍章本不資狂寇，❾象魏何嘗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

---

❶「剥」，宋墓本作「斲」。
❷「物」，宋墓本作「武」。
❸「有」，原作「在」，據宋墓本改。
❹此題宋墓本作「三國志」。
❺「狼」，原作「很」，據《叢刊》本、《四庫》本改。
❻此題宋墓本作「二晉」。
❼「禍」，宋墓本作「偶」。
❽「多」，宋墓本作「饒」。
❾「不」，宋墓本作「自」。

觀南北朝吟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絶往還。偏霸尚存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羶。洛陽雅望稱崔浩，江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四年能並轡，謾將夷虜互爲言。

觀隋朝吟

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螻蟻人民貪土地，泥沙金帛悦姬姜。征遼意思縻荒服，泛汴情懷厭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觀有唐吟

天生神武奠中央，不尔群凶未易攘。❶貞觀若無風凜凜，開元安有氣揚揚。❷凭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渾一，事雖成往道彌光。

觀五代吟

自從唐季墜皇綱，❸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懸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脱，未旦小星猶有光。五十三年

❶「易」，宋墓本作「擾」。
❷「有」，宋墓本作「得」。
❸「皇」，宋墓本作「朝」。

更五姓，始知除掃待真王。

觀盛化吟❶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❷鶯花無害日高眠。

吾曹養拙賴明時，爲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❸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事，未嘗殺一無罪；四事，百年方四葉；五事，百年無腹心患。

喜老吟❹

幾何能得鬢如絲，安用區區鑷白髭。在世上官雖不做，出人間事却能知。待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泛時。多少寬平好田地，山翁方始會開眉。

瞻禮孔子吟❺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

---

❶ 此篇第一首，宋墓本題作「宋」；第二首，蔡本題作「養拙」。

❷ 「春未老」，宋墓本作「無事日」。

❸ 「中」，蔡本作「終」。

❹ 此篇蔡本重出，一題作「幾何」，一題作「鑷髭吟」。

❺ 「瞻」，原作「贍」，據蔡本、《叢刊》本、《道藏》本改。

工居天下語言内，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贊易脩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還圓益上人詩卷

缾錫相從更一巾，一巾曾拂十州塵。心通佛性久無礙，口道儒言殊不陳。吳越江山前日事，伊嵩風月此時身。閑行閑坐松陰下，應恃眼明長笑人。

天人吟

知盡人情天豈異，未知何啻隔天地。少時氣鋭未更諳，❶不信人間有難事。知盡人情與天意，合而言之安有二。能推己心達人心，❷天下何憂不能治。

錦屏春吟

錦屏山下有家園，每歲家園過禁煙。早是三春天氣好，那堪百里主人賢。同於一派水邊飲，醉向萬株花底眠。明日歸鞍遂東指，上陽風景更暄妍。

樂春吟

四時唯愛春，春更愛春分。有暖温存物，無寒著莫人。好花方蓓蕾，美酒正輕醇。安樂窩中客，如何不半醺。

❶「更」，蔡本作「經」。

❷「人心」，蔡本作「天意」。

觀物吟四首

日月無異明，晝夜有異體。人鬼無異情，生死有異理。既未能知生，又焉能知死。既未能事人，又焉能事鬼。

鶯蟬體既分，安用苦云云。氣盛有餘力，聲銷無異聞。時來由自己，勢去屬他人。莫作傷心事，傷心不益身。

古今情一也，能處又何難。識事事非易，知人人所艱。多疑虧任用，輕信失防閑。堯舜其猶病，何嘗無大姦。

人之耳所聞，不若目親照。耳聞有異同，目照無多少。併棄耳目官，專用口舌較。不成天下功，止成天下笑。

人貴有精神吟

人貴有精神，精神多不醇。有精神而醇，爲第一等人。不醇無義理，是非隨怒喜。怒以是爲非，喜以非爲是。怒是善人踈，❶喜非小人比。❷敗國與亡家，❸鮮有不由此。❹娶妻娶柔和，嫁夫嫁才美。安得正婦人，❺作配真男子。❻

❶「是善人」，宋墓本作「非君子」。
❷「非」，宋墓本作「是」。
❸「敗」，宋墓本作「破」。
❹「鮮有不由」，宋墓本作「未始不因」。
❺「正」，宋墓本作「真」。
❻「作」，宋墓本作「匹」。

義利吟

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義既在前，利在其間。捨爾靈龜，觀我朵頤。❶ 義既失之，利何能爲。尚義必讓，君子道長。尚利必争，小人道行。

小車初出吟

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秋涼日，一日止能移一宫。

府尹王宣徽席上作

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園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萬花香照酒巵紅。

紛紛又過一年春，牢落情懷酒漫醇。滿眼暄妍都去盡，樽前唯憶舊交親。

春暮答人吟

相違經歲意何如，漫説爲隣德不孤。咫尺洛陽春已盡，過從能憶舊時無。

天津聞樂吟

名園相倚洛陽春，巷陌無塵羅綺新。何處青樓隔桃李，樂声時復到天津。

❶「觀」，《叢刊》本、《道藏》本作「歸」。

春暮吟

有意楊花空學雪，無情榆莢漫堆錢。窮愁不服春辜負，酒病依還似去年。

自問二首

因甚年來可作詩，奈何人老又春歸。流鶯不忍花離披，啼到黄昏猶自啼。

年來因甚可吟詩，桃李無言鶯有辭。啼到黄昏猶自啼，奈何人老又春歸。

和成都俞公達運使見寄

前年車從過天津，花底當時把酒頻。此日錦城花爛漫，何嘗更憶洛城春。

吴越吟二首

乙未闔廬凌楚歲，戊辰勾踐破吴時。正如當日乘虚事，三十四年人不知。

夫差丁未曾囚越，勾踐戊辰還滅吴。二十二年時返復，一如當日却乘虚。

屬事吟

鶺鴒分寄一枝巢，不信甘言便易驕。當力尚難超北海，去威何足動鴻毛。❶ 願將情意分明謝，肯把恩光取次燒。天寵居多

❶ 「去」，蔡本作「語」。

爲幸久，春花無奈正夭饒。❶

興亡吟

孫陳李三人，亡國體相似。雖然少有文，何復語英氣。

曹劉孫三人，興國體相似。雖然小有才，何復語命世。

文武吟

既爲文士，必有武備。文武之道，皆吾家事。

善惡吟

瞽鯀有子，堯舜無嗣。餘慶餘殃，何故如是。

堯舜無子，瞽鯀有嗣。福善禍淫，何故如此。

責己吟

不爲十分人，不責十分事。既爲十分人，須責十分是。

無疾吟

無疾之安，無災之福。舉天下人，不爲之足。

❶「正」，蔡本作「更」。

四者吟

財色名勢，爲世所親。四者不動，然後見人。

恩怨吟

人之常情，無重于死。恩感人心，死猶有喜。怨結人心，死猶未已。恩怨之深，使人如此。

秦川吟二首

當時馬上過秦川，倏忽于今二十年。因見夫君話家住，依俙記得舊風煙。

秦川兩漢帝王區，今日關東作帝都。多少聖賢存舊史，夕陽唯只見荒蕪。

和絳守王仲賢郎中

爲郎得絳分銅虎，見寄詩中非浪誇。地土尚傳唐草木，山川猶起晉雲霞。園池富有吟供筆，風俗淳無訟到衙。太守下車民受賜，一心殊不負官家。

日月吟

月明星自稀，日出月亦微。既有少正卯，豈無孔仲尼。

水旱吟

堯水九年，湯旱七載。調燮之功，此時

安在。

九年洪水，七年大旱。非堯與湯，民死過半。

老去吟

使吾却十歲，亦可少集事。奈何天地間，日無再中理。吾今六十六，衰老何可擬。志逮力不逮，人共知之矣。

人事吟

索鍊無如事，難知莫若人。人情隨手別，事體到頭均。

不同吟

求者不得，辭者不能。二者相去，其遠幾程。

貪義吟

貪人之惡，其過莫大。貪人之善，是亦爲罪。

月新吟

月新與月殘，形狀兩相似。奈何人之情，初見自歡喜。

和内鄉李師甫長官見寄

雖未似神仙，能逃暑與寒。何嘗無水竹，未始離林巒。道不同新學，才難動要官。時和歲豐後，亦自有餘歡。

歲豐時又康，爲邑在南陽。不廢吏民事，得遊雲水鄉。春輸桃李艶，風薦蕙蘭香。太守兼賢傑，且無奔走忙。

内鄉天春亭

内鄉有園名天春，春時桃李如綵雲。邑民攜觴連帟幕，或歌或舞何歡欣。縣尹中間意自若，直謂前世無古人。牡丹百品紅與紫，華而不實徒紛紜。

内鄉兼隱亭

兼隱詑來書，於時特起予。民淳無訟聽，縣僻類山居。簿領盃盤外，官聯談笑餘。不知當此際，傍邑更誰如。

李少卿見招代杜吟

洛城春去會仙才，春去還驚夏却來。微雨過牡丹初謝，輕風動芍藥纔開。緑楊陰裏擁樽罍，身健時康好放懷。

病酒吟

年年當此際，酒病掩柴扉。早是人多感，那堪春又歸。花殘蝴蝶亂，晝永子規

啼。安得如前日，和風初扇微。

争讓吟

有讓豈無争，無沿安有革。争讓起于心，沿革生于跡。犧軒讓以道，堯舜讓以德。湯武争以功，桓文争以力。

謝王諫議見思吟

西齋前後半松筠，萬慮澄餘始見真。不謂天光明净處，又能時憶舊交親。

依韻和任司封見寄吟

王侯貴盛不勝言，圖畫中山得一觀。不似夫君行坐看，貪嵩又更愛天壇。

高樓百尺破危空，天淡雲閑看帝功。更上一層心未快，思君不見見喬嵩。

辭麾來此住雲霄，聞健登臨肯憚勞。紫陌事多都不見，家山圍遶是嵩高。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五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六

答人吟

筋骸得似當年否，氣血能如舊日無。却喜一般增長處，樽前談笑有工夫。

歲寒吟

松栢入冬看，方能見歲寒。聲須風裏聽，色更雪中觀。

依韻謝任司封寄逍遥枕吟

夫君惠我逍遥枕，恐我逍遥蹟未超。形體逍遥終未至，更和魂夢與逍遥。❶

齊鄭吟

子産何嘗辭鄭小，晏嬰殊不願齊衰。二賢生若得其地，才業當爲王者師。

代書寄吕庫部

周王八駿走天涯，争似君家四寶奇。鄭洛風煙雖咫尺，恨無由往一觀之。

❶ 「和」，《四庫》本作「知」。

和王安之少卿雨後

焦勞九夏餘，一雨物皆蘇。蛙鼓不足聽，蚊雷未易驅。非唯仰歲給，抑亦了官輸。林下閑遊客，何妨儘自愉。

和和丞制見贈

自度無能處世間，經冬經夏掩柴關。青雲路穩無功上，翠竹叢疎有分閑。猶許艷花酬素志，更將佳酒發酡顔。年來老態非常甚，長懼英才未易攀。

清和吟

清而不和，隘而多鄙。和而不清，慢而鮮禮。既和且清，義無定體。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異同吟❶

俊快傷滅裂，厚重傷滯泥。趨造隨所尚，不免有同異。異己必爲非，同己必爲是。❷是非戰異同，終身不知義。

即事吟

生求媚于人，死求媚于鬼。媚人幸富貴，媚鬼免罪戾。生死雖殊途，人鬼豈異理。哀哉過用心，妄意何時已。

❶「異同」，蔡本作「同異」。
❷以上兩句中「必」字，蔡本均作「以」。

觀物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爲貧。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淳厚之人少秀慧，秀慧之人少審諦。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人間事。

對酒吟

有酒時時泛一甌，年將七十待何求。齒衰婚嫁尚未了，歲旱田園纔薄收。客去有時閑拱手，日高無事静梳頭。霜毛不止裝詩景，❶更可因而入畫休。❷

秋懷吟

一番春了未多時，雲外征鴻又報歸。節物眼前來若此，歲華頭上去如斯。當年志意雖然在，今日筋骸寧不衰。❸賴有寸心常自喜，❹聖人難處却能知。

和王安之少卿秋遊

春夏而來可作詩，雖然可作待何爲。屢空濫得同顏子，歷物固難如惠施。風月情懷無奈處，雲山意思不勝時。一歌一詠

❶「霜」，蔡本作「一」。
❷「更」，蔡本作「又」。
❸「不」，蔡本作「未」。
❹「喜」，蔡本作「樂」。

聊酬唱，敢拒安之與静之。張少卿湍，字静之。

和王安之同赴府尹王宣徽洛社秋會

後房深出會親賓，樂按新声妙入神。紅燭盛時翻翠袖，畫橈停處占青蘋。早年金殿舊遊客，此日鳳池將去人。宅冠名都號蝸隱，邵堯夫敢作西鄰。

負河陽河清濟源三處之約以詩愧謝之

韓持國、傅欽之、杜天經。

秋霖積久泥正滑，念念何日天開晴。親朋延望固已甚，衰軀怯寒難遠行。一程相去雖不遠，兩次講行終未成。二事交戰乎胸中，隱几愁坐無由平。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秋約吟

升沉惡足論，事體到頭均。一片蓬蒿地，千年雲水身。收成時正好，寒暖氣初匀。自此過從樂，諸公莫厭頻。

長子伯温失解以詩示之

儒家所尚者，行義與文章。❶用捨何嘗定，枯榮未易量。干求須黽勉，❷得失是尋常。外物不可必，其言味甚長。

❶「義」，《叢刊》本作「善」。
❷「須」，《叢刊》、《四庫》本作「便」。

歲暮自貽吟❶

天道無長春，❷地道無常珍。須稟中和氣，方生粹美人。良田多黍稌，薄地足荆榛。樗櫟蓬蒿類，正能充惡薪。既爲萬物靈，須有萬物粹。既無萬物靈，徒分萬物類。欲出至珍言，須有至珍意。欲彰至美名，須作至美事。濟時爲美事，悟主爲珍言。奈何此二者，我獨無一焉。

君子飲酒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給人足，時和歲豐。筋骸康健，里閈過從。君子飲酒，其樂無窮。

讀張子房傳吟

漢室開基第一功，善哉能始又能終。直疑後日赤松子，便是當年黄石公。用捨隨時無分限，❸行藏在我有窮通，古人已死不復見，痛惜今人少古風。❹

觀物吟二首❺熙寧九年

柳性至柔軟，❻一年長丈餘。雖然易得

❶ 此題蔡本作「天道吟」。
❷ 「長」，蔡本作「常」。
❸ 「分限」，蔡本作「定分」。
❹ 「古」，《叢刊》本、《道藏》本作「此」。
❺ 此篇宋墓本題作「觀物」，無第二首。
❻ 「軟」，宋墓本作「弱」。

榮，奈何易得枯。

百穀仰膏雨，極枯變極榮。安得此甘澤，聊且振群生。

治亂吟五首

亂多于治，害多于利。悲多于喜，惡多于美。一陰一陽，奈何如此。

中原一片閑田地，曾生三皇與五帝。三皇五帝子孫多，或賤或貧或富貴。

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出入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藏諸用而顯諸仁。

火能勝水，火不勝水，其火遂滅。水能從火，水不從火，其水不熱。夫能制妻，夫不制妻，其妻遂絶。妻能從夫，妻不從夫，其妻必孽。

天能生而不能養，地能養而不能生。火能烹而不能沃，水能沃而不能烹。天地尚猶無全功，水火何由有全能。得用二者交相養，反爲二者交相凌。

三十年吟❶

比三十年前，今日爲艱難。比三十年後，今日爲安閑。治久人思亂，❷亂久人思安。安得千年鶴，乘去遊仙山。

思患吟❸

僕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國。自古知不

❶ 此篇蔡本作「思患吟」。
❷ 「思亂」，蔡本作「忘患」。
❸ 此篇與卷八《思患吟》重出。

平，無由能絕得。

有病吟

身之有病，當求藥醫。藥之非良，其身必虧。國之有病，當求人醫。人之非良，其國必危。事之未急，當速改爲。事之既急，雖悔難追。

對花吟

今年花似昔年開，今日人開昔日懷。煩惱全無半掐子，喜歡長有百車來。光陰已過意未過，齒髮雖頹志未頹。人問堯夫曾出否，答云方自洞天來。

自述

春暖秋涼人半醉，安車麈尾閑從事。雖無大德及生靈，且與太平裝景致。

去事吟

君子去事，民有餘祥。小人去事，民有餘殃。

策杖吟

策杖南園或北園，春來尤足慰衰年。❶初晴天氣上元後，乍暖風光寒食前。池岸

❶「足慰衰年」，蔡本作「喜慰衰顏」。

微微裝嫩草，林梢薄薄罩輕煙。東君此際情何厚，非象之中正造妍。

不願吟

不願朝廷命官職，不願朝廷賜粟帛。惟願朝廷省徭役，庶幾天下少安息。

量力吟

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須求騏驥方乘馬，亦恐終身無馬騎。

戲答友人吟

邵堯夫者是何人，歲歲春秋來謁君。車小半年行一轉，余春秋一出。非如駿馬走香塵。

偶得吟

臯陶遇舜，伊尹逢湯。武丁得傅，文王獲姜。齊知管仲，漢識張良。諸葛開蜀，玄齡啓唐。

觀事吟

一歲之事慎在春，一日之事慎在晨。一生之事慎在少，一端之事慎在新。❶

---

❶ 此篇四「慎」字，《道藏》本均作「勤」。

知音吟

仲尼始可言無意，孟子方能不動心。莫向山中尋白玉，❶但於身上覓黄金。山中白玉有時得，身上黄金無處尋。我輩何人敢稱會，安知世上無知音。❷

觀物吟

利輕則義重，利重則義輕。利不能勝義，自然多至誠。義不能勝利，自然多忿争。

金玉吟

聖在人中出，心從行上修。金於砂裏得，玉向石中求。

風霜吟

見風而靡者草也，見霜而殞者亦草也。見風而鳴者松也，見霜而凌者亦松也。見風而靡，見霜而傷，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上下吟❸

自下觀上，無限富貴。自上觀下，無限賤貧。❹自心觀物，何物能一。自物觀心，何心不均。

❶「尋」，蔡本作「取」。
❷「無」，蔡本作「少」。
❸此題宋墓本作「觀物」。
❹「賤貧」，宋墓本作「貧賤」。

吾廬吟

吾廬雖小粗容身，且免輕爲僦舍人。大有世人無屋住，向人簷下索温存。

瀍河上觀杏花迴

瀍河東看杏花開，花外天津暮却迴。更把杏花頭上插，圖人知道看花來。

娶妻吟

人之娶妻，容德威儀。儻或生子，不皁則夔。

好事吟

好事固難將力取，賢人須是著心求。浮生日月無多子，過則千休復萬休。❶

不再吟

春無再至，花無再開。人無再少，時無再來。

毛頭吟

誰剪毛頭謝陸沉，生靈肌骨不勝侵。人間自有迴天力，林下空多憂國心。日過

❶「過則」，《叢刊》本、《道藏》本作「時過」。

中時憂未艾，月幾望處患仍深。軍中儒服吾家事，諸葛武侯何處尋。

憂國心深爲愛君，愛君須更重於身。口中講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始真。❶妄意動時難照物，俗情私處莫知人。厚誣天下凶之甚，多少英才在下塵。

六得吟

眼能識得，耳能聽得，口能道得，手能做得，身能行得，心能放得。六者盡能，與天同德。❷飲食起居，出處語默。不止省心，又更省力。

盛衰吟

勢盛舉頭方偃蹇，氣衰旋踵却嗟吁。厚誣天下稱賢者，天下何嘗可厚誣。

富貴吟

大舜與人同好惡，以人從欲得安乎。能知富貴尋常事，富貴能驕非丈夫。

無妄吟

耳無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予何人哉，敢不希慕。

❶「成」，蔡本作「來」。

❷「盡能與天」，《道藏》本作「盡與天地」。

善惡吟

人善不趨，己惡不除。謂之知道，不亦難乎。

春日園中吟

春暖遊園乃是常，城中殊不異仙鄉。竹間日日同真侶，水畔時時泛羽觴。雨後鳥声移樹囀，風前花氣觸人香。林間富貴一般樂，更縱其來更不妨。

解字吟

人言爲信，日月爲明。止戈爲武，羔美爲羹。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窮達吟

窮不能卷，達不能舒。謂之知道，不亦難乎。

宇宙吟

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緜緜而若存，用之豈有勤。

久旱吟

久旱望雨，久雨思晴。天之常道，人之常情。

成性吟

成性存存，用志不分。又何患乎，不到古人。

路徑吟

面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大率多荆棘。

大人吟

天道遠，人道邇。盡人情，合天理。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❶當其無事見真腴。胸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❶「先天」，蔡本作「天心」。

感事吟❶

爲善大宜量力分，知幾都在近人情。人情盡後疑難入，❷力分量時事自平。❸理順面前皆道路，義乖門外是榛荆。❹何人肯認此言語，❺此語分明人不聽。

浩歌吟

何者謂知幾，惟神能造微。行藏全在我，用捨繫於時。每恨知人晚，常憂見事遲。與天爲一體，然後識宣尼。

利名吟

利名都不到胸中，由此胸中氣自沖。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

凴高吟

誰將酷烈千般毒，變作恩光一派深。惆悵先民不復見，❻更凴高處儘沉吟。

意盡吟

意盡于物，言盡于誠。矯情鎮物，非我所能。

❶ 此題蔡本作「量力吟」。
❷ 「後」，蔡本作「處」。
❸ 「力分量」，蔡本作「分力量」，《四庫》本作「力量分」。
❹ 「榛」，蔡本作「蠻」。
❺ 「認」，蔡本作「聽」。
❻ 「悵」，原作「帳」，據《道藏》本、《四庫》本改。

浩歌吟❶

憂愁與喜歡，相去一毛間。治亂不同體，山川無兩般。笛聲方遠聽，草色正遥看。何處危樓上，斜陽人凭欄。

嘉善既難投，先生宜罷休。履霜猶可救，滅木更何求。❷獸困重來日，鴻飛遠去秋。民飢須是食，食外盡悠悠。

温良吟

君子温良當責備，小人情僞又須知。因驚世上機關惡，遂覺壺中日月遲。

君子吟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

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樹恩，尚力樹敵。

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禍隨。

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至，樂善善歸。

君子好譽，小人好毁。好毁人怒，好譽人喜。

❶ 此篇第一首，蔡本題作「凭欄吟」；第二首，蔡本題作「嘉善吟」。

❷「更」，蔡本作「又」。

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思壞召怪。

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與多喜，好求多憂。

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絶。

先天吟

先天天弗違，後天奉天時。弗違無時虧，奉時有時疲。

爽口吟

爽口之物少茹，爽心之行少慮。爽意之言少語，爽身之事少做。

至誠吟

不多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欲得心常明，無過用至誠。❶

書事吟

他山有石能攻玉，玉未全成老已催。有限光陰隨事去，無涯衰朽逐人來。陶鎔情性詩千首，燮理筋骸酒一盃。六十六年無事日，心源方始似昭回。

❶「欲得」至「至誠」兩句，宋墓本作「無過用致誠，必得心長明」。

答甯秀才求詩吟

林下閑言語，何須要許多。幾乎三百首，足以備吟哦。

詩酒吟

聖人難處口能宣，何止千年與萬年。心静始能知白日，❶眼明方會看青天。鬼神情狀將詩寫，造化功夫用酒傳。傳寫不干詩酒事，❷若無詩酒又難言。

白頭吟

何人頭不白，我白不因愁。只被人多欲，其如我不憂。不憂緣不動，多欲爲多求。年老人常事，如何不白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六

❶「始」，蔡本作「方」。
❷「傳」，蔡本作「人」。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七

人物吟

人破須至護，物破須至補。補護既已多，卒歸于敗露。人有人之情，物有物之理。人物類不同，情理安有異。

偶得吟

林間無事可裝懷，晝睡功勞酒一盃。殘夢不能全省記，半隨風雨過東街。

觀物吟

一氣才分，兩儀已備。圓者爲天，方者爲地。變化生成，動植類起。人在其間，最靈最貴。

戰國吟

七國之時尚戰争，威强知詐一齊行。廉頗白起善用兵，蘇秦張儀善縱横。朝爲布衣暮公卿，昨日鼎食今鼎烹。范睢謝相何心情，蔡澤入秦何依憑。始皇奮袂天下寧，二世乞爲氓不能。三千賓客憤未平，百二山河漢已興。所存舊物惟空名，殘陽衰草山川形。都似一場春夢過，自餘惡足語威獰。

感事吟

切玉如泥劍不虚，誰知世上有昆吾。能言未是真男子，善處方名大丈夫。士老林泉誠所願，民填溝壑諒何辜。然非我事我心惻，珍重犧皇一卷書。

又五首

萬物有精英，人爲萬物靈。必先詳事體，然後論人情。氣静形安樂，心閑身太平。伊耆治天下，不出此名生。

用藥似交兵，交兵豈有寧。求安安未得，去病病還生。湯劑未全補，甘肥又却争。何由能壽考，瑞應老人星。

萬物道爲樞，其來類自殊。性雖無厚薄，理亦有精麄。未若人爲盛，還知物有餘。我生于此日，幸免作庸夫。

曾聞不若見，曾見不如經。既用身經過，何煩口説行。改詩知化筆，醒酒識和羹。料得人間事，無由出此情。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有壽人，未過百來歲。出口無善言，行身無善事。徒有人之身，殊無人之貴。

履道留題吟[1]

何代無人振德輝，衆賢今日會西畿。太平文物風流事，更勝元和全盛時。

---

[1] 「留題」二字，《道藏》本無。

見義吟

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

觀物吟

如鸞如鳳，意思安詳。所生之人，非忠則良。如鼠如雀，意思驚躩。所生之人，不凶則惡。

王公吟

王公大人，天下具瞻。輕流傳習，[1]重損威嚴。此尚未了，彼安能兼。[2]非唯失道，又復起貪。頂戴儒冠，心存象教。本圖心寧，復使心鬧。譬如生子，當求克肖。[3]不教義方，教之竊盜。

自詠吟

老去無成齒髮衰，年將七十待何爲。居常無病不服藥，間或有懷猶作詩。[4]引水更憐魚並至，[5]折花仍喜蝶相隨。平生積學無他效，只得胸中恁坦夷。[6]

[1]「傳」，《四庫》本作「薄」。
[2]「兼」，蔡本作「廉」。
[3]「當」，蔡本作「常」。
[4]「猶」，蔡本作「時」。
[5]「至」，蔡本作「逐」。
[6]「恁」，原作「惡」，據《四庫》本改。

觀物吟

畫工狀物，經月經年。軒鑑照物，立寫于前。鑑之爲明，猶或未精。工出人手，平與不平。天下之平，莫若于水。止能照表，不能照裏。表裏洞照，其唯聖人。察言觀行，罔或不真。盡物之性，去己之情。有德之人，而必有言。能言之人，未必能行。

能寐吟

大驚不寐，大憂不寐，大傷不寐，大病不寐，大喜不寐，大安能寐。何故不寐，湛於有累。何故能寐，行於無事。

鷓鴣吟二首

人間重者是黄金，誰道黄金無處尋。不着閑辭文雅意，更將何事悦良心。❶遠山四面供清潤，幽鳥千般送好音。無限春光都去盡，❷請君聽唱鷓鴣吟。

翠竹叢深啼鷓鴣，鷓鴣聲更勝提壺。江南江北常相逐，春後春前多自呼。遷客銷魂驚夢寐，征人零淚濕衣裾。愁中聞處腸先斷，似此傷懷禁得無。

❶「悦」，蔡本作「發」。
❷「無限春光都去盡」，蔡本作「一片春歸留不住」。

先天吟

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着功夫。
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强得乎。

自樂吟

麟鳳何嘗不在郊，太平消得苦譊譊。
纔聞善事心先喜，每見奇書手自抄。一瓦
清泉來竹下，兩竿紅日上松梢。窗中睡起
窗前坐，安得閑辭解客嘲。

民情吟

民情既樂，和氣爲祥。民情既憂，戾氣
爲殃。祥爲雨露，天下豐穰。殃爲水旱，天
下凶荒。

牡丹吟

牡丹花品冠群芳，况復其間更有王。
四色變而成百色，百般顔色百般香。

代書吟

金須百鍊始知精，水鑑何如人鑑明。
不棄既能存故舊，久要焉敢忘平生。經綸
事體當言用，道義襟懷只論誠。草木面前
何止萬，歲寒松桂獨青青。

病淺吟

病淺之時人不疑，病深之後藥難醫。

勞謙所以有終吉，迷復何嘗無大虧。物我中間難着髮，天人相去豈容絲。❶能知古樂猶今樂，省了譊譊多少辭。

借出詩

詩狂書更逸，近歲不勝多。太半落天下，未還安樂窩。

無苦吟

平生無苦吟，書翰不求深。行筆因調性，成詩爲寫心。❷詩揚心造化，筆發性園林。所樂樂吾樂，樂而安有淫。

萬物吟❸

萬物備于身，乾坤不負人。時光嗟荏苒，事體落因循。❶既感青春老，還驚白髮新。胸中若無有，未免作埃塵。一云「走埃塵」。

月窟吟

月窟與天根，中間來往頻。所居皆綽綽，何往不伸伸。投足自有定，滿懷都是春。若無詩與酒，又似太虧人。

---

❶「相去」，蔡本作「之際」。
❷「寫」，蔡本作「治」。
❸此題蔡本作「人事吟」。
❶「落」，蔡本作「戒」。

大象吟

大象自中虛，中虛真不渝。施爲心事業，應對口功夫。伎倆千般有，憂愁一點無。人能知此理，❶勝讀五車書。

百病吟

百病起於情，情輕病亦輕。可能無系累，却是有依憑。秋月千山靜，春華萬木榮。若論真事業，人力莫經營。

小車吟

春暖未苦熱，秋涼未甚寒。小車隨意出，所到即成歡。

擊壤吟

擊壤三千首，行窩十二家。樂天爲事業，養志是生涯。出入將如意，過從用小車。人能知此樂，何必待紛華。

留題水北楊郎中園亭二首

買宅從來重見山，見山今直幾何錢。奇峰環列遠隔水，喬木俯臨微帶煙。行路客疑驚洞府，凭欄人恐是神仙。長憂暗入丹青手，寫向鮫綃天下傳。

洛下誰家不買居，買居還得似君無。風光一片非塵世，景物四時真畫圖。後圃

❶「理」，蔡本作「意」。

花奇同閬苑，前軒峰好類蓬壺。人生能向此中老，亦是世間豪丈夫。

楊郎中新創高居二首和堯夫先生韻

吕公著

高齋曠望極三川，却顧卑居不直錢。二室峰巒凝晝碧，萬家樓閣帶輕煙。春濃繚繞環遊騎，地勝依稀寓列仙。唱發幽人丞相和，當時紙貴洛城傳。韓相公同和。

碧瓦朱門將相居，見嵩臨洛百家無。登高此地還能賦，會老他年定入圖。花發四時排步障，鳥鳴終日勸提壺。何人遇賞偏留賞，退士清風激鄙夫。

秋盡吟❶

數日之間秋遂盡，百思無以慰蹉跎。園林正好愛不徹，草木已黃情奈何。雖老筋骸行尚健，儘高臺榭望仍多。終朝把酒未成醉，又欲臨風一浩歌。❷

不肖吟

不肖之人，志在遊蕩。身在屋下，心在屋上。不肖之子，志在浮誇。身尚不保，焉能保家。

❶「盡」，蔡本作「懷」。
❷「又」，蔡本作「更」。

君子吟

君子之去，亦如其來。小人之來，亦如其去。既有恩情，且無怨怒。既有憎嫌，且無思慕。

小人吟

小人無節，棄本逐末。喜思其與，怒思其奪。

把手吟

富貴把手，貧賤掣肘。貧賤把手，富貴掣肘。金石之交，死且不朽。市井之交，自難長久。

大易吟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

罷吟吟

久欲罷吟詩，還驚意忽奇。坐中知物體，言外到天機。得句不勝易，成篇豈忍遺。安知千萬載，後世無宣尼。

黄金吟

身上有黄金，人無走陸沉。求時未必

見，得處不因尋。辨捷非通物，涵容是了心。會彈無絃琴，然後能知音。

鷓鴣吟

事體一番新，纔新又却陳。新陳非利物，義理不由人。歲月休驚晚，鶯花續報春。餘樽幸無恙，宜唱鷓鴣頻。

閑中吟

閑中氣味長，長處是仙鄉。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忙。爛遊千聖奧，醉擁萬花香。莫作傷心事，傷心易斷腸。

閑中氣味真，真處是天民。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塵。爛遊千聖奧，醉擁萬花春。莫作傷心事，傷心愁殺人。

閑中氣味全，全處是天仙。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喧。爛觀千聖奧，醉擁萬花妍。莫作傷心事，傷心事好旋。

蒼蒼吟

人人共戴天，我戴豈徒然。須識天人理，方知造化權。功名歸酒盞，器業入詩篇。料得閑中樂，無如我得全。❶

團團吟

如鑑又如鈎，迴旋莫記秋。難窮天上理，易白世間頭。團處人人喜，虧時物物愁。有生無不喘，何必待吴牛。

❶「全」，《叢刊》本作「閑」。

代書吟

見別一年餘，歲殘相憶初。重煩君欵密，遠寄我空踈。衰朽百端有，憂愁一點無。閑吟四十字，聊用答來書。

失詩吟

胸中風雨吼，手下龍蛇走。前後落人間，三千有餘首。

不去吟

行年六十六，不去兩般事。用詩贈真宰，以酒勸象帝。面未發酡顏，心先動和氣。俯仰天地間，自知無所愧。

經世吟

犧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俶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焚。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

知人吟

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出于知，則同乎理者謂之是，異乎理者謂之非。出于私，則同乎己者謂之是，異乎己者謂之非。

言行吟

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艱。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顔。

光陰吟

三百六旬有六日，光陰過眼如奔輪。周而復始未嘗息，安得四時長似春。

舉酒吟

閑與賓朋飲酒盃，盃中長似有花開。清談纔向口中出，和氣已從心上來。物外意非由象得，坐間春不自天迴。施之天下能如此，天下何憂不放懷。

酒少吟

此物近來貧，時時得數斤。如茶辜老朽，似藥負交親。未飲先憂盡，雖斟不敢頻。何由同九日，長有白衣人。

觀碁絶句

未去交争意，難忘黑白心。一條無敵路，徹了没人尋。

未去交争意，難忘黑白情。一條平穩路，痛惜没人行。

老去吟

老去無成鬢已班，縱心年幾合清閑。❶如何得意雲山外，更欲遊心詩酒間。大字寫詩酬素志，小盃斟酒發酡顔。春雷驚起千年蟄，筆下蒼龍自往還。

亂石吟❷

天津多亂石，石裏閑尋覓。真玉固難求，❸似玉亦難得。徒有碌碌青，亦有磷磷白。奈無清越声，更無温潤色。❹

未有吟

未有一分功，先立十分敵。所得無分毫，所喪無紀極。未有一分讓，先有十分争。所喪者實事，所得者虚名。

誡子吟

至寶明珠非有纇，全珍良玉自無瑕。爲珠爲玉尚如此，何况爲人多過差。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肯親。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周孔不足法，軻雄不足師。同同照常

❶「幾」，《四庫》本作「紀」。
❷此題蔡本作「求玉吟」。
❸「真」，原作「金」，據蔡本改。
❹「更」，《道藏》本作「亦」。

鐥，❶除是適蠻夷。❷

乾坤吟❸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别有好乾坤。

道不遠于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别去覓乾坤。

胡越吟

胡越同心日，夫妻反目時。人間無大小，得失在須斯。

善處吟

善處憂難作，能持事自修。腹心無外物，蠻貊亦懷柔。

百年吟

百年嗟荏苒，千里痛蕭條。忍逐東流水，無期任所飄。

歲杪吟

一日去一日，一年添一年。饒教成大器，其那已華顛。❹志意雖依舊，聰明不及前。若非心有得，亦恐學神仙。

---

❶「鐥」，原爲空格，據《叢刊》本、《道藏》本補。又，此句《叢刊》本、《道藏》本作「還同棄常鐥」。

❷「除」，原爲空格，據《叢刊》本、《道藏》本補。

❸此篇《道藏》本無。

❹「那」，蔡本作「奈」。

觀棊小吟

誰言博弈尚優游，利害相磨未始休。❶初得手時宜顧望，合行權處莫遲留。二年乃正三監罪，七日能尸兩觀囚。天下太平無一事，南陽高卧更何求。

又借出詩

安樂窩中樂，媧皇笙萬攢。自從閑借出，客到遂無歡。

和王規甫司勳見贈

何止千年與萬年，歲寒松桂獨依然。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内外篇。已約月陂尋白石，更期金谷弄清泉。誰云影論紛紜甚，一任山巔復起巔。

答友人勸酒吟

人人誰不願封侯，及至封侯未肯休。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規模焉敢比才士，度量自知非飲流。少日何由能强此，況今年老雪堆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七

---

❶「未始」，蔡本作「卒未」。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八

冬至吟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盃盤吟

林下盃盤大寂寥，寂寥長願似今朝。君看擊鼓撞鍾者，勢去賓朋不易招。

歡喜吟

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讎。人人自歡喜，何患少交遊。

善人吟

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

議論吟

事苟非，自有異。事苟是，安有二。

推誠吟

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遠，只在人心人不知。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在人誠人不推。❶

堯夫吟

堯夫吟，❷天下拙。來無時，去無節。如山川，行不徹。如江河，流不竭。如芝蘭，香不歇。如簫韶，声不絶。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風，也有月。又温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

意外吟

事出意外，人難智求。自非妄動，惡用多愁。既有誤中，寧無暗投。能知此説，天下何憂。

當斷吟

斷以決疑，疑不可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❶「人不」，蔡本作「不在」。
❷「吟」，蔡本作「言」。

憂夢吟

至人無夢，聖人無憂。夢爲多想，憂爲多求。憂既不作，夢來何由。能知此說，此外何修。❶

人情吟

人達人情，無寡無廣。天下之事，如指諸掌。

人事吟

人無取次，事莫因循。因循失事，取次壞人。人無率爾，事貴丁寧。率爾近薄，丁寧近誠。

師資吟

未知道義，尋人爲師。既知道義，人來爲資。尋師未易，爲資實難。指南嚮道，非去非還。師人則恥，人師則喜。喜恥皆非，我獨無是。好爲人師，與恥何異。

天人吟

天學修心，人學修身。身安心樂，乃見天人。天之與人，相去不遠。不知者多，知之者鮮。身主于人，心主于天。心既不樂，身何由安。

---

❶「修」，宋綦本作「求」。

樂毅吟

樂毅事燕時，其心有深旨。破齊七十城，迎刃不遺矢。豈留即墨莒，却與燕有二。欲使燕遂王，天下自齊始。豈意志未申，昭王一旦死。惠王固不知，使人代其位。强燕自此衰，何復能振起。自古君與臣，濟會非容易。重惜千萬年，英雄爲流涕。

十分吟❶

所謂十分人，❷須有十分真。❸非謂能寫字，非謂能爲文。非謂眉目秀，非謂衣服新。❹欲行人世上，直須先了身。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事父盡其心，事兄盡其意。事君盡其忠，事師盡其義。

人壽百來年，其過豈容易。❺雖然瞬息間，其間多少事。號爲能了事，必先能了身。身苟未能了，何暇能了人。

生日吟 祥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

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於此際，生而爲人。

---

❶「十分」，宋墓本、蔡本作「了身」。
❷「所謂十分人」，宋墓本作「欲作一男子」。
❸「有」，宋墓本作「要」。
❹「服」，宋墓本、蔡本作「裳」。
❺「豈」，蔡本作「甚」。

誡子吟

雞能警旦，馬能代行。犬能守禦，牛能力耕。人稟天地，萬物之靈。妬賢嫉能，不如不生。

有常吟

天地有常理，日月有常明。四時有常序，鬼神有常靈。聖人有常德，小人無常情。

歲暮吟

世上紛華都不見，眼前唯見讀書尊。百千難過尚驚惕，三十歲前尤苦辛。少日只知艱險事，老年方識太平身。家風幸有兒孫繼，足以無心伴白雲。

春天吟

一片春天在眼前，眼前須識好春天。春秋冬夏能無累，雪月風花都一連。能用真腴爲事業，豈防他物害暄妍。我生其幸何多也，安有閑愁到耳邊。

庶幾吟

以聖責人，固未完備。以人望人，自有餘地。責人無難，受責非易。其殆庶幾，猶望顏子。

人物吟

人盛必有衰，物生須有死。既見身前人，乃知身後事。身前人能興，身後事豈廢。興廢先言人，然後語天地。

詫嗟吟

昨日炙手，今日張羅。人間常事，何詫何嗟。

左衽吟

自古禦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二晉喪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間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

教勸吟

若聖與人吾豈敢，空言猶足慰虚生。明開教勸用常道，永使子孫持善名。此日貽謨情未顯，他時受賜事非輕。庶幾此意流天下，天下何由不太平。

不善吟

悲哉不善人，禀此凶狠德。非唯敗人家，又能敗人國。

多事吟

多事招憂，多疑招悶。多與招吝，多取

招損。

處身吟

君子處身，寧人負己，己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己負人，無人負己。

觀性吟

千萬年之人，千萬年之事。千萬年之情，千萬年之理。唯學之所能，坐而爛觀矣。

觀物吟

居暗觀明，居静觀動。居簡觀繁，居輕觀重。所居者寡，所觀則衆。匪居匪觀，衆寡何用。

答和吴傳正贊善二首 并寄高陽王十三機宜。

洛陽城裏一愚夫，十許年來不讀書。老去情懷難狀處，淡煙寒月照松疎。❶

樂静豈無病，好閑終有心。争如自得者，與世善浮沉。

是非吟

是短非長，好丹好素。一生區區，未免愛惡。愛惡不去，何由是非。愛惡既去，是非何爲。

❶ 「照」，《叢刊》本、《道藏》本作「映」。

洗心吟

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淫。塵垢用水洗，邪淫非能淋。必欲去心垢，須彈無絃琴。

見物吟

見物即謳吟，何嘗曾用意。閑將箧笥詩，靜看人間事。

力穡吟

春時耕種，夏時耘耨。秋時收治，冬時用受。雨露不愆，既苗既秀。水旱爲災，尚罹其咎。

六十六歲吟

六十有六歲，暢然持酒盃。少無他得志，老有此開懷。往往英心動，時時秀句來。尚收三百首，自謂敵瓊瑰。

寬猛吟

寬則民慢，猛時民殘。寬猛相濟，其民自安。

小道吟

藝雖小道，事亦繫人。苟不造微，焉能人神。

得失吟

人有賢愚，事無巨細。得不艱難，失必容易。

薰蕕吟

善惡之間，薰蕕可究。近薰必香，近蕕必臭。

好惡吟

惡死好生，去害就利。天下之人，其情無異。

歲暮吟

此情人不知，亦嘗歎遲暮。雖則歎遲暮，奈何難分付。

此情人不知，亦嘗歎遲久。雖則歎遲久，奈何人不受。

安分吟

輕得易失，多謀少成。德無盡利，善無近名。

由聽吟

由聽而失，以聽爲賓。而今而後，何復信人。

詩畫吟

畫筆善狀物，長于運丹青。❶丹青入巧思，萬物無遁形。詩畫善狀物，長于運丹誠。丹誠入秀句，萬物無遁情。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志因言以發，聲因律而成。多識于鳥獸，豈止毛與翎。多識于草木，豈止枝與莖。不有風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觀朝廷盛事，❷壯社稷威靈。有湯武締構，無幽厲敧傾。知得之艱難，肯失之驕矜。去巨蠹姦邪，進不世賢能。摘陰陽粹美，❸索天地精英。籍江山清潤，❹揭日月光榮。收之爲民極，著之爲國經。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民，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悦，此所謂和羹。❺既有虞舜歌，豈無皋陶賡。既有仲尼删，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詩安足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升平。

詩史吟

史筆善記事，長于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憎口云云。❻詩史善記事，長于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伯時，其人長如存。百千萬億

❶「運」，蔡本作「繪」。
❷「觀」，蔡本作「光」。
❸「摘」，《叢刊》本、《四庫》本作「擇」。
❹「山」，蔡本作「河」。
❺「所」，蔡本作「之」。
❻「憎」，蔡本、《道藏》本作「增」。

年，其事長如新。可以辨庶政，可以齊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訓子孫。可以尊萬乘，可以嚴三軍。可以進諷諫，可以揚功勳。可以移風俗，可以厚人倫。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疏親。可以正夫婦，可以明君臣。可以贊天地，可以感鬼神。規人何切切，誨人何諄諄。送人何戀戀，贈人何懃懃。無歲無嘉節，無月無嘉辰。無時無嘉景，無日無嘉賓。樽中有美禄，坐上無妖氛。胸中有美物，心上無埃塵。忍不用大筆，書字如車輪。三千有餘首，布爲天下春。

演繹吟

萬事入沉吟，其來味更深。雖然曾過眼，須是更經心。過眼未盡見，經心肯儘尋。儘尋能得見，方始是真金。

何者是真金，真金入骨沉。飽曾經煆煉，足得不沉吟。到手何須眼，行身敢放心。放心然後樂，天下有知音。

何者謂知音，知音只在心。肝脾無效驗，鍾鼓漫搜尋。既若能開物，何須更鼓琴。來儀非爲鳳，只是感人深。

何者謂來儀，來儀意不低。有身皆衎衎，無物不熙熙。一國若一物，四方猶四支。巍巍乎堯舜，何得而名之。

史畫吟

史筆善記事，畫筆善狀物。狀物與記事，二者各得一。詩史善記意，詩畫善狀

情。狀情與記意，二者皆能精。❶狀情不狀物，記意不記事。形容出造化，想像成天地。體用自此分，鬼神無敢異。詩者豈于此，史畫而已矣。

好勝吟

人無好勝，事無過求。好勝多辱，過求多憂。憂辱並至，道德弗遊。不止人患，身亦是仇。

治心吟

心親于身，身親于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

吾廬吟

吾亦愛吾廬，吾廬似野居。性隨天共淡，身與世俱疎。遍地長芳草，滿床堆亂書。自從無事後，更不著功夫。

人靈吟

天地生萬物，其間人最靈。既爲人之靈，須有人之情。若無人之情，徒有人之形。

❶「皆能」，蔡本作「各得」。

過眼吟

紛紛過眼不須驚，利害相磨卒未平。伎倆雖多無實效，聰明到了是虛名。溫涼寒熱四時事，甘苦辛酸萬物情。除却此心皆外物，此心猶恐未全醒。

災來吟

災自外來，猶可消除。災自內來，何由支梧。天人之間，內外察諸。

內外吟

目耳鼻口，人之户牖。心膽脾腎，人之中霤。內若能守，外自不受。內若無守，外何能久。

名利吟

重人以名，見人之情。厚之以利，見人之意。情意內也，內重則外輕；名利外也，內賤則外貴。

名實吟

內無是實，外有是名，小人故矜。外無是名，內有是實，君子何失。

性情吟

君子任性，小人任情。任性則近，任情則遠。

丁寧吟

人無忽略，事貴丁寧。忽略近薄，丁寧近誠。

疑信吟

人無輕信，事無多疑。輕信招釁，多疑招離。

治亂吟

君子小人，亦常相半。時止時行，或治或亂。

有時吟

龍不冬躍，螢能夜飛。小人君子，❶而皆有時。

忠厚吟

小人斯須，君子長久。斯須傾邪，長久忠厚。

窮冬吟

十二月將終，還驚歲律窮。❷藏冰方北

❶「小人君子」，宋墓本作「君子小人」。
❷「律」，蔡本作「月」。

陸，解凍未東風。草味徒尋緑，花梢强覓紅。探春春不見，元只在胸中。

知非吟

今日已前事，知非心可憑。虛言安足道，實行又何矜。無藥醫衰老，有詩歌聖明。縱然時飲酒，未肯學劉伶。

冬至吟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❶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頭白吟

頭白已多時，況能垂白髭。不如猶甚幸，竊比未全衰。潤屋雖無鏹，承家却有兒。敢言貧浄潔，似我亦應稀。

談詩吟❷

詩者人之志，非詩志莫傳。人和心盡見，❸天與意相連。論物生新句，❹評文起雅言。興來如宿構，未始用雕鐫。

❶「味方淡」，蔡本作「淡無味」。
❷「談」，蔡本作「論」。
❸「盡」，蔡本作「可」。
❹「句」，蔡本作「意」。

繩水吟

水能平而不能直，繩能直而不能平。安得繩水爲人情，而使天下都無爭。

刑名吟

君子多近名，小人多近刑。善惡有異同，一歸于任情。

陰陽吟

陽行一，陰行二。一主天，二主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六主氣。

人事吟

人有去就，事無低昂。跡有疎密，心無較量。能此四者，自然久長。

内外吟

衣冠嚴整，謂之外修。行義精潔，❶謂之内修。内外俱修，何人不求。衣冠不整，謂之外惰。行義不修，謂之内惰。内外俱惰，何人不唾。

❶「精」，《叢刊》本、《道藏》本作「純」。

盛衰吟

克肖子孫，振起家門。不肖子孫，破敗家門。猗嗟子孫，盛衰之根。

死生吟

學仙欲不死，學佛欲再生。再生與不死，二者人果能？設使人果能，❶方始入于情。賞哉林下人，不爲人所惜。哀哉公與卿，重爲人所惑。

生日吟

三萬五千日，伊予享此身。當時纔作物，此際始爲人。久負陰陽力，終虧父母恩。一盃爲壽酒，牀下列兒孫。

時事吟

時之來兮，其勢可乘。❷時之去兮，其事遂生。前日之事兮，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兮，後來必更。

時久則患生，事久則弊成。弊患相仍，人何以寧。❸

不知吟

不知陰陽，不知天地。不知人情，不知

❶「設使人果能」，原無，據《叢刊》本、《道藏》本補。
❷「乘」，宋墓本作「成」。
❸「弊患相仍人何以寧」兩句，宋墓本作「患弊患相仍，人何得心寧」。

物理。强爲人師，寧不自愧。

水火吟

水火得其御，交而成既濟。水火失其御，焚溺可立至。不止水與火，萬事盡如此。只知用水火，不知水火義。

中原吟

中原之師，仁義爲主。仁義既無，四夷來侮。

喜飲吟[1]

堯夫喜飲酒，飲酒喜全真。不喜成酩酊，只喜成微醺。微醺景何似，襟懷如初春。初春景何似，天地纔絪緼。不知身是人，不知人是身。只知身與人，與天都未分。

所感吟

人生無定準，事體有多端。客宦危疑處，家書子細看。既曾憂險阻，[2]方信喜平安。男子平生事，須于痛定觀。[3]

[1] 「飲」，原作「歡」，據蔡本改。
[2] 「既」，《叢刊》本、《四庫》本作「可」。
[3] 「痛」，《四庫》本作「論」。

行止吟

時止則須止，時行則可行。❶時行與時止，人力莫經營。

太平吟

太平時世園亭內，豐稔歲年村落間。情味一般難狀處，風煙草木盡閑閑。

探春吟

草色依稀緑，花梢隱約紅。一般難道說，如醉在心中。

不出吟

冬夏遠難出，止行南北園。如逢好風景，亦可至三天。西行至天街二百步，北行至天津三百步，東行至天宮四百步。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八

❶「可」，宋墓本作「須」。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九

不善吟

不良之人，禀氣非正。蛇蝎其情，豺狼其性。至良之人，禀氣清明。金玉其性，芝蘭其情。

不同吟

君子之人，與己非比。聞善則樂，見賢則喜。小人之人，與己非惡。聞善則憎，見賢則怒。

得失吟

時難得而易失，心雖悔而何追。不知老之已至，不知志與願違。

痛矣吟

痛矣時難得，悲哉道未傳。今年年已盡，明日是明年。

歲除吟❶

半百已華顛，如今更皓然。自知爲士子，人訝學神仙。風月難忘酒，雲山不著

❶「吟」，《道藏》本無。

錢。行年六十六，明日又添年。

筆興吟 熙寧十年

窗晴氣和暖，酒美手柔軟。興逸情撩亂，筆落春花爛。

影論吟

性在體內，影在形外。性往體隨，形行影會。體性不存，形影安在。影外之言，曾何足怪。

憂喜吟

大喜與大憂，二者莫能寐。二者若能寐，何憂事不治。

窺開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能將函谷塞，只用一丸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正如攜寶劍，切玉過如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渴多逢美酒，病後遇良醫。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能將一箇字，善解百年迷。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情中明事體，理外見天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可嗟兼可唾，堪鄙又堪嗤。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初。不堪將勸誡，止可與嗟吁。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前。止堪令執筆，不可使持權。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休。止堪初看望，不可久延留。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欲知花爛慢，便是葉離披。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有權能處置，更狡待何爲。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間。敢言天下事，到手又何難。

喜飲吟❶

平生喜飲酒，飲酒喜輕醇。不喜大段醉，只便微帶醺。融怡如再少，和煦似初春。亦恐難名狀，兩儀仍未分。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爲萬乘，亦莫之矜。賤爲匹夫，亦莫之凌。

措處吟

在未定之時，當難處之地。方事之危疑，見人之措置。

❶「飲」，原作「歡」，據《道藏》本改。

費力吟

事無巨細，人有得失。得之小心，失之費力。

不老吟

人無不老理，日有再中時。不老必無也，再中應有之。

代書寄陳章屯田

執别而來二十春，忽飛書意一何懃。四方豈是少賢士，千里猶能思故人。世態見多知可否，物情諳久識疎親。我今老去甘衰朽，無補明時卧洛濱。

長短吟

君子喜淳誠，小人喜欺罔。淳誠歲時長，欺罔日月短。

迷悟吟

君子改過，小人飾非。改過終悟，飾非終迷。終悟福至，終迷禍歸。

正性吟

未生之前，不知其然。既生之後，乃知有天。有天而來，正物之性。君子踐形，小人輕命。

幽明吟

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日月照物，鬼神依人。明由物顯，幽由人陳。人物不作，幽明何分。

無醌吟

事曾經見，物曾持鍊。天地之間，俯仰無醌。

事體吟

語言須中節，義理貴從宜。可革仍三就，當行必再思。

自餘吟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

四可吟

可勉者行，可信者言。可委者命，可託者天。

四不可吟

言不可妄，行不可隳。命不可忽，天不可違。

賃屋吟

屋新人喜居，屋弊人思去。主若善修完，何時不能住。

小人吟❶

小人無耻，重利輕死。不畏人誅，豈顧物議。

覽照吟

其骨爽，其神清。其禄薄，其福輕。

有病吟

一身如一國，有病當求醫。病愈藥便止，節宜良得宜。

二月吟

林下故無知，唯知二月期。酒嘗新熟後，花賞半開時。只有醺酣趣，❷殊無爛熳悲。誰能將此景，長貯在心脾。

❶「吟」，《道藏》本無。以下二首篇題同。

❷「趣」，蔡本作「味」。

三月吟

滿城盡日行春去，言會行春還有數。真宰何嘗不發生，遊人其那無憑據。梨花著雨漫成啼，柳絮因風争肯住。一片清明好意多，奈何意好難分付。

一等吟

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意。欲爲第一等人，須作第一等事。

萬物吟

成敗須歸命，興衰各有時。小人縱多欲，真宰豈容私。只此浪喜歡，便成空慘悽。請觀春去後，遊者更爲誰。

洛陽春吟

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閑人。

洛陽人慣見奇葩，桃李花開未當花。須是牡丹花盛發，滿城方始樂無涯。

桃李花開人不窺，花開須是牡丹時。❶牡丹花發酒增價，夜半遊人猶未歸。

光陰不肯略從容，九十日春還又空。多少落花無著莫，❷半隨流水半隨風。

春歸花謝日初長，燕語鶯啼各自忙。何故遊人斷來往，緑陰殊不減紅芳。

❶「開」，原作「時」，據宋基本改。

❷「莫」，宋基本作「處」。

十日好花都去盡，可憐青帝用功深。遊人莫便無憑據，未必紅芳勝緑陰。

春歸必竟歸何處，無限春冤都未訴。欲託流鶯問所因，子規又叫不如去。

用盡四時周一歲，唯春能見好花開。十千買酒未爲貴，既去紅芳豈再來。

自貽吟

六十有七歲，生爲世上人。四方中正地，萬物備全身。天外更無樂，胸中別有春。

落花吟❶

萬紫千紅處處飛，滿川桃李漫成蹊。狂風猛雨日將暮，舞榭歌臺人乍稀。水上漂浮安有定，徑邊狼籍更無依。流鶯不用多言語，到了一番春已歸。

春暮吟

花開春正好，花謝春還暮。不意子規禽，猶能道歸去。

春來蝴蝶亂，春去子規啼。安得如前日，和風初扇時。

禽不通人情，唯知春已暮。亦或叫提壺，亦或叫歸去。

泉布吟

名爲泉布者，無足走人間。善發難言

❶ 此篇題蔡本作「暮春吟」，共六首，此爲「其二」。

口，能開不笑顏。儻逋小續命，賙急大還丹。唯有商山老，非干買得閑。

牡丹吟

一般顏色一般香，香是天香色異常。真宰功夫精妙處，非容人意可思量。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載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侶又春風。

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添別病新。

和鳳翔横渠張子厚學士亡後篇

秦甸山河半域中，精英孕育古今同。古來賢傑知多少，何代無人振素風。

自處吟

堯夫自處道如何，滿洛陽城都似家。不德於人焉敢異，至誠從物更無他。眼前只見羅天爵，❶頭上誰知換歲華。❷何止春歸與春在，胸中長有四時花。

❶「見」，蔡本作「是」。

❷「換」，蔡本作「幾」。

爲人吟

爲人須是與人群，不與人群不盡人。大舜與人焉有異，帝堯類族亦推倫。人心齟齬一身病，事體和諧四海春。心在四支心是主，四支又復遠于身。

先天吟

先天事業有誰爲，爲者如何告者誰。若謂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歸。眼前伎倆人皆曉，心上功夫世莫知。天地與身皆易地，己身殊不異庖犧。

中和吟

性亦故無他，須是識中和。心上語言少，人間事體多。如霖迴久旱，似藥起沉痾。一物尚不了，其如萬物何。

四賢吟

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又作「條」。暢。四賢洛陽之名望，❶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

❶「名」，原作「觀」，據《叢刊》本、《四庫》本改。

年老吟

歲華頭上不能驚，❶唯有交親眼更明。❷皓皓月常因坐看，深深酒不爲愁傾。苟於心上無先覺，却似人間小後生。欲約何人爲伴侣，江湖泛去一舟輕。

天地吟

天人之際豈容鍼，至理何煩遠去尋。凶焰熾時焚更烈，恩波流處浸還深。長征戍卒思歸意，久旱蒼生望雨心。禍福轉來如反掌，可能中夜不沉吟。

至論吟

民于萬物已稱珍，聖向民中更出群。介石不疑何盡日，知幾何患未如神。若無剛果難成善，既有精明又貴純。❸禍福兆時皆有漸，不由天地只由人。

人玉吟

玉不自珍人與珍，人珍何謝玉之純。然知粹美始終一，更看清光表裏真。韜韞有名初在石，琢磨成器却須人。古人已死

---

❶ 「頭上」，蔡本作「年老」。
❷ 「有」，蔡本作「見」。
❸ 「明又」，蔡本作「神不」。

不復見，被褐之言不謬云。❶

詐者吟

詐者固疑人，天下盡行詐。不信天下人，其間無真話。

飲酒吟

時時醇酒飲些些，頤養天和以代茶。無雨將成大凶歲，負城非有好生涯。身居畎畒須憂國，事委男兒尚恤家。❷人問老來何長進，鑑中添得鬢邊華。

樂物吟

物有声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萬物于人一身，反觀莫不全備。

和王安之小園五題

小園新葺不離家，高就崗頭低就窊。洛邑地疑偏得勝，天津人至又非賒。宜將閬苑同時語，莫共桃源一道誇。聞說一軒多種藥，只應猶欠紫河車。

野軒

一軒名野非塵境，嵩少煙岑送好風。日月歲時都屬己，更於何處覓壺中。

❶「不」，蔡本作「豈」。
❷「男兒」，《道藏》本作「兒男」。

污亭

許由爲計未爲深，洗耳如何不動心。到此灑然如世外，何嘗更有事來侵。

藥軒

山裏藥多人不識，夫君移植更標名。果能醫得人間病，紅紫何妨好近楹。

晚暉亭

高亭新建礙煙霞，暮景能留是可嘉。最近賞春來往路，遊人應問是誰家。

觀物吟

水雨霖，火雨露。土雨濛，石雨雹。水風凉，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黄，石雲白。水雷雲，火雷虢。土雷連，石雷霹。

晝睡

晝睡功夫未易偕，犧皇以上合安排。心間無事飽食後，園裏有時閑步迴。未午庭柯鶯囀囀，已殘花徑客稀來。請觀世上多愁者，枕簟雖凉無此懷。

進退吟

進退兩途皆曰賓，何煩坐上苦云云。低眉坐處當周物，❶掉臂行時莫顧人。齒髮既衰非少日，林泉能老是長春。行於無事人知否，寵辱何由得到身。

爲客吟

忽憶南秦爲客日，洛陽東望隔秦川。雲山去此二千里，歲月于今十九年。柳色得非新婀娜，江聲應是舊潺湲。衰軀設使能重往，疇昔情懷奈杳然。

忽憶東朐爲客日，壯心初見水雲鄉。島夷居處隣荒服，潮水來時雜海商。卧看蒼溟圍大塊，坐觀紅日出扶桑。虛生虛死人何限，男子之稱不易當。

忽憶東吴爲客日，當年意氣樂從遊。登山未始等閑輟，飲酒何嘗容易休。萬柄荷香經楚甸，一帆風軟過揚州。追思何異邯鄲夢，瞬息光陰三十秋。

忽憶太原爲客日，經秋縱酒未成歸。遠山近水都成恨，高閣斜陽盡是悲。年少不禁花到眼，情多唯只淚沾衣。如今老向洛城裏，更没這般愁到眉。

攝生吟

握固如嬰兒，作氣如壯士。二者非自然，皆出不容易。心爲身之主，志者氣之帥。沉珠于深淵，養自己天地。

---

❶「當」，蔡本作「宜」。

病中吟

堯夫三月病，憂損洛陽人。非止交朋意，都如骨肉親。薦醫心懇切，求藥意慇懃。安得如前日，登門謝此恩。

重病吟

安樂五十年，一旦感重疾。仍在盛夏中，伏枕幾百日。砭灸與藥餌，百療效無一。以命聽於天，於心何所失。

天人吟

天生此身人力寄，人力盡兮天數至。天人相去不毫芒，若有毫芒却成二。

疾革吟

有命更危亦不死，無命極醫亦無效。唯將以命聽於天，此外誰能閑計較。

聽天吟

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

得天吟

天自得一天無既，我一自天而後至。唯天與一無兩般，我亦何嘗與天異。

答客問病

世上重黃金，伊予獨喜吟。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尋。湯劑功非淺，膏肓疾已深。然而猶灼艾，用慰友朋心。

病亟吟

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九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十

首尾吟 一百三十五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爲見聖賢興有時。日月星辰堯則了，江河淮濟禹平之。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豈謂古人無闕典，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坐看時。一氣迴旋無少息，兩儀覆燾未嘗私。四時更革互爲主，百物新陳争效奇。享了許多家樂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得意時。志快不須求事顯，書成當自有人知。林泉且作酬心物，風月聊充藉手資。多少寬平好田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半醉時。因月因花因興詠，代書代簡代行移。池中既有雙魚躍，天際寧無一鴈飛。無限交親在南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得上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爲見興衰各有時。天地全功須發露，朝廷盛美在施爲。便都默默奈何見，若不云云那得知。事在目前人不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寐時。咀茹蘭薰宜有主，恢張風雅更爲誰。三千來首收清月，二十餘年撚白髭。了却許多

閑職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到忘言是盡時。雖則借言通要妙，❶又須從物見幾微。❷羹因不和方知淡，樂爲無聲始識希。多少風花待除改，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雖老精神未耗時。水竹清閑先據了，鶯花富貴又兼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被有許多閑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竚立時。有意水聲千古在，無情山色四邊圍。孤鴻遠入晴煙去，雙鷺斜穿禁柳飛。景物不妨閑自適，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再住時。積翠鶯花供秀潤，上陽風月助新奇。鳳凰樓觀雲中看，道德園林枕上窺。不負太平吟笑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漸老時。每用風騷觀物體，却因言語漏天機。林間車馬自稀到，塵外盃觴不浪飛。六十一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忠恕時。無限物情閑處見，諸般藥性病來知。暗於成事事必敗，失在知人人必欺。家國與身同一體，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識時。初有意時如父子，到無情處類蠻夷。眼前成敗尚不見，天下安危那得知。始信知人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知幸時。日未出前朝象帝，天纔春處謁庖犧。三盃

❶「要妙」，宋墓本作「妙用」。
❷「從」，宋墓本作「遂」。

五盞自勸酒，一局兩局無争棊。韶濩不知何似樂，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勵時。適道全由就師學，出塵須是禀天資。好賢只恐知人晚，樂善唯憂見事遲。多謝友朋常見教，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正得意時嘗起舞，到麾豪處輒能飛。南溟萬里鵬初舉，遼海千年鶴乍歸。豈止一詩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固有命焉剛不信，是無天也果能欺。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無計奈何春又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筆逸時。蒼海有神搜鯨鯢，陸沉無水藏蛟螭。岌嶪五千仞華嶽，汪洋十萬頃黄陂。都與收來入近題，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出入時。春初暖兮日遲遲，秋初凉兮雲微微。輕風動垂柳依依，細雨過芳草萋萋。林下小車遊未歸，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硯時。玉未琢前猶索辨，金經煅後更何疑。當時掉臂人皆笑，今日摇頭誰不知。天外鳳凰飛處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筆時。以至死生猶處了，自餘榮辱可知之。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水湄。不止省心兼省力，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墨時。十室邑中須有信，三人行處豈無師。謀謨不講還踈畧，思慮傷多又忸怩。機會失時尋不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道時。天聽雖高只些子，人情相去没多兒。無声無臭儘休也，不忮不求還得之。雖有丹青亦難狀，❶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物時。物盛物衰隨氣候，人榮人瘁逐推移。天邊新月有時待，水上落花何處追。皆是世間常事耳，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事時。天若可升非待勸，神如無驗不須祈。人當堂上易施設，事過面前難改移。勢盛勢衰非一日，❷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登閣時。往事千年徒渺瀰，斜陽一片漫光輝。伊川洛川水似線，太室少室峰如錐。争者從來是閑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隱几時。尺寸光陰須愛惜，分毫頭角莫矜馳。酒因勸客小盞飲，句到驚人大字麾。❸無人何嘗不自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詠史時。曠古第成千覺夢，中原都入一枰棊。唐虞玉帛煙光紫，湯武干戈草色萋。觀古事多今可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對酒時。處世雖無一分善，行身誤有四方知。大凡觀物須生意，既若成章必見辭。詩者志之所之也，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半老時。肥遁雖無潤屋物，勞謙却有克家兒。筋骸

❶「亦難」，《四庫》本作「難得」。
❷二「勢」字，《叢刊》本、《四庫》本作「世」。
❸「句」，宋墓本作「詩」。「字」，《叢刊》本、《四庫》本作「筆」。

幸且粗康健，談笑不妨閑滑稽。六十二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笑時。閑散何嘗遠人事，語言時復洩天機。至微勳業有難立，儘大功名或易爲。成敗一歸思慮外，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讓僕時。止會摇頭道又錯，奈何轉脚復爲非。比圖爲家效功力，更却與物生瑕疵。失在知人不無過，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大器晚成當自重，小人難養又何疑。既無一日九遷則，安有終朝三褫之。若向槿花求遠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事時。慷慨丈夫無後悔，分明男子有前知。在尋常時觀執守，當倉卒處看施爲。善事没身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喜時。名在士人當盛世，生於中國作男兒。良辰美景忍虚廢，驟雨飄風無定期。過此焉能事追悔，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好話説時常愈疾，善人逢處每忘機。此心是物難爲動，其志唯天然後知。詩是堯夫分付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仲尼。大事既去止可歎，皇綱已墜如何追。由兹春秋無義戰，所以定哀多微辭。絶筆獲麟之一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在時。何處不行芳草地，誰家不望小車兒。花枝好處安詳折，酒盞滿時撋就持。閑氣虚名都忘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負時。暖日纔從桃李過，凉風又向芰荷吹。月華正似金波溜，雪片還如柳絮飛。此樂太平然後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風露清時收翠潤，山川秀處摘新奇。揄揚物性多存體，拂掠人情薄用辭。遺味正宜涵泳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坐時。天意教閑須有謂，人心剛動似無知。煙輕柳葉眉閑皺，露重花枝淚静垂。應恨堯夫無一語，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晚望時。恰見花開便花謝，纔聞春至又春歸。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花已飛。春至花開春去謝，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春出時。一點兩點小雨過，❶三声五声流鶯啼。❷盃深似錦花間醉，車穩如茵草上歸。❸更在太平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入夏時。醪酒竹間留客飲，❹清風水畔向人吹。嬋娟月色滿軒檻，菡萏花香盈袖衣。樂莫樂于無事樂，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秋出時。樓上清風猶足喜，水邊芳草未全衰。纔凉便可停新酒，薄暮初能著夾衣。都没人間浪憂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喜時。不用虚名矜智數，且無閑事撓心脾。酒佳

❶「小雨」，宋墓本作「雨初」。
❷「五声流鶯」，宋墓本作「四声鶯乍」。
❸「車穩如茵草」，宋墓本作「草嫩如茵車」。
❹「竹間」，宋墓本作「新開」。

驀地泛一瞥，花好有時簪兩枝。更縱無人訝狂怪，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確論時。若以後時爲失計，必將先手作知幾。三千賓客成何夢，百二山河付阿誰。弄巧既多翻作拙，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會計時。進退雲山爲主判，陶鎔水竹是兼司。鶯花舊管三千首，風月初收二百題。歲暮又須行考課，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覺老時。不動已求如孟子，無言又欲學宣尼。能知同道道亦得，始信先天天弗違。六十三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火在内而刑寡妻，風行外而令庶黎。老成人爲福之基，騃孺子爲禍之梯。此理昭然多不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記所思。少日過從都似夢，老年光景只如飛。快心事固難强覓，到手物如何不爲。欲俟河清人壽幾，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萬里焦勞無所訴，九重深邃莫能知。二年斯得誠爲晚，七日言誅未是遲。本固邦寧王道在，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髣髴時。寫字吟詩爲潤色，通經達道是鎡基。經綸亦可爲餘事，性命方能盡所爲。可謂一生男子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拍手時。此路清閑都屬我，這般歡喜更饒誰。將何勢力爲憑藉，著甚言辭與指揮。遷怒飾非何更有，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手時。善死自明非不死，有知誰道勝無知。楊朱眼淚唯能泣，宋玉心胸只解悲。爲報西風漫相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憶昔時。天下只知才可處，人間不信事難爲。眼觀秋水斜陽遠，淚灑西風黄葉飛。此意如今都去盡，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相度時。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開眉處且開眉。狂情多見好人喜，弊性少爲他物移。❶只恨一般言不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物時。天地精英都已得，鬼神情狀又能知。陶真義向辭中見，❷借論言從意外移。始信詩能通造化，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樂時。明月恰圓還却缺，好花纔盛又成衰。返魂丹向何人用，續命湯於甚處施。天聽雖高只些子，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春盡時。有意落花猶去住，❸無情流水任東西。鶯傳信處音声切，燕訴冤時言語低。似此誤人事多少，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秋盡時。見慣不驚新物盛，話長難説故人稀。❹雲踈煙淡山仍遠，露冷天高草已衰。❺賴有餘樽自斟酌，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代記時。

❶「弊」，《四庫》本作「僻」。
❷「義」，《叢刊》本、《四庫》本作「意」。
❸「猶」，宋墓本作「隨」。
❹「話」，宋墓本作「語」。
❺「冷」，宋墓本作「重」。

官職固難稱太史，文章却欲學宣尼。能歸豈謝陶元亮，善聽何慚鍾子期。德若不孤吾道在，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曠望時。一片園林擁京國，幾層樓觀犯雲霓。朝昏天氣屢變易，今古人情旋合離。欲問遠山唯斂黛，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閑觀蔬圃時。暖地春初纔鬱鬱，宿根秋末却披披。韭葱蒜薤青遮隴，蕷芋薑蘘緑滿畦。時到皆能弄精彩，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窮理時。語愛何嘗過父子，講和曾未若夫妻。恩多意思翻成恨，歡極情懷却似悲。何事人間不如此，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西晉浮誇時可歎，南梁崇尚事堪悲。仲尼豈欲輕辭魯，孟子何嘗便去齊。儀鳳不來人老去，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足時。開口笑多無若我，同心言少更爲誰。田園管勾憑諸子，樽俎安排仰老妻。不信人間有憂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獨酌時。一盞兩盞至三盞，五題七題或十題。只知人事是太古，不信我身非伏犧。爲幸居多宜自樂，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切慮時。千世萬世所遭遇，聖人賢人曾施爲。當初何故盡有説，在後可能都没辭。事既不同時又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强少時。笻枝藜杖到手拄，南園北園隨意之。酒醺不怕暖生面，花好儘教香惹衣。六十四年

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顧時。若有意時非語話，都無情處是肝脾。方將憂己到未到，何暇責人知不知。因喜聖賢用心遠，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已把樂爲心事業，更將安作道樞機。未來身上休思念，既入手中須指揮。迎刃何煩多顧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鑑誡時。意淺不知多則惑，心靈須識動之微。行凶既有人誅戮，心善豈無天保持。讀《易》不唯明禍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八卦小成皆有主，三才大備畧無遺。陰陽消長既未已，動静吉凶那不知。爲見至神功效遠，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大道備人皆有謂，上天生物固無私。雖知同道道亦得，未若先天天弗違。過此聖人猶不語，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十月時。寒日無光天色遠，陰雲不動柳絲垂。園林葉盡鳥未散，道路風多人更稀。滿目風光口難道，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已著意時仍着意，未加辭處與加辭。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代了天工無限説，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著棊。大智大謀難忘設，小機小數肯輕爲。泥沙用處寧無惜，螻蟻驅時忍更窺。天下也宜留一路，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歡喜時。

歡喜焉能便休得，語言須且略形之。胸中所有事既説，天下固無人致疑。更不防閑尋罅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先見時。直在胸中貧亦樂，屈於人下貴奚爲。誰何藥可醫無病，多少金能買不疑。遲老更逢春未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忍時。戾氣中人爲疾病，和風養物號清微。世情非利莫能動，士節待窮然後知。尚口乃窮非我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恨月時。見説天長在甚處，照教人老待奚爲。嬋娟東面才如鑑，屈曲西邊却似眉。由此遂多悲與喜，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愛月時。松上見時偏皎潔，懷中照處特光輝。何如亭午更休轉，不奈才圓又却虧。青女素娥應有恨，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中夜時。擁被不眠還展轉，披衣却坐忽尋思。死生有命尚能處，道德由人那不知。❶須是安之以無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弟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信脚時。高祖宅前花似錦，魏王堤畔柳如絲。因閑看水行來遠，就便遊園歸去遲。每遇好風還眷眷，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忖度時。

❶「那」，《叢刊》本、《四庫》本作「却」。

先見固能無後悔，至誠方始有前知。己之欲處人須欲，心可欺時天可欺。只被世人難易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揮麈時。每見賓朋須欵曲，更和言語不思惟。方將與物同休慼，何暇共人争是非。天地與人同一體，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恣縱時。在世上官雖不做，出人間事却能知。待天春暖秋凉日，是我東遊西泛時。多少寬平好田地，❶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服老時。簡尺每稱林下士，過從或著道家衣。須將賢傑同星漢，直把身心比鹿麋。六十五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睡覺時。夢後舊歡初髣髴，酒醒前事略依稀。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若向此中觀至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注思時。事少全由心易足，❷病來知道藥難醫。情當少日須思老，志在安時莫忘危。天道分明人自昧，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行己時。政在我時心必盡，事關人處力難爲。人如負我我何預，我若辜人人有詞。就責莫如躬自厚，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省時。義若不爲無勇也，幸如有過必知之。面前地惡猶能掃，心上田荒何所欺。從諫如流

❶ 「多少寬平好田地」，《道藏》本作「道在眼前人不見」。

❷ 「由」，原作「白」，據《叢刊》本、《道藏》本改。「易」，《叢刊》本作「意」。

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盡性時。若聖與仁雖不敢，樂天知命又何疑。恢恢志意方閑暇，綽綽情懷正坦夷。心逸日休難狀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用畜時。史籍始終明治亂，經書表裏見安危。庖犧可作三才主，孔子當爲萬世師。不止前言與往行，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出入時。草軟沙平月陂下，雲輕日淡上陽西。花深柳暗銅駞陌，風暖鶯嬌金谷堤。盡是堯夫行樂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看春秋後語時。七國縱横如破的，九州吞吐若抨棊。君臣自作逋逃主，將相無非市井兒。篆入草書猶不誤，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晚步時。信意遂過高祖宅，因行更上魏王堤。設如終久全無託，何似當初都不知。料得鬼神知此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處困時。事體極時觀道妙，人情盡處看天機。孝慈親和未必見，松栢歲寒然後知。匪石未聞心可轉，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處否時。信道而行安有悔，樂天之外更何疑。受疑始見周公旦，經阨方明孔仲尼。大聖大神猶不免，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無奈時。眼下見榮還見辱，心中疑是又疑非。上陽宮殿空遺堵，金谷園林但落暉。天若有言人可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擲筆時。

事體順時爲物理，人情安處是天機。堅如金石猶能動，靈若鬼神何可欺。此外更無言語道，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詫時。許大天時猶可測，些兒人事豈難知。崑崙美玉人誰識，❶滄海明珠世莫窺。由是堯夫聊自詫，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獨時。人壽百年無以過，心遊萬仞待何爲。爲謀須求心無愧，作事莫幸人不知。誠盡鬼神猶且懼，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與時。初作事時分可否，始親人處定安危。殊鄉忠信同思善，異世姦邪共喜私。豈待較量然後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事時。天道虧盈如橐籥，聖人言語似蓍龜。光陰去後繩難繫，筋力衰時藥不醫。莫把閑愁伴殘照，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爭向僞時須便信，奈何真處却生疑。既稱有客告曾子，豈爲無人毀仲尼。父子君臣獨未免，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掩卷時。時過猶能用歸妹，物傷長懼入明夷。夏商盛日何由見，唐漢衰年爭忍思。畎畝不忘天下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愛物時。曉事情懷須洒落，出塵言語必新奇。山川秀拔寧無孕，天地精英自有歸。粹氣始能生粹物，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識時。

❶「誰」，《叢刊》本、《四庫》本作「難」。

日月既來還却往，園林纔盛又成衰。登山高下雖然見，臨水淺深那不知。世上高深事無限，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試時。事體待諳然後信，人情非久莫能知。同霑雨露蒿萊質，獨出雪霜松柏姿。見慣不如身歷過，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只被人間多用詐，遂令天下盡生疑。樽前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坐上一云「湯武」。交爭一局棊。小大不同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凭式時。亂法奈何非獨古，措刑安得見於茲。當時既有少正卯，今日寧無孔仲尼。時世不同人一也，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信時。必欲全然無後悔，直須曉了有前知。言忠能盡己所有，事善任他人致疑。外物從來自難必，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無必時。❶或讓或争時既往，相因相革事難齊。犧軒堯舜前規矩，湯武桓文舊範圍。一筆寫成還抹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客問堯夫何所爲。❷睡思動時親甕牖，幽情發處旁盆池。尋芳更用小車去，得句仍將大筆麾。餘事不妨閑潤色，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詫老時。金玉過從舊朋友，糟糠歡喜老夫妻。瓦燒酒盞連醅飲，紙畫棊盤就地圍。六十六年

❶「無」，《道藏》本作「毋」。
❷「客問」，《叢刊》本、《四庫》本作「詩是」。

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静時。藥裏君臣慵點對，琴中文武倦更移。鼎間龍虎忘看守，棊上山河廢指揮。亦恐因而害天性，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談笑時。國士待人能盡意，山翁道我會開眉。盞隨酒量徐徐飲，榻逐花陰旋旋移。此樂再尋非易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驚駭時。暮雨朝雲纔半日，春華秋葉未多時。即今世態已堪歎，過此人情更可知。一暑一寒何太急，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訖時。事少事多都在己，人憂人喜更由誰。壺中日月明長在，洞裏乾坤春不歸。誰道光陰如過隙，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疎散時。早起小詩無檢束，❶那堪大字更狂迷。既貪李杜精神好，又愛歐陽格韻奇。餘事不妨閑戲弄，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事時。舉動苟能循義理，辨明安用致言辭。艱難圖處費心力，容易來時省指揮。欲蓋而彰事多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物向物中觀要妙，人於人上看幾微。物中要妙眼前見，人上幾微心裏知。且是有金無處買，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强時。事到强爲須涉跡，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省力事多

❶「起」，原作「是」，據《道藏》本改。

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這意著何言語道，此情唯用喜歡追。仙家氣象閑中見，真宰功夫靜處知。不必深山更深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難老時。齒暮乍逢新歲月，眼明初見舊親知。歡情此去未伏減，飲量近來差覺低。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動時。枉道干名名亦失，佛民從欲欲還隳。號爲賢者能從善，名曰小人能飾非。大佞似忠非易辨，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有激時。留在胸中防作恨，發于詞上恐成疵。芝蘭見處須收採，金玉逢時莫棄遺。到此堯夫常自賀，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有愧時。空受半來天下拜，却無些子自家爲。心能盡處我自慰，力不周時人亦知。只恨一般言未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詫劍時。當煅煉時分勁挺，❶到磨礱處發光輝。長蛇封豕休撩亂，狡兔妖狐莫陸離。此器養來年歲久，堯夫非是愛吟詩。

❶「挺」，《叢刊》本、《四庫》本作「節」。

光和堯夫首尾吟❶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無所爲。古道白頭無處用，今時青眼幾人知。嵩山洛水長相見，秋月春風不失期。筋力雖衰才思壯，遞年比較未嘗虧。

顥　和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預，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對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弼觀罷走筆書卷後

黎民於變是堯時，便字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十

❶ 以下三首和詩，《道藏》本無。

集外詩[1]

過比干墓

精誠皦於日，發出爲忠辭。方寸已盡破，獨夫猶不知。高墳臨大道，老木無柔枝。千古存遺像，翻爲諂子嗤。

自遣

讀書忘歲月，人競笑蹉跎。但得甘旨足，寧辭辛苦多。龍泉去鉎刃，蝸角亦風波。知我爲親老，不知將謂何。

共城十吟[2]

予家有園數十畝，皆桃李梨杏之類，在衛之西郊。自始營十餘載矣，未嘗熟觀花之開，屬以男子之常事也。去年冬，會病歸自京師。至今年春，始偶花之繁茂，復悼身之窮處，故有春郊詩一什。雖不合於雅焉，抑亦導于情耳。慶曆丁亥歲。

其一曰春郊閑居

居處雖近郭，不欲登城市。盡日客不來，至夜門猶閉。院静春正濃，牕閑晝復寐。誰知藜藿中，自有詩書味。

---

[1] 此卷《道藏》本無。

[2] 「吟」下，《四庫》本有「小序」二字。

其二曰春郊閑步

病起復驚春，攜笻看野新。水邊逢釣者，壠上見耕人。訪彼形容苦，酬予家業貧。自慙功濟力，未得遂生民。

其三曰春郊芳草

春風必有刀，離腸被君斷。春風既無刀，芳草何人剪。腸斷不復接，草剪益還生。誰人有芳酒，爲我高歌傾。

其四曰春郊花開

桃李正芬敷，花繁覆弊廬。亂香尋密牖，碎影下前除。静邊晝眠後，輕攀春醉餘。縱然觀盡日，誰敢罪狂疎。

其五曰春郊寒食

郭外花亦繁，不謂繁華失。幸非在郭中，不見繁華物。不寒不暖天，半陰半晴日。花外鞦韆鳴，月隔鞦韆出。

其六曰春郊晚望

風暖囀鳴禽，天低薄薄陰。煙容凝壠曲，雨意弄河心。柳隔高城遠，花藏舊縣深。獨憐身卧病，猶許後春尋。

其七曰春郊雨中

九野散漫漫，連昏鳥道間。坐中迷遠樹，闊外失前山。襏襫耕夫喜，帡幪居者閑。騷人正凝黯，天際意初還。

其八曰春郊雨後

雨歇蕩餘春，天光露太真。茵鋪芳草軟，錦濯爛花新。風觸鶯簧健，煙舒柳帶勻。如何當此景，閑卧度昌辰。

其九曰春郊舊酒

花開風雨後，忍病欲消磨。未是踈狂極，其如困頓何。梁間新燕亂，天外去鴻多。總是灰心事，冥焉晝午過。

其十曰春郊花落

春暮多風雨，離披滿後園。曉餘殘片擁，晴外亂紅翻。香徑難留裛，嬌心絶弄繁。成蹊是桃李，狼籍尚無言。

寄揚軒

淇水清且泚，泉源發吾地。流到君家時，盡是思君意。

集外詩補

對花❶

新花色鮮妍，故花色憔悴。明朝花更開，新花何有異。（宋墓本卷一）

曉物吟

曉物情人爲曉事，知時態者號知人。知人淺後却成害，❷曉事過時還不淳。❸鉛錫點金終是假，丹青畫馬妄求真。❹奈何近世人多愛，惡紫之心殊未申。（蔡本卷之四）

詠世

福藝俱全不可逃，无能无福謾徒勞。福微藝廣終須貴，靠福无能久不高。

富貴

富貴如將智力求，仲尼年少合封侯。世人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

---

❶ 自此篇至《句》共四十七首(句)，均輯自北京大學校點本《全宋詩》卷三八一，原整理者爲張躍明。

❷「淺」下，蔡本校曰：一作「失」。

❸「曉物情人爲曉事」至「曉事過時還不淳」四句，與底本卷之十一《曉事吟》同。

❹「鉛錫」至「求真」兩句，與底本卷之七《崇德閣下答諸公不語禪》五六句同。

破釜

有一破釜多故舊，掉向空房不照顧。上面垺土塵埃生，兩璺到耳連底透。叫得將來鋦露人，拈得與他交覷部。羊皮鞴袋扇風急，旋去爐上煉金汁。烹向破釜竅眼中，鋦露還同如舊日。釜有□□人有病，人病還同釜有紊。破釜鋦露上依然，人□□□枉喪命。

五相

北巷通南陌，門連五相家。水分池對岸，牆隔樹交花。

呈富相風箏

秋風一擊入雲端，合國人皆仰面觀。好向丹霄休索線，等閑勢斷却收難。

擔折

禹士力生頭，都知閑做弄。直待擔子折，恁待柴束重。

相笑

白雲耕叟説方知，遥指西南舊殿基。更有笑人君不見，道傍橋是墓前碑。

歡笑

刬平荆棘蓋樓臺，樓上笙簧鼎沸開。歡笑未絶兵火起，從前荆棘却生來。（以上見宋墓本卷三之四）

首尾吟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讚易時。士昧固難分體用，人靈豈不異蓍龜。吉凶只向面前決，動静何煩心上疑。由此敢開天下口，堯夫非是愛吟詩。（宋墓本卷之五《首尾吟》十一首之一）

秋日

滿目平原百里賒，寂寥深處見人家。三間草屋無樵爨，一□□□有野花。遠出小童尋路徑，歸來老叟帶煙霞。數聲起笛寒山暮，光照柴門月滿斜。（宋墓本卷之六）

聞少華崩

熙寧壬子歲，少華忽然崩。七社民俱死，九泉神不寧。昔天無駭，❶曠古未之聆。燮理陰陽者，如何略不驚。

❶ 此句疑有脱文。

秋夜

耿耿銀河秋夜長，起來無寐□思量。思量了後迷還悶，煩惱到頭徒□□。□□□□□計較，夢中說夢轉尋常。回頭萬事□□迹，空□語言爭知長。（以上宋墓本卷之八）

晝寢房

晝寢房中好避乖，中堂有客寄書來。多因只是名和利，放向床頭不拆開。

選官圖

虛名虛利太無端，自方□□寸進難。大抵人生只如此，采來誰不做高官。（以上宋墓本卷之九）

暮春吟

許大春工造物華，一場狼藉但堪嗟。群芳委盡綠陰密，遊騎去殘紅日斜。臺上喧呼成蝶夢，眼前零落空楊花。人間萬事卒如此，□□莊□□□□。（蔡本卷之二）

代書寄張司封吟

天機時事不相差，老後□□□□□。□□□□去□□，□□□□□□□。□□□□□□□，□□□□□可嗟。唯有□風一杯酒，憶君□□□□□。

和人語道吟

吾道昭昭是可尊，豈宜他適復□□。珠藏水底川須媚，月到天心夜不昏。禮樂不□□□□，詩書自可造形論。直須去盡秋毫迹，□□□□□□□。

伊川吟❶

休嗟流年隨逝水，但將清景逐閑情。山河天下從來廣，日月林間長自明。幸有園林供笑傲，豈無詩酒樂昇平。如何更得煙霞侣，好向伊川老此生。

六十歲吟

六十殘軀鬢已斑，繆稱仙術有□□。時來孺子成功易，勢去聖人爲力難。雖則筋骸粗康健，奈何情意已闌珊。着身争處明開眼，三十年來看世間。（以上蔡本卷之三）

隨緣吟❷

得路青霄正好衡，休貪糧稻戀深籠。要無爲後須還朴，好自由時莫厭窮。百計用心終是錯，❸一場大夢到頭空。生涯瀹瀹

❶ 此篇蔡本原題作「伊川吟二首」，實存一首。
❷ 此題宋槧本作「還朴」。
❸ 「終」，宋槧本作「不」。

隨緣過，未肯將身入彀中。（蔡本卷之四）

潛機吟

世事觀開日，人情看破時。一身都是我，瘦了又還肥。❶貨聚知朋聚，財離親戚離。目前常見此，焉得不潛機。（蔡本卷之五）

无行吟

无行少年子，京都來往頻。功名一生事，歌酒十年春。有數黄金盡，无情白髮新。朋從消散盡，贏得病隨身。

悲怒吟

多怒傷人氣，多悲傷人心。□□□□□，傷心爲害深。害淺藥易治，害深藥難任。誰能知未病，何藥能相尋。（以上蔡本卷之六）

觀天

千里南山對華山，二山中有修□□。□時禾黍交搔□，□静禽魚相與閑。好景盡□□揚外，虚名不顯落□□。□□□語無心旨，自謂羲皇正却還。

人心

弟兄尚路人，它人安可從。人心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對面九嶷

---

❶「世事觀開日」至「瘦了又還肥」四句，與底本卷十九《窺開吟》其一略同。

峰。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死已久，何人繼其蹤。（以上蔡本卷之七）

芍藥四首

阿姨天上舞霓裳，姊妹庭前剪雪霜。要與牡丹爲近侍，鉛華不待學梅妝。

含露仙姿近玉堂，翻階美態醉紅粧。對花未免須酣舞，到底昌黎是楚狂。

一聲啼鴂畫樓東，魏紫姚黄掃地空。多謝化工憐寂寞，尚留芍藥殿春風。

花不能言意已知，今君慵飲更無疑。但知白酒留佳客，直待瓊舟覆玉彝。（宋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卷三）

遊海棠西山示趙彦成

東風吹雨過溪門，白白朱朱亂遠村。灘石已無回棹勢，岸楓猶出繫船痕。時危不厭江山僻，客好惟知笑語温。莫上南岡看春色，海棠花下卻銷魂。（宋陳思《海棠譜》卷下）

觸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净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怜斵喪者，能作太平人。

晚涼閒步

得處亦多矣，風前任鬢班。年過半百外，天與一生閒。瑩浄雲間月，分明雨後山。中心無所愧，對此敢開顔。（以上宋金履祥《濂洛風雅》卷四）

王氏螟羅氏子

庚星一點光無涯，日來飛入江東家。江東江左舊聲氣，叔氏得之真差事。歸來瑞光凌九霄，叔氏喜亦迎眉鬢。家人驚起偏物色，袖中却得真英物。螟蛉須信逢蜾蠃，莫惜丁寧長類我。他年解有速肖時，會振風流舊江左。（宋劉應李《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丙集卷三）

訓世孝弟詩十首

子孝親兮弟敬哥，休殘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深要取和。公藝同居今古罕，田真共處子孫多。如斯遐邇皆稱美，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怡聲下氣與謙和。難兄難弟名偏重，孝子賢孫貴自多。負米尚能爲薄養，讀書寧不擢高科。仲由陳紀皆如此，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訓賢妯娌事翁婆。好遵孟母三遷教，須讀張公百忍歌。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聖義與中和。當時曾子同楊博，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光陰擲過疾如梭。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

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櫃富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天時地利與人和。莫言世事常如此，堪嘆人生有幾何。滿眼繁華何足貴，一家安樂值錢多。奇哉讓梨並懷橘，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蹉跎。一門孝友真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耽宜自翕，彝倫攸叙在謙和。班衣舞罷塤篪奏，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丈夫休聽室人唆。眼前金帛毋嫌少，膝下兒孫不厭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義富如何。王韓孝友垂青史，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休傷和氣忿争多。偏生嫉妬偏艱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仁實是出妖魔。但聞孝弟傳千古，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莫因微利遽傷和。黄金櫃内休嫌少，陰德冥中要積多。私曲豈知公直在，剛强無奈善柔何。古今簡籍多名譽，子孝親兮弟敬哥。

子孝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拆聽搬唆。囊中財物他嫌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恐消磨。何如孝弟親鄉黨，子孝親兮弟敬哥。

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静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清康熙八年重刻明吴翰、吴泰注《擊壤集》卷一）

睢陽五老圖

政事渾如春夢閑，人情囂薄惡儒冠。四朝遺烈承平日，兩世觀風樹大桓。經濟安民心不晦，保全傳嗣骨無寒。乾元恰似諸公意，符節還同一揆看。（清康熙《歷代題畫詩類》卷四一）

句

始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宋楊時《龜山語録》）

水光連夜白，雪意共雲低。（宋《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三）

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元白珽《湛淵詩話》）

附録

擊壤集引

希古

康節邵先生，有宋名儒也。方其五星聚奎，伊洛鍾秀，篤生先生。著書立言，羽翼聖經。寓有所得，形諸聲詩，發越性情，集成一卷，名曰《擊壤》。予於侍問之暇，披閲再四。愛其體物切實，立意高古，其音純，其辭質，如茹大羹、啜玄酒而有餘味焉。乃重鋟梓，廣惠來學。即其言以味先生理趣之深，誦其詩以求先生道學之妙，庶幾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少助云。

時成化乙未花朝日書。希古。

（録自《叢刊》本卷首）

題伊川擊壤集後❶

畢亨

予家食時，手録康節先生《首尾吟》二十余首讀之，欣然自得。及登進士，於監察御史晉陽王濬家得《擊壤集》二册，乃知先生所作不止《首尾吟》，而《首尾吟》又不止予所録也。每欲壽諸梓而未暇，及後尹應天，始克刊行，以廣其傳。及進今職致政，特取此板回洛。意此集乃先生隱洛時所著，置之于洛，以爲先生故物耳。已而郡守桂林劉公尚文，創建先生安樂窩書院，復訪

❶ 此篇題原無，爲校點者所加。

先生是集而梓行之，遂以此板授焉。其間殘缺者，劉公洗補之爲全集云。

庚子歲副都御史洛人畢亨題。

（録自《叢刊》本卷末）

四庫全書總目擊壤集提要

《擊壤集》二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宋邵子撰。前有治平丙午自序，後有元祐辛卯邢恕序。晁公武《讀書志》云「雍邃於易數」，「歌詩蓋其餘事，亦頗切理」。案：自班固作《詠史詩》，始兆論宗；東方朔作《誡子詩》，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於是以論理爲本，以修詞爲末，而詩格於是乎大變，此集其尤著者也。朱國楨《湧幢小品》曰：「佛語衍爲《寒山詩》，儒語衍爲《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人，覺世喚醒之妙用。」是亦一説。然北宋自嘉祐以前，厭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樸還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達爲宗，其文章亦以平實坦易爲主，故一時作者往往衍《長慶》餘風，王禹偁詩所謂「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詩，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絶意世事，不復以文字爲長，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於詩法之外。毁之者務以聲律繩之，固所謂「謬傷海鳥，横斤山木」，譽之者以爲《風》、《雅》正傳。莊杲諸人轉相摹仿，如所謂「送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者，亦爲「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失邵子之所以爲詩矣。况邵子之詩，不過不苦吟以求工，亦非以工爲厲禁。如邵伯温《聞見前録》所載《安樂窩詩》曰：「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此雖

置之江西派中，有何不可？而明人乃惟以鄙俚相高，又烏知邵子哉！集爲邵子所自編，而楊時《龜山語録》所稱「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一聯，集中乃無之。知其隨手散佚，不復收拾，真爲寄意於詩而非刻意於詩者矣。又案：邵子抱道自高，蓋亦顔子陋巷之志，而黄冠者流以其先天之學出於華山道士陳摶，又恬淡自怡，迹似黄老，遂以是集編入《道藏》太玄部「賤」字、「禮」字二號中，殊爲誣妄。今併附辨於此，使異教無得牽附焉。

（録自中華書局影印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

宋史邵雍本傳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

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

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毁盡禮。富弼、司馬光、吕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争相迎候，童孺廝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

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

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

中賜謚康節。

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

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

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温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子伯温，别有傳。

（録自中華書局校點本《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北宋〕周敦頤 撰
陳俊民
肖發榮 校點

目録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二四五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一……二七八

校點説明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是有關宋儒周敦頤其人其學的詩文集。周敦頤(一〇一七—一〇七三),字茂叔,名惇實,後避英宗舊諱改作今名,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因家在營江濂溪之旁,故世稱「濂溪先生」。景祐中以舅父蔭入仕,授洪州分寧縣主簿,以有才幹調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州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被薦遷大理寺丞,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改太子中舍,簽判合州,通判永州。歷知南昌、郴州和南康軍等,身經瘴癘險遠,積勞得疾。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蓮花峰前溪上,取故居原名,謂之曰「濂溪書堂」。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南宋嘉定十三年(一二二〇)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一二四一)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宋儒朱熹、度正、潘興嗣撰有濂溪先生《事狀》、《年譜》、《墓誌銘》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七有傳。

周敦頤博學力行,尤善談名理,精於易學,著有《太極圖》、《易説》、《易通》數十篇,詩十卷。史稱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程顥、程頤受業門下,「敦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宋史》本傳)。周敦頤與二程、張載、邵雍合稱「北宋五子」,同爲宋代道學之開創者和奠基者,而周子則被宋儒尊奉爲「繼孔孟真傳,開程朱來學」之道學正統。其理學著作行世甚早,而文集裒輯刊行較晚,北宋未見刻本,至南宋,編輯錄木者多有(參見本書卷之八、十、十一),始有刻本傳世。《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列有《周濂溪集》,《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七著録有《濂溪集》七卷,《郡齋讀書附志》卷下著録曰:營道守蕭一致刻濂溪先生遺文並附録七卷,名曰《大成集》;進士易統又刻於萍鄉,名曰《大全集》,兩本互有差誤。蕭刻不詳何時,未見序跋。

易刻據萍鄉人胡安之所撰《書萍鄉大全集後》跋文，當不晚於紹定元年（一二二八）。又據朱子門人度正嘉定十四年（一二二一）所撰《書文集目録後》記載，遵照朱子之囑，度正遍求周子之姻族與當時從遊於其門者之後代，始得周子散佚各地之序、書、謁、疏若干篇，「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游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笑談吟詠之樂，登臨遊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録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見本書卷之八）。同年，度正還撰有《周元公年表》。可知，南宋嘉定年間尚有度正裒輯編纂的另一宋本文集傳世，但此本宋元均無著録。《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六《經籍考》從陳氏《直齋書録解題》，《宋史》卷二百九《藝文志》八著録從趙氏《郡齋讀書附志》。然而諸宋本卻時見於明清官私所藏，《内閣書目》卷三著録：「《周元公集》十二册，全。宋周敦頤著。凡十二卷，内正集七卷，附録五卷。」此與度正輯本卷次相同。又《趙定宇書目》、《近古堂書目》卷下、《絳雲樓書目》卷三，皆著録有「宋板《濂溪先生大成集》」。明清以降，屢經重編、重刊，已有多種刻本傳世。

現存通行的宋刊本爲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十二卷本（簡稱宋刻本）。此本卷之首收録度正所撰濂溪先生《世家》和《年表》一卷，卷之一至卷之六爲周子遺書《太極圖》、《太極圖説》、《通書》和遺文、遺詩，並附有諸儒《太極圖類説》、《通書類説》等；卷之七至卷之十二爲附録，多爲周子交遊、門人以及再傳弟子所著的雜詩、雜文、誥命和祠記，基本保存了度正初編和《内閣書目》著録的編次樣式，其版式爲八行，行十五至十八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此外，國家圖書館還藏有另一宋刻《濂溪先生集》不分卷本，存《卷首》、《目録》、《家譜》、《年譜》、《太極圖》等。原爲傅增湘藏書，傅氏《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三著録甚詳，然不知與上述蕭刻、易刻七卷本及國圖所藏十二卷本是否同源。諸宋本歷經明清屢次編修刊印，現存主要有明嘉靖、萬曆、天啓諸刻本和清《四庫全書》、《正誼堂全書》、

《西京清麓叢書》收入的諸多版本。儘管各本卷數不一，編次不盡相同，但就其所含周子遺著及其精粹所在《太極圖説》、《通書》等基本内容來説，雖「與宋本不甚相合，而大致亦不甚相遠」（《四庫全書總目》），其主要差異則在於附録所收内容的多寡。正如《郘園讀書志》卷八著録所稱：「當南宋時，道學極盛之時，濂、洛諸儒一再傳，門弟子衆多，於是好事者掇拾叢殘，以申其景仰。故於本文外附録諸雜體，隨時增益，本不能執一本目爲『正編』。此明人所編不能與宋人相合，《四庫》所編亦不與明人相合，亦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以上見本書《附録補》）

此次校點即以《宋集珍本叢刊》影印國圖所藏十二卷宋刻本爲底本。主要通校本爲：（一）明萬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徐必達輯刊的《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中之《周子全書》七卷本（簡稱徐本）；（二）清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張伯行編、正誼堂書院刊行的《周濂溪先生全集》十三卷本（簡稱張本）；（三）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賀瑞麟編輯、傳經堂刊行的《周子全書》四卷本（簡稱賀本）。主要參校本爲：（一）南宋端平二年（一二三五）黄壯猷修補刻印的《諸儒鳴道集》中之《濂溪通書》（簡稱鳴道本）；（二）明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吕柟編輯、《惜陰軒叢書》收入的《宋四子抄釋》中之《周子抄釋》（簡稱吕本）；（三）明嘉靖十四年黄敏才輯校、王汝憲序刻的《濂溪集》六卷本（簡稱黄本）；（四）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中的《周元公集》九卷本（簡稱四庫本）；（五）清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鄧顯鶴編輯刊行的《周子全書》九卷本（簡稱鄧本）。鑑於本書各卷多涉及宋代諸儒文集、語録，本書還參校了以下文本：（一）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黄瑞節編輯、日新書堂刊行的《朱子成書》（簡稱《成書》）；（二）《四部叢刊》影印明嘉靖十一年張大輪、胡岳刊行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簡稱《文集》）；（三）臺灣影印明成化九年（一四七三）陳煒刻本《朱子語類》（簡稱《語類》）；（四）清光緒十三年傳經堂刊本《北溪字義》（簡稱《字義》）；（五）《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明嘉靖元年翠巖

堂慎思齋刊本《新刊南軒先生文集》(簡稱《南軒集》),影印明正統、景泰間(一四三六—一四五六)刻本《水心先生文集》(簡稱《水心集》),影印清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緝香堂刻本《山谷全書》(簡稱《山谷集》);(六)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中之《湖廣通志》;(七)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珍本初編》中之《五峰集》等。本書有關部分凡參校以十三經本文者,皆以中華書局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爲據。在校編過程中,還參校了中華書局校點本《周敦頤集》。

另從鄧本《周子全書》、北京大學編《全宋詩》、四川大學編《全宋文》中輯出佚詩四首、佚文十一篇等作爲《詩文補》,又從明清諸刻本中輯出有關序跋、書目提要和《宋史·道學傳》序及其本傳等作爲《附録補》,一併置之本書之末,以補本書之闕,並備參考。本書卷首原有《總目》較簡略,今目録爲校點者新編。

本書標點、校勘工作,由陳俊民、肖發榮共同完成,《校點説明》由陳俊民撰寫。

校點者　陳俊民　肖發榮

濂溪先生周元公世家

- 從遠—智彊
  - 式❶ 汀州上杭令
  - 鍔
  - 正
  - 輔成 贈諫議大夫
    - 礪—仲章 見先生付手帖。—伯順 見龔維蕃《祠記》。
    - 先生 先生字茂叔，世家營道之濂溪。晚乞分司，寓居九江，以「濂溪」名其書堂，故世號「濂溪先生」。生於天禧元年，終於熙寧六年。累贈宣奉大夫，謚「元」，封汝南伯，從祀學宮。二子。
      - 壽 小字季老，字元翁，第百一，生於合州，終司封郎中。
        - 伯逵 祖蔭終迪功郎，秦州儀曹，年三十。
        - 虞仲 父蔭修職郎，江州刑曹，年四十五。
        - 叔夏 字求正，叔父遺澤，補登仕郎卒。
        - 季友 字求仁，年三十九。
        - 季仲 字求善，娶陶氏，二子。
        - 季次 字求憲，年三十。

        此六位，遭建炎之厄，不知去向。
      - 燾 小字通老，字次元，第百二，生於虔州，終寶謨待制，知成都府，贈通奉大夫，並詳年表。
        - 繽 字慶長，父蔭終奉議郎，倅蘄州。
          - 正卿 字師端，見晦庵詩後。
            - 洵
            - 沆
          - 直卿 字師溫，見《愛蓮》跋後。
            - 濤
            - 湛
          - 良卿 徙居瀼溪。
          - 彥卿 字師美，見晦庵詩後。—澹
        - 綗 字慶和，父蔭承事郎，終固始丞。
        - 縕 字慶醇，父蔭承事郎。
  - 略❷ 迪功郎

❶「式」，《年表》作「識」，注云：別本作「式」。

❷「略」，《年表》作「伯高」，注云：別本作「略」。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

真宗天禧元年丁巳盡五年。某月某日

濂溪先生周子生。先生之生，所係甚大，當書其月、日、地，而史失其傳，今存其目而闕之，以俟博考。先生初諱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惇頤。維周氏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後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明道行狀》稱「汝南周茂叔」。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强。別本：世家青州，遠祖崇昌，唐永泰中爲廉、白二州太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太陽村，其裔孫諱虞賓。虞賓中子諱從遠，始徙家營道焉。從遠即先生曾大父也，生智强，即先生大父。智强五子。長識，別本作「式」。天聖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別本作「輅」。舉進士，該某年特奏名迪功郎。❶輔成即先生之父，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樓田，❷累贈諫議大夫。先娶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唐卒。左侍禁鄭燦，其先成都人，隨孟氏入朝，因留于京師，有女先適盧郎中，盧卒，爲諫議公繼室，是生先生。善夫朱文公於《江州祠記》論之曰：「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異人間出，孔孟已絶之緒，於

❶「該」，徐本、張本、四庫本、賀本均無。

❷「榮」，黄本、徐本、張本、賀本作「營」。

是而復續焉。」蓋實録也，可謂極本窮原之論矣。謹按：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十餘里，蓋營川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蓋春陵溪泉之名，大率多從水，如洄溪、滮泉、涍泉之類，濂溪亦然耳。而蘇文忠公、黄太史皆其同時人，乃專指清廉爲義，若先生名之以自況者，不知何也。❶先生既愛廬山之勝，遂卜居山下，因溪流以寓其故鄉之名，築室其上，是爲濂溪書堂，學者宗之，號「濂溪先生」云。

乾興元年壬戌

先生時年六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盡九年。

先生時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濂溪舊有橋，❷橋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弄風月，❸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天聖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侍禁之子龍圖閣直學士鄭向，❹向，南省元，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第三人及第。令先生母兄盧惇文挈之，遂偕母仙居縣太君自營道濂溪入京師，依舅氏。按：石刻家譜以惇文爲先生弟，非也。惇文乃盧郎中子。繼夫人先適盧郎中，盧卒，桂嶺公以爲繼室，而生先生焉。惇文，先生同母之兄也。

明道元年壬申二年。

先生時年十六。

---

❶「何」下，黄本有「所據」二字。
❷「橋」，原漫漶不清，據徐本補。
❸「吟弄風月」，黄本、徐本、賀本均作「吟風弄月」。
❹「向」，黄本作「珦」。

景祐元年甲戌盡四年。

先生時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圖公名子皆以「惇」字，因以「惇」名先生，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故盧氏子亦名惇文。

景祐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仙居縣太君鄭氏卒，葬于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二年。

先生時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盡八年。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慶曆初爲分寧主簿，當是此年赴上。時分寧縣有獄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士大夫交口稱之。《脩川志》：先生初仕分寧縣，有疑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嘗被臺檄攝袁州盧溪鎮市征局，鮮事，袁之進士來講學於公齋者甚衆。

慶曆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爲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脩川志》：分寧簿廳，舊在縣西七十步，燬於兵火。紹興初，移在縣治西園。其西有虛直堂，晦菴朱文公爲清江劉升之名，取《通書》中「靜虛動直」之義。分寧舊祠先生于學，雜以諸賢，頗不專，後遂特祠。

慶曆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

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慶曆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師之。及爲郎，每遷授當舉代，輒以先生名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極圖》授之。別本按《程氏家傳》，珦知虔州興國縣二年，就移知龔州。二年，覃明堂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亂，陷龔州。按《國史》，皇祐二年，有事于明堂。其明年，智高叛，則珦之宰興國正是年也。以轉運使王逵薦，移郴州郴縣令。長沙王民極云，先生首修縣學，有《修學記》。當考。

慶曆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爲郴縣令。知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而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初平兩知郴州，按題名記，此再任時也。

皇祐元年己丑盡五年。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皇祐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爲郴州桂陽令。

皇祐五年癸巳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績，諸公交薦之。別本云：此後至丙申載先生出處，疑有小誤，讀者更當以歲月參考。

至和元年甲午二年。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制詞王珪行，見《附録》。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❶

嘉祐元年丙申盡八年。

先生時年四十。以太子中舍僉署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泝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概、洪崖彭德純遊焉。蔣記之，事見《秭歸集》。十一月至合州，十日視事，有《回謁鄉官昌州司録黄君慶牒》。牒見遺事。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別本□□□□《序彭推官詩》石刻在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是時繫銜猶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又傅耆嘉祐二年冬作先生書□□□□□，則轉殿中丞賜五品服，疑不在元年。

嘉祐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士，牒稱爲「解元才郎」，今不詳其爲誰氏子，當是去年鄉貢，今年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生學問，故來求見耳。遂寧傅耆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傅之爲人。先生致書於傅，傅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

❶「數」，徐本、張本、賀本均無此字。

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蹈。」書言「心朋」，意似指二程。後書又云：違遠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誦，嘿有所得，不遂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傅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説姤》，❶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爲元，孰爲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義密，如軻之文」。鄭夫人前適盧郎中，次山必郎中族黨之知學者。味其言，尤爲知先生耳。是歲，傅和先生《席上酬孟翺太博》詩。詩見《附録》。

嘉祐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傅伯成請策題，先生未暇作。因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有書寄傅，且託買皂紗作夏衫，并樗蒲綾袴段二箇。按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鄾。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鄾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三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爲宗式無疑耳。

嘉祐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從蜀江道于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

嘉祐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六月九日，❷先生解職東歸。時吕給事陶爲銅梁令，有送先生序并詩，今載集中。先生初娶職方郎中陸參之女，封縉雲縣君。按嘉祐二年，傅

❶「説姤」，黄本、徐本、賀本均作「姤説」。
❷「九」，徐本、張本、賀本均作「十九」。

與先生書云：「封君尊候康寧。」又云：「聞封君雅候甚平復。」當是素抱疾，故門人書問及之，然竟以不起。又按呂和叔有詩賀其弄璋，未知陸所出否也。至是再娶太常丞蒲師道女，是爲左丞宗孟之妹。左丞二姊五妹，❶其《别黎郎十娘》詩云「六娘周家婦，晚方偶良姻。乃是我手娉，不見五六春」是也。先生在合，士之從之者衆矣，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且語之以聖學之要，其汲汲於傳道授業也如此。一郡之人，心悦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正少時猶及見之。南禪瀕涪江，爲大水所漂，今不存。淳熙八年，簽判何預祠之官舍。紹熙二年，正請於漕臺，祠之郡學。其後郡侯任逢，重加修葺，姚自年創田，以備釋菜之用。今大帥曹叔遠又倣書院之意，增廣其田，以備延請堂長及養生徒之費云。按《劍門集》有先生詩。先生在合陽，無因過劍門，或是嘗過閬中蒲氏，聞劍門之勝，因往遊耳。先生東歸時，王荆公安石年三十九，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詳見《遺事》。是歲，趙清獻公抃以言事切直，出知虔州。別本：先生是年沿外臺檄，按臨赤水縣簿書，與將仕郎赤水縣令費琦遊龍多山，有唱和詩八首，正月刻石。又東歸時十月二十一日，與余從周五人相會于江州東林寺，有題名。

嘉祐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傅耆登第，相遇京師。先生刺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輩傅弟。」三月十二日手謁。」是歲二月辛未，御崇政殿

❶「五」，黄本作「三」。

試禮部進士。三月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傅第三十人。十二日，則唱名之三日耳。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先生前在合陽，或譖之清獻，清獻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熟試先生所爲，❶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嘉祐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遊羅巖。正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追贈父桂嶺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説》。是歲虔州民家失火，焚千餘間，朝廷行遣差替。時先生季點外縣，不自辨明，韓魏公、曾魯公皆知之，遂對移通判永州。程師孟，吴下人，樂易純質，喜爲詩，時知洪州，以詩送行。詩見《附録》。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盡四年。

先生時年四十八。

治平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有《同宋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至山巔》詩。復古名迪，善畫。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詩謁先生于濂溪云：「簷前翠靄逼廬山，❷門掩寒流盡日閑。」指江州之濂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四月，先生以疏慰之。清獻公自成都寄詩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也。按《成都記》，清獻以是年四月視

❶「試」，賀本作「視」。
❷「逼」，黄本、張本作「迫」。

事，所寄詩當在四月以後。十一月，合饗天地于圓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先生在武昌，嘗以詩一軸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丞成十詩答之。別本：所寄詩有《對雪寄吴延之》等作，今皆不存矣。或曰：觀《大林詩》并李才元詩及蒲詩有云「溢浦方營業，濂溪旋結廬」，疑先生往來廬山，定居九江，在此一二年間。

治平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産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灑掃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携二子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數人同遊含輝洞。八日，❶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其帖後歸張敬夫，今刻之道州、桂林學官。先生在永三年，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爲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仲別本作「胡寅明仲」。❷有詩云：「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發遞，以改定《同人説》寄傅伯成。傅時知嘉州平羌縣。❸明年，傅復書云：「蒙寄貺《同人説》，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逾月而成。

❶「日」，原誤作「月」，據徐本改。

❷「胡寅明仲」，徐本同，是。

❸「傅時」，張本、賀本作「時傅」。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盡十年。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邵學記》，❶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率僚吏諸生告于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神宗即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到，故《學記》及祝詞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徇尋常利便之説，輒徙其學他所。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其事而記之。吕正獻公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熙寧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獄職事，治在韶州。行部至潮州，有《題大顛堂》詩。至春州，有詩。至惠州，有《題羅浮山》詩。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硯毋得過二枚。遂爲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者自以爲不冤。俄得疾，聞水齧僊居縣太君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於江州德化縣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污麾紱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❷

❶「邵學記」，張本、賀本作「邵州遷學記」。

❷「京」下，張本、賀本有「而歸」二字。

熙寧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平日俸禄，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❶曠然不以爲意。酷愛廬阜，至是遂居于書堂。正過九江，必造焉。距州城十許里，堂之左即先生之祠。乃塑像，三山帽，紫衣方領，赤舄，坐乎方床之上。又左則爲光風霽月亭，自州城來者先至焉。右則愛蓮亭、拙堂，後爲一室，室之前刻《愛蓮説》、《拙賦》及《太極圖》、《通書》、《墓碣》、《祠記》。《圖》、《書》皆附晦翁解釋於其下，不著何人書。或云永嘉陳益之書之。門外數步，即發源蓮花峰下先生寓名以爲濂溪者。溪之外不二十里，即廬山。正嘗留詩。今夔漕王忠甫嘗爲德化縣，近因書道舊云好事者重修，書堂前詩不復存矣。詩附録。

熙寧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清獻公再尹成都，聞先生之去，拜章乞留。朝命及門，以六月七日卒。二子壽、燾，時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

清逸處士潘興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爲文以祭之曰：「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甚壯，❷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❸又曰：「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絶今不比，伊傅自視。」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嘗見《太極圖》者，故推之於造物以形容之也。黄太史亦云：「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非其親見先生，接其辭氣，則其所以爲言，亦安能曲盡其妙？

❶「粥」下，黄本、張本、賀本有「或」字。

❷「甚壯」，卷八《祭文》作「壯盛」。

❸「盡」，卷八《祭文》作「皆」。

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摶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今种、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摶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静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説》絶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説》，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説》；非爲此《説》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創《圖》，後人從而爲之説。正是以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之爲得之也。

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

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

道、伊川嘗云：❶「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蓋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❷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者，亦失之遠矣。蓋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❸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萇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知其必不然耳。

先生既没之後，春陵人祠之學官，❹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官者，遵故事，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郡博士章穎捐俸金，❺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處學者。晦菴帥長沙，首遣祝幣臨奠，云云。詳見《附録》。今刻祠中。

壽，字李老，❻一字元翁，第百一，生於合州，郡人何平仲及銅梁令吕陶皆以詩賀之。娶鄭氏，即先生母黨。元豐五年，黄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户，次秀州知録，終司封郎中。燾，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生，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長寧榜登第。嘗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二子既顯，累贈宣奉大夫。

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爲能傳

❶「伊川」二字，張本、賀本無。
❷「蓋」，張本、賀本作「因」。
❸「弘」，原作「洪」，避宋宣祖趙弘殷諱。今回改，下同。
❹「學官」，徐本作「學宫」。下二「學官」同。
❺「郡」，張本、賀本作「部」。
❻「李」，徐本作「季」。

之。❶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張思叔、❷侯師聖、尹彦明爲能聞之。❸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菴先生。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❹文定傳之五峰，五峰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翁相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生於學官，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圖説》及《通書》，正學者之差繆，明其心法，以示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業可學而能，孔孟之學絶而復續，❺豈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心通嘿識，然後爲能真知之矣。近年以來，世之推行其學，❻講明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父了翁，除潼川憲，下問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溪先生幸仕弊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委簽判或教官告之，以導學者趨嚮。」既而華父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有易名之請。上即可之。於是下太常定議，吏部覆議，久之議上，賜謚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故併書之，以見聖朝褒崇儒學以風勵學者，如此其至。學者其可不勉之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于當世，遂搜求其當時遺文石刻，不可得。

❶「爲」，張本、賀本作「獨」。
❷「張思叔」三字，徐本無。
❸「聞」，徐本作「得」。
❹「上蔡及」三字，徐本無。
❺「絶而復續」，張本、賀本作「可繼而續」。
❻「世」，徐本作「蜀」。

又欲於架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耆曾從先生遊，先生嘗以《説姤》及《同人説》寄之，❶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録，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書、手謁二帖。其後過秭歸，得《秭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吕和叔《净德集》。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説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録之。一日，與今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閲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爲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爲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爲此編。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爲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遊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垂意搜羅，補而修之，使無遺缺，實區區之志也。

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絶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復又晦昧。至近世，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爲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絶之。賴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復有能沮毁之者，❷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

❶「説姤」，張本、賀本作「姤説」。

❷「復有能」，張本、賀本作「或有」。

月乎！

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有九日，[1]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其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子弟執筆，從傍書之。書至買平紋紗衫材、樗蒲綾袴段，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紺緅之飾，紅紫之服，當暑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併令記之，以示同志云。

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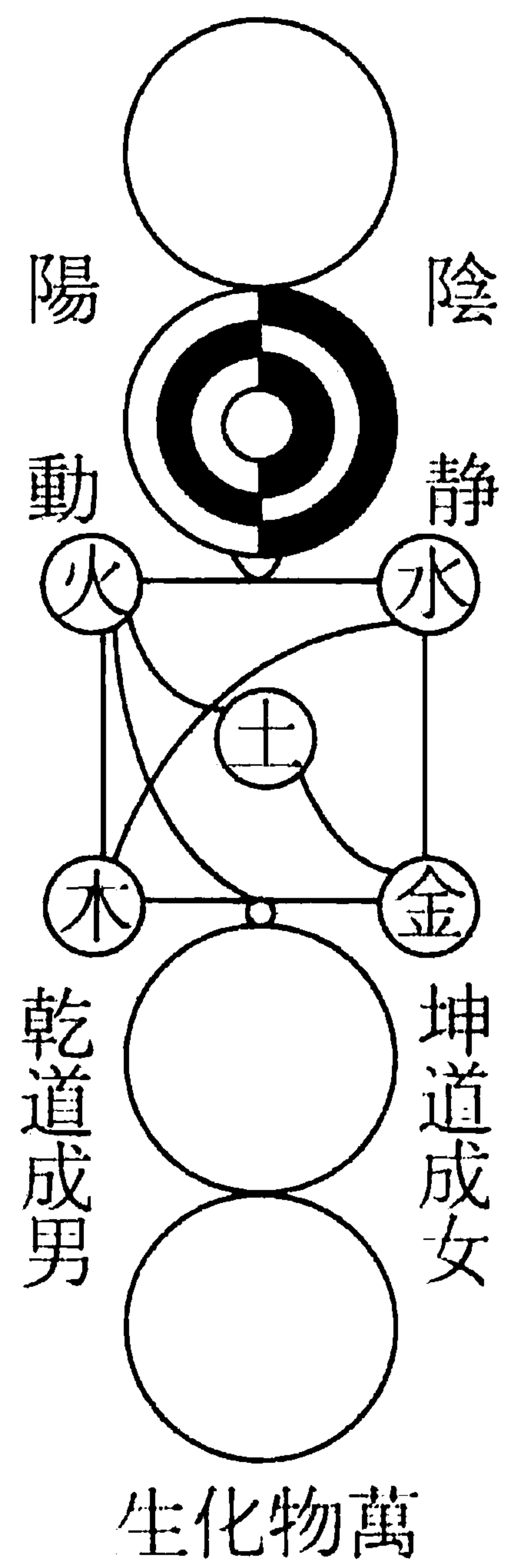
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終

[1] 「二」，徐本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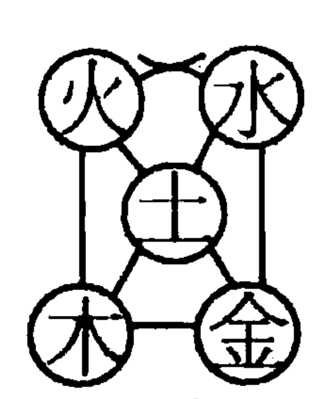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一

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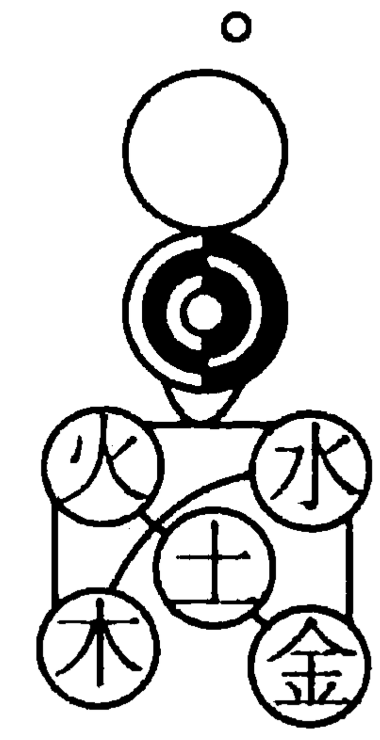
太極圖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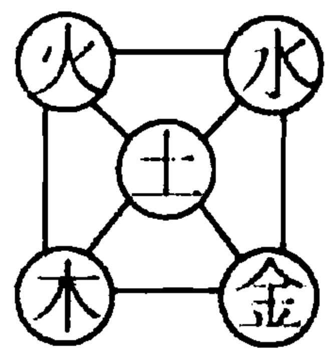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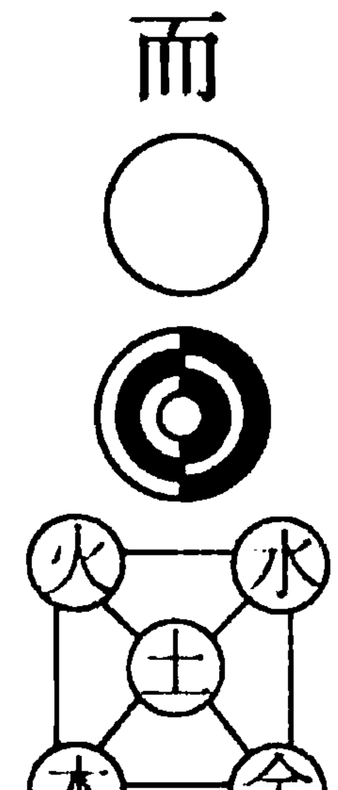
附晦庵解義

熹曰：○，❷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爲言爾。❸◎，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係乎

❶ 此圖中「◎」，原誤作「◎」，據徐、張、賀諸本及《晦庵解義》中「○」和《成書》改。下同。
❷ 「○」，原無，據徐、張、賀諸本及《成書》補。
❸ 「離」，徐、張、賀諸本及《成書》均作「雜」。

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

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紜交錯，❶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❷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

❶「紜」，徐、張、賀諸本及《成書》均作「綸」。

❷「慎」，原作「謹」，避宋孝宗趙昚諱。今回改，下同。

之道，各一〇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〇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太極圖說

朱熹解附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始終，❶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

❶「始終」，徐本、賀本作「終始」。

見其終之離也。❶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❷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❶「終」，原誤作「中」，據徐本、賀本及《成書》改。

❷「行」，原誤作「形」，據徐本、賀本及《成書》改。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于此尤可見其全矣。❶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静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

❶ 「可」下，徐本、賀本及《成書》有「以」字。

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❶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❷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本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❸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❹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其體立，❺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❶「禽獸不遠矣」五字，原無，據徐本、賀本及《成書》補。

❷「義」下，徐本、賀本及《成書》均有本注「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十一字；「靜」下，有本注「無欲故靜」四字。

❸「本」，徐本、賀本及《成書》均作「稟」。

❹「貞」，徐本、賀本作「真」。

❺「其」，徐本、賀本及《成書》無。

則静虚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别，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説。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兄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太極圖解序

張栻

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于穆脩，脩之學出于陳摶，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意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説，大柢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

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源，實出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識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特假圖以立義，使學者默會其旨歸，要當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求之哉！

太極圖解後序

張　栻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此圖，何耶？以爲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秘于此耶？」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説固多本之矣。試詳考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真積力久，則夫動静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嘿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辨説之詳，猶爲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

爲静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顔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地一也，❶就此理上皆收拾來，❷『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爾。」

諸儒太極類説

延平師生問答

熹問延平李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❸竊恐『動而生陽』句，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静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

❶「地」，張本作「理」。

❷「拾」，張本作「攝」。

❸「即與復卦」至「動而生陽句」二十二字，原脱，據張本補。

樂已發言之。❶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静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顔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耳。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脱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否。」

晦庵與南軒書

《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别紙上呈，未當處更乞指教。但所諭無極、二五不可混説，而「無極之真」合屬上句，此則未能無疑。蓋若如此，則「無極之真」自爲一物，不與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萬物，又無與乎太極也。如此，豈不害理之甚？兼「無極之真」屬之上句，自不成文理，請熟味之，當見得也。「各具一太極」，來喻固善，然一事一物上各自具足此理，著箇「一」字，方見得無欠剩處，似亦不妨。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太極》中、正、仁、義之説，若謂四者皆有動静，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旨意，自有動静，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静乎？近日深玩此理，

❶「爲以」，原誤作「以爲」，據張本改。

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

晦庵答呂東萊書❶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唯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説，其弊必有甚焉。❷觀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録》中論横渠「清虚一大」之説，❸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

晦庵與梭山象山辯答❹

伏承示諭《太極》之失，備悉指意。然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户，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爲之説，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

❶ 此篇，據《文集》卷三十一所載，應爲《答張敬夫》第十書中文字。
❷ 「焉」下，《文集》有本注曰：「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
❸ 「及」，原誤作「乃」，據《文集》改。
❹ 「梭山」，原誤作「校山」，據《文集》卷三十六《答陸子美》改。陸子美，號「梭山居士」。

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説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❶《答子美》。

前書示諭《太極》之説，反覆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習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説而未必果當於理爾。熹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别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複，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熹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熹之淺陋妄説，亦未察其情矣。又謂「無極」字便有虚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謂虚無而好高乎？

熹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横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爲若是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熹本説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

❶ 上段文字，見《文集》卷第三十六《答陸子美》第一書，文句有省略。

不得而不辯也。

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此言少賜反復，❶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也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然此迫急，即是來諭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誣矣。❷不審尊意以爲如何？❸《答子美》。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

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

❶「此言」，《文集》作「二家之言」。

❷「於」，原誤作「所」，據《文集》改。

❸以上三段文字，見《文集》卷第三十六《答陸子美》第二書，文句有省略。

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❶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

《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内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内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

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説出人不敢説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

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

❶「當」，張本、《文集》作「常」。

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别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

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説破，則讀書錯認語意，❶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説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説無，即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説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以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❷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

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

❶ 「書」，張本、《文集》作「者」。
❷ 上「以」字，張本作「謂」，《文集》無此字。

何，而亦爲此言耶？ 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 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 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

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 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 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❶ 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 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 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❷

《答子靜》。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一

❶「笑」，原誤作「矣」，據《文集》改。

❷以上自「來書反復」至「不識老兄以爲如何」共九段文字，見《文集》卷第三十六《答陸子靜》第五書。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二

遺　書

附諸儒太極類説

晦菴文集并語録答問

太極總論

《太極圖》舊本，❶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静」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❷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

「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説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絶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説》，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説》中「静而生陰」，「静」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説，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静」，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説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

❶「太」上，張本有「胡廣仲云」四字。
❷「無」，張本作「有」。

「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云云。《答胡廣仲書》。

天地之間，只有動静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静，則必有所以動静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藴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别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説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静」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静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諭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説，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❶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函動静」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静」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静」，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

❶「之所以改」，張本作「所以改之」。

太極」之言亦贅矣。云云。《答楊子直書》。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云云。《答廖子晦書》。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此下註見《通書問答》。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云云。《答黃直卿書》。

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答輔廣問。

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答葉賀孫問。

或問《太極圖》之說。先生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衮說。」黃義剛録。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曾祖道

「『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舉《太極圖説》云：「此便是這箇物事。」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箇周到底是甚。」林夔孫

鄭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先生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蔣兄進曰：❶「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襲蓋卿録。

有問太極者，先生云：「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廖謙録。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萬人傑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湯泳

或問「太極一陰陽」。先生曰：「一陰陽，道也。陰陽，器也。」廖謙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徐寓

周子説出「太極」，已是大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

❶「兄」，《語類》作「元」。

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董銖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先生曰：「云云。心有動静，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答葉賀孫。

太極如一本生上，❶分而爲枝榦，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略少歇也，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葉

某嘗説，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在陽，未動時又屬陰了。李方子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大小大。❷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葉

太極圖解

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答曰：「人物本同，氣禀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爲一，一實萬分』，又將如何説？」曰：「只是這一箇，只是氣質不同。」甘節

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引教長一畫。並湯泳。

❶「本」，《語類》作「木」。
❷「大小」，《語類》作「多少」。

問：「『陽之變也，陰之合也。』不知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林

問：「『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林子玉

問：「『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林

問：「『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知何以見得？」曰：「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中論氣化處可見。」林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❶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葉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結成兩箇人，後方生出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何有而今許多人？那兩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虱子，是自然爆出來。黃義剛

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

❶「萬物化生」四字，《語類》無。

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徐寓

問：「《太極解義》，以太極之動爲『誠之通』，麗乎陽，而『繼之者善』屬焉；靜爲『誠之復』，麗乎陰，而『成之者性』屬焉。其説本乎《通書》。而或者猶疑周子之言本無分隸之意，陽善陰惡，又以類分。又曰：『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極之體所以立也。』或者疑如此分配，恐學者因之，或漸至於支離穿鑿，不審如何？」曰：「此二義，但虚心味之，久當自見。若以先入爲主，則辯説紛拏，無時可通矣。」《答程允夫》。

無極而太極 問見《總論》

林黄中曰：「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説，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李閎祖録。

「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鑠底物事在那裏，却不知是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静而已。林夔孫 又，黄義剛録云：「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云云。

問「冲漠無朕」章。曰：「此只是説『無極而太極』。」林

問：「先生之意，莫止是以無極、太極爲理？」❶曰：「此非某之説，他道理自如此，着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云云。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意出，方見得。」徐寓

❶「莫止」，《語類》作「不正」。

「『無極而太極』，只是説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别有物爲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沈僩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説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爲幻妄。」甘節

問：「云云。明道言『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説』，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别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别舉『太極』也。若如今説，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云云。《答王子合書》。❶

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静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静言。無極只是極至，❷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没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云云。徐寓録。

葉賀孫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云云。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先生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説『無極而太極』。如公説無極，恁地

❶「合」，原誤作「言」，據《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改。
❷「無」，原誤作「太」，據《語類》改。

說却好，但太極說不去。」賀孫云：「『有』字便是『太』字地位。」先生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賀孫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❶

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像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似兩物。」林夔孫

太極動而生陽止兩儀立焉

問「《太極圖》曰『無極』，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闔闢斂散而不一。《圖》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知太極理也，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又何關於氣乎？」《答鄭子上》。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靜後方生陰。蓋纔動便屬陽，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潘時舉。又一條，問「大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爲主」，所答與此略同。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陰」，❷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廖德明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此，然亦不

❶「理」，《語類》作「物」。
❷「而」下，《語類》有「生」字。

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廖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諸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廖

或問「理先而氣後」。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且從理上說氣。云云。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黃義剛

太極，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云云。林夔孫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常相離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時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靜不能流行，則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云云。襲蓋卿録。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林恪録。

問「以未發爲太極」。曰：「未發者，太

極之静；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又問：「『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爲已發矣。」曰：「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即不知『静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耶？」《答吕子約》。

未發之前，太極之静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答何叔京書》。

太極自是涵動静之理，不可以動静分體用。蓋静即太極之體，動即太極之用也。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涵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内也。

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説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才説太極，便帶着陰陽；才説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説。徐寓

陰陽有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黄義剛

唤做一氣，固是。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便見周先生所以説「一動一静，互爲其根」，此是説那箇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説流行處，却只是一氣。㬊淵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陳文蔚

余國秀説太極。先生曰：「公説太極

是箇物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伊川云：『動靜無端。』」云云。葉賀孫録。

問「『繼善成性』，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易》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廖子晦

問：「《太極圖》第二章，《解義》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止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係於陽，以『正性命』爲係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廖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太極説》。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答楊元

範書》。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猶定位耳。」《答林子玉》。

問程子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静，互爲其根』，皆是感通之理。」陳器之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静者，所乘之機』，如何？」曰：「太極，理也；動静，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静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静，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董銖

問：「同前。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静言。惟動而生陽，静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静。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静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静，静了又動。」先生曰：「然。」葉賀孫　又云：「先生云『動静者，所乘之機』，蔡季通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氣有迹。氣既有動静，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静！」直卿云，賀孫録。

問「動静者，所乘之機」。曰：「是關捩子。❶踏着動底機，便挑撥那静底。踏着静底機，便挑撥那動底。」黄義剛

伊川云：「動静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静，静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劈初頭始得。今説「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箇動斬截説起。其實那動

❶「是」上，《語類》有「機」字。

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云云。葉賀孫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元？❶就此看，又自有先後也。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説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答王子合書》。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太極説》。

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而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爲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爲始，而昨日靜不説也。」趙子欽

陽變陰合止四時行焉問見《圖解》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

❶「春而不貞又何以爲」八字，原無，據《文集》卷四十九《答王子合》第十一書補。

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廖德明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先生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是這箇物事。」葉賀孫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林子玉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林

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爲陽。葉

周元興問「子在川上」章下註云「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

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董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先生應。甘節録。

晏兄亞夫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云：「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質。又如人，魂是氣，體魄是質。」襲蓋卿録。

五行，一陰陽止各一其性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非太極之後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詳見《總論・答楊子直》。

「五行，一陰陽也止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説得有詳略、緩急耳。林夔孫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説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别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説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沈僩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出來。沈僩

晏兄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氣、五行，❶却是子在母内。」先生云：「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襲蓋卿録。

❶「二氣」，《語類》作「兩儀」。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嚴時亨

問：「聖賢説性，有指義理而言者，有指氣稟而言者。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字，當是指理而言。『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此但可見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如何便見得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❶ 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否？」曰：「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嚴

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答甘節書》。❷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

---

❶「性」下，《文集》卷六十一《答嚴時亨》第二書有注文曰：「此『性』字是指義理之性。」

❷ 以上三段文字，似爲《文集》卷六十一《答嚴時亨》三書之節文。

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甘節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劄了。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性又在濁氣中，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作《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甘節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問似欠分別。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如何？」曰：「此『性』字爲稟於天者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徐寓

無極之真止變化無窮焉 間見《圖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葉賀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云云。《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物」者，形也。所謂「則」者，性也。云云。《答黃道夫書》。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本，❶則須說先有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挂搭處。」

氣則爲水、火、金、木，❷理則爲仁、義、禮、智。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云云。只看《太極圖》某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答劉叔文》。

惟人也止萬事出矣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金去僞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竪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

❶ 「本」，《語類》作「來」。

❷ 「水火金木」，《語類》作「金木水火」。

有善惡，理却皆善。」「皆善」二字，又記是「無惡」。甘節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而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張敬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止合其吉凶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静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廖德明　又云：「聖人主静，正是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説箇『敬』，云：『敬則自虚静。』須是如此做工夫。」又云：「主静，看『夜氣』一章可見。」廖

問：「同前。所以主静者，以其本静。静極而動，動極復静。静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静，終乎静，故聖人主静。」曰：「伊川先生曰：『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静理均，但『静』字勢重耳。」石子重

問同前。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葉賀孫

問同前。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静，而聖人則主於静。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

『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説也。」董銖

陳安卿問：「同前。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❶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時，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先生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一箇定理，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黄義剛録。

周貴卿問同前。曰：「如那克處便是義，非禮勿視聽言動，禁止處便是義。」或曰：「正義方能靜，謂正義便是靜，却不得。」先生曰：「如何恁地亂説！今且粗解，則分外有精神。如四時有秋冬收斂，則春夏方能生長。若長長是春夏，只管生長將去，有甚了期？便有許多元氣，故『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這便是靜後方見得動恁地好。這『中正』只是將來替了那『禮智』字，皆不離這四般，皆是主靜。」黄義剛録。

貴卿説「主靜」未透，先生曰：「這四箇物事流轉在這裏，然常靠着靜底做本。若無夜，則晝不分曉；無冬，則春夏不長茂。且如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説。如云『禮先而樂後』之類皆是。」黄

❶「酬」下，卷二《太極圖説》附朱熹《解義》及《語類》有「酢」字。

問：「『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❶「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❷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辭，蓋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説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説話，蓋沉默中便有言語底意思。」金去僞

「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功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説「敬」。《已發未發説》。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太極説》。

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薄厚，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没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輔廣

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衮衮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

❶「曰」，《語類》在「本無先後」四字前。

❷「字」，原誤作「句」，據張本、《語類》改。

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云云。林夔孫

大凡人須是沉靜。云云。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説，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葉賀孫

李守約問云：「閎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説，非吾儒之所宜，❶乃出於老氏之説。」曰：「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説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如此易其言耳。」

汪長孺説：「江西所説『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得。」葉賀孫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説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矣。無非禮之禮，則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董銖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李閎祖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

❶「宜」下，《文集》卷五十五《答李守約》第三書有「言」字。

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臆説也。《答袁機仲書》。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説：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沈僩

先生答董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不知如此説得否？」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輔廣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即是動，義即是静。」先生云：「周子《太極圖》中乃是如此説。」又云：「某前日答一朋舊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萬人傑

或問：「『智者動，仁者静』。如《太極圖説》，則智爲静，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横看一樣。子貢説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却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静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又云：「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萬

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嘗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即是『禮智』。」《答程允夫》。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周子《太極》之書，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答廖子晦》，詳見《總論》。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云云。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箇物事，機關一下撥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云云。林夔孫

故曰立天之道止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偶思未到。云云。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

已定處説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崖説斷公事。云云。「《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徐寓録。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問：「《解義》曰『程氏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此圖。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者，疑當時未有能受之者也，是則然矣。然今乃遽爲之説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説破，却令學者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説爾。」程允夫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顔、曾，是如何？」先生曰：「焉知其不曾説？」曰：「觀顔、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❶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輔廣

諸説異同

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詳或略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

❶「言」，《語類》作「然」。

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李閎祖

問：「先生以爲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又細分將去。程子何以説『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只分到四便住，何也？」曰：「周先生亦分到五行住。若要細分，則如《易》樣分。」甘節

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答黄直卿書》。又書曰：「云云。《先天》之説，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説，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説『圖從中起』，今不合被横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於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陳文蔚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

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徐寓

孔子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説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先生拈掇出來，而横渠、二程先生始有「氣質之性」之説。金去僞

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爲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説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輔廣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爲利，❶却成在第三。」❷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説，一箇是從一邊説。」林夔孫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云云。」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説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説，不似周子説『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説，則康節所説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説得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輔廣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云云。故

❶「爲」，《語類》作「配」。
❷「却成」，《語類》作「則」。

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説。云云。便與周濂溪、程先生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只是體用動静，互換無端。康節便只要説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静之間，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葉賀孫

張乖崖曰：「陽如人有罪而未書，案子尚變得。陰是已書，案更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言亦似《太極圖》。甘節

問：「横渠『太虚』之説，本是説『無極』，却只説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虚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虚』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説。聖人熟了説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林夔孫

論横渠《正蒙》説道體處，如「太和」、「太虚」、「虚空」云者，止是説氣。説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唯是周子説「無極而太極」最好。萬人傑

問：「張子曰：『由太虚而有天之名，❶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本只是一箇太虚，漸漸細分，説得密耳。」問：「『太虚』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静陽動否？」曰：「然。」沈僩

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横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程允夫

問：「《近思録》載横渠論氣二章，其説與《太極圖》動静陰陽之説相出入。然横渠

❶ 「而」，鳴道本《正蒙》無。

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横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程

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徐寓

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楊道夫

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見得他如此精密。葉賀孫

濂溪著《太極圖》，某若不分别出許多節次來，如何看得？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萬人傑　又一條，上文略同，末云：「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如此之至否。」

《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虚心熟玩，乃見鄙説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答張元德》。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二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三

遺　書

附諸儒太極類説

南軒文集并語録答問

某意却疑「仁義中正分動静」之説，蓋是四者皆有動静之可言，而静者當爲之主。❶必欲於其中指二者爲静，終有弊病，兼恐非周子之説。周子於「主静」下注云「無欲故静」可見。周子此《圖》，固是毫分縷析，首尾洞貫，但此句似不必如此分。「仁義中正」，自各有義，初非渾然無別也。《答朱元晦書》。

元晦「仁義中正」之論，終執舊説。濂溪自得處渾全，誠爲二先生發源所自。元晦持其説，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故未免反流於牽强，而亦非濂溪本意也。觀二先生《遺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太極》，❷則未嘗拈出此意，恐更當研究也。《寄吕伯恭書》。

太極所以形性之妙也，性不能不動。太極所以明動静之蘊也，極乃樞極之義。聖人於《易》特名「太極」二字，蓋示人以根柢，其義微矣。若只曰「性」而不曰「太極」，則只去未發上認之，不見功用，曰「太極」，則性之妙都見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❶「當」，《南軒集》卷二十作「常」。

❷「極」下，《南軒集》卷二十五有「圖」字。

其太極之藴歟！所謂「太極，天地之性」，語意亦未圓，不若云「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於太極」。又曰「惟其有太極，故生生而不窮」，夫生生不窮，固太極之道然也。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不若云「有太極則有兩儀，生生而不窮焉」。「言其如此，則曰性；言其如此，則曰太極」，似亦不必如此説。又曰「惟天地及人，具此大本」，亦有病。人仁則太極立，而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吾分内耳。云云。《答吴晦叔》。

元晦「太極」之論，太極固是性，然情亦由此出，曰「性情之妙」，似亦不妨。云云。「太極」之説，某欲下語云：「易者，生生之妙也；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極」，而體用一源可見矣。吴

某所解《太極圖》，伯逢終疑「物雖昏隔，不能以自通。而太極之所以爲極者，亦何有虧欠乎哉」之語，此正是渠緊要障礙處。蓋未知物則有昏隔，而太極則無虧欠故也。若在物之身，太極有虧欠，則是太極爲一物，天將其全與人，而各分些子與物也。此爲於大本甚有害，從容間更以告之可也。吴

問：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止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又曰：「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詳此，則是《中庸》首兩句，明道便屬人説矣。而伊川先生乃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各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

不做牛之性，云云。所謂率性也。『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伊川之説，則自首兩句已兼人物言之。二先生所説不同，如何？

答：某竊詳所録明道先生之説，蓋明性之存乎人者也。伊川先生之説，蓋明性之統體無乎不在也。「天命之謂性」者，大哉乾元，天與物所資始也。❶「率性之謂道」者，在人爲人之性，在物爲物之性，各正性命而不失，所謂道也。蓋物之氣稟雖有偏，而性之本體則無偏也。觀天下之物，就其形氣中，其生理何嘗有一毫不足者乎？此極之無乎不在也。惟人稟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能推之，此所以爲人之性，而異乎庶物者也。若元不喪失，率性而行，不假修爲，便是聖人。故惟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而人之性、物之性，亦無不盡。惟其有所喪失，則不能循其性，故有修道之教焉，所以復其性之全也。明道於人身上指出，要人就己體認耳，然亦豈遂謂物無天命乎？伊川發明其統體，可謂完備耳。侯子解稱：「兼人物而言者，爲明道説。」恐此亦必有據。或曰：「天命獨人有之，而物不與焉。」爲是説者，但知萬物氣稟之有偏，而不知天命初無偏也。❷知太極之有一，而不知物物各具太極也。故道與器離析，而天地萬物不相管屬，有害於仁之體矣，謂之識太極可乎？不可不察也。伊川不特解「天命之謂性」一章有此意，《遺書》中如此説處極多，如説「萬物皆備我」處亦然，幸詳考而深思之。區區所見，未知然否？且辭不逮意，惟高明察之。《答胡伯逢》。

❶「天」，《南軒集》卷二十九作「人」。
❷「天命」，《南軒集》作「天性之」。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至添得些子道多？元來依舊。」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至其它皆誘之。」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又曰：「學者必先識仁。仁者，與物渾然同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此四段，皆程子之說。前二說謂人與物皆然，後二說則獨指人而言。據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未嘗曰「物皆備萬物」也。如前二說，則人與物更無差別，與告子「生之謂性」何異？夫惟物不能備萬物，故止有一物之用。所以不能推者，只爲合下不曾備得。人則備矣，所以能參贊化育也。至於掭喪處雖多，這裏元來何曾增減，庶民自去之爾。故謂「物莫不有天命，莫不有太極」則可，謂「物皆備萬物」則似恐未可。

答：既曰物莫不皆有太極，則所謂太極者，固萬物之所備也。惟其賦是氣質而拘隔之，故物止爲一物之用，而太極之體，則未嘗不完也。《答周允升》。

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若如先生之說，則人與物莫不有太極，詎止「合」而已。通顧爲是言，殆將太極別爲一物耶？某竊嘗疑焉，於是反覆思之，意夫通之說，蓋指其初者言之也。當其三才未判，兩儀未分，五行未布，而太極已固存矣。逮夫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陽分而兩儀立，陽變陰合而五行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人始具此太極矣。逆通之意，其指夫生物之初者言之耶？今

夫人莫不具是性也，而盡性者誰歟？性中皆有天也，而配天者誰歟？是以《中庸》之論，惟天下至誠爲能盡性，惟天下至聖故曰「配天」。太極亦猶是也。儻曰太極吾所固有，何合德之云？則「配天」之説，亦非耶！某嘗譬之日光，凡世間一切物皆容光者，❶莫不具日光焉，畢竟空中之日光自若也。今曰能容光也，非日光也，固不可也。謂日光盡在是，而空中者無與焉，亦不可也。是故物生之初，太極存焉。生物之後，太極具焉。人雖各具太極，要其初者，固自若也。此通所以有「合德」之説歟！云云。

答：天可言「配」，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人極之所以立也。人雖具太極，然淪胥陷溺之，則謂之太極不立，可也。周

問「無極而太極」。曰：「此語只作一句玩味。無極，而太極存焉；太極，本無極也。若曰自無生有，則是析爲二體矣。」《答彭子壽》。

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絪緼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内。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

❶「皆」，《南軒集》卷三十一作「能」。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❶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云云。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其性旋有善也。性本善而人禀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存齋記》，爲吕季克作。

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己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擴齋記》，爲胡廣仲作。

曰：太極之體至静也，冲漠無朕，而無不偏該焉。某所謂至静，蓋本體貫乎已發與未發而無間者也。然太極不能不動，動極而静，静極復動，此静對動者也。有動静則有形器，故動則生陽，静則生陰，一動一静，互爲其根。蓋動則有静，而静所以有動也；非動之能生静，静之能生動也。動静者，兩儀之性情，而陰陽者，兩儀之質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矣。有一則有兩，一立則兩見矣。兩故所以爲一之用也。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或幾乎息矣。《解義》或本，以下皆同。

又曰：新安朱熹曰：太極立，則陽動陰静而兩儀分；兩儀分，則陽變陰合而五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乎天者也。語至於是，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藴矣。然此亦推本其所自來，非以爲至此而始具也。

又曰：所謂無極者，非謂無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也。太極本無極，故謂之至静。而至静之中，萬有森然，此天命之所以無

❶「萬」下，《南軒集》卷十一有「物」字。

窮，而至誠之所以無息也。云云。

又曰：朱曰：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有陰陽五行，則有人物生生而無窮焉。凡此皆無極之具者也。陰陽五行，經緯錯綜，混融無間，其合妙矣。於是陰陽又各以類凝結而成象焉。陽而健者父之道，五行之所以布其氣也；陰而順者母之道，五行之所以成其質也，是乃天地所以施生之本。男女所以爲男女者，非指男女之身而言也。男女雖分，然貫一太極而已。於是二氣交感，陽施陰生，而萬物各隨氣質以正性命。陰陽五行之類，有萬不同，而其本亦一太極而已。元本以「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附在下段，而以「無極之真」屬上句。

又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陷溺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泥滓之雜，則固水之本然者。泥滓或參焉，則汩之矣。雖汩之，而水之本然者自在也。故貴於澄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忘乎？此聖人所以有教也。此下述晦菴解。

又曰：常人感物而動，動而不知止，故流於惡而失其性。聖人則「定之以中正仁義」。中正，不偏也；仁義，其體用也。曰「而主静」者，天性之本然，純粹至善，太極之存乎人者也。立人極者，言爲人道之準，其中而不可過者也。微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知反躬之道而無以爲極矣。聖人之所以爲人極者，是太極之所以爲極者也。其曰「無欲故静」者，非言人之無欲也，言天性之本然，欲之未萌者也，此固造化之根柢，聖人所爲主之者也。由是而動，無非本

體之流行發見者矣。此下舉《通書·聖學》章。

又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盍亦勉夫修道之教乎？修之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臆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之功；未發之時，則即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敬之功也，所謂「主靜」者也。

又曰：「君子修之吉」者，順理之謂吉也。「小人悖之凶」者，逆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理則艱難險阻而有礙，非凶乎？

又曰：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之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人而居仁由義，則人道立而天道流行矣。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太極本無極也，則原始之義，其趣味豈有窮始乎？始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默，無不然也。非謂死生之説別爲一事也，只此理而已。

陳北溪太極字義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生陰，纔靜而生陰，

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静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總而言之，渾淪一理，只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人物各具此理，❶亦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闕處。自其分而言，便成許多道理。若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體統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个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万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各一太極。就万事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万万小塊，个个皆圓。合万万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万川，處處皆圓」之譬，正是如此。此太極所以先乎天地万物之表，❷而行乎天地万物之中，在万古無極之前，而貫於万古無極之後，只是一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闕。纔一處欠闕，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也。

無極之説，始於誰乎？柳子言「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説》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❸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説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

---

❶「人物」，《字義》作「萬物」。

❷「先」，《字義》作「立」。

❸「含」，原誤作「分」，據《字義》改。

黄勉齋語録問答

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太極在一處，陰陽在一處？生動静底便是陰陽，陰陽都是這氣拍塞，即無些子空闕處。人愚，見天在上，地在下，便道中間有空闕處。不知天地間逼拶都實，吾身之外都是氣。如脱了衣服，便覺寒冷，是這氣襲人。舊嘗寓一間屋，兩頭都垂簾，揭起這一箇，那一箇也掣動，這是氣拶出。横渠云「知虚空即氣無無」是如此，又云「所以致中和，便天地位，万物育」只是如此。

「太極之有動静止而命之道也」。晦菴《圖解》。一陰便是静，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誠是太極。「其動也」、「其静也」二條，上合動静説，此分動静説。「動極而静止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此又换形了。一箇説流行底，一箇説定分底。「蓋太極」而下，上文解圖周匝，此下文又衮説箇太極與陰陽。「自其著而觀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微有著？」曰：「須看『觀』字，是我去他裏面拆看，却非他有兩箇頭面。」又曰：「『所乘之機』一句最妙。」又曰：「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却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不見他合，不見他離，正以其無端無始。云云。下面若有縫，這太極也須漏出了。」

問：「《太極圖解》『所乘之機』，『機』字是如何？」曰：「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静底物。動静，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静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舊蔡季通對朱先生

問『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大抵只看太極乘着什麽機，乘着動機便動，乘着静機便静，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静。」

問：「動静既是陰陽，如何又説生陰生陽？」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爲動静，陰陽則於動静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静可以見磨之動静。」

問：「『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次序如何？」曰：「水與火對生，木與金對生，因云。這裏有兩項看。如作建寅看時，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作建子看時，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以生之序論。大概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因云。」「《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穉故次水，木陽穉故次火，此是説生之序。下文却説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爲陽，彼爲陰。論來物之初生，自是幼嫩，如陽始生爲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强盛。陰始生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爲陽穉，木爲陽盛；火爲陰穉，金爲陰盛。不知《圖解》所指是如何。」後請問云：「《圖解》所分，恐是解剥圖體，言其居左居右之位次否？」先生云：「舊也如此看。只是水而木，木而火以下，畢竟是説行之序。這畢竟是説生之序，畢竟是可疑。」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解》云正義是静。正義如何謂之静？」曰：「是向這裏裁一裁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静工夫。學者要主静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静否？」曰：

「『主静』下小注云『無欲故静』，須就裏面下工夫。今人終日紛擾，心不定疊也，須着片時去那裏静坐，收這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間纔温煗，陽氣發洩得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茂也，多有疫癘之氣。若是凝肅藏閉，大寒極凍，方藏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塞，萬物自是箇箇長茂，人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别。」

《太極圖説》「中正仁義」，是就五行相次叙上説，小注「仁義」、「中正」，便即是孟子所説底。

又問　答逐段率引《通書》，以證《圖説》。

《太極圖説》曰：「無極而太極。」妄意謂「無極而太極」者，非老氏之出無入有與佛氏之所謂空也，乃斯道之本體，萬化之領會，而子思所謂「天命之性」，而孟子所謂「生之謂性」也。《通書》統論之曰：「誠者，聖人之本也止純粹至善者也。」此所以發明「無極而太極」，原始而要其終也。既又引《易》之《繫辭》而明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止性命之源乎」。蓋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而無所虧欠。天之所以覆，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照，鬼神之所以幽，風雷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性命之所以正，倫理之所以著，人之所以爲聖人，本末上下，貫乎一理，其實然而不可易者歟！

《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止兩儀立焉。」妄意謂此非老氏「有生於無」與佛氏之所謂妄也。一必有兩，體必有用，動必有靜。動靜迭興而分陰陽，變化之所由生也。即《通書》之言，析而求之，若曰「元亨，誠之通；利正，誠之復」。蓋元者，始而亨者也，太極之動也。利正者，性情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又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又曰：「動而正曰道，靜而和曰德。」觸類而長之，其此之謂乎！

《圖說》曰：「陽變陰合止四時行焉。」妄意謂陰陽分，兩儀立矣。陽中之陽，陰中之陰，變合相得，而五位成質。橫渠先生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相爲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而得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木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相害。鑠之則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即是而參之，五行之生，一陰陽之所爲也。木之氣盛於東，於時爲春。火之氣盛於南，於時爲夏。土之氣盛於中央，而寄旺於四時之戊己，而獨盛於季夏之時。金之氣盛於西，而於時爲秋。水之氣盛於北，而於時爲冬。春夏秋冬而氣以成，此五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四時之行，即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即一氣之妙用，非截然一彼一此也。《通書》曰：「動而無靜止神妙萬物。」此以明太極動而生陽，以至四時行焉，無非神之所爲也。又曰：「水陰根陽止其無窮兮。」以明五行之生，四時之行，百物

之産，一太極而已矣。其然乎，豈其然乎？

《圖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妄意謂此三言者，即所謂「混兮闢兮」也。懼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前之言，原始而要其終；今之言，遡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太極而不相好也。又曰：「五行之生也止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夫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言五行之成質，雖其別有五，而各具一太極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無極之實理，具於二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妙合凝聚，則男女之象已分。而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如《易》所謂「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繼之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形化而無窮也。蓋生生不窮之理，冲漠於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之際，而無一毫之間斷也。《通書》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止小大有定。」其此之謂乎！

《圖說》曰：「惟人也止萬事出矣。」此即人而明太極之理，與前之言一致也。蓋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人居萬物之一。物之感人，人之應物，無時不然。其廣充運用，正三綱，明五教，序萬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和，贊化育，參天地，而相爲無窮者，聖人也。故繼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引《易》之《辭》以明之曰：「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止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見聖人與太極爲一也。而其所以然之妙，則原於主靜焉。聖人立極，固不假修爲而後能。然推本其經綸之

所自，因其用以言其體，則有在乎是也。「主静」云者，非不動也，猶《易》所謂「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固未嘗相逆也，而敬爲之體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中和固未嘗相違也，而中爲之體也。是亦「無極而太極」之意，初非有先後次序也。又懼夫學者指爲聖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則又繼之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庶乎其不自暴自棄，改過遷善，而趨吉避凶，主一無適，而克己復禮，真積力久，行著習察，忽不自知其自至於貫通處，則是亦聖人矣，吉孰大焉。苟惟拒之以不信，絶之以不爲，窮人欲，滅天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二辭，何其爲天下後世憂之深、言之切如是乎！又引《係辭》以明三才之本曰：「立天之道止曰仁與義。」於以見此理之所寓，雖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名，而其立處無以異也。或問伊川先生曰：「聖人可學而至歟止所謂自明而誠也。」《顔子所好何學論》。嗚呼，此其心受於濂溪者歟！此人之所以爲聖人，而聖人之所以與太極爲一者歟！

《圖説》曰：「原始要終止斯其至矣。」此申「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脱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伊川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見之。云云。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詳見《遺書》。横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

盈，氣曰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無極而太極辯

黄勉齋❶

「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高處，盡爲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❷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名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爲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係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它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它書閑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❸故爲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

❶「黄勉齋」，原作「前人」。底本撰者姓名與上文相同者多不重出，省作「前人」。今爲讀者查閱方便計，皆補出姓名。下同，不再出校。

❷「北」，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❸「喻」，徐本作「義」。

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爲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爲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爲取喻，而遽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爲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語「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麄辯，爲之切歎，故著其説如此云。

五行説

黄勉齋

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代」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

真西山答問

夫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特不過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極，以屋脊爲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爲一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麗於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只是此理，豈有物之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豈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以是而言，則思過半矣。云云。《太極圖説》首章言「無極而太極」，次言「陰陽」、「五行」，亦可謂高且遠矣。要其歸宿，只在「中正仁義而主静」之一語。云云。學者儻能居敬以立其本，而又窮理以致其知，則學問之道無餘藴矣。云云。答南雄李教授所問。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爲陰陽，分而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而已，故曰「無極而太極」。

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

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間歛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煖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陽氣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静，如秋冬之祕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静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静」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

太極圖原説

蔡　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太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無極而太極止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極」二字便爲萬化之原，而於「易」之一字，但目爲《易》書。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且其《圖說》皆出於《易》，生陰生陽，即「生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用也。至於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材立道之故，始終死生之說，無非取於《易》者。而篇末又以「大哉《易》也」結之。況所謂「無極」者，又一篇之首語，而獨無取於《易》乎？蓋亦不思之甚矣。今取夫子、周子之言，參而録之，學者其深思静玩，而反乎窮理盡性之實，則聖賢之言，有不待辯而明者。嘉定戊寅四月望日，後學蔡淵跋。

中庸總論

黄榦

云云。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云云。子思子所以必言夫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僞之私也。云云。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之學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聖賢之道，又安有異指哉！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知化育，立大本，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自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屬乎人，本乎天也，故曰『万物體統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而爲二矣，又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冲漠無朕，万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云云。

書太極圖解後

游九言

《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造化之藴，啓悟萬世，而羲《易》奥旨益著。或謂妄加無極，或以訓詁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建安游九言謹書。

書晦庵太極圖解後

度　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説》，❶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静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❷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万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

❶「先」上，徐本有「晦庵」二字。

❷「土」，原誤作「上」，據徐本、張本改。

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

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説》，❶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説》，但傅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説》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説。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説，而亦無所謂《姤説》、《同人説》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説，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

❶「姤」，原誤作「遇」，據卷六《與傅耆伯成書》附書及《賀傅伯成手謁》附跋文及徐本改。下「姤説」同。

者其亦孰復而深味之哉！

嘉定六年二月丁卯，門人度正謹書。

近思録集解序

葉　采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至天禧、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纘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絶而復續，猗與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遹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泝大原，考合緒論。時則朱子與吕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録》。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説，明正宗，罔不精該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録》，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云云。

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近思録太極圖集解

葉　采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見《解義》。

○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無極者，只是説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静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爲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而今人説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

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爲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爲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説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爲，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爲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説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於陰陽之內者，一太極而已。

太極動而生陽止兩儀立焉。「朱子曰」見《解義》。

○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

陽變陰合止四時行焉。「朱子曰」見《解義》。○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止本無極也。「朱子曰」見《解義》。

○愚按：此《圖》即《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張南軒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有也，故曰「各一其性」。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焉。

無極之真止變化無窮焉。「朱子曰」見《解義》。○愚按：《係辭》「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説》蓋本諸此。

惟人也止萬事出矣。「朱子曰」見《解義》。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止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見《解義》。○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静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静，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静，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静，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見《解義》。

故曰立天之道止故知死生之説。「朱子曰」見《解義》。○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説，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圖之義。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蔡節齋曰」見《太極圖原説》。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三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

遺書

通書

朱熹解附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聖人之所以聖者無它焉，❶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万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万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静」也。

純粹，至善者也。

❶「聖人」上，徐本、賀本有「而」字。「它」，徐本、賀本作「他」。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1]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1]「順」，徐本、賀本作「信」。

静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静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静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静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❶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强勉，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者也。❸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❶「身」，徐本、賀本作「心」。
❷「强勉」，徐本、賀本作「勉强」。
❸「守」下，徐本、賀本有「之」字。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禀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❶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❶「言」上，徐本、賀本有「而」字。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❶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❷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❸爲聖人。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❹

❶「水火」，徐本、賀本作「火水」。
❷自「無思」以下，徐本、賀本另起。
❸「匪」，徐本、賀本作「無」。
❹「機」，徐本、賀本作「幾」。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❶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此言「士希賢」也。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❷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❶「及」，徐本、賀本作「爲」。

❷「用力」，徐本、賀本作「所用」。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❶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❷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❶「民」，徐本、賀本作「物」。
❷「道」上，鳴道本有「噫」字。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孶孶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未有著，❷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我不能及，❸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❶「而後」，嗚道本作「然後」。下「而後」同。
❷「未有」，徐本、賀本作「有未」。
❸「我」上，徐本、賀本有「而」字。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❶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❷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静第十六

動而無静，静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静而無静，非不動不静也。

動中有静，静中有動。

❶「焉知」，鳴道本、《成書》作「烏知」。下「焉知」同。

❷「天惡之」下，鳴道本注曰：「一作大惡也。」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❶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

❶「五氣」，原誤作「五行」，據《太極圖説》本文和徐本、賀本改。

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理之爲。❶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❷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❶「理」，原誤作「和」，據鄧本改。張本及《成書》作「淡」。

❷「止」，《成書》作「立」。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别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者。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❶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説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❷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與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説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

❶「靈」，嗚道本作「虚」。

❷「小大」，《成書》作「大小」。

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貴富貧賤處之一也，❶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悮。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

❶「貴富」，徐本、賀本作「富貴」。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

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辭説，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虚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❶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母臨之，❷師保勉之，不學也；强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别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短長，❸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傳於遠矣。❹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藴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❶「而」，徐本、賀本、《成書》均作「之」。
❷「母」，徐本、賀本作「兄」。
❸「短長」，徐本、賀本作「長短」。
❹「傳」上，徐本、賀本、《成書》均有「能」字。

説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❶「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説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藴，微顔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藴，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藴，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藴，而學之者唯顔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藴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絶，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藴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藴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藴，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

❶「子」，鳴道本作「孔子」。

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❶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❷

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❸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

❶「莫」下，嗚道本有「非」字。
❷「言」下，徐本、賀本、《成書》均有「之」字。
❸「值」，《成書》作「得」。

例、則様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兑下离上，兑少女，离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悦而内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内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詞之陋。❶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❷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

❶「陋」下，徐本、賀本及《成書》均有「也」字。

❷「則」，嗚道本作「即」。

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❶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

❶ 「夫子」，嗚道本作「孔子」。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扣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扣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❶ 汩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慎哉！ 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

❶ 「清也」，嗚道本作「止」。

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汩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彖》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也。

通書後録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糅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値焉。以其間値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倣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顔子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

之篤，學之之道也。」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諸儒序跋

晦菴《後序》云：❶《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❷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説》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説，實相表裏。大氐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禄之取舍，❸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没，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説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❹意味

❶「後序」，《文集》卷八十一作「周子通書後記」。
❷「放」，徐本、賀本作「散」。
❸「利禄」，賀本、《文集》、《成書》均作「禄利」。
❹「見」下，徐本、賀本、《文集》、《成書》均有「其」字。

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❶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指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藴，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天圖》於种放，❷放傳於陳摶。❸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❹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❺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

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

❶「讀」，《成書》作「學」。
❷「傳」上，《五峰集》有「脩」字。
❸「放」上，張本有「种」字。
❹「人」，《五峰集》作「又」。
❺「妙」，《五峰集》作「學」。

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❶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畫，不待價而自沽也，則曰「學顔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顔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叙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脩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

安定胡宏謹序。

通書後跋

祁寬

濂溪先生姓周，名惇頤，字茂叔，世爲營道人。少孤，養於舅家，以恩補官。試吏郡縣，以至持節外臺，爲政力行其志，所臨必有能聲。卒官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愛廬阜，迺買田築室，退樂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稱之。名賢賦詠，及墓誌所載，皆專美其清尚而已。先生殁，洛陽二程先生唱學於時，辯異端，闢邪説，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又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先生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之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其後東坡蘇公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蓋謂此爾。

《通書》即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

❶「起」，《五峰集》作「啓」。

聖，傳之荆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于高，後得于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

紹興甲子春正月，武當祁寬謹題。

太極圖通書後序❶建安本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它本最詳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指，❷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静》、《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顔子好學論》等篇，❸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

❶ 此題，《文集》卷七十五作「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❷ 「指」，賀本及《文集》作「言」。
❸ 「程氏之書」，賀本及《文集》作「程氏書之」。

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❶於書之大義雖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説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❷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❸疑即《通書》，而《易説》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綴葺緒餘，❹與《圖説》、《通書》絶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真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没，甚可惜也！

熹又嘗讀朱内翰震《進易説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决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❺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❻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

❶「曰」下，賀本及《文集》有「者」字。
❷「去」，徐本作「其」。
❸「所」，徐本作「誌」。
❹「綴葺」，賀本作「葺綴」。
❺「竊嘗」，賀本作「嘗竊」。
❻「知」下，賀本及《文集》有「其」字。

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

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熹謹記。

又❶南康本

朱熹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❷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❸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

---

❶ 此題，《文集》卷七十六作「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❷ 「以」下，賀本及《文集》有「爲」字。

❸ 「矣」，賀本及《文集》作「已」。

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有所是正，❶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❷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❸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爲《鄭夫人誌》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今皆削去。❹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

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

❶「未」下，徐本、賀本、《文集》、《成書》有「及」字。
❷「舊」，徐本作「書」。
❸「次序」，賀本及《文集》作「序次」。
❹「今」，《文集》無。

序》，及諸嘗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説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内。又按濂溪，❶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爲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樓田。而「濂」之爲字，❷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上，❸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録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于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説》意合。竊疑是説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❹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❺因取舊袟，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説如此。鋟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❻

淳熙己亥夏五月日。❼

❶「濂溪」二字，張本及《成書》無。

❷「濂」下，《成書》有「溪」字。

❸「上」，賀本及《文集》、《成書》作「西」。

❹「遺」，《文集》、《成書》作「餘」。

❺「益」，賀本及《成書》作「深」。

❻「覽觀」，張本作「觀覽」，《文集》、《成書》無此二字。

❼「月」下，《文集》無「日」字，有「戊午朔新安朱熹謹書」九字。

又延平本

朱熹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下析爲下章。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誠幾德》章云「理曰禮」，「理」，一作「履」。《慎動》章云「邪動」，一作「動邪」。《化》章，一作「順化」。《愛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學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無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乎」。「輕生敗倫」，「倫」，一作「常」。《聖學》章云「請聞焉」，「聞」，一作「問」。《顏子》章云「獨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齊」，「齊」，一作「濟」，一作「消」。《過》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過焉」。「即」，一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當以此本爲正。如《太極説》云「無極而太極」，「而」下，誤多一「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誤作「生」。《家人睽復无妄》章云「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心」，誤作「以」。凡十有九條，今附見于此，學者得以考焉。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❶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説，不

❶「睹」，《南軒集》卷三十三作「觀」。

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静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藴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五

遺　書

諸儒通書類説

延平師友問答

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文。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云云。

餘見《遺事》。

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切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在左右。云云。蓋秉彝之性，才存主着，❶這裏便似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静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静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❷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爲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

❶「存」，張本作「有」。
❷「顯」，原漫漶不清，據張本補。

晦庵文集并語録問答

通書總論

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吕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説，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云云。《與汪帥書》。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云云。《答何叔京書》，餘見後。

黄丈云：❶「《通書》便可上接《語》、《孟》。」先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❷結構得密。《語》、《孟》説得較闊。」又曰：「濂溪，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李方子録。❸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余大雅録。

誠上章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之所以聖者，誠而已。」董銖

或人問吕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爲言，實也。吕氏此説，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

❶「黄丈」，《語類》作「直卿」。
❷「較」，張本作「更」。
❸「李方子」，《語類》作「廖德明」。

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

問：「『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通書》『至善』，❶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吴伯豐

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至善」亦是。湯泳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説天地生成萬物之意。」金去僞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如「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萬人傑

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曰：「『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而皆有所歸藏之時，❷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云云。潘時舉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爾。」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内？」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

❶「至」上，《文集》卷五十二《答吴伯豐》第五書有「純粹」二字。

❷「此」下，《語類》有「理」字。

也。」潘時舉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通書》，只是反覆説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楊道夫

黄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説『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又記「物事」二字是「氣」字。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又記是「養」字。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記「養」字是「恁地」字。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于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甘節録。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説也。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答方伯謨書》。

誠下章

問「誠者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李方子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董銖

誠幾德章

光祖問「誠無爲，幾善惡」。曰：「誠是當然，合有這實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葉賀孫録。又一條云：「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或爲聖爲賢，只是這材料做。

「誠無爲」，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有五性，所以爲聖，所以爲賢，只是這箇。云云。黄義剛

道夫言：「『誠無爲，幾善惡。』蓋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爲，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爲五常之德。聖人不假修爲，安而全之，賢者則加克復之功。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秖是説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頭是説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楊

賀孫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説這道理。」葉

「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

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葉

《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説出。其餘如「静虚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静之意也。《答黄直卿論太極書》注云云。

濂溪先生説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脗合也。《答蔡季通書》。

舉似先生答蔡丈書：濂溪先生《通書》數數拈出「幾」字。云云。曰：「幾是要得，❶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爲，便是自家切己處。」葉

人傑問：「去歲見蔡丈季通説《通書》『誠無爲，幾善惡』、『愛曰仁』一段，云：周子亦有照管不及處。既曰『誠無爲』，則其下未可便着『善惡』字。如何？」先生云：「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先生云：「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云云。萬

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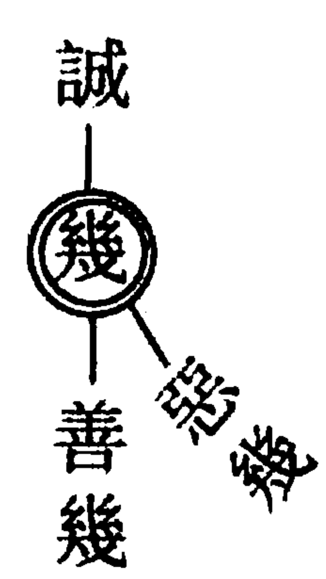
❶「是」，《語類》作「固」。

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是。曾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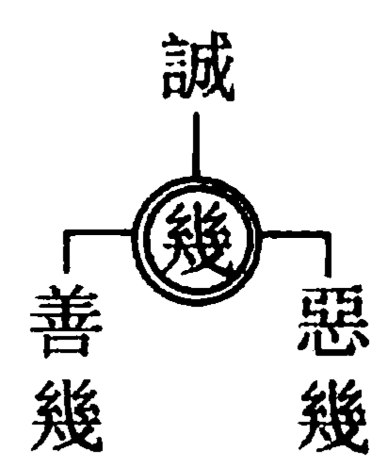
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説「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説「豫」字。余大雅

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后：

此明周子之意



此證胡氏之説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者，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横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先有此兩物相對而生』，❶又曰『凡言

❶「先」，《文集》卷五十九《答趙致道》第二書作「元」。

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汗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說得之。」答趙致道問。

「愛曰仁」，猶「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韓子「博愛之謂仁」，復把「博愛」做「仁」了，煞不同。說《誠幾德》章。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測耳。林夔孫

問：「《通書》第三章解『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董銖

聖　章

林問：「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中『聖第四』章解『幾』字，云『動靜體用之間』。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徐寓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李方子

問：「《通書》『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先生云：「便是看得文字麄疏。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

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萬人傑

慎動章

問：「『動而正曰道』止『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曰：「亦有此理。」萬

「《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葉賀孫

道章

「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物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周子遂喚作「中」。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❶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幹，萬物至此，

❶「理」，原誤作「物」，據《語類》及下文改。

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云云。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云云。無是非之心，非智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智」，周子則謂之「正」也。❶董銖

知是非之正爲知，故《通書》以「正」爲「知」。甘節

問：「《通書》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雖已略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會也』，所謂『中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恐初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曰：「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意亦自見。」吴伯豐

師　章

問：「《師》一章，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這扇，便有面有背。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徐寓

或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一中而立

❶「周子則謂之正也」，原作注文，據《語類》改作正文。

焉。」金去僞

文蔚曰：「《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句説得好。」先生曰：「古人自是説得好了，後人説出來又好。」陳

「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纔説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云云。性須是有箇氣質，方説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静以上」，只説得天道，下「性」字不得。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❶是就人身上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耳。若「纔説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説「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説：「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説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説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别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沈僩

「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❷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萬人傑

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别人也不敢恁地説。「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林夔孫

❶ 下「謂」字，原脱，據《語類》補。

❷ 「以其」，《語類》作「已」。

所論「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答孫吉甫書》。

潘君者，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云云。此書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没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又云：「中焉止矣。」周子之意，尤爲明白。《答何叔京書》。

幸　章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内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爲重。沈僩

思　章

問：「《通書》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先生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先生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

所思，事至才思便通耳。」潘

「睿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又曰：「聖人時思便通，非是塊然無思，撥着便轉。恁地時，只是箇瓠子！」甘節

志學章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曰：「不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沈僩

問：「『志伊尹之所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禄，伊尹却『禄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廖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要行。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❷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廖

「『志伊尹之所志』，『伊尹耻君不及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學者若橫此

❶「要」，張本、《語類》作「欲」。
❷「一」，張本、《語類》無。

心在胸中，却是志於行，莫不可？」曰：「非是私。修身養性與致君澤民，只是一理。」寶從周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沈僩

禮樂章

仁父問：「『禮之用，和爲貴。』《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説，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强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禮，理也；樂，和也』止『故禮先而樂後』，説得最好。」葉賀孫

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答廖子晦書》

動靜章

來諭「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代，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

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静；衆人之「静」，則淪於静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静之理未嘗亡，其静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静」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静，而静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諭又有「動則離性」之説，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静，雖天之性，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静，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静與天同德，動與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説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恐不可不察也。《答胡廣仲書》。

問：「《通書》：『動而無静，静而無動，物也。静而無静，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静，静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静中動，動中静，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箇竹椅，固是一器，到通用處，❶便有箇道在其

❶「通」，《語類》作「適」。

中。」徐寓

問：「『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却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静，然静亦來管那神不得。蓋神之爲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静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潘時舉

《動静》章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静？此即神也。李閎祖

楊至之問：「《通書》『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爲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爲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説，則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大以爲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説處。」李方子録。

問：「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❶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董

聖學章

或問「聖可學乎」止「一爲要」。「這箇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着落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説箇大概。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静虚處涵養始得。明通，方

❶「仁體」至「用柔」兩句，《文集》卷五十一《答董叔重》第九書及本書卷之二《晦菴文集并語録答問》作「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又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葉賀孫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亦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余大雅

又，「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問「明通公溥」。云云。曰：「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沈僩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云云。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葉

問：「程子說『修己以敬』，因及『聰明睿智皆由此出』，如何？」曰：「敬則自是聰明。身心怠慢，便昏塞了。」云云。問：「周先生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葉

理性命章

「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峰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

所勤入耳。」問：「五峰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楊道夫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爲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並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爲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得復以「不能相無」者而爲言矣。今以陰陽爲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爲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間見，以爲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爲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間見，以爲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云云。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答王子合書》。

「忠恕」、「一以貫之」。云云。賀孫因舉《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皆有當然之則而不容自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只由這箇心。如今最要先理會此心。」又云：「《通書》說『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亦此意。」又云：「如千部萬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面如此好，只是一箇印版印將去。」又云：「且看《論語》，如《鄉黨》等處，待人接物，千頭萬狀，是多少般。聖人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葉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金去僞

問：「『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强爲之名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虚字。以此推之，所謂『二實』、『一實』，不相礙也。」吴伯豐

問「五殊二實」。曰：「分而言之有五，摠而言之只陰陽。」甘節

或問：「『一實萬分』，豈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一太極，如月映萬川相似。」

行父問：「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先生曰：「近而一身之中，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不用相假借。然雖各自有這一箇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之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釋氏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這些道理。濂溪《通書》只是説這一事。」楊道夫録。

顔子章

胡叔器問：「顔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不干事，這四字拈不上。」義剛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説從『樂天知命』

上去底固是不是了，這説從『不如樂之者』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是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云云。黄義剛録。

問：「程子曰：『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周子《通書·顏子》章，又却似言以道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是又記是「然」字。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甘節

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甘

問：「濂溪教程子尋孔顏樂處，蓋其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説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會成熟，充達向上去。」徐寓

或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金去僞

勢　章

問：「《通書》云：『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❶可也。』」先生曰：「是説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强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

❶ 「知」，《通書》作「識」。

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萬人傑

聖蘊章

或問：「發聖人之蘊，教萬世而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處，❶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❷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然後謂之發也。」❸金去僞

精蘊章

《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黃義剛

乾損益動章

「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甘節

問：「《乾損益動》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説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説箇動。」沈僩

家人睽復无妄章

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

❶「處」，張本、《語類》作「意思」。
❷「此」下，張本、《語類》有「物上」二字。
❸「子」下，張本、《語類》有「言」字。

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捨則亡」，只是操則此心便存。❶葉賀孫

蒙艮章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静之意。」《答石子重》。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云云。「程子解此下文，解得甚好。上面『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徐寓

「艮其背」，云云。《通書》「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説止非爲也，亦不是本意。語録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❷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却看得「止」字好。㬉淵

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又一條云：亦似《大學》言「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明道《答横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説却不同，又自是一説。伊川説「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説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説，却與伊尹同。葉　又一條云：問：「伊川『艮其背』，《傳》云：『止於所不見。』」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説，是他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

諸説同異多見前段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云云。曰：「周

❶「則」，張本作「得」。
❷「華嚴經」，本書卷六《遺事》作「法華經」。

子以『萬物資始』爲善，『各正性命』爲性，此就造化處説。云云。程子云『今人説性，只是説繼之者善』，此又近下就人性分上説。」《答吕子約》。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説生生之善，程子説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萬人傑

「伊川與濂溪説『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就歸處説，伊川就動處説，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坤上説，就回來處説。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説。伊川却正就動處説。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説『復』字，伊川就『元』字頭上説『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説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説，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説静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説得較好。王弼説與濂溪同。」沈僩

南軒文集并語録問答

先生舉《通書》首章，謂世榮曰：「看得此章如何？」世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解》之要旨也」。先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尤爲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静也未嘗復。某只説得如此，公自去推。」梁伯仁

舉濂溪説「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因賞此語之妙，曰：「如人一向應對酬酢，必至於顛倒錯亂。」程裿

所引濂溪「無欲則静虚動直」之語，所謂「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静則虚，動則直。虚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順理之謂直。若異端之談無欲，則是批根拔本，泯棄彝倫，淪實理於虚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答羅孟弼書》。

《通書・聖學》篇云：「聖可學乎」止「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夫一者，主静之謂也。云云。《圖解》初本。

《理性命》篇云「厥彰厥微，匪虚弗瑩」，言微彰一理也。而非虚則不足以瑩其理，主静故虚也。「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言剛柔有善惡焉，惟中則止而不過，此「定之以中正仁義」之意也。「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言殊而爲五行，而其實則陰陽也，而陰陽則本乎太極而已。「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有該乎一，一立而萬有具焉。一則其實，而萬則其分也。萬一各正，而小大定，天下之能事畢矣。同前。

性理字義

陳淳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説來，説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禀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禀不同。這氣只是五行之氣，❶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温，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

❶「是」下，《字義》有「陰陽」二字。

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真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得恰好時。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厲，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説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柔必强。」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説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説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捉模，就人與天相接處説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説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説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説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嘆之辭，又誤了。既是贊嘆，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嘆，豈有不好物而贊嘆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

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説得粗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説，不可改易。

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係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説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善，乃是就其間説：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别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爲性，是説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个性耳，是太極之静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説，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説，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善，「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三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説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説「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説，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个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个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

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濂溪説「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言也。

勉齋問答

問：「『誠之源也』，是説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説誠之體。却先言用而後言體，何也？」曰：「體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説秋冬了方説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又曰：「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説出許多道理。」

「誠無爲。」誠，實也。此心之誠，實本湛然無爲，即是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天命之謂性」，「無極而太極」，誠即是理。「幾善惡。」幾，心之所發。發從好處去便爲善，發從不好處去便爲惡，即是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率性之謂道」，有太極而分陰分陽。「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所發之善而爲愛，則謂之仁；所發之善而事得其宜，則謂之義；所發之善而各得其理，則謂之禮；所發之善而無所不通，則謂之智；所發之善而知所執守，則謂之信，即是「修道之謂教」。陰陽分而爲五行，仁、義、禮、智、信屬誠，愛、宜、通、理、守

屬幾。「性焉安焉之謂聖」，能推此所發之善安而行之者謂之聖。「復焉執焉之謂賢」，復此所發之善執而守之者謂之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此善之發，精微而不可見，至於充之於外，至周而不可窮者謂之神。

直卿云：「《通書》言主静、審幾、謹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爲相似。」文公《語録》。

問「聖可學乎」一段。曰：「一爲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爲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爲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塵汙了他。但看下文，言「無欲」是一；「静虚」，虚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慾。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説。須看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着底都是欲。不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不待沈溺其中而後謂之欲。伊川曰：「才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才起念處便是欲，心如止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很當心。無欲則自是湛然，一物不留，故静便虚。未發時，這虚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虚。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虚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云云。

又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而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而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知此，則剛善柔善畢竟也有偏處，不得謂之中也。

節齋議論

《誠》上章曰：夫子曰「閑邪存其誠」，是以誠爲性之德也。子思則以誠爲天之道，爲無息，爲物之終始，爲能盡人物之性，經綸天下大經，立天下大本，知天地化育。孟子以「萬物皆備於我」爲言，是皆以天理、人性合言之矣。而周子以誠爲聖人之本，以乾元資始爲誠源，以各正性命爲誠立，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又以誠爲易，故曰「無爲」，曰「寂然不動」。以理言之，固爲實理。以動言之，固爲无妄。又須合是數説之類而精思之，乃能盡其妙也。此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也。

《誠》下章曰：此言思誠者人之道，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大本也。方其靜也，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故謂之無耳，而至正之理存焉。及其動也，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故謂之有耳，而明達之義行焉。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矣。學聖工夫，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

《誠幾德》章曰：此言誠動爲五常之德也。聖人本誠，故幾自動而德自形，何爲之有？學聖人者，則當復性而研幾，及其至也，亦與聖人同矣，故以「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通結之。蓋「發微不可見」者，幾也；「充周不可窮」，則神矣。周子於此，特發明「幾」之一字。幾者，神之微也，故充周必至於不可窮。詳玩此語，未見有惡義。《聖》章又以爲「誠神幾曰聖人」，亦未嘗言幾有惡焉。《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乃曰「幾善惡」，則與此義不合。

又嘗於《慎動》章考之，則是「動而正曰道」，動而失正則爲邪矣。道即善，邪則爲惡。動出乎正，即發微之幾也。再以《師》章「剛柔善惡」者考之，乃是衆人動失乎正而後有惡。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于善，而又中節也。其所謂「幾善惡」者，更當於此等考之，乃得其意。

《聖》章曰：誠，寂也，静也，而具動静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静之機。蓋誠爲神本，神爲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静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静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爲神之始也，在静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爲神之端也。

《慎動》章曰：正即至正之正，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動出乎正，則是太極流行之道，而無邪動之辱矣。動出乎正，即前所謂「幾」也。和即中也者之和，德即五性之德。用得其和，則是五性之德，而無剛柔善惡之失矣。用得其和，即後所謂「中節」者也。

《思》章，《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止「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曰：「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而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不思則不能通微」止「吉凶之機也」，曰：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乃作聖之功也。「《易》曰」止「知幾其神乎」，曰：言作聖之事，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説幾，下

一句説幾而神也。

《動静》章「動而無静」止「神妙萬物」，曰：物滯於形，故不能通。神無形，故通而不滯。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未嘗不動不静，妙乎動静之物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曰：陽動也，而妙水陰之静；陰静也，而妙火陽之動。所謂妙者，變化之道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曰：五行，因上文水火而併言之。推至陰陽太極，蓋明妙合而凝，混融無間。渾然，今古不言之妙，即下文所謂「混」也。「四時運行」止「其無窮兮」，曰：「四時運行」，即下文所謂「闢」也。於妙合而凝之前言之，則冬也，萬物之所終也。於妙合而凝之後言之，則春也，萬物之所始也。此言闢而混，混而闢也。混則動静陰陽合，闢則動静陰陽分。其混其闢，皆神妙之所爲。混而復闢，終而復始，故生生變化而無窮焉。

《蒙艮》章曰：先師朱子曰：山静水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艮，静止於不見之地，則静止而無爲。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藴而主静之意也。周子、朱子言之至矣，今細玩之，是説流行中之樞紐也。蒙静者，静而動者也。艮静者，動而静者也。以二者之静言之，蒙静乃爲静之終，艮静乃爲静之始。合而言之，終而復始，始而復終，非流行之樞紐歟！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五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

遺　文

説二篇

愛蓮説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❶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净植，可遠觀，不可褻玩焉。❷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春陵周惇實撰，四明沈希顔書，太原王摶篆額。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東錢拓上石。

附晦菴《書説後》：

右《愛蓮説》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説以刻焉，熹得竊聞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迹，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像、《太極圖》於

❶「盛」，徐本、賀本作「甚」。

❷「不」上，徐本、張本、賀本均有「而」字。

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説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❶而刻其説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

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書。❷

養心亭説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❸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净。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説，故書以勉。

朱文公云：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度性善記云：按吾鄉前輩何平仲詩集，有《贈周茂叔詩》，又有《聞周茂叔中年有子以詩賀之》，又有《題張氏養心亭詩》，又有《留題養心亭詩》，又有《題茂叔拙賦》。又《和劉職方遊張氏園亭詩》，首句云「此地吾鄉境」，味此言，然後知張子宗範者，乃吾鄉士也。今觀濂溪《養心亭説》，自言偶至其亭，愛之，遂爲題此名。且稱其人

❶「圃」，《文集》卷八十一作「圃」。
❷「書」，《文集》作「記」。
❸「賢聖」，徐本、賀本作「聖賢」。

「有行有文」，又語之以聖學之要，其爲濂溪與進如此，張子之賢，不問而可知也。惜乎其事業不見於當時，所爲張氏園亭者，今已湮廢不復可考。當訪其子孫及鄉之父老，問其遺基所在，使好事者葺之，而置先生祠其中，以爲吾鄉故事云。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記。

賦一篇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❶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碧落石汝礪書篆。

附晦菴《書賦後》云：

右濂溪先生所爲賦篇，❷聞之於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西室，❸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耻者以病其民云。

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❶「之」下，徐本、賀本有「曰」字。

❷「賦」下，張本有「一」字。

❸「西」，《文集》卷八十一作「東」。

祝　文二篇

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

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躬行禮，❶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中，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日蘊月積，幾于顔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則夫子之宫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招于牙門，❷左獄右庾，穢喧歷年。

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齊，❸式陳明薦，以兖國公顔子配。尚饗！

告先師文

敢昭告于先師兖國公顔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修釋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

❶「躬」，徐本、賀本作「恭」。

❷「招于牙門」，徐本、賀本作「掩於衙門」。

❸「藻齊」，徐本、賀本作「藻蘋」。

賢。謹以禮幣藻齊，❶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

附邵州新遷州學記

權判湖北路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度支郎中孔延之撰

先王知天下之士不可不養，常欲濬其淵源，培其根本。故不憚爲之高堂大室，以便其講習，俎豆詩書以實其內，清池脩梁以環其外。大抵欲後進之士，得以優游燕息，專其思慮，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故曰「處士就閑燕」，此之謂也。三代之時，學校最盛，故其政理風化，後世莫及。兩漢以來，雖亂多治少，然歷千餘載，而理義綱紀未至息滅者，以夫學校猶有存焉。宋承五代兵火之後，補苴漏缺，剪鋤荒穢，至于百年，民大休息。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而守令不能揚德音，廣上意，因循故習，以至於復壞，其後有能奮然興之者鮮矣。何先王之所重而時人輕之甚也！其弊在不知道德之所由出、風化之所由成故爾。非好古不倦者，安能汲汲於此？吾友周君惇頤茂叔，以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來攝邵事，患其學舍弊隘，乃擇地於牙門之東南，因故學之材，徙而新之。郡民悦喜，荷鍤簞食，來助其役，逾月而成。有殿以事先聖，有堂以集諸生。棲士有齋，藏書有閣。遠而望之，嚴乎其可觀而法也；即而趨之，靚乎其可居而樂也。於是邵之士交相告語，其

❶「藻齊」，徐本、賀本作「藻蘋」。

各奮勵修飭，以無負吾周侯教育之意，而爲鄉閭之羞。嗚呼！邵雖小邦，然亦古荆楚之地。左氏所謂楩楠杞梓，名卿之材多由楚出，夫豈無豪俊之士可束帶而立於朝廷者耶？❶然而近歲未有顯者，非士之罪，乃教化之不素也。今周君能知先王之本務，而勇於敢爲，邵之士能知周君之用心，而鋭於進學，吾將見才冠天下，名聞京師者，多邵人也，惟在勉之而已。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設，卓卓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爲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爲先。延之既聞命，遂爲之記。治平五年正月三日也。

序一篇

彭推官詩序附彭推官詩

宿崇聖院

渠陽幕史彭應求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温泉喧古洞，寒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寢，心疑在沃洲。

惇實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人，其句字信乎能覰天巧而膾炙人口矣。

❶「俊」，張本作「傑」。

俄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嚮所誦推官之子也。」❶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爲善内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没。其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

十五年，而太傅爲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泝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境。間有温泉寺，艤舟遊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録本納于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將仕郎守合州石照縣令王夢易題額。

附度性善跋云：

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詠。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處，意其當時經行，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邸吏報至，正蒙恩知重慶軍府事。於是温泉寺僧於過道得片石，髣髴若有字畫者，拂拭之，見其姓名，曰：「新史君每誦説濂溪先生，此其筆蹟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以告。時正方集濂溪遺文，且脩其年譜，得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其他所記，最爲詳備。濂溪初

❶「誦」下，徐本、賀本有「之詩」二字。

仕時，年方踰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甚早也。謹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問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以女妻之。其講聞之蓋有所自矣。❶推官以其子貴，贈尚書。濂溪既盛稱其詩，而明道亦謂其治經術，以能詩名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而以東宫官退居。二先生所推如此。然正閲《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之。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日趨於文，貴華而賤實，遂使大雅清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歎哉！正恐此刻躪藉之餘，久而漫滅，遂摹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後學巴川度正記。

書　疏

與傅耆伯成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必作詩，雅則雅矣，形勞神瘁，❷故尚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

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此中人唤作漫去聲。紗。染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

❶「蓋」，張本作「益」。

❷「形勞神瘁」，徐本作「形勞亦瘁」，賀本作「形亦勞瘁」。

樗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暄燠，加愛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

三月四日。

附傅耆書云：

耆啓：微陽復來，君子道長，恭惟茂對，穀旦多集，繁禧欣抃。昨辱急步至傳誨筆，且審公餘起居百福，封君尊候康寧。蓋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蹈。又得知陸丞沿流，一無驚憂，平達荆渚。良辰計至，輦轂欣躍之至，弗可勝既，惟未克趨見增鬱耳。伏計爲國自重。

又書云：耆再拜，邇者石照公皂回嘗具短書，少致叙謝之悃，諒已塵清視。日來恭惟郡政多暇，尊候萬福。耆居里中亦常式，但違遠高賢，倏已浹日，鄙吝之懷，又復萌芽矣。所幸歸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誦，默有所得，俾不遂溺於時習，而失於古道也。然必待再卜，言侍以卒其業焉。

又書云：宮舍明公執事，兩旬不偶便翼，弗克上記，可量傾想。兵卒至，忽捧來教，且幸聞公介萬福，得聞封君雅候甚平。復又得聞陸丞已抵荆渚，諸況安吉。又得聞短序有疎脱處，是皆可喜事，感刻，感刻！兼承寵示《説姤》，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以之雜於元次山集中，能文之士觀之，亦不能辨其孰周而孰元也。若耆小子，屢得觀雄文，以爲模範，豈不幸之大

乎！唱和詩《濟川集》皆已寫訖，欲於此卒回附上，却慮不能護。惜計非遠，必有急足來，即得拜納也。前所告者二集，因便切希借示。萬祝，萬祝！霜寒加甚，伏冀爲國自重。

又傅耆《答盧次山書》云：茂叔《姤説》，竊謂以之雜元結集中，俾識者觀之，不能辨其孰周而孰元。來諭以謂「辭淳義密，如軻之文」，真知言也。

又書云：惟識中下，又爲時事所役，不克專一於道。日來復多作雕刻無益之詞，以混吾常習。嗚呼，其不得已也！忽捧執事誨筆，副以二何詩集，且喜，且讀，併釋煩悶，若盛暑沃冰雪，何快如之！又聞邇辰甚多詩章新吟，以匆遽未暇寫示，彌益思念。後訊切希借貺，以爲規範，則後進生之懷抱，愈有所開發矣。獻歲發春，恭惟云云。

又書云：耆頓首再拜。去歲季秋，邵陽遞筒傳及執事教墨，發而伏讀，詞與意厚。雖在數千里外，若奉高標大論，其欣快何如哉！又蒙寄貺《同人説》，徐展孰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歲且春矣，恭惟貳政窮經之餘，起居萬福。耆茲粗如，老幼幸無恙。惟是書策筆硯，不敢少輟，但寡師友磨之耳。濂溪詩文，皆當世名公所爲，自顧頑鈍，未敢措手。或時强爲，皆未能脱俗氣，故遲疑蓄縮，久而未敢塵聽也。又聞陵陽韓職方爲代中，前來漢嘉求船，計必如期南下，伏想知悉。西南相遼，未涯趨拜，益冀爲

宗社自壽。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說姤》示之，其後在零陵又以所改《同人說》寄之。二《說》即所謂《易通》者，今不載於《通書》。

慰李大臨才元疏 治平二年

惇頤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柰何！孝思柰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謹疏。四月　日汝南周惇頤疏上。

與二十六叔等手帖❶

惇實啓：❷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惇實守官外，❸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未間，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實狀，拜上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❹七月六日夜。

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手帖❺

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李老、通老、韓姐、善善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

❶ 此題，徐本、賀本作「上二十六叔書」。
❷ 「惇」上，徐本、賀本有「姪男」二字。
❸ 「官」下，徐本、賀本有「於」字。
❹ 「拜」，徐本、賀本無。
❺ 「手帖」，徐本、賀本作「書」。

家門幸事。❶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

叔押付仲章，❷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立便使周一父子送去。❸叔母、韓姐傳語：汝與新婦姪女姪兒各計安好，❹將息，將息！❺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問，善善與新婦安安安。❻汝切不得來！不得來！❼周三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幼二安否？如何也？

鄉教授跋云：先生之文章傳於世者，有《通書》、遺文，唯其字畫，人無識之者。乾道七年十月，旉來春陵，訪先生遺跡，久而後得此於諸生胡元鼎之家。嘗以《墓誌》及《家譜》考之，先生始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惇頤。仲章，其猶子名也。當先生之世，朝廷所以褒贈其先人者，止於諫議大夫。前帖之名，蓋其未避諱之時，而與猶子書，豈先生季年爲嶺南使者與守南康時耶？辭氣溫厲，讀之如見其人。敬刻之石，植之祠前。祠舊在郡學稽古閣，往來者莫之見，無以感發，於是遷于敷教堂云。淳熙二年正月日，迪功郎道州州學教授昭武鄉旉謹書。

南軒跋云：栻來桂林，邇先生之鄉，因其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尋訪

❶「幸事」，徐本、賀本作「幸事幸事」。
❷「押」，原似「正」字又勾圈，據呂本改。
❸「便」，徐本、賀本無。
❹「姪女姪兒」，徐本、賀本作「姪兒姪女」。
❺兩「將息」上，賀本皆有「好」字。
❻「安安安」，徐本、賀本作「安安」。
❼「不」上，賀本有「汝且」二字。

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者，持二帖及周氏《家譜》石刻來。良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生二子，長曰礪，礪之子仲章，第二帖所寄是也。次即先生。石刻又載，濂溪隱居在其鄉石塘橋西，蓋舊有此名。先生晚築廬山之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示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父老相傳，尚能道先生此意也。栻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畫而寶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敢敬書左方，刻石桂林學官，與學者共焉。淳熙三年月日張栻。

回謁鄉官昌州司録黃君慶牒

承奉郎守太子中允簽書合州判官廳公事周惇實，右某謹祗候謝都曹員外，伏聽處分。件狀如前，謹牒。嘉祐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牒。

賀傅伯成手謁嘉祐六年

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惇實，專謁賀新恩先輩傅弟。三月十二日手謁。

度性善跋云：濂溪以嘉祐元年爲吾州僉判，至五年六月九日解去。越明年，從遊之士遂寧傅耆登進士第，相遇京師。是歲唱名在三月癸巳十三日。濂溪往賀之，蓋釋褐之三日耳。

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姤説》示之。其後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説》。二《説》當即所謂《易通》者。往時晦菴先生書正所藏伊川手狀有曰：「濂溪遺迹，計其族姻閭里間必有存者。」後書又曰：「濂溪文字，更曾訪問得否？」先生拳拳之意，冀欲得《易説》以補《通書》之遺，傳之後世，而歲月深遠，不可復得。未幾，而先生亦已易簀矣。然正平日所以聞諸先生者，則何敢忘也。頃自嘉定還成都，寓於二程祠堂之右塾，偶得此紙及明道、伊川書各一。伊川筆蹟，宛如前帖。明道以蜀牋作小簡，漫滅者數字。先生所以丁寧於正者，雖不止是，然斯文之傳，三君子者實啓發之。盤盂几杖，尚不可忽，而況於心畫之微乎！嘉定十三年八月日，後學樂活度正謹書于重慶之郡齋。

詩

書仙臺觀壁❶

先生在合陽，沿外臺檄，按臨赤水縣簿書，與將仕郎赤水令費琦游龍多，唱和八首。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晉馮蓋羅上昇處。躋攀聊足到官心。❷

❶ 此題，徐本、賀本作「遊赤水縣龍多山書仙臺觀壁」。
❷「躋攀」，徐本、賀本作「攀躋」。

費令詩云：

先生舊隱寄煙岑，丹竈仙臺暫訪尋。觀有馮蓋羅爐竈在。自歎不如雞犬幸，偶霑靈藥換凡心。

游山上一道觀三佛寺❶

琳宮金刹接峰巒，❷一徑潛通竹樹寒。❸是處塵勞皆可息，❹時清終未忍辭官。

費令詩云：

巖扉相望路紆盤，杉桂風高夏亦寒。❺游遍陡忘各宦意，恨無生計可休官。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費令詩云：

平生癖愛林泉處，❻名利縈人未許閑。不是儒流霽風采，登山游騎恐難攀。君沿外臺牒請，臨按本邑簿書。

❶ 此題，徐本、賀本作「經古寺」。
❷ 「峰」，呂本、徐本作「林」。
❸ 「樹」，呂本、徐本作「徑」。
❹ 「勞」，呂本、徐本作「埃」。
❺ 「桂」，張本作「檜」。
❻ 「處」，張本作「趣」。

呈謝簽判殿丞寵示游山之什

琦

夫君落筆盡珠璣，不比相如意思遲。君只於肩轝往還，遂成三章，其俊敏如此。從此合陽須紙貴，夜來新有愛山詩。

和前韻❶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棲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附李悅齋跋云：

埴乙酉歲曾游龍多，愛其幽勝，獨恨山衷未有建炎、紹興以前諸賢題詠。今聞同年友戎監周卿，❷嘗屬其鄉士趙飛鳳訪求。飛鳳爲梯空陟險，至高崖危磴、斗絶荒阻之間，乃得濂溪周元公與令君費琦唱酬詩八首，實嘉祐五年正月所刻。苔蘚剥蝕，嵐霧蒙翳，飛鳳洗剔除治，幸字畫未至刓缺，然猶謂向刻石處，人迹罕到，今雖刮磨表出之，恐久仍復堙廢。乃别伐石，屬埴大書刻之鷲臺寺，俾來游者皆得縱觀。豈但增兹山之重，又以興起士俗賢賢之心，於世道不爲無補。紹定庚寅春分日，眉山李埴題。

劒門

出《劉禹卿集》、《劒門銘詩集》

劒立溪峰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

❶ 此題，吕本、徐本、賀本等作「和費君樂遊山之什」。

❷ 「周」上，張本有「度」字。

百年外户都無閉，空有關名點貢琛。

香林別趙清獻❶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瀌瀌，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奥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清獻和詩云：顧我入趨堯闕去，煩君出餞贛江頭。更逢蕭寺千山好，不惜蘭船一日留。清極到來無俗語，道通何處有離憂。分携豈用驚南北，水闊風高萬木秋。別本云：清獻自虔州赴召，舟至造口，同遊香林寺，石刻可考。《大成集》以爲萬安香城，非也。

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顔同遊羅巖❷嘉祐八年五月七日刻石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同石守遊山❸

朝市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争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

❶「香林別趙清獻」，原誤作「萬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下並小字注「出廬陵集」，據下文「清獻和詩」與徐本、賀本改。

❷此題，呂本、徐本、賀本均作「同友人遊羅巖」。題下注文中「五月」，張本作「正月」。

❸此題，徐本、賀本無「山」字。

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凭欄久，爲戀林居作退謀。

江上别石郎中

葉落蟬聲古渡頭，❶渡頭人擁欲行舟。別離情似長江水，遠亦隨公日夜流。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自香爲友，❷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重，殁去綉衣新。畫作百年夢，❸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❹

治平乙巳暮春十四日同宋復古遊山巔至大林寺書四十字❺

三月山方暖，❻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巾袂，❼縹緲覺身輕。

題寇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

---

❶「葉落」，徐本、賀本作「落葉」。

❷「自」，徐本、四庫本作「似」。

❸「畫」，徐本、賀本作「晝」。

❹「賢」，鄧本作「斯」。

❺此題，徐本作「遊大林」，賀本作「遊大林寺」。

❻「山方」，賀本作「山房」，鄧本作「僧房」。

❼「巾」，徐本、賀本作「襟」。

好，俗客不曾來。往事已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猷爲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酆都觀三首刻石觀中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真風杳何在，偃松喬栢共蕭森。

右仙都觀。

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微。

右讀英真君丹訣。

久厭塵坌樂静元，❶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右宿山房。

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❷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❸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按部至春州

按部廣東經數郡，若言嵐瘴更無春。

❶「元」，賀本作「緣」。
❷ 此題，徐本、賀本作「題大顛壁」。
❸「釋」，徐本、賀本作「佛」。

度山煙鎖埋清晝，爲國天終護吉人。萬里詔音頒降下，❶一方恩惠盡均匀。❷丈夫才略逢時展，倉廩皆無亟富民。

題惠州羅浮山 出《羅浮詩集》

紅塵白日無閑人，況有魚緋繫此身。闕上羅浮閑送目，浩然心意復吾真。

贈虞部員外郎譚公昉致仕❸

清時望郎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着綵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爲遁者肥。

書堂❹

元子溪曰濂，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❺不欺顧相欽。❻廬山我久愛，❼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流水，❽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❾白石磷磷沈。❿潺湲來數里，到此

❶「頒」，賀本作「頻」。
❷「匀」，原作小字注文「御名」，據張本改。
❸此題，徐本、賀本作「贈譚虞部致仕」。
❹此題，徐本作「題濂溪書堂」，張本作「瀼溪書堂」，四庫本、賀本作「題瀼溪書堂」。
❺「良」，鄧本作「最」。
❻「欺」，賀本作「期」。
❼「久」，鄧本作「所」。
❽「流」，徐本、賀本作「清」。
❾「土」，原誤作「上」，據徐本、張本、賀本改。
❿「磷磷沈」，鄧本作「照沉沉」。

澄澄深。❶有龍不可測，岸竹寒森森。❷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欹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❸數十黃卷軸，賢聖談無音。牕前即疇囿，❹圃外桑麻林。❺千蔬可卒歲，❻絹布足衣衾。飽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名溪朝暮侵。❼元子與周子，相邀風月尋。❽

思歸舊隱❾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明。❿醉榻雲籠潤，吟窻瀑瀉清。閑方爲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夜雨書牕⓫

秋風掃盡熱，⓬半夜雨淋漓。遶屋是芭蕉，一枕萬響圍。恰似釣魚船，⓭蓬底睡覺時。舊隱濂溪上，⓮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

---

❶「澄澄」，徐本、賀本作「始澄」。
❷「竹」，徐本、賀本作「木」。
❸「風月」至「鳴琴」三句，鄧本作「風月盈沖襟。有時吟復默，酒罷鳴幽琴」。
❹「囿」，鄧本作「圃」。
❺「圃」，徐本、張本、賀本作「囿」。
❻「千」，徐本、四庫本、賀本作「芊」。
❼「名溪朝暮侵」，鄧本作「名濂以自箴」，徐本、賀本作「名濂朝暮箴」。
❽「元子」至「月尋」二句，鄧本作「誰爲相朝暮，萬木寒蕭森」。
❾此題，吕本作「思親歸舊隱」，徐本、賀本作「靜思篇」。
❿「明」，徐本、賀本作「晴」。
⓫此題，徐本、賀本作「書牕夜雨」。
⓬「掃盡」，徐本作「拂盡」，鄧本作「掃酷」。
⓭「恰」，鄧本作「何」。
⓮「舊隱濂溪上」，徐本、賀本作「濂溪溪上釣」。

睡，寵辱不相隨。肯爲爵禄重，白髮猶羈縻。❶

書春陵門扉❷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南軒先生語録》中一條：「或於春陵舊門扉上得一詩，云云。先生詠之，曰：『此濂溪詩也。』」

行　記

東林寺題名❸

周惇實茂叔、余從周元禮、孫儼安禮、王深之長源、沈遯睿達、樂岳惟嶽，嘉祐庚子十月二十一日，相會東林寺。

澹山巖扃留題

周惇頤携二子壽、燾，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陽麗，理掾陳賡，同遊含暉洞。治平四年後，蔣瓘仕至朝議大夫，區有鄰仕至大理寺丞。

連州城西大雲巖留題

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惇頤茂

---

❶「舊隱」至「羈縻」六句，徐本、張本、賀本均另作一首，題作「石塘橋晚釣」。張本題下注云：「舊無此五字，而此詩又連上共作一首，今從《遺芳集》改正。」

❷此題，徐本、賀本作「題門扉」。

❸此題，賀本作「東林寺留題」，張本作「東林寺題」。

叔、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何延世懋之，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同遊。

德慶府三洲巖留題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遊。

肇慶府星巖留題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

附蔣槩《巴東龍昌洞行記》云：

循瀼而上，有溪湛然者，龍昌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者，溪口也。繇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一，碧水激而溪深，長崖如截，高數百丈，聳然而對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迤邐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屑玉而亂下者，❶峰端之飛泉也。有巖如刳，有石如乳，中可藏舟而不知風雨者，溪間之怪壁也。山迴水轉，或掩或絶，偃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而面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皆曰：兹境盡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縈紆盤屈，徐適一二曲折，恍然嶔崖若闕，迎舟而通，益見溪山函束，澄湛秀拔，層巒怪峰，下鑑淵底，鋭者螺者，若踴若紆。又得其氣象凄爽，常若秋至。澗草岩花，異卉鬪發。龍潭窪深，雷電晝伏。是時予與游者，浩然而觴，覺其身在太虛之

❶「屑玉」，張本作「玉屑」。

上，而不知其飲之多也。然亦恐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意而情甚相樂者。時復掛猿飛雉，飲啄而下上，❶游鰷水鳥，出没於前後。葆蓋嘉樹，可蔭可息，又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游者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怪萬象，嗟予不可得而狀也。須臾，欒鳴嘔啞，漸出平曠，竹林陰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昌之大概也。

予與游者，愛賞不已。既而歎曰：大凡山水之嘉，非造物者昔嘗着意於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怪也，此固神工有私於兹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没已久，不爲人所知爾。予舊嘗閲《桃源圖》，有漁者颺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屋仙人，❷霞裾飄然，俯蟠桃、飲嘉客而已。然而異世荒誕之説，予固未可知其必勝也。亦欲寫爲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然恐舉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以此故不必畫也。❸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鈷鉧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歟！」故予爲縣於此，月嘗醉而遊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往之不密，故未始以爲勤也。其居蠻而樂者，亦以此溪矣。予嘗客夷陵，屢游元白所謂三游洞者，梯崖磴險，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爲勝。

❶「下上」，張本作「上下」。
❷「屋」，張本作「屈」。
❸「以」，張本作「如」。

若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校其幽深偉絶，則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知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漲於盛夏，予之游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春陵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予爲三，今輒厚自誇大，亦命之爲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不見賞，猶當俟於後來者。昔游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蔣槩記。

此先生赴合陽簽判任時，泝峽至秭歸，聞龍昌之勝，與廬陵蔣槩、洪崖彭德純同遊。蔣槩爲之記，因附載《行記》之後。

遺　事 朱、張語録附見于後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在虔時，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❶「昔受學於

❶「程氏」至「語曰」，張本作「明道先生嘗曰」。

周茂叔，令尋顔子、仲尼樂處，❶所樂何事。」

徐寓問：「濂溪先生教程子尋孔顔樂處，蓋其自有其樂，然求之亦甚難。」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況今之師非濂溪之師，所謂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説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工處求。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會成熟充達向上去。」

甘節問：「周子令程子尋顔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答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

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顔之樂，只是私意浄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三段，《晦菴語録》。

又曰：「明道先生言：❷『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説與公。』初平遂聽説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説大畜卦。一本作「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

❶「令」上，賀本有「每」字。「顔子仲尼」，賀本作「仲尼顔子」。

❷「明道先生言」，張本作「詩可以興」。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牕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字可了。」

又曰：「周茂叔，窮禪客。」

邵伯温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吕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

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力薦先生，其詞云：「臣伏見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事周惇頤，操行清修，才術通敏，凡所臨蒞，皆有治聲。臣今保舉，堪充刑獄錢穀、繁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其人與臣不是親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亦會清獻在中書，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云。見萍鄉本。

邢恕和叔敘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荆公爲提刑，在嘉祐五年，時荆公年四十，先生年四十四。

謝無逸誌潘延之墓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

孔延之《邵州學記》曰：「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

呂陶詩序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諫，拯憂患，雖賁育之力，亦莫亢其勇。」

哲宗、徽宗《實録》云：「伊川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

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曰：「吾老矣，説不可不詳。」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乃之洛，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見謝氏《性學淵源》。

朱震《進易傳表》曰：「濮上陳搏以《先

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漑，漑以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

太史黃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李愿中先生《答朱元晦書》云：「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見全本，今乃得一觀。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絶佳，『胸中灑落』，即作爲盡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然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營道何弃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❶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❷至今蕃衍云。

朱文公云：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袖灑落，有僊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

葉賀孫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章及「心一也」一章，謂程子承周子一派，都自太極中發明。曰：「然。」

或問：「周子是上面去見得如此？」先

❶「關」，原誤作「開」，據卷七《營道齋詩并序》及張本改。

❷「周」，張本作「後」。

生曰：「也未見得是恁地。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便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之，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董銖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先生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婿，温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説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陰陽五行，康節説得法密，濂溪説得理透。

周子看得這道理熟，縱横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已上八段，《晦庵語録》。

侍坐正夏堂，論濂溪爲道學宗主。乃在道州，可謂此邦盛事。對曰：「濂溪不由師授，真所謂自得。」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夸，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南軒語録·答程禴問》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七

附録

雜詩

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　任大中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涪陵莫恨長。
綠水泛蓮天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翶太博　傅耆

古人務樂善，見士即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遠吳蜀。顧予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才翹翹，深慚識碌碌。升堂聽高論，惟愁日景促。經義許叩擊，詩章容往復。荷公引重語，玞瑁變良玉。一違几席來，羲娥變昏旭。遠聞落帽節，賓朋相追逐。剩摘籬下黄，痛飲盃中醁。清談已忘倦，佳篇又相勗。畢力爲徒弟，强勉攀高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首願策疲蹇，助公施藴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此志答此惠，庶幾不忝辱。

周茂叔送到近詩數篇因和渠閣裴二公招隱詩❶　傅耆

三賢趨向一家同，不欲塵埃作苟容。

❶ 此題，張本作「和周茂叔暨閣裴三公招隱詩」。

明逸招歸豹林谷，樂天邀入香爐峰。

賀周茂叔弄璋

呂　陶成都

仁厚陰功素所施，熊羆佳夢此何遲。藍田寶璞真希世，丹穴僊雛亦爲時。善慶源流歸顯報，崇高堂構襲初基。他年若許林泉老，却看兒孫振羽儀。

送周茂叔殿丞序并詩

呂　陶

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於人。能自知，不能必知於人。得乎中，不奪於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在己。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思索，以戾其趣尚，故能也。人之分睽，於義利、取舍、好惡交攻競騖，而莫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也。予嘗持是説，以觀世俗情僞，而憤君子之所不能，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荀卿氏推尊子弓，揚子雲珍君平、畏仲元，而乃知君子之道，雖晦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然則道人之善而有警於世，非佞也，公天下而爲言也。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賁育之力，莫亢其勇。滀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必遠。廣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誦曰：「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將遯去山林，以全吾思。」其信道篤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知之，其君子之所不能歟？以君子之所不能，於君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與言其然，惟不知者亦可與辯其不然，亦庶乎道人

之善而不爲佞歟！今年夏六月，官滿南歸，士大夫皆文以送。陶既序，又繼以詩：

高帆颺漢水，六月南風温。下流乘漲怒，一日千里奔。湍威雷霆擊，石勢龍虎蹲。漂摇波濤際，渺漫天地昏。君心浩溟渤，坐笑衆水煩。外任安濟德，中養澄静源。青雲路三峽，寄傲開琴樽。白日滿平楚，放懷清夢魂。夷險既一致，卷舒惟義存。未易泛滄浪，時平斯道尊。

贈茂叔太博

潘興嗣

心似冰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每懷顔子能晞聖，猶笑梅真秪隱仙。仕儻遇時寧枉道，貧而能樂豈非賢？區區世路求難得，試往滄浪問釣船。

題濂溪

潘興嗣

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林泉友。一溪東南來，瀲灔翠波走。清響動靈粹，寒光生户牖。峩峩双劍峰，隱隱插牛斗。疎雲互明晦，嵐翠相妍醜。恍疑坐中客，即是關門叟。爲歌紫芝曲，更擊秦人缶。窅然忘得喪，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休光動林藪。得非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斵鼻固未免，安能混真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五柳。皎皎谷中士，願言與君壽。殷懃復懇惻，雜佩貽瓊玖。日暮車馬徒，橋横莫回首。

和茂叔憶濂溪

潘興嗣

憶濂溪，高鴻冥冥遯者肥。玉流來遠不知源，源重巘翠深遮圍。試將一酌當美酒，似有冷然仙馭飛。素琴携來謾横膝，無絃之樂音至微。胡爲劍佩光陸離，低心俛首隨轉機。伊尹不忘畎畝樂，寧非斯人之與歸。

同周敦頤國博遊馬祖山

趙抃

曉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棹復登高。虎頭城裏人煙闊，馬祖巖前氣象豪。下指正聲調玉軫，放懷雄辯起雲濤。聯鑣歸去尤清樂，數里松風聳骨毛。

次韻周茂叔國博見贈

趙抃

蜀川一見無多日，瀨水重來復後時。古栢根深寒不變，老桐音淡世難知。觀游邂逅須同樂，離合參差益再思。籬有黄花樽有酒，大家尋賞莫遲疑。

次韻前人重陽節近見菊❶

趙抃

爲僚初自喜，邀客亦逢嘉。把酒須同樂，分襟莫預嗟。未成登畫舸，好共戴黄花。試向東籬看，秋叢映曉霞。

❶「前人」，張本作「周茂叔」。

次韻前人不赴重九飲會見寄❶

趙抃

嫩菊浮香酒潑醅，命儔歡飲鬱孤臺。如何此會翻爲恨，爲欠車公一到來。❷

九日年豐獄訟稀，望君同醉樂無涯。樽前慰我區區意，只得登高一首詩。

題茂叔濂溪書堂❸

趙抃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净去塵壒。豪髮難遁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窗，勝絶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爲隘。有蓴足以羹，有魚足以膾。飲啜其樂真，静正於俗邁。主人心淵然，澄澈一内外。本源孕清德，遊泳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諸兑。

送茂叔通判虔部赴零陵❹

程師孟時知洪州

移官遠過耒陽西，好景重重合盡題。永水自然勝瀨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脚，境上鄉人待馬蹄。曾是忠賢流落處，至今蘭芷尚萋萋。

❶「前人」，張本作「周國博」。
❷「車公」，張本作「公車」。
❸「題」下，張本有「周」字。
❹「送」下，張本有「周」字。

寄永州通判茂叔虞部❶

趙抃 時知成都

君去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鄉程。九疑南内參空碧，❷二水秋臨徹底清。詩筆不閑真吏隱，訟庭無事洽民情。霜鴻只到衡陽轉，遠緒憑誰數寄聲。

益帥趙閱道以詩寄周茂叔程公闢相率同和

潘興嗣

道交吏契少人行，況是雲霄自有程。目極一涯天共遠，心期千里月同明。春歸錦里豪華地，秋入浯溪冷淡情。山水高深無限意，❸爲公分付玉徽聲。

乙巳歲除日收周茂叔虞曹武昌惠書知已赴官零陵丙午正月内成十詩奉寄

閬中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十二月中，嘗附書入永州。數篇來起予。武昌遞中，得新詩一軸。瀟湘流水闊，巫峽暮雲疎。不得相從去，❹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顏。鄉閭接營道，風物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往還。不知虔與永，二郡孰安閑。

三月春才過，君當始到官。朱袍爛紅日，白髮未盈冠。喜静心長在，耽詩性最

❶「茂叔」上，張本有「周」字。
❷「内」，張本作「向」。
❸「限」，原誤作「恨」，據張本改。
❹「相從」，張本作「從君」。

懽。應從下車始，便起作題端。

始被南康責，誰知睿澤寬。還爲半刺史，不失古虞官。別乘今誰厚，朱幡舊最懽。遥怜春色好，並蓋縱游鞍。茂叔書言與永守陳郎中有舊。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鷓鴣啼。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日静，何似在濂溪。

二子君家寶，知渠神骨清。初生俱嶷嶷，學語便鏗鏗。鳳老雛方秀，珠圓蚌轉明。吾甥真宅相，可得不翹英。

山水平生好，嘗來説退居。無家歸紱冕，有子侍藍輿。湓浦方營業，濂溪旋結廬。零陵官俸剩，應得更添書。茂叔濂溪有書堂。

八郡湖南使，稜稜盡有名。刑臺本鄉舊，提刑程公，鄉丈人也。漕府忝門生。運使薛丈嘗出門下。吾戚饒風力，伊人最直清。預知相見日，傾蓋便投誠。

宗邑祆災併，無如舊歲多。乙巳歲。凶霖浸宫闕，湧水注江河。秋大雨。鬼盛天爲疫，夏大疫。陰强雪薦瘥。冬大雪。知君憂國甚，搔首只吟哦。茂叔寄示詩中，有《對雪寄吴延之》之作。

詩社久零落，所傳毛鄭餘。先生守章句，後輩老虫魚。大義誰窺覬，微言尚闊疎。煩君來就索，但恨未成書。

贈周茂叔

合陽何平仲

及物仁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大易知幽賾，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箭生來元有節，冰壺此外更無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

聞茂叔中年有嗣以詩賀之

何平仲

慶門崇構已多時，五百年方是此期。樹長瓊枝生較晚，珠根驪頷得來遲。桓温貴骨天然別，韋相傳經道不衰。衡岳唯高湘水闊，共知長與福爲基。

題茂叔拙賦

何平仲

僞者勞其心，關機有時闕。誠者任其真，安知拙爲拙。捨僞以存誠，何須俟詞説。

濂溪謁周虞部

成都李大臨

簷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閑。我亦忘機淡榮利，喜君高躅到松關。

濂　溪　隱　齋

任大中

溪遶門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讓溪深。若教變作崇朝雨，天下貪夫洗去心。

再題虞部周茂叔濂溪

任大中

公廉如古人，禄利十鍾疎。照髮一簪墨，樂歸溪上居。群峰插雲秀，滿眼如畫圖。一甕酒自足，數畝稻有餘。夜月摇吟筆，朝厨摘野蔬。渴飲溪中水，饑不食溪魚。大溪深一丈，松筠自不枯。公心保如此，真爲廉丈夫。廉名似溪流，萬古流不休。我重夷齊隱，日月光山丘。夷齊魂若在，暢然隨公遊。

江上懷永陵倅周茂叔虞部

任大中

監州永陵去，遠目立江干。煙浪三湘闊，風帆八月寒。不聞求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濂溪上，歸因作釣竿。

送永陵倅周茂叔還居濂溪

任大中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寄南州。隨君不及秋來鴈，直到瀟湘水盡頭。

寄廣東運判周茂叔

任大中

凍雲滿愁目，黯黯塞遥空。久客江湖外，殘年雨雪中。醉鄉無伴入，吟社與誰同。莫訝音塵闊，天南絶去鴻。

題濂溪書院❶

孔平仲

廬阜秀千峰，濂溪清一掬。先生性簡淡，住在溪之曲。深穿雲霧占幽境，就剪茅茨結空屋。堂中堆積古圖書，門外回環老松竹。四時風物俱可愛，嵐彩波光相映緑。先生於此已優游，洗去機心滌塵目。樵夫野叟日相侵，皓鶴哀猿夜同宿。方今世路進者多，百萬紛紛争轉轂。矯其言行鬻聲名，勞以機關希爵禄。由來物役無窮已，計較愈多彌不足。何如瀟灑静中閑，脱去簪紳卧林麓。先生此趣殊高遠，不以尋常論榮辱。奈何才大時所須，猶曳緋衣佐方牧。鸞章鳳羽出爲瑞，未得冥冥逐鴻鵠。先生

❶「院」，張本作「堂」。

何時歸去來，古人去就尤宜速。須憐溪上久寂寥，蒼煙白露空喬木。

茂叔先生濂溪詩呈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濂溪詞并序❶

黄庭堅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❷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轉運司以權利變具獄，茂叔争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閲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迺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

❶ 此題，《山谷集》作「濂溪詩并序」。

❷ 「小」，《山谷集》作「少」。

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予作《濂溪詩》，思咏潛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鑑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兮蕩有蓮，❶勝日兮與客就閑。人聞挈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高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妓。❷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❸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濂溪詩

南幽張舜民

洗耳褰裳本緒餘，何須外物表廉隅。碧梧脩竹藏丹鳳，空谷生芻老白駒。水爲不爭方作濂，溪因我有始名浯。北人要識濂溪景，請問江州借地圖。❹

濂溪詩

王庶 樞副

先生帝王師，韞匵求善價。連城既不

❶「蕩」，張本作「池」。
❷「高」，張本作「歌」，屬上句。
❸「著」，原誤作「有」，據張本及《山谷集》改。
❹「圖」，原漫漶不清，據張本補。

售，抱恨歸長夜。音容忽已遠，遺芳鄙蘭麝。至今西洛賢，猶識唐虞化。俾之坐廟堂，小或齊諸霸。奈何與世違，揶揄困嘲罵。嗟予晚聞道，味如倒食蔗。逢時多艱難，戎夷變華夏。❶歸來廬山邊，弛擔休征駕。尋幽經隱居，脩竹樊田舍。傳家惟稚子，感涕淚交下。濁醪再三傾，薄用菁茅藉。

營道齋詩并序

何棄仲道州本作「何弃」

春陵郭縣曰營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有子曰敦頤，字茂叔，遠宦南歸，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脩水江夏公敬慕之，每稱奬其子壽、燾。燾即次元，亦爲坡公所知。坡有《故茂叔濂溪詩》，唯多其廉退，脩水亦止述其廉平，莫詳僑寓之意，殆子弟不能達先志之罪也。夫脩水相去甫數舍，坡其同時人，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余與先生同邑人也，爰託宿於兹，且有墳隴留人。比創山房，取吾邑名吾齋。因話前事，賦詩曉兒曹。

儒行篇中有至論，書齋鄉縣兩存存。南音楚國鍾儀操，仁術函人孟氏言。近信每隨流水到，舊廬凝望度雲屯。里非勝母泉君子，循取佳名覲聖門。

遊濂溪辭并序

鄒旉

道州城西十五里，有村曰濂溪保，蓋周

❶「戎夷變華夏」，張本作「[illegible]軏無休暇」。

茂叔先生之居也。先生宦遊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故以「濂溪」榜書堂，示不忘本。山谷，一世洽聞者也，而曰：有水發源於廬阜蓮花峰下，茂叔樂之，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而近世士夫又謂本名廉溪，先生子求詩於山谷，避其叔父諱，遂加以水。且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不應媲水以明其廉。其説具載九江學宮《先生祠堂記》。以尃觀之，俱失也。尃縻粟道州，考濂溪頗詳。因暇日遊焉，訪先生之遺跡，且悼世人之惑也，敢述以辭。

度營川之倏梁兮，遡其瀕而走西。路平原之瀰沲兮，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于荒陂。漸林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犬雞。亟引鞭而前望兮，萃或瓦而或茨。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余以濂溪。閱民氏而皆周兮，本其系而爲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祖而占兹。後昆出於丘墟兮，逢掖淪於布衣。詠先生之所服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其已遠兮，曷慰乎我之思也。雲山矗而崇崇兮，豈絶塵之姿乎。泉石激而泠泠兮，抑弦誦之遺乎。百卉秀而不枯兮，豈道德之輝乎。少長群而不嚚兮，抑孅俗之未衰乎。彷徨乎，奚忍偭而去之。迫日暮兮，既去而猶遲遲。幸頹垣與敗級兮，存故基而未夷。環可耕者數畝兮，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梧檟兮，乃夙昔之所規。蓋求其他而不得兮，尚矚此而庶幾。悲先生之蚤歲兮，逢彼百罹。奉親學於渭陽兮，仕謀歸而願違。故溢江之所築兮，志此溪於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兮，指蓮峰而實之。病後之人迷益遠兮，曰「廉」與「濂」義殊而音睽。妄取「濂」而增水兮，由媢客而請詩。嘻其本之不覿兮，宜所言之

皆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輿於唐之時。元結之刺道兮，事率愛奇。以沘涍與湞汸兮，賁七泉而爲題。道之人祖結之故智兮，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類兮，爾奚沘涍之不疑。曰「音睽」而無取兮，湞與直亦參差而不齊。❶故濂者以德而媲水兮，遠矣昔人之所貽。先生之桑梓兮，他寓而是思。可以療世之惑兮，寄鍼砭於此辭。

零陵通判廳事後作堂予以康功名之仍賦鄙句

知郡胡寅

政拙催科永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邦人復嗣海沂歌，倉廪雖空閭里有。功成歸去朝日邊，吏闞虛堂得晝眠。後囿好花初着土，前簷新竹已參天。貔貅未飽軍須急，赤子如魚釜中泣。若知王業在農桑，國勢何勞憂岌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五馬隨。千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此詩，《年表》以爲五峰胡宏所作。

山北紀行二首

朱熹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爲諸人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爲設食于光風霽月之亭。❷

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唯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

❶「湞」，原誤作「道」，據張本改。

❷「食」，張本作「席」。

意，質之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

齋居感興詩二十首之二

朱熹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羲皇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勉齋黄氏謂首篇横説，次篇縱説，故並録之。

謁濂溪祠紀事二詩❶

王溉

有宋淳熙，歲承火羊，月臨水鼠，陽生後之三日，郡太守王溉同貳車趙希勉、周梓欵謁濂溪先生祠堂。陪禮者，幕官吕蟻、唐紹彭、朱光祖，邑令尹黄灝、廣文應振，郡庠諸生六十有二人。行禮訖事，王溉賦詩二章，以紀其事云。

鄒魯宫牆世莫踰，先生深造類平居。功名歲晚雲歸岫，德業川增水到渠。潔静精微窮太極，明通公溥見遺書。要知今古存清致，一派濂溪玉不如。

發明正學久無聞，千載寥寥獨見君。喜有人能弘此道，定知天未喪斯文。永陽

❶ 此題及署名原無，據底本卷首《總目》補。

遺俗堪垂則，湓浦流風又策勳。我率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芬。

留題九江濂溪書堂

度正

維暮之春萬象都，望花尋柳過溪居。一源流水元清潔，幾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行，細看芳草訂遺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欣欣揔自如。

再題

度正❶

千載斯文儻可求，暮春春服共行遊。向人魚鳥都和樂，滿眼溪山只麼幽。

嘉泰二年，三月二十有四日，正與趙琥伯玉、冉木震甫來謁先生之祠，索米作粥，采溪毛，具杯羹，從容移日。伯玉仍載郡醖與俱。蜀人度正書。

濂溪識行 嘉泰辛酉十一月十五日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霽月依然在，肯與人間較盛衰。

永嘉薛師董同兄箎從友劉仁愿同來❷丙寅孟春

縛屋匡廬老不歸，晨雲夜月手能揮。兩山夾植春風布，一水涓回鼓瑟希。翠栢偶成庭下蔭，游禽何有夕陽暉。洗空天地銷餘滴，獨怪門前多魯衣。

❶「度正」二字，原無，據底本卷首《總目》補。

❷此題，張本作「丙寅春同兄箎從友劉仁愿遊濂溪」，下署「永嘉薛師董」。

題祠堂嘉定改元四月八日

江陵王子脩

先生粹德妙難名，霽月光風狀未成。獨有溪流環舊隱，道源一派至今清。

錢塘學者周剛敬題❶

兩楹夢奠幾千年，軻死荀楊不得傳。大學中庸幾墜地，光風霽月忽開天。百王道統新吾宋，一代儒宗首此賢。身後斯文猶未喪，韋編有易付伊川。

題濂溪祠并序❷

鮑昭

昭家世括蒼，誦先生之文，覩先生之像舊矣，獨欲拜謁祠下而未能。開禧丙寅，試吏治邑，滿秩而歸，道由九江，望祠宇咫尺，輒持香一瓣，躬造先生之堂而致敬焉。若夫心之所傳，誠有出於言意之表者，先生必有以鑑之。端拜之餘，謹書古詩，以寫崇慕之意云。嘉定己巳九月二十日，承學鮑昭書。

盤古得希夷，妙用彌宇宙。微言莫能祕，末派自穿溜。世方尊兩耳，出入快馳驟。頰舌以騰説，鳴蟬咽風脰。豈無後來英，出力徒自救。章分而句析，傳習轉訛謬。先生道德尊，一洗當世陋。使人意已釋，醯雞發其覆。古聖不傳處，卓然獨神授。百世不磨滅，正聲日諧奏。低頭愧微

❶ 此題，張本作「敬題濂溪祠」，下署「錢塘周剛」。

❷ 「并序」及署名「鮑昭」四字，原無，據底本卷首《總目》補。

官，❶西望祠已舊。平生夢不到，肅然斂襟袖。昔傳簡册餘，精微未容究。登堂覩遺像，三理得心扣。❷豈不思古人，淺末敢編就。敬持一瓣香，百拜更三嗅。

題濂溪 嘉定辛未十月二十七日

薛　祓 祕書❸

自秦已降非無術，由孟而來得此儒。開物於寅誰返拙，先天有極僅傳圖。故廬仍在光風裏，茂草能看生意無。末學詠歌溪上去，可應俟子獨摳趨。

學生幸元龍百拜敬書

萬頃寒波浸碧天，蕭蕭茅屋冷爐煙。可怜薄俗趨時好，不爲先生整舊椽。

題濂溪

天台林焕文叔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蹄深入一尺雪。長嗟豈惟溪泉濂，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退乃一隅。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何減名之愚。水性本清撓則濁，人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者猶如夢之覺。

敬題濂溪先生書堂

于越柴中行 江東運判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春陵至，留居廬阜間。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

❶「低頭」二字，原漫漶不清，據張本補。

❷「三」，張本作「至」。

❸「祕」，原漫漶不清，據張本補。

環。希聖誠何事，懷哉伊與顏。

「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先生教人親切之語也，後學宜盡心焉。

出城三四里，矯首愜遐觀。頓覺市聲絶，從忻天宇寬。康山書几净，湓浦硯泓寒。一誦愛蓮説，塵埃百不干。

嘉定七年九月十三日敬拜濂溪先生祠下

蜀文仲璉

跡踐心親四十年，口吟手舞亦欣然。眼明當日清溪上，身到平生霽月邊。天實有言誰啓祕，道從無極獨開先。持循不許秋毫失，期契堂中覿面傳。

魏鶴山督師日領客溪堂分韻詩并序

端平三年春，三月戊午朔，天子有詔，俾臣了翁以同書樞院奏事。既上還山之請，乃休沐日丁丑，與賓佐謁濂溪先生祠，賓主凡二十有四，謂是不可無紀也，遂以明道先生「雲淡風輕」之詩分韻有賦，而詩有二言四言同一韻者，則二客賦之，了翁得「雲」字。

書生不知分，奉詔行三軍。赤手張空拳，幸脱貔虎群。四海蓮華峰，濂溪漲清芬。擬求一勺水，浣我三斗塵。翠歛明夕霏，晴雲盪朝氛。重上夫子堂，謦欬如有聞。池蓮已濯濯，庭草長欣欣。重惟夫子書，千古拔昏嚚。善惡萌於幾，陰陽互而分。一落俗儒喙，譊譊齒牙齗。流傳豈不廣，世道滋放紛。書生屢乞骸，歸耕故山雲。願言與同志，相期任斯文。

分韻二十四詩，督府一時名勝之所賦也。惟鶴山一篇爲濂溪作。附録此編外，餘則自有集云。

濂溪六詠

周以雅❶

此心安樂莫非廉，媲水成名亦偶然。

湓浦春陵隨地在，不應太史失其傳。黄太史稱先生以其所樂者媲水成，名曰「濂溪」。而先儒以爲先生家春陵之濂溪，其居九江亦曰濂溪，示不忘也。然太史與先生同時，豈真不知濂溪者？學者當味其言。

先生雅愛水中蓮，尤愛蓮花峰下泉。

此水此蓮誰會得，一窗生意草芊芊。濂溪發源於廬阜蓮花峰下。

家住城南數畝宮，杖藜來往此堂中。

吟風弄月人何處，極目閑雲數去鴻。詢之土人云：先生居城南，往來此溪上，傍溪皆周氏之田。

當年太極揭爲圖，萬有皆生於一無。

動静互根誰是主，試於静處下工夫。《圖》意。

濯纓潭上小相羊，手把通書四十章。

除却誠通與誠復，更無一事可商量。《書》與《圖》相發明。

參也竟以魯得之，拙堂存舊未爲非。

光風霽月新題扁，別作斯亭互發揮。書院舊有拙堂，今更扁曰「光風霽月」，信美矣。然「拙」之一字，先生受用處，不可廢也，書以識之。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七

❶「周以雅」，張本作「潘之定」。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

附録

雜文

祭文

孔文仲

嗚呼！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貳永州，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于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二十毋間，❶再覿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皆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爲鄰里。如何今歸，乃吊公子。嗚呼！公之平生，耻不名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絶今不比，伊傅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于征。民瘵已瘳，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遽掙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況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詞。情長韻短，續以漣洏。

祝文❷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

❶「毋」，張本作「年」。

❷此題，《文集》卷八十六作「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二八日丙辰，❶朝散郎、祕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羲農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清瀟之原，有嚴貌像。欲覿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毁告，閔然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攻。❷爰俾諸生，敬陳一酹。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顔，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千載之上，❸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功烈之盛，❹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兹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象，作廟學宫，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鑑臨之，謹告。

到任謁祠祝文

趙崇憲

奉天子命，來守此邦。庀職之初，拜謁祠下。敬惟先生，道德之懿，百世師仰。崇憲晚學，嘗誦遺言。比宰南昌，實先生昔年

❶「二」下，張本有「十有」二字。
❷「攻」，《文集》作「功」。
❸「賢」下，張本有「於」字。
❹「功」上，張本及《文集》卷八十六有「其」字。

弦歌之地。今又來官于濂溪之故里，遺風餘烈，凜然如在。方將尊其所聞，施於有政，惟先生尚鑑臨之。

濂溪書院成開講祝文二月八日

趙崇憲❶

孔孟既歿，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湄，先生之書堂存焉。像塑僅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築爲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予末學丕遂徯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辭廟祝文

趙崇憲

竊惟先生道闡不傳之祕，以惠後學。數十年間，士習卑陋，罕能發揮講明，推之於用。而鑽研六經之疏義，尋繹百氏之訓詁，方且從事詞章以釣名，第根柢不立，隨試輒敗，先生之學，殆幾乎廢矣。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是邦，用敢廣先生之居，以招徠庶士。明先生之教，以正救末習。先生之道，庶幾復興，非特曰爲士者之幸，是亦先生之意也。崇憲誤將使指，駕言徂征，於其戒行，敢舉以告。

❶「趙崇憲」，原作「前人」，今依例改。下篇同。

謁祠祝文

漕使楊楫

孔孟之學，或幾乎熄。粵惟先生，金玉其質。闡微闡幽，圖之太極。載圖河洛，義愈昭晰。至今斯文，炯如皎日。推厥端緒，惟先生力。楫假道江濆，獲睹遺跡。高山景行，服之無斁。薄酒三奠，聊伸悃愊。

到任謁祠祝文癸酉五月二十七日

徐邦憲

先生道闡不傳之祕，學明有用之實。高風幽韻，師表百世。天下之士，相與講切，以成德美行者，先生之賜也。邦憲蒞事云始，毋敢不敬。謹涓日吉，祗欵祠下。尚冀有靈，實昭鑑之。

謁祠祝文

王溉

維宋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借紫王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濂溪先生之祠曰：孔孟既遠，道蝕專門。天佑後人，未喪斯文。先生挺生，闡示道原。吐辭立象，統接典墳。濂溪之堂，公之河汾。溉幸假守，敬慕清芬。首瞻睟容，即之若温。流風餘訓，得於見聞。治己治人，遵用格言。陽德既升，君子道尊。躬率諸生，來薦蘋蘩。風誼用勸，習俗以敦。春秋主祠，敢諉諸孫。庶幾遺教，千載猶存。

春祀祝文丙子

陳卓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先而功次。秩秩有序，而有國之祀典亦如之。庸非興化厲賢，闡教崇雅，誠在此而不在彼歟！惟公窮理盡性，造者愈深；開物成務，施者未究。晦迹濂溪之隱，今幾年矣，而德學留淑，諸儒慶澤，垂裕累葉，祀舉青陽，歲復一歲。非鄉里所共景仰，而祭典之宜，率由者乎！英爽如在，其鑑于兹。

仙居縣太君墓誌銘

潘興嗣

故賀州桂嶺縣令、贈右諫議大夫周府君之配鄭氏，其先成都人，左侍禁諱燦之女，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諱向之妹。府君諱輔成，春陵人，祥符九年進士及第。居官有清節，夫人左右之，衣弊飯疏，忻忻如也。性慈惠，平居喜爲陰德事。生男曰惇頤，女曰季淳，嫁進士陸若諭，一歲而亡。惇頤幼孤自立，好學不群。府君既没，夫人挈其孤歸舅氏。舅氏愛之猶己子。既壯，行義名稱，有聞於時。夫人壽五十五，景祐四年七月十六日卒，因葬于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後二十年，水壞墓道，惇頤以虞部郎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乞知南康軍，遂遷夫人之櫬窆于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起山，熙寧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也。夫人贈仙居縣太君，有幼孫二人，曰壽、燾，皆爽邁，與群兒異。族孫蕃，孝敏好學，力幹襄事，志識殊遠，善慶之餘也，周氏其興乎。虞部君語予曰：「吾後世子孫，遂爲九江濂溪人，得歲時奉夫人祭祀，無憾矣，子

爲我銘。」

繇約而起，其祉則蕃。厥蕃維何，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知彊，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行己，❶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❷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莅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獄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勑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舍，僉判合州。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

君篤氣義，以名節自處。❸郴守李初平

❶「行己」，張本、賀本作「力行」。
❷「才」下，張本有「幹」字。
❸「處」，張本、賀本作「礪」。

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及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禄，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數百，❶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

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❷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説》、《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

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

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大人之墓左，❸從遺命也。壽等能次列其狀來請銘，❹乃泣而爲之銘。銘曰：❺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于中，貴於自期。謪謪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因在我，❻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❶「數」，張本、賀本無。
❷「人」，張本、賀本作「民」。
❸「大」，張本、賀本作「夫」。
❹「能」，張本、賀本無。
❺「銘」，張本、賀本無。
❻「因」，張本、賀本作「固」。

先生墓碣銘大字晦菴删本，小字蒲《碣》全文。

蒲宗孟

始，予有女弟，明爽端淑，欲求配而未之得。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嘆曰：「世有斯人歟！」真吾妹之敵也。明年，以吾妹歸之。

周君世爲營道人，始名惇實，❶避英宗藩邸名，改惇頤。曾祖從遠，祖智强，皆不仕。父輔成，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母鄭氏，仙居縣太君。君少孤，養於舅家。鄭舅爲龍圖閣學士，以恩補君試將作監主簿。自其窮時，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故仕而必行其志，爲政必有能名。初從吏部調洪州分寧主簿。未幾，南安獄上屢覆。轉運使薦君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州郴縣令，又爲桂陽令。分寧有獄不決，君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南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君争不勝，投其司理參軍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轉運使感悟，囚卒得不死。自桂陽，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之南昌。南昌人見君來，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君益思以奇自名，屠姦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無留。富家大姓，黠胥惡少，惴惴懷恐，不獨以得罪於君爲憂，而又以汙善政爲耻也。江之南九十餘邑，如君比者無一二。改太子中舍，僉書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今資政殿學士趙

❶「惇」，原避宋光宗趙惇諱作「光宗御諱」。今回改，下一「惇頤」同。

公爲使者，小人陰中君，趙公惑。比去，尚疑君有過。嘉祐中，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守虔，熟視君所爲，❶執君手曰：「幾失君矣。今日迺知周茂叔也。」英宗登極，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虔大火，焚其州，改通判永州，轉比部員外郎。今上即位，遷駕部員外郎。熙寧元年，擢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以朝廷躐等見用，奮發感厲。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注措，❷未及盡其所爲，而君已病矣。病且劇，念其母未葬。求南康以歸。葬已，君曰：「强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汙麾紱耶！」病且劇，三字元在上，晦菴移於此。❸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趙公再尹成都，聞君之去，拜章乞起君。朝命及門，疾已革。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卒年五十七。嗟乎茂叔，命止斯乎！先時以書抵宗孟曰：「上方興起數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微才小智，苟有所長者，莫不皆獲自盡。吾獨不能補助萬分，又不得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其語如此。嗚呼！可哀也已。

初娶陸氏，縉雲縣君；再娶吾妹，德清縣君。二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君自少信古喜義，以名節自高。李初平守郴，與君相好，不以部中吏待君。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君曰：「吾事也！」往來其家，終始經紀之。雖至貧，不計貲，恤其宗族朋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君曠然不以爲意也。生平襟懷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終日徜徉其間。酷愛廬阜，買田其旁，

❶「視」，原誤作「試」，據下文《先生事狀》改。
❷「注」，賀本作「置」。
❸「晦菴」，賀本作「朱子」。

築室以居，號曰「濂溪書堂」。乘興結客，與高僧道人跨松蘿，躡雲嶺，放肆於山巔水涯，彈琴吟詩，經月不返。及其以病還家，猶籃轝而往，登覽忘倦。語其友曰：「今日出處無累，正可與公等爲逍遥社，但媿以病來耳！」君之卒，四月十六日。二甥求吾銘。將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吾嘗謂茂叔，「爲貧而仕，仕而有所爲」，亦大概略見於人，人亦頗知之。然至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之也。於其死，吾深悲焉。故想像君之平生，而寫其所好，以寄之銘云。來求銘。三字續添。銘曰：

廬山之月兮暮而明，湓浦之風兮朝而清。翁飄飄兮何所，琴悄寂兮無聲。杳乎欲訴而奚問，浩乎欲忘而難平。山巔水涯兮，生既不得以自足，死而葬乎其間兮，又安知其不爲清風白月，往來乎深林幽谷，皎皎而泠泠也。形骸兮歸此，適所願兮，攸安攸寧。

先生事狀❶

朱熹

先生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僉書合州判官廳公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吕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

❶ 此題，《文集》卷七十八作「濂溪先生事實記」。

府，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有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説》、《易通》數十篇。❶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争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癘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

---

❶「易説」，原誤作「通書」，據賀本及《文集》改。

任。施設注措，❶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

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禄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黄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❷

晦菴即潘《誌》、蒲《碣》及孔司封、黄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删去重複，爲此《事狀》。

先生墓室記

何子舉

先生世家春陵之濂溪，今以故里名行於湓，蓋襲春陵舊耳。自先生講道此邦，距今幾二百年，流風所漸，民醇俗魯。其爲士也，愿而文，過化之盛，非止家藏書、人誦言而已。邦人瞻仰有祠，學聚有堂，墓道有表，揭闕而未舉，惟春秋之祭，俎罍班榛荊，衿佩濡露雨耳。

寶祐癸丑，制帥陳公夢斗，以南豫學子典郡事。二年間，恩浹和集，以公於己者公於人。克臻暇裕，於縮迫中將以餘力起廢隊，乃諏急先。命理掾鳩工築室墓右，踰時

❶ 「注措」，賀本作「置措」，《文集》作「措置」。

❷ 此句下，《文集》有「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十四字。

告成。萃賓僚相祀，妥厥像于中，冠屨肅穆，光霽洋洋，生如也。竣事，命某有以識。

夫《圖》、《書》之妙，中天日月，天下見道，即見先生。室之築，特以寄瓣香、勺齊之敬耳，尚何言以藻繪斯道？抑某反復左丞蒲公宗孟銘先生墓，不能不扼腕於仲尼日月也。其言曰：先生疾革時，致書某：「上方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將圖太平天下，材智皆圖自盡，某獨不能補助萬分一。又不能竊須臾之生，以見堯舜禮樂之盛。今死矣，命也。」嗟乎，有是言哉！先生之學，静虚動直，明通公溥，以無欲爲入聖之門者也。窮達常變，漠無繫累，浮雲行藏，晝夜生死，其所造詣，夫豈執世俗、戀榮偷生之見者所可窺其藩？言焉不擇，左丞尚得爲知先生者？然則先生之道，豈固信於來世，而獨不知於姻親者哉！按左丞，黨金陵者也。方金陵倡新法，毒天下，熏心寵榮者，無慮皆和附一辭。❶其所不然者，❷惟特士醇儒未可以氣力奪。左丞所云「興起數千百年無有難能之事」、「吾獨不能補助」者，得無影響借重，爲新法厚自扳援者耶？牟叔遐征里粟，議者難之，遂借其説於子産。徐逢吉以河内寇爲平民，預引更生之對實其事。自古貿亂是非，往往一轍。若左丞者，設易簀之言，堅金陵無復忌憚之心，騰自欺之舌，誣先生於無從究詰之地。其爲毁譽求合，❸罔世塞道，又罪浮于臧倉者也。因辯識末，以質於當世君子。又一年，五月既望，後學金華何子舉撰并

❶「一」，賀本作「二」。

❷「其所不然者」，原誤作「所其其不然」，據吕本、四庫本、賀本改。

❸「譽」，原誤作「墓」，據四庫本、賀本改。

書。建安翁甫題額。

先生像贊

朱熹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又贊

張栻

於惟先生，絶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濂溪説❶

朱熹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黄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媿合之强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詞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營樂鄉石塘橋西。而春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

近邵武鄒旉，官春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聞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濂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其地，又別自號

❶ 此題，《文集》卷八十一作「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爲樓田。❶至字之爲字，❷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旉嘗有文，辯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嘗爲九江林使君黃中言之，與旉說合。方將并附其說於書後，❸以證黃序之失，而婺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板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❹

記國史濂溪傳後❺

朱　熹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說》及《通書》。❻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賢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删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而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❶「自」，張本作「字」。
❷下「字」字，《文集》作「濂」。
❸「并」，張本作「拜」。
❹「月」下，《文集》有「朔旦縣人朱熹謹書」八字。
❺此題，《文集》卷七十一作「記濂溪傳」。
❻「太極說及通書」，《文集》作「太極圖說」。

題太極西銘解後

朱　熹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❶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❷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節

朱　熹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云云。

聚樂堂説

何士先

濂溪先生，發孟氏不傳之祕，以淑諸人。始自伊洛，卒遍天下。厥今九江以南，暨五嶺之陴，先生足跡所至，皆立祠，奉之惟謹。四方學者，凡有得於先生之緒餘，往往爲正人端士。噫嘻，亦盛矣！吾鄉乃其正宗，薰陶漸漬，視他邦宜過之，而反不及焉。何哉？豈吾東家丘未尊信於魯人而傳之者眇耶？夫道不遠人，匹夫匹婦之愚，可以與知。日用飲食，斯須違之不可，獨以先生所至而存，所去而亡，而學者必曰

---

❶「儒者」，張本作「諸儒」。

❷此句下，《文集》卷八十二有「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十一字。

得於先生云者，蓋其師承源流之所自焉爾。惟人各尊其所自，於是相與尸而祝之，以報休德之亡窮。不然，捧土立木，爲叢祠水濱竹間，若野甿然，焉攸用。吾曹既知所以事先生之禮，抑思所以尊先生之實，春秋饋奠，盍嚮於此。目先生之晬容，心先生之奥學，必求《太極》、《通書》所喻者何旨，必求簞瓢飯疏所樂者何事。切切偲偲，開誨琢磨。所見益明，所得益豐。以善其身，以風其鄉，人莫不皆爲仁義中正之歸，夫然後知斯堂之不虛設。先生之言曰：「道義有諸身，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今爲斯堂，所以事先生，且爲朋儕講貫之地。士先請用先生遺訓，牓之曰「聚樂」，諸君皆曰「然」。因屬士先爲之説。

春陵續編序

葉重開

濂溪先生《通書》，傳之者日衆。春陵本最先出，板浸漫滅。重開既白諸郡侯，參以善本，補正訛闕，併以南軒、晦菴二先生《太極圖説》復鋟木郡齋矣。今序次此編，名之曰《濂溪集》。其間諸本所不登載，四方士友或未盡見，采諸集録，訪諸遠近得之，以類相從，分爲七卷。或謂晦菴更定周子之書，至于再三，極其精審。凡銘、碣、詩、文附見諸舊袟者，悉從删去，疑此集之雜，將無補於求道。重開應之曰：晦菴發明正道之傳，示學者以純一之旨，擇之不容不精。是書集於先生之鄉，凡片言隻字知所尊信者，猶恐或失之，取之不得不廣。又況先生之道愈講愈明，學者仁智之見雖有

淺深，然自遠而即近，由粗以至精，月異而歲不同，今而畢録于此，觀之者宜知所適從矣。云云。

淳熙己酉十一月庚申，括蒼葉重開謹書于希賢閣。

書文集目録後

度　正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傅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姤説》、《同人説》寄之，先生乃屬令尋訪，後書又及之。正於是徧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遊於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於才元之孫，又得其《賀傅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温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見其所以啓發後學，於謁、於疏又見其所以篤於朋友慶吊之誼，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别之序，同游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瑳琢磨之益，笑談吟詠之樂，登臨游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録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且記其本末，推明其造人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併述之焉。

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太極》一圖；而充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通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秘、不言之妙，無復餘藴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奥義，皆具載於《論語》，而夫子平日出處之粗迹，則亦見於《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不廢。正今之備録此篇，其意亦猶是爾。學者其亦

謹擇之哉。

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後學山陽度正記。

書萍鄉大全集後 節

度正

云云。天地之間，理與氣而已。理中有氣，氣中有理，固不可離而爲二也。然聖賢之示人，有專言之者，有兼言之者。「無極而太極」，是指極至之理而專言之。夫子言性與天道，孟子道性善是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合理與氣而兼言之。「性相近，習相遠」，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與語上是也。物得其理，所以成性；得其氣，所以成質。理反原，氣不反原。三代而上，異端邪説不作而民聽一，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焉。自佛法流入中國，而人始惑矣。周先生所以著爲是説者，蓋以發前聖之未言，啓後學之未悟，嗣遺音，續絶響，垂於無窮，其功顧不大哉！然先生以其光風霽月、灑落之胸言之，今乃欲以急迫匆遽之心，矜其聰明，恃其智巧，欲襲而取之，宜乎讀之者多，而知之者無幾也。然則學者苟能虛心一意，積其操存之實，極其涵養之功，優柔厭飫以求之，夫何難致之有！學者勉之而已。云云。

同前

胡安之

易兄綸叟昆仲，暇日携所刻《周子大全集》見示，曰「願有以志其後」，愚謝不敢。他日論及「無極而太極」之旨，愚竊誦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

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又誦曰：「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綸叟曰：「然則邵子所謂『道爲太極』，『心爲太極』，何耶？」曰：「老師所釋，以名義言之也。邵子『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之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無以處物，《圖》義備此。」綸叟又曰：「文公先生曰：『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如何？」曰：「各一其性，氣質之性也。性之無所不在，本然之性也。性之字義雖曰不同，然既有氣質，則本然之性未嘗不具於其中也。」綸叟喜曰：「請即此二者以志焉，可乎？」愚又謝不敢。綸叟固請，曰：「問學之工亦可以啚於示人，而不廣資問辯之益乎！」愚無以對，因直録所以相與酬答者如此。云云。

紹定元年二月甲子，末學萍鄉胡安之叔器敬書。

婺本三書序節

王夢龍宗卿

孔子殁而微言絶，孟子殁而道統絶。晚周而下，枝爲百家，蔓爲異端，枘爲傳注，華爲辭章，泯泯棼棼，萬古如夜。其流禍之慘，天地爲之礫裂，民物爲之糜爛，世道爲之凋落，蓋千百年于此矣。及我朝而濂溪先生始出，泝洙泗之絶派，濬關洛之正源，至程、張諸先生而益明，歷朱、張、吕三先生而大備。立言詔後，是不一家，其尤大彰明

者，濂溪之《太極圖》、《通書》，横渠之《西銘》是已。然皆理博而詞約，旨微而語邃，學者往往眩其大而苦其深。先儒踵作，有《解義》在，夢龍時取而沈潛饜飫之，犂然會予心，涣然泮予疑，淵源之奥，幾無餘藴。猶懼夫人之不得盡見也，詎容不思所以廣其傳乎！因念昔龜山疑《西銘》，而伊川發明夫「理一分殊」之論。二陸疑「無極」，而晦菴推衍夫「無形有理」之旨。問不厭審，辨不厭明。云云。

嗚呼，《太極圖》、《通書》，學《易》之門户，以明夫三才萬化，異用而同體。《西銘》，求仁之閫奥，以明夫天地人物，理一而分殊。學者沿流以尋源，則此編其舟航也。深造其原，誕登于岸，回眂津流，亦假涂爾，況舟航乎！

紹定改元二月既望，山陰王夢龍序。

金陵記聞注辯 大字記聞，小字注辯。

饒魯

嘉熙己亥之夏，余之金陵，有問於余者曰：「無極」之云，未之前聞也，是出於老子書。國朝儒先，獨濂溪有「無極」、「太極」之説，康節有「無極之前」之説。「無極」二字固出於老子，然邵子用之，則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周子用之，則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又曰：「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如邵子之言，則無極與有象爲二，而無極專屬乎陰靜。如周子之言，則無極、太極一物也，而陰陽動靜無不該焉。是其字之所因者雖同，而意之所主者絶異。且讀書窮理者，將求其意乎？抑泥其字乎？若泥其字，則「體用」二字出於佛書，而程子以之論忠恕；「活潑潑」三字出於佛書，而程子以之論費隱。謂程子之學亦源流於佛氏，可乎？朱子發以謂《太極圖》傳自穆伯長，而源流於濮上，有是理也。

朱氏得於所聞，其說難憑。獨潘《誌》以爲周子所自作，它何所据？潘氏得於所見，其說可据。國史載《太極圖》「自無極而爲太極」，胡本無「自」、「爲」二字。國史與胡本孰爲可信？且其曰「太極本無極」，安知其不曰「自無極而爲太極」，而太極實根本於無極也。《圖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通書》云：「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或言無極而不言太極，或言太極而不言無極，明無極即太極，太極即無極也。又云：「是萬爲一，一實萬分。」未聞言一之上復有所謂無也。二字出於史官之妄增，亦復何疑。《圖說》以動靜爲太極，《通書》以動靜爲神，與《易大傳》合矣。本《圖》則以動靜爲陰陽。「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又與《圖說》、《通書》之旨有異否也。《圖說》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爲太極之動靜，而非以動靜爲太極。《通書》以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爲神之動靜，而非以動靜爲神。《易大傳》亦然。請詳之。至於本《圖》以動靜屬之陰陽，而《圖解》謂動靜爲太極所乘之機者，亦曰動靜者氣，而所以動靜者理爾。其與《圖說》、《通書》亦曷嘗有異旨耶？

蒲《碣》載：周子嘗以仙翁隱者自許，與高僧道人放肆山水間，寓懷塵埃之外，有高棲遐遯之意，世人未必知之也。蒲，周子之懿戚，其知之審矣。今《事狀》削之，果何所据耶？《通書》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伊尹之志，則非隱者；學顏子之學，則非仙翁。況《通書》所說脩己治人之道非一，未聞有長生久視之說、高棲遐遯之意也。且潘氏贈先生之詩有曰：「每懷顏子能晞聖，猶笑梅真只隱仙。」又於《誌》文述先生之語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詠歌先王之道，足矣！」此豈仙翁隱者之言耶？蒲《碣》以此稱述先生，其見陋矣。《事狀》削之，不亦宜乎。

邢和叔敘濂溪與荊公語連日夜，荊公退而深思，至忘寢食。蓋荊公亦嘗從穆伯

長學者，周子與之語而合，固宜。今何以見其無是事？ 聞先生之言而説者多矣，豈必同師而後然哉？ 考周子之進用，在熙寧年間，未必非荆公之所引拔。 按：熙寧初元，吕正獻公爲中丞，力以先生操行□□□聲，爲神宗薦。會趙清獻公在政府，亦素知先生者，遂自永州通判擢授廣東路轉運判官。故《誌》謂先生廣東之除，用清獻薦。而吕氏《童蒙訓》亦記先生啓謝正獻之語，不聞荆公有所引拔也。 其贊歎新政之語，蒲《碣》以爲先生之手書，此固有所据也。今何以信其無是語？ 稱贊新政，蒲之佞也，「抵書於己」之云，何足憑信。且蒲《碣》作於先，而潘《誌》成於後，今此語獨載於《碣》，而不録於《誌》，意者，潘固已知其妄而削之也。夫潘與蒲，雖皆不足以知先生之心，然以蒲較潘，潘賢於蒲遠矣，凡此恐當以潘爲据。■《邵氏聞見録》記神宗聞永樂之敗，臨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又記：宗孟爲左丞日，嘗對神宗毁司馬公。上曰：「司馬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若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楊雄之賢。上不樂，作而曰：「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觀此，則蒲之爲人可知矣。其矯先生之言，以諛新政也，宜哉？

二程先生固嘗受學於濂溪者，然明道薦賢於神宗，以父表弟及弟爲首，何爲不能顯揚師道？ 明道薦賢，乃熙寧二年爲御史時也。時横渠、伊川皆抱道山林，而未爲神宗所知，故特以爲稱首。若先生，則趙、吕二公已交舉而拔擢之矣。此所以不復及之也歟！然明道當時所薦者數十人，亦安知先生不在其中？且太中公自爲郎後，每遷輒薦先生以自代。父之所薦，子必與聞，故伊川以是爲太中之美而著之《家傳》，以示萬世。是其心曷嘗不欲顯揚師道哉！ 又嘗言：「吾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乃不曰四人，何也？ 三人，友也；先生，師也，胡可並論？且程子之於三人，皆嘗議其得失，獨於先生有所稱而無所議，非特尊師，亦以心悦而誠服之故也。 師之所存，道所存也。二程所與

門人朋友問難往復之書，不一而足，何獨簡於師門？書之有無、存亡，皆不可知。濂溪卒於熙寧之六年，横渠卒於熙寧之八年，二程之於横渠哭之甚哀，獨於濂溪不聞其哭諸寢門之外也。程子嘗有言：師不立，服不可立也。顏子之於孔子，當斬衰三年可也，況伊川以師道自尊。如是，安有師存而遂忘之、師死而遂倍之者耶？《太中公家傳》云：公假倅南安時，以獄掾周某知道，與之爲友。而明道自云「昔受學於周茂叔」。如此則是以程子而視先生，乃父之執友而已之師也，若死而不哭不吊，何足以爲程子哉？至於濂溪《誌銘》，則屬之於其友，《墓碣》則屬之於所親，而門人高第反不得與焉，將濂溪之絶二程耶，抑二程之自外於濂溪也？不屬《誌銘》於門人高第，此壽、燾之罪也。潘《誌》云：壽、燾列次其狀來請銘。蒲《碣》云：二甥求吾銘。人謂先生以《誌》屬友、以《碣》屬親，何所据？且先生以熙寧四年改葬其母，《仙居縣太君誌》稱「幼孫二人，曰壽、燾」。後二年，而先生歿，然則壽、燾蓋亦幼而未有所知也，其不能屬《誌銘》於門人高弟，奚怪哉！考之二氏之書，則誠不能無少不同。周子曰「無極」，曰「静虚」；程子曰「無大虚，皆實理也，天下無實於理者」。周子曰「静無而動有」，程子曰「言『无無』則多『无』字，言『有無』則多『有』字，有無與動静同」。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程子曰「動静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先生曰「静虚」，程子曰「心兮本虚」。程子曰「皆實理也」，先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程子曰「言『有無』則多『有』字，言『无無』則多『无』字」，先生則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言「無極而太極」，則無而非無也。言「太極本無極」，則有而非有也。程子曰：「動静無端，陰陽無始。」先生則曰：「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又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動静互根，是無端也。陰陽互根，是無始也。若夫「静無而動有」，則先生固曰「静而無静，動而無

動」矣。至於「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則程子亦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其言無不合者，何疑耶！周子謂「一爲要」，程子謂「主一無適爲敬」。周子謂「無欲故静」，程子謂「敬而無失爲中，静中須有物始得」。此其文義類多有不同者。先生以「一」爲學聖之要，而程子教人以「主敬」。先生以思爲聖功之本，而程子教人以格物。先生以無極太極、陰陽五行開示道之太原，而程子教人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此程子下學之功精密詳盡，能因其師傳，以益廣其所未備者也。法始於伏羲，而成乎堯，詳略雖殊，亦何害其爲同條而共貫哉！若夫静中有物，則先生已曰「静而無静」矣。程子之書，其發天地之祕，盡事物之情，亦已至矣。獨未嘗一言及於《圖説》與《通書》者，固有深意也。事有發於毫釐之間，而其末流之差不但尋丈之遠者，窮理之君子所當辯也。案：明道《行狀》稱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蓋太中公攝倅南安，而先生爲獄掾，故明道兄弟因受學焉。當是時，先生年才甚少，《圖》與《書》蓋未作也。所謂「論道」者，不過以其意口授之耳。自是而後，明道兄弟還于北，而先生専仕于南，声迹寖相遠矣。唯明道嘗云「再見先生」，雖不知的在何年，然以「《詩》可以興」及「吾與點也」之語推之，計亦早年耳。竊意《太極圖》、《通書》皆先生中年以後之所著，而程子亦未之見也。是以明道識端愨之壙，銘李仲通之墓，與伊川之論顔子好學，其言天地賦予人物稟受之原，雖皆不出乎《圖》、《書》之意，而於《圖》、《書》之文字語言，則未嘗及焉。至於門人問辨之際，亦未聞有援此以質疑者，亦可見矣。若曰程子以《圖説》、《通書》爲害道而不語，則「無極」、「静虚」之外，如《志學》章、《乾損益動》章之類，至平至實，莫非切於學者之入德而亦不爲之拈出以示人，何耶？且「無極」之云，雖出於老子，而「太極」之云則出於孔子，而程子俱未嘗一言及之，豈程子亦以孔子之言爲害道而併黜之哉！是其深意，或者他有所在，而非此之謂乎！

余不能答，姑以質之同志云爾。或人之難余，既隨事辨析於前矣，然其所以立論之本意，則以疑

「無極」兩字而發，余雖略爲言之，然其義理至精，未易以口舌辨也。余謂或人但知以程子之所謂言有無者譏先生，而不知其自墮於无無。蓋以有無論道，則氣外尋理，心外求性，固淪於老氏之虚無，以无無論道，則認氣爲理，指心爲性，亦將流於釋氏之作用。所謂「事有發於豪釐之間，而末流之差不但尋丈之遠者」，要不可不兩致其察也。惟先生之言，該貫有無，而無此失。此其所以光啓伊洛、紫陽之傳而無弊也歟。嗚呼！是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抑或人雖疑先生，而尚知尊信程子，納約自牖，或者其在是乎。今試遍采程子所以稱述先生之語，備録于後，使虚心平氣以玩之而有覺焉，則亦庶乎其可反矣。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詩》可以興。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吾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字可了。」

又曰：「周茂叔，窮禪客。」此條未詳。或曰：言其淡静無欲，如蕭然無衣鉢之禪客也。按潘《誌》，先生宰南昌時，得疾暴卒，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弊篋，錢不滿數百，此亦可見。

又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在虔時，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

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按：太中公卒於元祐之五年，是時伊川年將六十矣。以伊川平日權度之精、法律之嚴，而此傳又其晚歲所作，使先生之學之道少有一毫之不得其正，其肯確然以「果爲學知道」稱之哉！

又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或疑程子既聞先生論道，而猶曰「未知其要」，必待汎濫諸家，出入老釋，反求諸六經，而後有得，則是程子之道乃得之於六經，而非得之於先生也。殊不知聖賢教人，雖能示之以道，而不能使人自得於道，故顔子之在孔門，唯聞夫子終日之言，而猶不能無堅高前後之惑。必博學於文，以反諸約，然後始有以見其所立之卓爾而無疑。不然，則是口耳之傳，而非心得矣。程子所謂「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正謂此也。

又指食卓，問康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康節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又曰：「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説與公。』初平遂聽説話，二年乃覺悟。」按：先生自南安移郴縣令，初平乃郴守也。今伊川自言嘗見初平問先生，然則豈伊川亦嘗自南安侍先生之郴耶？

又曰：王拱辰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説大畜卦，一本作「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適

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右歷考程子之書，其所以稱述先生之道德言行，與其所以受學於先生，而先生之所以發之者如此，可謂尊之信之之至矣，曾未聞有半言隻字微寓其不滿之意也。今或人號爲尊信程子，而乃反致疑於先生，且併與程子而誣之，其誤深矣。盍亦退省其所以偏蔽之原，而速求反於大中至正之極。不然，信一己之私見，違天下之公是，非議先師，疑惑後學，其不獲咎於名教也幾希。是歲六月甲子，謹書于瑞之西澗書堂。

濂溪書院上梁文 郡齋士作

伏以道待人而後行，當明正統；黨有庠而孫業，宜在西郊。侈輪奐之鼎新，覺宮室之益壯。用涓吉旦，肇舉脩梁。洪惟我宋文明之朝，實生濂溪賢哲之士。不由師授，探先天太極之精微；得自心傳，藴霽月光風之氣象。弗除庭草，獨愛池蓮。明道得師，有「吾與點也」之意；伊川苦卓，猶「子曰參乎」之時。對羌君之名山，存先生之舊址。祠堂雖有，書院未興。幸逢粉省之望郎，來作碧油之賢牧。主盟吾道，知化民成俗之方；振起斯文，建親友隆師之地。垣墉作堵，匠石鳩工。堂備七尋，應許淵騫之在寢。牆高數仞，肯使韓莊之倚門。頓還洙泗之遺風，永作潯陽之勝事。上棟下

宇，方觀不日而成。春誦夏絃，更喜如雲之盛。好相兒郎之偉，同賡孺子之歌：

東，樓觀岧嶢氣象雄。知是黌宮今創始，暮春同詠舞雩風。

南，《大學》、《中庸》要飽參。悠久誠明存至理，須知太極自函三。

西，性學淵源賴指迷。從此四方承學士，道原正統屬濂溪。

北，廈棟渠渠仍翼翼。來游衿佩得師資，端自賢侯諄誨力。

上，宮室廣居猶大壯。吟風弄月誦《通書》，此樂元來無盡藏。

下，負郭百間新學舍。文風濟濟士彬彬，服我史君能教化。

伏願上梁之後，景行前哲，啓迪後人。詩書禮樂之克勤，孝弟忠信之是講。窮居里閈，悟正心誠意之端；達在朝廷，盡尊主庇民之業。無忘訓誨，永戴循良。

御書門屋上梁文

陳緯

伏以劒佩鏗鏘，萃見濂溪之學。門閭高大，益昭雲漢之章。非徒耀於衆觀，蓋欲彰於君賜。於皇聖世，丕闡斯文。在新安則錫以「紫陽」之名，於南康則賜以「白鹿」之扁。于以覺人心而開天理，于以繼絕學而興太平。矧我元公，最先諸老，得抽關啓鑰之妙，斥同門異户之非。動而陽，靜而陰，理明闔闢。及則賢，過則聖，❶人識指歸。濯纓乎湓浦之濱，築堂于蓮峰之下。宛存舊址，獨欠高閎。幸逢皇上之右文，每睠儒先之衛道。

❶「聖」，原誤作「生」，據張本改。

諫大夫爲天啓齒，庸新鳳翥之華；明師帥興學厲賢，特侈鳩工之助。鼎新輪奐，觀改規模。御書揭而《通書》有光，屋極建而「太極」並立。巍巍乎宫牆數仞，洋洋乎宗廟百官。紫煙峰屹若在前，惟仁者静；景星湖泓然居左，迺聖之清。物與思以俱新，地因人而越勝。愛蓮堂上，各求所學之精；翠草亭前，盡得其門而入。輒陳韻語，同舉脩梁。

兒郎偉，抛梁東，龍章新渥爲元公。卜吉築虹得天助，雲開晴日上簾櫳。

西，考亭、伊洛出濂溪。諸賢會得《圖》《書》意，孰謂斯文不在兹。

南，雨後前山覺勝藍。寒鴈又成書塔字，行觀山色着青衫。

北，入門傑閣雲霄逼。静中萬物倚欄看，生意周流滿三極。

上，此香一瓣誰皈嚮。鄉坡郡帥有功多，會使斯堂成大壯。

下，朋來仰止如嵩華。入門志學便伊顔，盡爲先生增道價。

伏願上梁之後，皇猷天廣，名教日尊。冠峩峩而圜門，屨沓沓而滿户。伊顔志學，人皆人自得焉；堯舜君民，誰能出不由此！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朱熹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辛亥，後學朱熹、劉清之、❶張揚卿、王阮、周頤、林用中、趙希漢、❷陳祖永、許子春、王

❶「劉清之」，《文集》卷七十九無。
❷「趙希漢」，《文集》無。

翰、余隅、陳士直、張彦先、黄榦，敬再拜于濂溪先生祠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歎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説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彦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祁真卿、吴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留題書堂

李埴

眉山李埴，敬謁濂溪先生之祠，與先生五世孫澮、蒲塘蔡念成晤語久之。同來者普慈馮繼、❶丹棱程錟，埴之子鏞侍。嘉定癸酉孟夏朔。

同前

安公直

尊賢重道，興廢振墜，以扶立世教，興起人心，此爲政之先務也。秦漢以來，功利日勝，義理不明，祠所不當祠，於其所當祠者，忽焉不問。惟忠定丞相守成都日，創横渠張先生祠，市田以贍其後人，至今蜀士詠思不已。今江州史君，恪守先訓，鼎新先生祠宇，爲周氏後人立學，一用忠定公遺規。蜀人安公直祗拜祠下，伏讀史君奠謁之詞，蓋躬行先生而有得者，與俗吏庸夫視時之好尚而爲興廢者相千萬也。三歎之餘，書于拙堂。從游者，嘉定釋師戒。嘉定癸酉季秋七日。

❶「馮」，張本作「鴻」。

同　前

魏了翁

嘉定十有五年秋七月庚申，臨卭魏了翁及眉山蔡震龍、李从周，合陽謝子欽，資中侯季任、楊約，太華李材，眉山張肇、程立之，臨卭高斯謀，劒陽張資深，會于濂溪書堂，以易名得請，告于元公室。❶ 江山風月，儀刑如在。同遊之士，各適其分，充如也。了翁之子近思、約之子暉侍。

同　前

家大酉

眉山家大酉，補外西歸，敬拜元公周先生於濂溪之上。游泳久之，想像程純公吟風弄月時氣象，尚庶幾萬一焉。寶慶三禩仲秋上浣。

同　前

吴昌裔❷

潼川吴昌裔、東平劉震孫，率塗仁范大淳、袁塤、蘇廷珪，祇謁先生祠下。濯纓溪流，仰高廬阜，油然有發，泛舟而還。昌裔之子槩、彙、猶子寅，震孫之子儒珍侍。端平改元，孟秋吉日。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

❶「室」，張本爲空格。
❷「吴昌裔」，張本作「吕昌裔」。下同。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九

附録

誥命

先生謚告

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批下，禮部太常寺申準，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勑送到禮部狀準都省批送下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潼川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

臣猥以晚學，誤被柬注，擢司祥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没有卹章，載在史册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勸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

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❶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傳》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

❶「周頤」，應爲「周敦頤」，因避宋光宗諱闕「敦」字。下同。

蓋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涣，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虚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録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謂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儳言，冒昧及此。臣知罪矣。惟陛下財，幸取進止。

貼黄稱：

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寮奏請，如朱熹、張栻並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録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

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睿照，伏候勑旨。

後批：

送禮部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先準御封，付下。潼川府路提刑魏了翁奏，乞將故虞部郎中周頤特與賜謚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撿，準慶元服制令諸謚，光禄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録行狀叁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録事實，其藴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并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已降指揮節文，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謚。今準省部連送下準御封下朝奉郎潼川運判魏了翁奏，爲乞將故虞部郎中周頤特與賜謚事。本寺照得今來奏内所引邵雍等，並係特賜謚，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今勘當伏乞省部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下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了翁狀。

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托，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翛而謚文簡，吕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强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温益而謚定簡，汪伯彦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

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徒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柬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黄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録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届，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兹，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洊瀆聖聰，伏俟斧鑕之誅。

貼黄：

臣曩者本爲周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説》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爲功亦

不在周頤及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者。其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

照得上件奏狀，亦爲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録在前。上件事理，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

正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及準嘉定十年五月六日尚書省劄子、朝散郎太常博士高文善劄子，申文善連準本寺牒，備奉聖旨，令文善議撰周（上字犯光宗皇帝嫌名。）頤、程顥、程頤賜謚。文善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爲常典。今來濂溪先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定謚，事關名教，議不可輕。蓋先儒如韓愈，不過謚文，歐陽脩不過謚文忠。今傳周、程之學者，如朱熹已謚文，張栻已謚宣，吕祖謙已謚成。謚法之美，無以踰此。茲欲推崇師學，加異後人，見苟出於己私，恐未合於公議，太常定謚，都省集官共議定訖，然後奏上。又考國朝治平編勅諸臣寮定謚，太常禮院集官擬議，下考功覆議，判都省官即於都堂集闔省官議定聞奏。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爲一代儒宗，所有定謚乞遵唐及國朝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取自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

右劄付禮部同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遵從尚書省劄子，同共擬定。今準承議郎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臧格狀，

近任太常博士日，曾擬撰到逐官謚議，本部今同太常寺擬定，伏候指揮。

濂溪先生謚元公。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脩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涣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絶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説，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没，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痼，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爲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概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張是？天淑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夐出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祕；《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静之别。概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説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摶。摶，老子之學也，闓端清虚之地，而能統盟斯道，抑有疑焉。要知先生所得之奥，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

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顔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擩嚌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説，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絶潢，有泉斯湧。當旦晝梏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剥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吕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辨於注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蓋闕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爲説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誚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臧格，職當議謚，玆復妄論先生抽關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爲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謹議。

後批：

送吏部覆謚訖，申尚書省本部請官覆謚。去後，於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承朝奉郎守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撰到覆謚謚文。議曰：理學之説，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宋濂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

流之混混，益昌于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無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剥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

本部今遵從都省批狀，請官覆謚。今承朝奉郎守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撰到覆謚謚文，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依，宜賜謚曰元。

謝賜謚表

魏了翁❶

上表爲臣伏準告允臣奏請貼黄特與周頤、程顥、程頤賜謚稱謝事。

❶「魏了翁」，原無，據底本卷首《總目》補。下篇同。

臣了翁言，伏準嘉定十三年九月空日告據臣前任潼川府提點刑獄公事兼潼川運判日奏，乞將故虞部郎中濂溪先生周頤、故宗正丞明道先生程顥、故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贈直龍圖閣伊川先生程頤，特與賜謚事。奉敕：周頤宜賜謚曰「元」，程顥宜賜謚曰「純」，程頤宜賜謚曰「正」。臣已即時望闕遥謝祗受，見訪尋各家子孫分付者。大儒輩出，卓爲正學之宗；下使周諮，敢舉尊名之典。俞音來戢，善類知歸。臣了翁誠惶誠懼，頓首頓首。

臣竊惟聖道之晦明，寔兆世塗之理亂。自羲黄發河圖之祀，迨堯舜傳道心之微，粤商周受命之初，凡詩書群言之首，必論降衷之性，必明爲物之靈。至若箕子陳九疇以叙民彝，周公設六官以爲民極，君陳以大猷歸民厚，君牙以五典示民中，尹吉甫作秉彝之詩，劉康公聞受中之訓。蓋興君令辟之所以教，而群公先正之相與言。皇王以來，不謀同符。春秋而降，幾絶如綫。極於六藝之作，與夫七篇之書。孔欲無言，孟豈好辯。凡以扶天理而遏人欲，傾時否而康世屯。而權謀競興，邪詖又作。詞華代起，科目相挻。雖董仲舒嘗求仁於道誼功利之分，而諸葛亮亦鞠躬於成敗利鈍之外。洎韓愈之卓識，喟孟軻之無傳。然一傳而衆咻，獨倡而寡和。斯文不㧻，神氣有開。挺生豪傑之同時，尚友聖賢於異世。自周頤《圖》、《書》之既作，而程顥弟兄之相承。雖幽極鬼神，實驗於躬行之近；雖窮探性命，不離乎日用之常。未嘗躐等以好高，大要近思而退省。豈獨振千年之墜緒，殆將開萬世之升平。而從祀之請未俞，節惠之文猶闕。藐是庸虚之跡，偶塵勸學之司。籲

天有開，蹐地無措。敢意奏篇之再，遽蒙錫命之三。速戒攸司，各攷美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適祇元命，駿惠帝猷。念大道之湮微，賴諸儒之扶植。今美謚既先於後學，而褒章未被於前脩。莫標倡道之原，允謂彌文之曠。特章好以示俗，不以人而廢言。事光流聞，時謂創見。臣謹當誕揚丕訓，敷淑群倫。明正道道民，開示君師之意；使先覺覺後，維持天地之心。善人浸多，斯世永賴。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了翁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定十四年八月　日，朝請郎、直祕閣、特授知潼川軍府兼管内勸農事、兼提舉潼川府果渠州懷安廣安軍兵馬巡檢盜賊公事、借紫臣魏了翁上表。

謚告序

魏了翁

臣自嘉定八年司臬劒東，兼攝漕事。厥明年春，上疏請下禮官爲周頤及程顥、程頤議所以易其名者。璽封下都省，都省下春官，于時少常伯亦上疏請謚二程氏，併以下奉常博士。曰：事關名教，議不可輕，宜下都省集議。由是議久不決。厥十年，臣以漕臣申述前奏，併以横渠張載爲請。久之，禮官請謚周頤曰「元」，程顥曰「純」，頤曰「正」。上悉賜可。厥十有四年六月，迺以命書與其貳付元奏請官，臣遂得受而藏之。臣謂是舉也，百年間鴻儒碩生，偶未及有言。今乃白發於一介外小臣，而聖斷沈雄，不以人廢，亶謂盛典。然而郡國邸吏，不得而傳也。臣慮四方學者未能徧睹，則

無以仰稱聖上崇儒重道之指，迺摹勒樂石龕置。潼川校官復鋟梓，以廣其傳，俾凡承學之士有觀焉。若夫張載易名之請，則嗣此以聞，期於獲命迺已也。

秋八月壬子朔，具位臣魏了翁恭書。

書濂溪書堂謚告石刻下

趙善璙

嘉定庚辰，有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謚曰「元」，從蜀使者魏侯了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貳付元奏請官授先生。之後又十二年，善璙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黄於祠下。深惟蜀在半萬里外，其地遠，先生僉書合陽時，其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百五六十年之後，一旦表出褒異，上繼去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而上之闡揚風厲者，何其盛也。矧廬山之陰，有濂溪書堂在焉，蓋先生自舂陵來授業於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宇，置堂長弟子員，宜其浸灌培植，聲生氣長，視他邦尤盛。而寖寖趨廢，過者太息，獨非吾徒之耻哉！有如褒章美謚，所以昭上休德，則揭而祠之，誠風教之首，而顧闕典若是，可乎？善璙不敏，幸以承學諸生，濫長斯土。徘徊遺躅，仰止高山。於是更治其書堂，繕修其祠墓。隸習有廬，祭薦有田。乃十一月癸亥，爰舉燎黄之典，用牲于隧，率州賓屬拜焉。既會事，又謀所以經紀其子孫，以承祭祀。或謂是舉也，視邦人以尚德，不可無以詔來者。善璙嘗竊誦朱文公所爲先生祠堂記，推原道之出於天而托於人，既已根極端緒。至於謚元之議，更定於太常考功之手，其發明先生所以尋墜緒於旁搜遠紹之餘者，亦既闡

百聖而不惑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者。若夫紀謚告之本末，以宣布公朝崇儒重道之大指，使無愧於學士大夫相與興起之意，則善璙不敢辭。孟子曰：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與我同志勉諸。

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璙立石希賢堂，拜手恭書。

加封汝南伯

御筆

淳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御筆：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之從祀，以副朕崇奬儒先之意。

同日又奉御筆：

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官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張載封郿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

改大理寺丞制詞至和元年甲午

勑惇實：天下元元之衆，不可户曉。有能綏布吾化者，非郡邑之長耶！以爾廉明幹給，字人三年，而所部數以善狀言者，覆于便坐，宜有以寵異之，擢丞卿寺，欽予

嘉命，可大理寺丞。制詞，王珪行。

請御書濂溪書院四大字奏狀

劉元龍

承議郎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劉元龍狀奏：臣恭惟皇帝陛下，潛心聖道，游意藝文。內而上國明倫之區，外而先賢垂教之地，凡有關於風化，悉寵畀以奎章。所以粉澤皇猷，表章儒學者，亦既渥矣。竊惟先儒元公周頤，續斯文之正統，爲吾道之宗師。淵源所漸，士風聿起。近年以來，如白鹿，如紫陽，如鷺洲，如宗濂等書院，是特沿其流而衍其派者也，莫不並蒙賜額，均拜勑書。矧江州濂溪書院，迺元公晚年卜築之地，闡明理學，歸宿于斯，光霽灑落之標，今猶可挹。矧書院鼎創，亦四十年，雖蒙賜額，而宸翰龍光猶未之及，庸非闕典歟！臣昔嘗濫長斯堂，竊有志於此，而當路無與敷陳者。今幸密侍清光，親逢嘉會，敢申蟻懇，上紊燕閑。願分雲漢下飾之光，垂賁風月無邊之地。伏望聖慈，特御神札，作「濂溪書院」四大字賜江州，標揭院額，于以發揮正學，崇厲儒宮。使元公之教，因奎璧而增明，而斯道之光，與日星而俱煥。其於風教所係，實非小補。仍乞下臣此疏，劄本州照會。候御書到日，涓吉迎奉裝揭，不勝斯文之幸。伏候。

勑旨：照得儒臣周頤，高遠清曠，悠然自得。太史黄庭堅謂其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江州濂溪書堂，蓋其晚年卜築之地。若上之人表顯而寵光之，所以風士習，美道化，豈不盛哉！陸月貳拾陸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右劄付江州。

淳祐十二年六月　日。

謝賜御書表

劉元龍

臣元龍言：七月二十七日，承鄧閤長傳奉聖旨，以臣奏請特降御書「濂溪書院」四大字賜江州者。無極太極，《易通》演伊洛之傳；大書特書，宸畫照濂溪之上。仰惟四大字之扁，實垂千億載之輝。聖恩誕頒，吾道增重。臣元龍實惶實懼，頓首頓首。

切以木鐸不振之後，道僅傳於孟軻、子思。説鈐益肆之餘，學粗聞於董生、韓子。爰暨我宋，迺生周頤，以天挺賢哲之資，應奎聚文明之運。探索乎一理二氣之妙，發明於四有十篇之書。本之剛柔善惡而立言，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程氏受其微旨，朱熹集厥大成。顧池蓮浄植而濯清，與庭草自生而交翠。實元公晚年築室之所，爲湓浦今日立教之規。遺像儼如高風，鎮在遭逢上聖。嘉惠昔賢，肆褒表於門閭，用親題於標榜。龍翔鳳翥，豈徒誇楷法之精；魚躍鳶飛，實盡出陶鈞之妙。見者皆肅，昭然發蒙。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心涵三極。筆正本乎心正，藝成由於德成。凡行義之有開，殆崇奬之幾徧。遂揮神翰，增賁溪堂。臣蚤嘗游此讀書，晚又專其講席。粗尋顔子之樂處，頗識曾點之詠歸。致身清時，執經翠幄。愧無裨於聖德，乃誤被於隆知。寫爲昭回雲漢之章，自天拜賜；揭諸吟弄風月之地，與日俱新。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元龍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八月　日，承議郎、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講書臣劉元龍上表。

江州謝表

章 琰

臣琰言：伏蒙聖慈，以御書「濂溪書院」四大字賜本州。臣謹率闔郡官僚同諸生迎奉祇受，望闕謝恩，昭揭書院訖者。五星奎聚，開濂溪正學之源；四字天頒，侈廬阜寓居之地。慶綿道統，歡動儒紳。臣琰惶懼惶懼，頓首頓首。

切以鼇斷有初，鴻蒙既判，緊主張綱維之所寄，皆後先述作之是資。畫卦造書，由伏羲而肇始。合仁與義，至孟軻以無傳。慨遺響之莫聞，僅如線之不絕。天開聖宋，日振斯文。先臣周頤，鍾秀舂山，實天禧戊午之歲。徙居溢浦，在熙寧壬子之年。愛風月之無邊，從丘園之自號。於焉築室，于以著書。凡陰陽動静之根，與明通公溥之要，微則密探於造化，顯而有補於治功。多從是塾以講論，用廣其徒之傳授。至如白鹿，有若紫陽，標榜雖殊，源流則一。彼已久垂於象緯，此猶未被於龍□。□□□之從容，思皇猷之顯設。儒臣有請，天子曰俞。偉漢章宸藻之飛騰，到雲岑岸竹之寂寞。幾年欠闕，一旦輝煌。俾兩儀、四象大業之生，益彰體用；視九疇、五福庶民之錫，允協訓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精一執中，文思光宅。乾旋坤轉，莫窮運用之機；日就月將，尤篤緝熙之益。儻關世道，悉軫淵衷。或褒表於先儒，或録存其後裔。皆以示斯人之趨嚮，抑惟闡此極之會歸。遂能臻政教於清明，猶不靳昭回於賁飾。敢期偏壘，遽沐殊榮。臣適忝郡符，欽承天筆。萃魚躍鳶飛之士，瞻鸞翔鳳翥之文。莫不盥手爭摹，洗心欲鏤，俯思仰稱，實踐

真修。師道立則善人多，已共識推崇之旨；賢材用而天下治，願永觀作成之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琰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九月　日，朝散大夫祕閣修撰、主管沿江制置副司公事、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提舉南康軍兵甲事、節制蘄光黄州興國壽昌軍馬臣章琰上表。

書御書濂溪書院字石刻下

章琰

淳祐十二年，皇帝更新大化。臣護戎江上，宅于是邦。秋有詔頒畀御書「濂溪書院」四大字、「賜江州」三小字，俾臣奉以昭揭，蓋可御史臣劉元龍所請也。

濂溪，本臣周頤舂陵所居故里。熙寧間，以母仙居縣太君墓齧於水，力疾乞守南康，以偕改葬。畢事上印，分司南京。後追愛康廬山水，因堂其下而家之，表以故里名，示不忘父母邦之意也。年深淪廢，越淳熙四年，郡守臣潘慈明，因故址始復爲堂。嘉定六年，郡守臣趙崇憲，於堂之旁益以書院，始聚五邑士而教之。又五年，郡守臣丁焴，循四書院比，始即濂溪之名奏請爲額。距于今天筆煥揚，典文大備，又三十餘年矣。惟臣頤，斡道祕於聖遠言湮之日，孔孟而降，無能先之者。今天下書院雖多，莫匪演其學。然往往不出於儒先之表建，則本於後學之企思。至於身親其間，以家爲學，鳴斯道以終其身，則濂溪學之沂泗矣。根荄芽甲，同本大化，天下之道，疇非帝王之道哉！雨露所被，雲漢昭回，搢紳學士，固有以仰見皇帝陛下通變善治，求仁必世用

心之的矣，詎徒以恩榮爲侈哉！　顧臣職兼教化，愧未能宣暢大德，與夫人共由聖道之中，矯首鸞飛鳳翥，照映草萊，用以識君父嘉惠儒臣之盛心云。　具官臣章琰謹書。

講　義

通書志學章

堂長蔡念成東澗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學必宗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而有先賢君子，後孔孟千餘載而獨得孔孟之傳者，將天下萬世之爲學者實賴之，況在同邦而可不知所尊尚師承也哉！恭惟濂溪周先生，蓋嘗不彼是邦而辱居焉，迄今高山景行之思，其隱然於人心者，未泯也。天相斯文，幸遇明師帥之臨，欲與邦人士相勵以聖賢之事，請于朝家，肇新書堂，使凡有志講學者，日從容俯仰乎其間。嘉惠之意，甚盛甚厚。而希賢名堂之義，顧獨有取於《通書·志學》之一章。抑嘗伏讀是章之言曰云云。

夫濂溪先生，上接洙泗之統，下啓伊洛之派，建圖屬書，闡發幽祕。其於天人性命之藴，修己治人之方，固莫不畢舉。而是章之言，尤切切於志學之云者。意者士莫陋於無志，莫病於無學。志則欲其弘大，學則欲其細密。不弘大則不足以爲志，不細密則不足

以爲學。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必欲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此可以驗其志之弘大也。顔子從事於克己復禮之目，而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者，此可以見其學之細密也。今日共學於斯堂者，誠能以伊尹之志爲志，則知人之有生，父乾母坤，同得其氣以爲形，同得其理以爲性。故雖勢在匹夫之賤，而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皆其胸中素定之規橅矣。誠能以顔子之學爲學，則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其始有毫釐之差，則其終有千里之繆。故凡日用動静之間，居敬以求其存養之固，窮理以致其察識之精，皆其日新不已之工夫矣。立弘大之志，充細密之學，循序而進，歷階而升。由士而賢，由賢而聖，由聖而天，皆在我耳。夫豈患其終難至哉！如此而後，庶幾可以無愧於邦之先賢垂訓立言、私淑後學之功，無負於明師帥興學宣化、作成人材之意。顧不韙歟！凡我切偲之友，願相與勉旃毋忽。

論語孔顔所樂二章

蔡念成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昔程子之學於周子也，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夫程子之世，去孔顔千五百餘載，其時遠矣，其

人亡矣，何從而尋其所樂也哉？且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瓢陋巷，人不堪憂，本非有可樂者也。然曰樂在其中，而視不義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曰不改其樂，而稱贊其賢至於一再而不容已。其所謂樂者，果何所指也？以不可指名之樂，而令尋之於茫茫往古已没之聖賢，不幾於誣乎？然濂洛淵源，上接洙泗，續道統之正傳，壽斯文之命脉，以惠我後之人於於萬斯年之遠者，❶其口傳心受之妙，端有在於此，決非誣也。盖嘗反復思之，抑程子有言：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夫元氣渾融，故無迹之可求。春生發達，故微有迹之可驗。欲尋孔子之所樂，當自顔子之所樂始。欲尋顔子之所樂，又當自其進修之迹始。顔子進修之迹何如也？觀其發喟然之歎於一旦之頃，以孔子之道無窮盡也，則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以孔子之道無方體也，則瞻之而在前，忽焉而在後。然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其博我也則以文，其約我也則以禮。故説之深而至於欲罷不能，力之盡而至於既竭吾才然後卓爾有立。而所見爲益親，欲從末由而無所用其力。蓋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之善誘也。然其所以爲善誘者，則不出乎博文約禮而已。蓋博文約禮，即《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中庸》之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❶「於於」，疑誤重一「於」字。

也；孟子之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者也。蓋博文，則有以窮古今、該事變而開發其聰明；約禮，則有以尊所聞、行所知而檢束其踐履。自昔聖賢之所以爲教法者，舉不越此，而顔子之學於孔子，所以必以二者爲言，而爲之喟歎也。異時顔子嘗問爲邦矣，夫子告之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四代之禮樂，皆帝王經綸制作之大者，非其得於探討之素，何以能領悟於一問之餘？則其博文之實可知矣。又嘗問仁矣，而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之目，在於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回也即請事斯語，直以爲己任而無疑，則其約禮之實可知矣。學者用力之地，要在恢拓弘大，以致其博文之功；持守收斂，以極其約禮之趣，則氣質之昏不得以蔽其清明，物欲之累不得以屈其志操，而顔子之樂，真可尋矣。顔子之樂可尋，則孔子之樂亦不殊心而得矣。孔顔之樂在我，則知周子之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者，此樂也。窗前草不除去，與自家意思一般者，亦此樂也。程子之再見周子，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者，此樂也。從容静觀萬物之自得，而與四時之佳興同焉者，亦此樂也。周子以此樂而付之程子，程子復以此樂而望之後學。此樂之在人心，得於降衷，根於秉彝，不爲孔、顔、周、程而有餘，不爲後學而不足。誠能尋而得之，則處乎天地之間，而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心廣體胖，睟面盎背。素富貴而行乎富貴，素貧賤而行乎貧賤，素夷狄而行乎

夷狄，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果何往而非樂地也哉！ 故士不博文而扃知識於卑汙蹇淺之中者，不足以尋此樂。 士不約禮而肆軀殼於規矩準繩之外者，不足以尋此樂。 是謂自棄於孔、顔、周、程之教者也。 凡我士友之共學於斯堂者，其亦反之於身而勉之，以仰稱明師帥所以拳拳於世道人材作興之盛心也哉！

太極圖說

余宋傑國秀

宋傑聞之師說，「無極而太極」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是天命之流行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 語其生之序則爲質，語其行之序則爲氣也。「五行，一陰陽。 陰陽，一太極。 太極，本無極」者，推本而言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以無極之妙，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無極二五，混融無間，以類凝聚。 陽健成男，陰順成女，而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萬物生生，變化無窮」者，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之生，變化無窮者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者，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

獨得其秀，而其心最爲靈者也。「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者，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者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聖人全體太極，不假修爲，而自然全備。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三才之別，各有體用之分，其實則一太極也。陽、剛、仁者，物之始也；陰、柔、義者，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紀綱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大意不出此也。「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者，《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也。

右濂溪先生《太極圖說》，宋傑聞之師訓，大略如此，其詳則見於《解義》。晚學蓋未能盡究其精微之蘊也，然嘗試讀之，切有感焉。自開闢以來，人文肇見，如河圖授羲，龜書畀姒，其大本大原，蓋出於天。是故群聖代興，闡發幽祕，天人之際，昭晰著明。使當

世之人，知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以故教化興行，習俗粹美。萬世之下，式瞻盛際，光明卓絶，不可企及。蓋粤自孔孟既没，道學不傳。秦漢以來，人心憒憒，不知天之所付，人之所受，無非性命之全體。是以氣禀得以拘之於前，物慾得以錮之於後，醉生夢死，舉世沈迷。千餘年間，人道蓋幾乎熄矣。至于我宋，天佑生賢，有濂溪夫子者出，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立象，根極領要，指陳造化，如示諸掌。於是天道隱然而忽彰，人心闇然而驟明，舉凡天下之人，皆知天地之果爲萬物父母，而斯人果爲萬物之靈。盡其性則爲聖人，順而修之則爲君子，逆而背之則爲小人。開萬世生民之耳目，續千古聖賢之墜緒。所謂再造斯文，一正人極。故自是以來，先覺大賢，因得以廣大推明之，啓迪後人，永世無斁。蓋自孟氏以來，昉見夫子，其有功於名教，可謂至矣。士生此邦，去夫子之世爲未遠，接夫子之居爲至近。又幸遇賢邦君屬意斯文，嘉惠後學，即夫子之故居，鼎新書堂，教養多士，使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厲布賢學聖之業，甚盛舉也。宋傑旁郡諸生，聞風踴躍，深願一覩盛事。兹蒙不鄙微賤，呼而進之，且俾與諸友共講所學，自顧虚庸，何敢當此。懇辭弗許，輒誦所聞夫子《太極圖説》與夫平日尊慕感慨之誠如此。睠我同志，日處斯堂，願攷夫子之迹以觀其用，察夫子之言以求其心，加主静無欲之功，造誠立明通之域。達而在上，則施澤以加乎民；窮而在下，則修

身以見於世。庶於夫子之垂世立教、邦君之建學育材，兩無所負，豈不休哉！區區淺陋，未能有進乎此，惟先達之賢，後來之秀，併有以教之。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九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

附録

祠記

江州州學先生祠堂記

林栗

始予讀河南程氏兄弟語録，聞周茂叔先生道學之懿。其後閱蘇端明、黄太史所作濂溪詩，而想見其爲人。及來九江，前武學博士朱熹元晦，自建寧之崇安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程之師也，身没而道顯，歲久而名尊。今營道、零陵、南安、邵陽，皆已俎豆泮宫，江獨未舉，顧非闕與？」予聞之矍然。適會先生之曾孫直卿來訪，敬請其象與其遺文，併《通書》、《拙賦》而讀之。曰：「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亟鑿諸板，而繪事於學宫，使此邦之人知所矜式。既成，將揭其號，乃按其文字，攷其所謂「濂」者，其音切義訓，與「廉節」之「廉」異矣。「廉」之訓曰清也，儉也，有檢儉之義。又如堂之有廉，箭之有廉，截然介辨之義也。「濂」與「廉」，同其音，似「廉」而不類。又有里參翻者，含鑑翻者，其訓曰「薄也」。又曰：「大水中絶，小水出也。」予異焉，曰：「是安取此？」問其人，曰：「先生之子求詩，魯直避其從父之諱改焉。」嗚呼，有是哉！儒者之學，本於文字義訓，而謹於正名。毫釐之差，千里而謬，不可忽也。東坡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澤

米，偶似西山夫。遂即世所知，以爲溪之呼。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則固已不足於「廉」矣。又將轉而爲「濂」，則由儉以趨薄，由清以絶物，殆爲陳仲子之操乎！地以人重，人以名高。因諱避之訛，以成聲畫之舛，遂使先生之德，與是溪之名，俱蒙薄絶之累，將非後死者咎與！予是以正之。

夫山川風氣，民之所稟而生也。故家遺俗，民之所薰而習也。先生之道，傳於二程，其所成就夥矣。而廬山之下，濂溪之上，未有聞焉，或由此也。夫自今而後，吾知九江之士，清而不隘，儉而不陋，辨而不爭，嚴而不厲。有檢斂之美，而不流於薄絶。既以獨善其身，又思以兼利天下。見《中庸》之門户，入誠明之閫奥，其必自是始矣。先生名惇實，避英廟二名，改頤。其官閥行治，流風遺書，則有蒲左丞所爲《墓誌》，洎諸儒先紀述詳矣，予無所贅其辭。

乾道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左承議郎、權發遣江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長樂林栗記。

重建祠記

謝諤

諤爲曲江周史君記濂溪祠堂之三年，史君剖符九江。九江，又濂溪之居也。前守長樂林公，嘗祠先生于學之廡，規橅庳陋，非所以示尊敬之意。史君乃即學之隙地創建祠宇，又以明道、伊川配，以淳熙元年春正月落成。諤也攝宰豫章之奉新，距九江三百里，日知史君之訓民也，整軍也，禮其德且賢而器其才而能也，窮達也，鬱屈紓也，愁吟欣也，事大小劇易，序以理也，則

規規然致意於老師先生而謹祠之。史君之於斯也，非祠也，君子之教也，不必家置一喙也，啓其敬焉可也。謂夫老師先生之嘗出處笑語于此屋焉，而形像之，安妥之，髣髴乎見聞而迎送之。爲簠簋俎豆，爲牲酒馨幣，爲進退薦獻，爲跪起仰伏，爲贊呼誦祝，如是如是，凡以帥而納諸敬，敬則不忘，不忘則安，安則能化，能化則神，祠之義惡可已也。古人誇循吏之美者，曰所居民富也，謂其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常久者也。蓋富非教也，爲易也。史君所居，非止富也，教也。噫！道無乎不在，以心而會道者，亦無乎不在。或以史君祠濂溪爲二郡之遇，曾不知濂溪固不止乎二郡，而史君之心豈亦止二郡之爲拘，特因二郡而見耳！必究其道之所在，心以會之，又安有此疆爾界耶！以謂之嘗預記也，不可於此乃默。抑古人所謂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執筆當未艾也。史君名字見前記。

是年二月朔，臨江謝諤謹記。

濂溪書堂記❶

朱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❷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

❶ 此題，「濂」上，張本有「江州」二字。《文集》卷七十八作「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❷ 「固」，張本作「自」。

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❶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預焉，❷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

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没，而此道之屬，❸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二程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❹焕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而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❺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吕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

❶「間」，張本作「欠」。
❷「預」，張本及《文集》作「與」。
❸「屬」上，張本及《文集》有「傳不」二字。
❹「孟氏」，張本作「孟子」。
❺「茀」，張本作「莽」。

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攷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意也云爾。

越明年，丁酉春二月丙子，新安朱熹記。

附祠堂銘

黄維之

紹熙初元冬十一月丙辰，黄維之祗謁濂溪先生之祠堂。始堂之成，朱熹爲之記，而無其銘，於是銘之。銘曰：

濂溪之水，清且漪兮。先生之德，不磷不緇。康廬之峰，秀而峙兮。先生之道，無成無虧。先生之存兮，學者之師。無極而太極兮，洩天之機。死不可作兮，吾誰與歸！敬瞻其容而思其人兮，亦足以發吾道心之微。

濂溪書院記

陳孔碩

嘉定四年，詔以吏部郎趙侯崇憲知江州事。一日，謁濂溪周先生祠，退詢于衆，曰：「吾州之士，讀先生之書而脩其業者誰歟？」曰：「未之見也。」「先生之後，世其家而顯于今者誰歟？」曰：「未之聞也。」喟然歎曰：「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遠矣，固宜

得世祀，而脩其業，昌其後者猶闕焉，吾其圖之。」迺規祠旁地，得之周氏，若他姓，易以地或布。築宮其上，爲講堂、塾序，庖廝咸備。選秀民于五屬縣，縣二人，廩食皆官給。又爲之置儲書之所，寢食之具，給使之徒。命吏治其賦，會其出内，使爲士者參焉。選鄉之善士主之，訓以大學之事，而總于郡博士。復求周氏後髫齔以上可教者，別立小學之師以誨之。凡大小學之教事，皆有課程。大抵略於詞章之習，而詳於講説、言行、起居之節，其所望於後之人者遠矣。既成，以書走介于閩，謂孔碩粗嘗讀先生書，請書其事。會僕起漕廣右，道江西，見侯于豫章。侯述前請，僕謝不敏，而請不已。

又數月，乃勉承命而言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蓋曰下學斯上達矣。方是時，先王之教法猶在，異端雖萌而未昌也。夫子殁，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小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也，百氏之説昌矣。其易以惑人者，老、莊、楊、墨爲甚，淺而爲功利、刑名、術數之説，猶足以動諸侯。售于世學者，樂其誕而逃焉。子思、孟子懼，故不得已，合下學上達之事，極其趣而備言之。於是始有性命、道教、盡心、養氣之論。其言似躐出於夫子所未嘗及者，蓋世殊事異，豈二子所得已哉。孟軻氏没，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有宋昌明，天佑斯文，濂溪周夫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韞，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韞，《大學》、

《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故曰「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自是洪儒相繼，尊信其《圖》與《書》，而演暢其說。或者乃疑太極之外不當更有無極，雖知有《通書》之粹而不敢議，然獨議《圖》非先生所作。其辯雖雄，而終歸之以文害意，失其旨趣矣。夫太極也者，以爲有物焉，則無形可指；以爲無物焉，則是理已具。所謂「無極而太極」者，猶曰微而顯云耳。初非二物次第而生也，及其爲二氣，爲五行，爲萬物也，太極亦無時而不在，不以合而渾也，不以離而散也。後之學者，真能反而求之吾身，一原之妙，感而通之，醻酢萬變之間，則知天地雖大，萬物雖繁，未嘗離而爲二，尚何先後、本末、顯微、精粗之間哉！以此正心脩身，以此治家國平天下，發爲輝光，見爲事業，高不爲空寂所眩，下不爲功利所淪，凡異説之頗僻而不中者，皆不照而自破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孔子易道之藴，《大學》、《中庸》、七篇之指歸，六經之原也。此周子所爲著《圖》、《書》，有望於後之人者也。此趙侯所以即其地，建其廬，聚其徒，以讀其書之意也。此孔碩所以受命而不敢辭者也。趙侯蓋故丞相忠定公適長嗣，家有學。欲觀其政，於此可以類推矣。

嘉定六年，日南至，朝奉大夫、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提舉本路鹽事、閩山陳孔碩記并書篆。朝奉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提舉學事、兼權隆興府開封趙崇憲立。

江州濂溪書院後記

馮夢得❶

周公作而善治可以開百世之運，孟子生而真儒得以興千載之文。聖宋肇基，奎鈎效祥，耆輔碩學，項背相望。由孟子而來千四百有餘歲，能以斯道爲己任者，昔元公也。由周公而來二千有餘歲，能以天下爲己任者，今魏公也。喬木故家，典刑如存，氣彙感召，律吕相應。廬山之陽，濂溪之濆，元公書堂在焉。異時遺墟舊址，蕪濊不治。青蘋白鷗，無與同樂。潘侯慈明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而奉厥祀。趙侯崇憲又規創書院，聚生徒其側，以郡博士主之。貴寓察院劉公元龍請于朝，先皇帝親灑宸翰，書「濂溪書院」四字扁于門，所以表章崇尚者甚。至式閭、封墓、録後之舉，則未之聞。

淳祐六年，今太傅平章魏公，開梱湓府。元公之五世孫擇之者，刴行以請曰：「惟先君元公，得不傳之學以授二程，而道以大明。迄今二百載，于其子孫弗振。洵之子無責焉耳。澹之後無傳。余爲沆之次子，曰振之者，余季也。湛之子一之，濤之子成之，是皆有志於學者，而未有以贍養之。又惟先君無恙時，築室少府嶺下，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弗念弗庸，以質以鬻。』今殆爲他姓所得，思欲更葺數椽，辟燥濕寒暑，以奉吾親，詎可得耶！」公惻然，亟命山長潘君之定訂其支派，爲之纖悉經紀，臚爲四位，以擇之嗣。澹後奉孀母葉氏以居，索所質鬻之地，官代爲酬直，拓隘展狹，增造楹舍，仍給没官田三百畝。會魏公易鎮上流，

❶「馮夢得」，原無，據底本卷首《總目》補。

又撥軍資庫不係省錢壹拾萬緡，爲市良田八百畝。若位得二百，給據立石，禁典賣，蠲二税，比成之等，置到皇甫等田八十四畝，餘更飭屬縣買補元數，以成初志。他如修築墓墻，開填書院溪澗等費，爲錢肆阡叁百緡有奇。由是而元公之廬肯堂矣，墳有識矣。爾後魏公入相，天子進位，辯章軍國機事之暇，猶睠睠不忍忘。且援褒録勳賢後嗣之典，授成之以初品官，俾主德化之學，掌元公祠。其始自今欽千世世，魏公之有大造於元公者，善藩善飾云乎哉！

咸淳己巳，太府少卿李侯繇池陽改牧，款謁祠下。顧瞻左右，昉建祠堂，則朱文公實記之。再創書院，則陳北山實記之。至於憫流澤之湮微，傷詩書之廢墜，扶植於開梱之始，綱維於移鎮之日，官其後嗣於秉鈞十年之後，使元公之傳，繩蟄繼志，則魏公之德，卓乎不可幾及。稽之郡乘，未之紀録，大懼闕典，不遠千里屬夢得爲記。夫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弗傳。元公不繇師授，默契道體，爲往聖繼絶學。其視孟子承三聖，距詖放淫以私淑人心者，同一學也。魏公不負所學，再造王家，爲萬世開太平。其視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使大治榮華者，同一道也。然君子之澤，五世儻弗克紹，孟子蓋深惜之。今魏公存録賢者之裔，而嘗道源流之盛，以彰以傳，實得周家崇德象賢之意，可不尚乎？可不紀乎？侯名與，字伯與，同慶人，學問有本，經綸有方，乃能加意於此，可謂知所先矣。《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夢得載賦二章，而書周公、孟子之説以復之，是爲記。

時庚午閏十月四日也。顯文閣直學

士、朝議大夫、知建寧軍府事兼管内勸農使、節制左翼軍屯戍軍馬、兼福建路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將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馮夢得撰。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分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章鑑書。端明殿學士、朝散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参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勑令、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縉雲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賜紫金魚袋趙順孫篆蓋。

江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王佖

自夫子没而教不立，孟子没而學不傳。群籍喪，微言絶，異端起，斯道泯，邪僻横流，❶義理晦蝕，歷漢晉隋唐，迄于五季，蓋千五六百年於此矣。至我朝文明啓運，五星集奎，篤生英哲，紹厥統緒。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特出，獨造道奥，由天所授，不待師傳。建《圖》立《書》，昭示後世。「無極而太極」之妙，實前聖所未發。《通書》四十章，發明至理，直見精微。明道純公程先生、伊川正公程先生，咸往受學，吟風弄月以歸，真得所謂樂處。遂相與篤志究極，發揮斯文之懿，於是彰顯卓，❷非前代之所可及。六飛來渡，道與之南，又生晦庵文公朱先生，闡幽發微，剖析至到。昔舉其要，今敷而暢之；昔啓其端，今會而通之。是理之奥，大昭明于天下。夫人皆得以目擊而心迪之，其有功於斯世，垂憲於將來，端由

❶「僻」，張本作「説」。
❷「彰」下，張本有「明」字。

於天，非人力之所能致也。

潯陽實元公寓里，雖本春陵，以貧不能歸。樂山川之美而卜居，因取故里之名而名其溪。後之人相與祠于學，又奉明道純公、伊川正公以配焉。推其淵源，究其本末，的有深意，蓋非周子表倡於先，二程子充廣於後，疇克接承孔子、孟氏之傳，使有志之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然庳陋狹隘，非所以稱揭虔妥靈，且無以示學者崇嚮之意。而晦庵文公，羽翼前猷，指示後學，俾人不迷其方，厥德甚懋，而未之祠，得非闕歟！景定甲子，臨川鄧君蜚英，實典教事。以平日企慕之切，篤志修爲之深，顧瞻有感，慨然改作，宏施而顯設之，合四先生冠服，儼然前後相望。使來游來歌，起敬起慕。道統之盛，不待有言，固瞭然心目間，是豈尋常流俗所能爲哉！文公朱先生嘗作書堂之記，曰：「此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可謂的有以見其故矣。切謂孟子既遠，此道如日昃之離，浸浸而入於夜。周子、程子之生，如夜而旦，有目咸睹。至于朱子，如日正中，軒豁呈露。非由天畀，誰能爲之？於戲韙哉！

祠成，鄧君特以書來，告以修建之意，以佖嘗讀四先生之書，俾記其事。自惟淺拙，何足以承。然遠意不敢虚辱，姑誦所聞，且記君有志斯道、作興來者之意，因書以復之，但深僭踰之懼。

咸淳乙丑，維夏閏五，朝議大夫、直華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公事王佖記并書。朝請大夫、新除右文殿修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兼江西安撫使、兼屯田使趙日起題蓋。

德安縣三先生祠堂記

林時英

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嘗亡，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無晦明。故自孟氏而下，杳無嗣響。我朝濂溪先生作《通書》、圖《太極》，不由師授，遂繼絶學。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道復明。三先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所尊也。然濬源衍流，起人心之敬，一人心之趨，則自學道君子始。

德安邑庠，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寅，馬君价來攝邑事，能櫛垢搔癢，以瘳民瘼。鉏荒剔蠹，以束吏姦。不兩閲月，百廢具興。於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曰：「吾志也。然與其爲游息之所，盍亦正趨鄉之源乎！」讙曰：「善。」遂易亭而堂，改扁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升斯堂者，見其灑然如光風霽月，濂溪也；渾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川也。莫不悚然慕，肅然敬。如親摳衣，拱聆提諭，闡正學門户，而學者知所入焉。夫心與理一，苟此心無一日而不敬，則此理無一日而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謂能尊賢，駸駸流弊必至。駕僞翼虛，盜名欺世，此非三先生之心，抑非馬君之所望於學者也，故爲之記。

江州貢士增員記

馮去疾

端平元年春，詔增天下郡國貢士員有差。逮嘉熙元年秋，旨江州增額二人，恩至渥也。初，詔下，郡守趙公善璙言曰：「九

江爲郡最古，地望於今猶重。國家中興逾百年，文治洽於承平，士彬彬盛矣。而三歲大比，貢額褊仄，至不能具六經，其爲士者耻之。」敢援明詔以請閣，弗下。已而陳公塏以本道帥節行州事，乃申言曰：「是豈惟士之耻，抑長吏之責也。諸侯不貢士，若古有辟不舉孝、不奉詔，漢論以不敬，魏口率歲察而秀異者不拘，唐二《禮》、公羊、穀梁《春秋》殆絶，則訓誘胡可因循，所由來舊矣。且詔之而不言，言之而不力，將何以奉宣德意，興起文教？甚非好德賢賢之誼也，敢重以請。」會趙公必愿在省闥，慨然曰：「是爲周子所居之鄉，而吾先君吏部公舊所臨州者，非耶！有無極太極之説，故其人至于今善窮理。有光風霽月之韻，故其人至于今務躬行。有巧勞拙逸之戒，故其人至于今不務利而計功。有志伊尹、學顔子之教，故其人至于今能希聖賢，而不失於令名。此濂溪先生之遺風，而先吏部公所爲築書堂而風厲之者也。雖微端平之詔，郡國之請，猶將張之，况詔書具在，而二侯之言可覆不誣耶！」遂摭前奏，白于朝，以有今詔。

惟國家以科舉取士，有革有因，大較以言揚而已。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惟華，其失逾遠，自唐之世已然。儒先大人蓋嘗發憤抗議，思所以革之而未能也。然自設科以來，名公鉅卿、才大夫皆此塗出，而上所尊異者，亦惟曰進士云。然則貢員之廣狹，所關遠矣。今一郡五邑之大，三四千士之衆，所增者才二人，通舊額惟十人。眎環州數郡，若番、若洪、若南康，猶爲褊也。而化得下究，讀《禮》、《春秋》者，不壅於上聞。此上之恩，二邦君前後奉行詔書之勤，

而趙公名父子加惠江人士之德也。云云。繼自今進而獻藝於有司，不窘於貢員之褊仄，而克展盡其平日之所長。退而講學於書堂，既有以待有司之求，又能探討服行，卓然脱於俗學異端之惑，而異時足爲天下國家之用，顧非趙公名父子所望於爾江人士之意，抑非爾賢師帥之所以教者哉！

江州咸淳增貢額記

方逢辰

三代而後，士大夫鮮有開物成務之心，富貴其身而已。孔孟而後，士大夫鮮有學爲聖賢之心，華藻其言而已。欲士勿徒事華藻、志富貴，當自講明體用之學始。皇上即位之六年，以江州爲濂溪周元公故里，增貢額二人，從守臣請也。歲二月，曾侯具其事來告，曰：比聖君元臣，以人文化天下之景鑠，請子記之。且以郡之寓公博士諸生書來曰：元公生春陵，而卜築於廬山之陰，則江爲元公之里。《圖》、《書》之教流行宇内，實自江始。昔理皇親灑書院之扁以表之，今皇上蒐訪元公之後而官之，甚盛甚休。鳶飛魚躍，莫不洗心以承休德。而三歲大比，貢額獨狹。且江與南康隣也，南康終場二千六百有奇，而貢額十有七。江終場三千一百有奇，而貢額十。所以寬嗇不同者，康爲考亭朱子過化之地，守臣援此以請，遂增至斯。江爲元公之里，而未有援此以請者。侍郎恕齋吴君革、撿詳山泉蒙兄弟，郡人也，一以白于州，一以州申白于朝。遭值明時聖君元臣，方以斯道爲己任，朝請而夕報可。經義、詞賦，各增貢一人。命下之日，多士歡震乎廬山，咸願勒石，以對揚熙代遐不作人之休。

竊惟今天下士之群試于禮部者，雷動雲合。而國有緩急，欲求一士以當任使，即難其人。今國家於元公之里而增貢二人者，豈曰東南立國所少者文章士哉！此其微意在科舉外。《極圖》一書，從天地萬物之起處起。天地以陰陽五行造化萬物，而以其真精凝聚而爲人者，欲何爲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能以自理也，故以太極寄之於人。所謂太極者，夫豈高虚不可致詰之物哉？只在方寸間，只在事事物物間。戴天履地而爲人，窮則當講明斯道而實踐之，以無愧乎人之形；達則推之爲政，使日用事物各得其理。又推而使人人皆知之，而皆由之扶持斯極，使之足以撑天拄地，此則爲人之職分也，此則天地萬物之所利賴者也。世之士以清談爲高，問錢穀則曰不足知也，問甲兵則曰不足學也，問獄訟則曰簿書期會也，爲筦庫則曰塵埃也，爲簿尉則曰箠楚也，爲縣令則曰鼎鑊也，聽其言則聖賢也，而不知日用事物之間，皆不足以屑吾意，則元公之所謂太極者，何所寄哉？自其爲士也，辨之不明，踐之不實。及其爲官也，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窮則祇以華藻其言，達則祇以富貴其身。天地萬物於斯人何賴焉！聖君元臣，於元公之里明示表章，益將使士知所向學。元公之學，體用兼該，知行並進。它日出爲天下國家用，必有能行其開物成務之學者，豈曰增二士云乎哉！

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江南西路計度轉運副使方逢辰記。朝議大夫、依舊直寶文閣、特授改差知江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使、節制軍馬、借紫李與書。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王爚

篆額。

道州先生祠記

胡銓

春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涖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誣鑠，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春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録》，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説，味於其所不味。茲幸復假守視事。三日，謁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誠》説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僝工，闔郡鄉化翕然。子其記之。」某謂：自頃興法搶攘刺郡者，率爲吏牘埋没，至有難如素王之嘆，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且惓惓以誠爲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爲辭？況伯氏辱知爲舊，其又奚辭？

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説始於《易》，成於《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八者，一不誠焉則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苟卿猶以爲僞，堯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

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己，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

或曰：《通書》叙「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叙「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上丈人以爲《易》唯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説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案《誠》説：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屯、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恒、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兑、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

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勢，落落二十年，而所養益剛大。今復觀像濂溪，務實去僞，豈徒角空

言而已。其必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僞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斯無所不用其實矣。由是而充焉，吾知公後日登懷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何愧焉。濂溪諱惇頤，姓周氏。

二十九年五月丙子，廬陵胡銓記。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❶

張　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師鉅儒，❷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寔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攷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于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

❶「先生祠記」，《南軒集》卷十作「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❷「師」，張本及《南軒集》作「工」。

澤，其何有窮哉！

蓋自孔孟没，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1]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横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于老，則入于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説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虚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顔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説，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藴。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2]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於致知力行，[3]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説，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忞所建，至于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

[1] 「更」下，張本有「有」字。
[2] 「所以」二字，張本無。
[3] 「而」，張本及《南軒集》作「其」。

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摹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謁記。栻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舂陵，特在舂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

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静江府兼管内營田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兼提舉買馬、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道州故居祠記

章　穎

一元之氣，運乎機緘不露之間，而自生自色，發達萌動。有聲者鳴，有根者英，雖未著形象，莫不各具條理。及其匪刻雕而衆巧畢陳，推其由來，不待深智，此二程先生之學所以擴充而益自光大者也。程氏之門，咸謂程先生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意聖學，夫以地之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心手相授，此殆有以推移左右於其中。不然，則夫自漢唐以來數千百年，天之所以用力者，猶有幾乎！二程先生以所得者曉天下，孔孟之教，絶而復續，泳其涯涘，升其堂奥，夫豈無有醇疵？然淑諸人者深，貽之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之，《太極》一圖不爲祕，《書》四十一章不爲約，仲尼、顔子「樂處」一語，不爲不富也。

先生故居在營道，穎嘗至濂溪之濱，見其耕饁者無慢容，講學者有高趣，周氏之松楸弗剪焉。自郡未新祠宇時，士人胡元鼎已近其遺址，創舍設象。懼其弗壯以久也，則又謀諸校官與鄉之善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户曹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思

益大之。言不約而同，費弗強而具。七月朔始工，再浹日而成。太守趙公善言，聞而嘉之，爲揭其祠。夫舂陵之人，其於先生朝夕注乎心目之間，雖弗祠猶敬也。況今再拜之所，弗隘而脩，容有其地。故事郡官以春秋祠，既列州序，俾弟子員往展謁其先塋，因復祠。益俾後此者知所景仰，以脩乎其身而風乎其邦，則先生之所以望於後學者得，而學者之於先生，豈但斯須之誠而已哉！堂暨門，爲屋二十有四楹，助費者姓名列之石之左。

淳熙七年八月，教授章穎記。

道州重建故祠記❶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于大江嶺，匯爲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從橫數百畝，❷溪行其中，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即濂溪先生之故居也。考其譜諜，世居青州，❸遠祖諱崇昌，唐永泰中，爲廉、白二州太守，❹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大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從遠，始徙于此。❺再傳至諫議諱輔成，登祥符八年進士第，終賀州桂嶺令，没葬于故居之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礪，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鄭公向篤愛之。❻始冠，奏以初秩。既長，從官四

❶「故」，張本作「先生」。
❷「從」，張本作「廣」。
❸「世」，張本作「舊」。
❹「太」，張本作「州」。
❺「徙」，原誤作「陡」，據張本改。
❻「圖」下，張本有「閣」字。

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移倅，❶有書與其族叔及諸兄云：「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來春歸鄉，即遂拜侍。」其書刻石學宫。尋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爲先塋守者資，族子勿預。」營道給吏文付周興。❷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于含輝洞，云：周惇頤、區有隣、陳賡、蔣瓘、歐陽麗，治平四年三月十六日，同游道州含輝洞。刻石于洞口。是歲，神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以手札付猶子仲章，令備酒菓香茶，詣墳前告聞。其書刻石學宫。

先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室于溪上，命名曰「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故居者，爲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既没，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析其産鬻於意。宣和五年，仲章之子伯順又以其餘鬻於意之子，犯秀安僖王諱。而故宅基尚存。伯順死無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儕。儕登第，爲邕州教官而卒。至淳熙己亥，周與何欲析其産，聞于郡，郡守趙汝誼閱營道所承永州公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畀守塋者，藏其籍于學宫，其故宅基尚屬何氏，何氏之孫揖，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于意之曾孫興嗣，書于券云：「興嗣係諫議宗族，禀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兼其宅地與本人住宅相接，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賣與興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先魂，庶幾亡者於里塾有所依托，不絶春秋之奉。」以上皆契内本文。

❶「倅」下，張本有「永」字。
❷「吏」，張本作「憑」。

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卯五月，太守向子忞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修胡公銓記之。淳熙乙未，郡博士鄒㽦遷于敷教堂。戊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偪仄，更創堂四程，并奉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爲記。庚子，郡士胡元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創舍設像，教授章穎爲記。故居有祠昉乎此，距遺址十餘丈，中隔小溪，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癸酉，郡守方信孺訪求濂溪之裔，得興嗣之子綸，以爲學賓。丁丑之秋，維藩被命入境，延見群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綸，盡閲累世契券，親至其地，質于鄉鄰族黨，始得其實。溪流清泚，地勢平衍，岡壠丘阜，拱揖環合。其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于是。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于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中爲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爲堂四楹，不侈不陋。二齋旁翼，兩廡對峙。外爲臺門，高與堂稱。左右二塾，虚明敞潔，以延學子。又其外爲都門，繚以垣墻。庖爨湢浴，罔不畢具。環以松竹，門外築道屬于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黄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嘗略辯證。尚書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以爲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諜契券，始究源委。當何氏以地歸興嗣，預有建祠之語，迄今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有數而非偶然者。

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洛，寖以大顯，載在方册，人知誦習。凡轍跡所

至，今皆有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用登載于樂石。文皆從舊，不敢增損以没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

朝奉郎、改差權知道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龔維蕃記。

道州建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世居舂陵之濂溪，諏經訂禮，宜有秩祀。自向侯子忞始祠于學，趙侯汝誼更度之。自郡士胡元鼎始即故居爲祠，何士先諸人損益之，張宣公暨諸賢既各爲之記。嘉定十年，龔侯維蕃訪先生之裔孫鑰，❶得累世券劑，❷始知營道西十八里爲濂之原，又東流二十里爲濂溪保。❸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則故居之實也。明年，更爲祠，奉先生象。其前一堂，堂内重門夾塾，爲學者講肄之所，至此亦云備矣。乃十二年，番陽董侯與幾始至，舍菜于祠，顧旁近皆周氏子弟，率躬耕自給，乃買田爲糧以教育之。惟鑰能世其業，則付鑰主之。尚以舘塾狹隘，且距郭遠，弗便往來，謀於近郊築室授徒，而難其地。一日，出郭西三里，欸虞帝廟。事畢，遊後岡，去廟數百步，有巖石林立，其中數十丈平，濂山峙其西，濂水徑其南，列巘縈環，九疑隱約，若天作地藏而有待焉者。侯乃出奉賜錢三十萬，命知營道縣胡杋即其平爲室，榜曰「濂溪書

❶「鑰」下，張本注云：犨名曄。
❷「世」下，張本有「契」字。
❸「流」，張本無。

院」。方伯、監司咸助成之。會僧田百畝乏主，❶侯以爲書院養士之用，權爲員二十。轉運判官趙公汝譡，亦爲歲截州通判所掌錢十萬。役成，侯以書抵某，❷曰：「子學先生之學者也，易名曰『元』，又以子請。郡人謂是役宜有紀，雖然，不可以他屬也。」某謝不敢。

厥數年，復以請。某謂：先生建《圖》立《書》，❸爲孔孟氏興絶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春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清明之感，山川風物之會，❹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此豈數世之仁！❺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疇敢不諾！雖然，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❻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❼《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如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❽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没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

❶「僧」下，張本有「助」字。
❷「某」，張本作「了翁」。下同。
❸「立」，張本作「著」。
❹「物」，張本作「氣」。
❺「師此豈數世」五字，原無，據張本補。
❻「其」，原無，據張本、《禮記・文王世子》補。
❼「若」下，《禮記・文王世子》鄭玄注有「漢」字。
❽「仁鄙壽夭」，張本作「仁壽鄙夭」。

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群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于學焉。故記人識於禮，❶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胡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老莊求《易》，以讖緯明《禮》，以末師之説而疑聖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古。其勦掠一二，苟以譁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而號曰通經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之見，既未有以絶出，傳注則襲卑踵陋，雖求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生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閨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虚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吕、侯、謝、尹、張諸儒，口傳心授。❷至近世朱、張、吕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

❶「故記人識於禮」，張本作「記者識之」。

❷「心」，張本作「面」。

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甚不幸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之而著，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已者。今乃以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稡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爲害，又反有甚於記覽詞章之溺志者。某之懼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

嗚呼，山峙溪流，風光月霽，水華之静植，庭草之茂蕪，先生之精神氣象，論議風指，闔闢其如在也。吾黨盍相與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以思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携。」諸生尚懋敬之，以毋忘侯德。

道州寧遠縣祠記❶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川，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殁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

❶ 此題，張本作「道州寧遠縣先生祠記」。

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概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禜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迨厲、宣、幽、平，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鄙壽夭，❶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墜，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説。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淪虚無，不爲權利，則衒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絶學又將孑然孤立，猗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吕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

❶「仁鄙壽夭」，張本作「仁壽鄙夭」。

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毫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耶？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耶？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錐刀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道州州學希賢閣記❶

葉重開

春陵學官有閣，直明倫堂之後，扁曰「三元」，創于紹興之戊寅，去今幾二百甲子，棟朽碣窳，板檻撓折，至者岌岌如登敝舟然。重開分教于此，涖官云始，史君趙侯首訪，以學校闕事，雖郡計倥傯不暇給，猶先後緩急，有告必可。自是遠近學者，樂侯嘉鄉之意，鼓篋踵堂，項背相望。越明年，郡政順理，民物裕和，會別駕呂侯下車，相與領客飲酒，在頖諸生，合辭以閣爲請。侯

❶「州州」，原誤作「州」，據底本卷首《總目》補。

粲然興内曰：「是故朝夕往來于懷者。」即日命兵馬監押趙彦栻董其事，匠則僦工，役則稟兵，財則取諸節遴之餘。不宿勞，不重費，未再浹日，奂然一新。旁及御書樓、先賢祠，齋廡庖庾，皆補苴彌縫，使亡憾。闔境人士，拭目誦言，請記其成。迺進諸生，而諗之曰：「是閣之新，侯於諸生將有勸也。是閣之名，於古孰攷，於問學孰切？」言未既，有請于列者曰：「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欲以『希賢』更故名，可乎？」蓋取是邦濂溪先生《通書》所謂「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之義也。重開不覺斂衽發嘆曰：「先生唱明絶學於軻死無傳之後，其書淵粹簡古，本之以太極，殆與八卦九章表裏而無愧。二程先生親得其指，擴大而究極之，使斯道晦而復明。有志之士，無有他鄉異域，舉知起敬起慕，而況於舂陵乎！嚮也不知所以尊信，怵於俗，誘於利，獨於科目是羨，一觸其機，翻然悔，遽然覺，確然致其欲希之意。今而後，知先生之道愈久而愈光，舂陵之士可與相期於遠到之地而無疑，侯之施爲不虚矣。」重開既爲之誌，且有告焉。嘗聞學不可以躐等，道不可以一蹴而進，先生之言行，其可傳者固在誠。能即先生之所言者，從而玩味之。攷先生之所行者，從而履蹈之。所詣愈精，所得益深，則自賢而之聖，自聖而之天，可以循序而致矣。此又至誠無息之功，有始有卒之效也。有志者，其茂勉之哉！衆皆曰：「唯。」侯名彦駿，吕侯名濟。

淳熙己酉六月初吉，栝蒼葉重開記，永嘉盧永年書。

希賢閣銘并序

謝諤

古栝葉重開，字元之，分教於春陵也，不爲徒行。何則？邦有前老先生濂溪公，究其言行而致其意焉。爲名教計，乃取先生「士希賢」之訓，爲榜州庠之閣，卷卷乎斯文，以惠乎無盡。元之過余鄉，遣其子躋門索銘，義所激也，然則不踺。銘曰：

聯聯翩翩山九嶷，有虞帝君昔於斯。因鍾正氣公非私，當此豪傑應此奇。遇我皇宋出以時，問之何在其濂溪。所得孔顏植根基，間生兩程蕃其支。晦庵復爲增光輝，泮宫名儒更深思。榜之高閣爲後詒，念念不忘宜在兹。

紹熙元年五月初七日，臨江謝諤撰。

道州進士題名記

郭份

湘中九郡，長沙爲會府，三歲選士，率不過三十人，而中程春官者，步武相接。春陵支郡，計偕之數，與會府等。其升俊造，亦不乏人。然世之士大夫類以地望論人物，「汝潁多奇士，山東多相家」，蓋泥紙上語，至如遐陬僻處，往往未肯倒指。惟春陵漸有虞氏之化，習俗朴古，應韓伯高之教，文儒世振，雖繩樞甕牖，知所向慕，苟衣食自足者，❶皆推其餘，以篤義方，故方領矩步，比他郡爲盛。異時濂溪先生周茂叔，以德行道義爲儒者師範，伊洛之學蓋其出焉。所著《通書》十餘篇傳于世，皆深造自得，淵

❶「苟」，原漫漶不清，據《湖廣通誌》卷七十六所引補。

源宏遠，醇乎孟氏而陵轢況、雄也。苟嗣有以濂溪之所存者，充乎其内，則聲明之發，昭若日星，又何科目足云乎？宋興至今，二百餘年，進士取人凡九十餘科，春陵之登弟者凡百餘人。其間持橐卧錦，攬轡分符，超躐顯美，彰聞聲聞多矣。詢其姓字，郡人漫不能省，非惟先達聞人，湮没休稱，而後來學者，亦不知景仰而激勸焉。舊有題名記，洊更兵厄，石不知所在。因復尋究裒次，刻于泮宫，留其餘，俟後來者，且書其刻石之歲月云。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吉，郡教授盧陵郭份記。度侍郎云：「濂溪先生雖不從事科舉，然記春陵登第者，推本先生以爲師範，可謂知所尊矣。」故録之。

濂溪田記

章穎

郡既爲周先生建祠堂，南軒張寶文記之。太守直閣趙公他日曰：「濂溪有先塋在，獨無樵牧之扞乎？」未幾，有民周與何田訟者，二十年矣，與甲則乙訴，與乙則甲訴，謂不得直。公令有司，以案牘來。累日，吏抱持文書，幾不勝。至則公一撫眎，撫几曰：「得之矣！」蓋舊牘乃有濂溪倅永州時公牒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爲先塋守者資，族子當勿預。」苟墻垣固，松楸勿翦，守者世穫弗易也。其後守者氓，周與物故，壻又代徙他處，田周與何更有之。周則先生之族，何乃先生所自出甥，得有舅家田，自有法。以永州公檄從事，則周氏子固不得有，況甥可乎？辨眎文書，則有瞀道

所給憑文付周興者，用治平新銅符，按舊左驗皆合。即取田之非永州文所云者以與何，餘即從其初。穎因休暇，敂漫齋公，具謂若前示所判數百言，皆出前後數公意。表即檄營道丞周必端往濂溪，以田畀近塋者，田籍與營道舊文同藏學宮，歲以租倉升斗代輸省賦。守塋者李得田耕，終年不聞吏呼，守眎宜厪，且令先生江州後裔亦聞之。先生學造太極，先其爲先冢計宜遠，歷百餘年，始遇一賢太守，遇亦難矣哉！

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南郡章穎記。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一

附　録

祠　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朱　熹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蓋自鄒孟氏没，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内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壹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説者，始得以脱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

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觀理，❶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豈不有在於斯與！❷

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枃，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曰發其端，❸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之意垂於無窮，❹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

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袁州萍鄉濂溪書堂記

李　燔

燔之隸江西計幕也，洪之士相與言江西士之近質者惟袁。未幾，東湖書院成，十一郡之士來集，燔與教事證之信。秩滿言歸，有士至自袁。扣所習，援經對如響，則重然之。嘉定甲申秋，燔之潭，道過萍鄉，儒冠候迓狎至，每進益恭。邑大夫商侯劵之郊，延之學，屬之爲學子講說，則更異其

❶「觀」，《文集》卷七十八作「窮」。
❷「豈」上，張本及《文集》有「其意」二字。
❸「曰」，《文集》作「白」。
❹「儒」下，張本及《文集》有「重道」二字。

特然也。又三年，學長胡君安之過予廬阜之麓叙舊，既出商侯書，且言：應孫試邑無庸書，再考不敢弭吾學道愛人之心。比因臨江別駕張侯耕得聞濂溪先生周元公嘗攝是邑，盧溪鎮官已屬鎮之士黄唐臣及其從子天祐、天麟建祠于彼矣，邑距鎮幾兩舍，不容以時展敬，得地大圓驛之前，高明蕭爽，山會川至，竹木暢茂，輒効九江書堂，爲屋三十楹。通守潘侯傳適攝郡事，實助其役。前爲祠堂，中設元公遺像，旁列明道先生程純公、伊川先生程正公、横渠先生張公、紫陽先生宋文公、❶南軒先生張宣公，從以拙堂，屏以光風霽月之樓。堂之左右爲齋，曰「志伊」，曰「學顔」，下至楎湢，以次悉備。庶乎邑之士民有所風厲，可幸承流宣化之萬一，敢累子記，以開示之。燔惟孟氏没，儒者出，而小異於世俗則小震駭，大異於世俗則大震駭。顧漢董氏、楊氏，隋王氏，唐韓氏，見謂安雅博洽，慤確奮逸，已不逃當世之損抑，況不爲數子者，則其抵冒殊扞，當何如也。

元公生舂陵，老廬阜，著書立言，神會心得。孔子之繫《易》，即陰陽以指太極，爲自末而緣本，逆推之也。元公之爲圖，表太極以統陰陽，爲自本而之末，順數之也。一逆一順，或略或詳，若各出而不同，實並行而不悖，真所謂廣前聖之所未發，秦漢以下，一人而已。然尚論其世，則自十五六時友愛之篤，已孚于昆弟姻鄙，甫冠行義，名稱有聞於時。主分寧簿，疑獄久不決，一訊立辨，士大夫交稱之。攝征官，袁之士流就學於公齋者甚衆。以至在南安，致使者之

❶「宋」，據上下文所列諸儒皆稱姓例，此處疑當作「朱」。

感悟。在郴縣，致守長之願學。在南昌，致邑人之喜。在合陽，致俊秀之群趨。莫辯博於荆國王公也，一旦相遇，共話連日夜，既退精思，至忘寢食。莫豪逸於眉山蘇公也，作詩稱述，既美其爲全德，又極之以造物之徒。展轉攷索，一無驚世駭俗之事，果何爲而然也？姿之所禀者全知之，所詣者極理之，所造者深德之。所蓄者大，渾然全體，粲然大用。曾子所謂忠恕一以貫之，子思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孟子所謂金聲玉振集大成者也。窺之不見其迹，乘之寧有其隙哉！

胡君其歸，白爾長，告爾友，語爾鄰里鄉黨。永惟斯堂之建，匪曰具文，誦先生之詩，讀先生之書，又尚論先生之世，則言與意傳，理與事適，心與身融，忽不自知其有希聖希賢之功矣。二程、張、朱五君子者，言爲世則，行爲世法，庸非深有契於是乎？胡兄其亦歸而求之。商侯爲淮西總卿諱飛卿之從子，官九江，日相與辨。果州李侯道傳歛殯惟謹。今復事此，可尚也已。

曹叔遠跋云：周元公首闡太極之訓，爲伊洛宗主，在在起敬。矧公嘗爲盧溪鎮官，萍鄉學者至今知所趨嚮，則書堂之建，庸可後耶！縣令商君應孫實與經始，司直李公燔復爲之記。余守宜春，邑士以顛末告，諗余書册，余不得辭，且助錢七百緡，以訖其功。選堂長計諭三員，併委縣主簿總其事。余既幸趣召去，將乞于朝賜堂額，尚來者毋墮廢，以永淑後學云。後九十日某再書。

韓周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爲，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與事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拒而禽獸之害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

自孟子没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善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絶，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而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則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虚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虚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粃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至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

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焕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

紹定元年，朱侯起章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盧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乃即學宫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涖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正，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於天下，而其全體實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盖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知所以用力哉！夫惟筆舌談説是工，而忘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南安三先生祠堂記

郭見義

三先生祠者，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之祠也。始，濂溪以孤微之學，晦迹於僻陋之域，官卑與寡，未爲時知。當昭陵末祀，調南安郡掾，會程公珦攝倅事，識之於稠人之中，乃命二子謁見受學，步趨馳騁，周旋出入，閱時未幾，遂盡發聖道之祕。程公二子，即明道、伊川是也。蓋自夫子之没，六籍道缺，幾亡于秦，稍出于漢，接于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誦説之徒，争露頭角。苟不變於訓詁劈析之言，即流而爲詞章靡麗之語，泯泯棼棼，如蹈一轍。於是流波漫而源已涸，枝葉茂而本已蹷矣。宋興右文，異人輩出。文筆深厚，切近《典》《誥》。歌謠豐融，無愧《雅》《頌》。然至於聖人之道，心通而性得之者，猶有待於三先生之出也。三先生之學，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窮理盡性之旨，異端曲學支離蔓衍之説，無所汩於其中。故以之探聖人之閫奥，得之易焉。噫！濂溪生千載絶學之後，首倡大義，而其學未廣。天誘其衷，得明道、伊川於窮荒寂寞之濱，立不教，坐不議，無言心成，而後聖人之道絶而有繼，晦而復明。云云。

見義愚不肖，得以諸生灑掃庠序。此邦適三先生異時傳道之地，乃即肄業之所，闢室一楹，繪三先生之象而祠焉。落成之日，舉舍菜之禮，捧奠薦獻，以想見其風采。念終更曾不累日，因語士子之好學者，俾歲時勤事，以無忘高山仰止之意，幸也。儻又服膺之志不止於此，能脩其辭，明其道，百世以俟聖人者，又幸也。

乾道元年，歲在乙酉，二月庚辰朔，左宣教郎、南安軍軍學教授河南郭見義譔并書。

南安三先生祠記

葉適

南安，昔周子、二程講習其地，群聖人之道賴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甫，始即學東偏，券市考室，奠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廳，飾以兩序，加樓其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然自以爲不足録，惟日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安，劇賊遁散，兵不用；常訟希減，刑甚省；宿負捐假，歛不苛；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爲不能化，惟日憂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者，思久侯之愛與祠並也，❶以記來請。

余觀著令，漢而後諸大儒得祠孔子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遠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别於學。夫道非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禮當然也，必著令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以過諸大儒哉？蓋道所以晦鬱於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捨己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穫，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況其下者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事天者，脗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己之道，顔淵、孟軻之學，即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

❶「久侯」二字，原殘闕，據《水心集》補。

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岐也，兩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闇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

嘉定十二年七月日，龍泉葉適記。

南安三先生祠記 增祠太中程公

鄭霖

荷蓧丈人能見二子於子路，而不知孰爲夫子。魯孟僖子能命二子學禮於聖人，而不能同升諸公。天生聖賢，有非衆人之所識，徒慕其名，知味者鮮，孰有如太中程公識濂溪先生於理掾乎？目力之高，無法可傳。斯文將興，以賢知賢，其事特異。昔諫議陳公了翁，丁年猶未知伯淳者誰也，恍然自失，作《責沈》以自儆。揆之太中，覺已晚矣，而文靖楊先生猶謂可以爲自廣狹人者矜式。然則開道學之胚胎，實千百載之奇會，我思古人，誰其似之？太中公名珦，生明道、伊川二先生，詳在《家傳》，姑摘其關於風教大者言之。

自周之衰，人爵重而天爵輕。達尊者三，有其一以慢其二者，積習然也。公卒然識當代師表於隱約中，每薦不脱口，惟知道所當尊，禄位不足貴也。漢之西，士有科目累，雖賢者不能免。公命盡舍所學而學焉，惟知道所當明，功利不必計也。昌黎韓子作《師説》，謂官盛則近諛，位卑則足羞，蓋傷師友之缺久矣。公盡洗固陋，惟知道之所在，尚友未足，而求卓然命世大賢以爲準的也。逮春陵再造，河南既東，以所學鳴。人識正趨，至今宗嚮，有以

壽一家之脉矣。盎如春，嚴如秋，登其門者，隨取隨得，各以所傳名世，復有以壽斯文之脉矣。中興耆艾，扶植人極，有功生民，固有屹然底柱，不爲權焰所摧折，而又陰壽有國無窮之脉矣。觀河洛者思禹功，吾於太中公知教之所自來。禮有道有德，祀于瞽宗，近世名賢私得陪祀於學，遺意也。太中之高風絶識，而祠可缺歟？今郡侯彭公鉉其堂，忠肅公之子讜直有父風，尤於先賢之祠加敬，顧瞻徘徊，于斯遐想，霖僭以太中公爲請。侯喟然曰：「子之言，予之志也。」於是即前守劉公强學於學宫側所立三先生祠堂，像太中公於左，濂溪於右，明道、伊川西嚮侑食，而父師兄弟之禮備，教化本始之義彰矣。越告成，有逸民語其徒曰：「昔賢守作釣臺於桐江，一絲之節，重於九鼎。蕞爾下邑，藉太中之名以重。今郡侯崇是祠而益以重，重不重非有道所計，而藉以爲重則當思重其重可也。太中公嘗不鄙來治，顧惠我祖父成訓在耳，而爲子若孫不克率迪，則忝厥祖父重者輕矣。」侯聞之曰：「邦有老成，典刑未墜。太中往矣，猶生之年，子識之。」

紹定六年七月吉日，從事郎、南安軍軍學教授鄭霖記。儒林郎、江南西路轉運主管帳司黄師參書。朝散郎、通判南安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韓濬篆額。朝奉郎、知南安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彭鉉立。

南安周程書院記

盧方春

書院成，成於提學江公子遠。移文相院，成於太守林公仁父，偕郡博士君美趙君承命。興院成於通判趙公景升，撥田歸院。

通判廳舊祠四賢。趙分千里，❶印拜祠下，❷見祠象暗淡，蟻窠蛛網，中心悸怛，更爲祠祠之。尊道篤知，貳政之方矣。劉公豐叔繼林典軍事，下車視學，行書院省祠，亟改闢伉大門，翼以兩廡。昔隘今敞，以鄉貢進士張尚志行義素著，命長斯堂。劉先輩尊道尤篤，知爲政之本矣。淳祐癸卯，前小雪十日，余過軍謁同舍□友子厚，語余曰：「吾課諸生，暇詣祠焚香，坐書院，道心可養涵也。吾何脩得此，緊君美力。」余重太息，未渡南長吏、御寮吏，彼貪此廉，乙勤甲惰，尚夢夢無知也。太中公攝倅南安，乃獨知一司理之一身，能續萬世道統，三才大本，六經奥義，於斯繫屬，而堯舜所以治，孔孟所以教，人物所以安，非斯人孰建明，非斯人孰植立？遂以二子師其道，而周子、二程之學，範天下後世，匪止軍之士染其學爲良士，軍之民澤其學爲良民也。驗効大潤賴遠，功與天地並矣。居是邦者，愛山谷雅幽，嘉士俗淳朴，不歸功於人而歸功於草木，其説曰：「關有梅也，雅幽所從也。」不知墮外物之虚假，於道無得矣。不歸功於儒而歸功於佛，其説曰：「嶺有盧，能寺也，淳朴所由也。」不知淪異端之妄幻，於道無識矣。太中公殆洙泗人物，知道故知人。

子厚復語余曰：「父子相傳以道，一難也。兄弟相詔以道，二難也。師生相授受以道，三難也。非周程，難者三。周程，則易者三。」余滋太息：「戊戌，對集英，子捄時對皆詣道。余同對不能及，今子又教授周程講道之地，益敷暢充拓之，道其行矣

❶「分」，明嘉靖刻本《南安府志》卷十七引作「公」。

❷「印」，《南安府志》卷十七引作「即」，疑爲「卬」之誤。

夫！」子厚再語余曰：「君衛道嚴，吾當登君之言于石，趣尚志伐石書之。」

後學永嘉盧方春記。

吉州鷺洲周程書院記

江萬里

吉爲江以右大州，事夤午少暇，則曰：是習爲珥筆固然。故作意理者，往往健彊。鍵之鐫磨，鍛鍊其民，若不勝，無復遺以思。萬里承命以來也，曰：有是哉！吾有本諸人性耳。性順而理以得，湖山千里，如在户庭。答禮行誼，士籍民編，中概可稱。其潔以脩者，閉門歸隱，不肯謁入官府，意顧近古如是，蓋按其圖記得之。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嘗仕爲廬陵尉，則所爲醖釀胚胎非一日，故太中公在是，即二程夫子在是，二程夫子在是，即周夫子道俱在是矣。飲泉知脉，意味洞貫。吉之士，誰非衣被於周程者，不知又有私得於周程者也。太中公初而尉黄之黄陂也，二夫子實生焉。廬陵則再調以來也。黄設二夫子祠學官，紫陽朱夫子爲之祠記，似於黄人未意滿，謂能知王公、韓公之文章之勳業，與蘇公議論氣節，曾未有道河南程夫子者。然則吉知有文章之宗，知有傑然表拔於世，以死抗虜；知有危言忤權臣，名擅天下，獨無有曰：吾邦之澤，不惟自數君子來，容自周程來也，則由之而不知然耳，胡可以終不知也？

太中公去吉也而之於潤，自潤而始之於虔，於興國也攝，爲貳南安，則其虔時也；見周夫子識焉，二夫子遂以學，則其南安時也。二夫子於周，豈若孔子之於老聃、郯子哉！親切的當之傳，由太中公發之。殊方而遂以合，由吉先之。春陵之墟，河洛

之間，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乃江以西諸夫子之行李，日涉茲地，何故？若爲斯文地也。太中公於來虔，來南安，若爲二夫子就周地也。向官于吉，又若爲今之來虔，來南安地也。故曰「先之」也，皆莫之爲而爲也。前乎吉，雖太中公未知有春陵；後乎吉，不惟太中公知有春陵，乃天下後世皆知有春陵矣。不惟知有春陵，亦知有洛矣。明天理，正人心，皆此一役也，盛哉！屯者，物之始生也。黄，其始生時。然則於吉，在《易》爲蒙，自初而二，是爲南安之遇以九二剛中之德，固當「童蒙求我」之任。然方純一未發之蒙，已存「山下出泉」之果。此道體也，其機也，亦其脉然也。所幾邦之士融釋于此，於是謀于別駕劉君崇卿、陳君夢庚，則作而曰：于以補學宫闕，狀胡可已，盍祠于二夫子者。則又曰：有是父故子然也，是惟太中公仕國宜得祠，則正以太中公之祠祠二夫子也。則又曰：有是師故弟子然也，于時雖未與周際，有太中公之識，未際已際也，宜以二夫子祠遂祠周夫子也。周夫子傳道於千古之不傳，太中公識周夫子於衆人之不識，遂以合焉。而二夫子侍，炳乎其相輝者，甚相得也。則又曰：有爲者亦若是，是庸非天下後世所當爲人父、爲人師者，庸非天下後世所當爲人子、爲弟子之傳道者，不有棟宇以棲，學者而學焉，猶不祠也。嗚呼！周程於祠往往是，不惟吉也，父師在焉，道在焉，則未有如此祠也。祠不於地勝，或苟而可，門扃白日，蛛絲而蝸篆之耳。

州並城以東，突然洲溆，是爲白鷺之洲。有廬陵來傳，到于今，幾何不爲好事者規取，幾何不爲浮屠、老子奪而宫之也，而

土木繕修莫先焉。天作而地藏之，以供今需。有俟德之道，千古淵懿，遂與江山雲煙千古者發焉。俱不作第二義，則未有如此地也。披蒙茸叢，薄財新矢，一祠移廢，屋以堂以齋，以門接堂，爲方丈之室。類直舍庖湢井匽各於所。大都功製簡短，具體而微，苟可几榻用器，講受肆習則已。吾州岦岦理衰補敗之餘，幸已軼思慮，案席外及此，亦寧其存以須後，不取盡今日，則未有如此制也。然扶輿清淑，固已一朝大肆，其鬱洲盤地，軸横制大江。萬竹四圍，凌厲抗勁，幾與士所學所立類，無不可愛。涵暢道德之中，心與地遠，表裏翛然。游塵至輒飛去，莫涴自然春意，夫子烏得不與點也，則未有如此意也。合而言之，鷺洲之蓄，千古以俟道統。孔孟之統，千有餘年以俟周程。周程之祠，幾二百年以俟今日，役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實以辛丑之秋孟賦功，踰月告具，具以日吉，見先師以菜，乃屬諸友升堂，告之曰：

大原沕穆，不落方體。神會心得，千載一逢。遂以開二程夫子者，《圖》豈嘗盡意哉。元氣之會，萬變發揮，不盡之盡，塞天地也。又百年，紫陽夫子出，脉絡明而規模遠矣。周程夫子於其絶者續，紫陽夫子遂以微者著也。由紫陽夫子而來至於今，若是其未遠也。於以鄉挹孔孟自周程始，則周程必自紫陽夫子始。養深積厚，自然脱洒，有此工夫，即有此應驗，亦在存意之不忘，游心之浸熟耳。然知道之存於師，不知道之存於家可乎？韋齋之友延平，則太中公之友春陵也。紫陽夫子年甫十有四，慨然求道。二夫子十五六、十四五，厭科舉時也。入而韋齋，是以出而延平，則入而太中

公，出而周夫子也固宜。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是非可樂者歟！心耳淺薄，此義寖不著。今於磨策鐫切，而子弟者可知矣。必曰增輯文藝，倚梯天科，至學所本，務蒔根浚源，顧以謬異，豈今棟宇所爲設之大指哉！豈此祠此學所爲源委於太中公，是以有周夫子、有二夫子意哉！韓昌黎之言曰：「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某州始。」方淳熙辛丑，賦廬山之白鹿啓予堂壇，訂册書洞主晦翁之作，至今而芳也。乃今辛丑，殆窮六十新乎，喟然興於學，其意豈異也。刻石記之，而立之廡以俟。

附古心攝江西倉日行下州縣建濂溪書院牒

當職暫攝庾事，凡關於職守，不敢以暫焉苟且，其中則尤有當急先者。伏見本朝大儒濂溪先生周元公，心傳道統，爲世先覺，平生游宦，多在江西。慶曆元年，爲洪州分寧縣主簿，曾被堂檄攝袁州盧溪鎮市。四年，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至和元年，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嘉祐六年，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八年，行縣至雩都，遊羅岩。又在吉州萬安香城寺送别虔守清獻趙公，皆有題詠。熙寧五年，始居江州。今袁州萍鄉縣與江州，皆已建立書堂，惟前數處未有表章之者，況南安乃是二程先生傳道之地，其關係世教尤爲不小。牒所屬州縣，各令踏逐山水幽邃去處，只須草創書院三間，或誅茅爲之，擇有志於學者數員，俾講誦其間，不必宏侈，姑記其地以俟來者。雖

未有田，州縣學不妨時暫供給，畢事具申，別作施行。備帖分寧、南昌、雩都、萬安等縣，仍牒贛州南安軍。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❶

朱熹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黄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書來語某曰：❷「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于今而學者始尊信之，❸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遊宦所歷，皆有祠於學，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猶未有所祠奉。❹灝也既於府學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説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兹事，庶乎其有以發也。」某謝不敏，而黄君請之不置。❺某惟先生之學之奥，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以黄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敢而不爲之言乎！

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

❶ 「先」上，《文集》卷七十八有「濂溪」二字。
❷ 「某」，《文集》作「熹」。下同。
❸ 「始」，《文集》作「益」。
❹ 「猶」，《文集》作「獨」。
❺ 「請」，《文集》作「要」。

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説，豈有一言易此哉！顧孟氏既没，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虚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學者始知聖賢相傳之實乃出於此，❶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

今黄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説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無疑矣。而猶若待乎某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説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叙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黄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於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

年月日記。❷

南昌縣先生祠記

李　燔

嘉定六年，吏部郎趙公某以計使攝隆興府事。南昌宰史君沂一日來言曰：「昔濂溪先生□邑長於斯，其德學之高妙，論著

❶「學者始知聖賢」，《文集》作「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

❷「年月日記」，《文集》作「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之精深，則沂罔敢知。惟吏部開禧間之辱宰是邑也，常屬故廣西褚公方記，題名其間，載蒲左丞稱先生語，以謂茂叔周公，知南昌，屠姦剪弊，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懷恐。不獨以得罪爲憂，又以汙善政爲耻。江之西九十餘邑，如公比者無一二焉。夫政事最於一路，而民以汙善政爲耻，此豈徒政之所能與者？其必有道矣，是宜祠。」公憮然曰：「是固昔者有意而不克就者也。子實獲乎吾心，吾何幸由子以畢吾事！」乃捐金錢材木，以成其役。出縣中門若干步，西行又若干步，有地直平，在縣社之東。前池可蓮，遠有嘉木橫環。史君於是穆卜曰：「惟茲食，乃築堂其上。」未幾，以訖功告。十有二月既望，公率群吏祠焉。堂宇齊明，貌象端肅，邦人顧瞻起敬，分胙與祭者於雙松亭。語史君曰：「孰記之？」史君以燔對。燔爲吏，曷敢以多辭，然聞諸議于列者曰：「公之有事乎此，甚盛舉也，非直爲觀美者，表賢善俗之道，於是乎在。」然不能無疑。往者郡嘗建是祠于學矣，以黃公灝尸其事，以朱文公記其成，以劉公清之書其刻，皆一時名流，相與發揮標揭。今記文「太極」「二五」之訓、「仁義中正」之訓不磨也。自淳熙六年冬十月丁亥至于今，三十有餘年矣，俗化漸濡，若無甚異於疇昔，何居？燔旋思而得其說。周子之學，明通公溥，有以接孔孟千載不傳之緒。以程伯子卓絶之資，密有契於「吟風弄月」之際，而好獵之習，必至於久而後革，潛隱之警，亦至於革而後驗。下乎此者，勉思企及，夫豈易然也哉！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論善俗之效，盍於此乎觀之。

初，黃公灝之職教是邦也，幡爲諸生士習，莫之適從也，日以不免於戾爲憂。去學未數年，有舊爲學職，而寧以去官，辯衡陽太守獄事之誣者；有年踰彊仕，而寧甘爲西山奉祠終焉之計者；有才動權臣，而寧以疾辭老於蜀郡之守者。比年以來，一二後學尤能自變以之道。或沉迷選調三十餘年，而班行之招不苟就。或彊敏吏事，可銳於進，而外移之請有不屑。或居官有執，而退棲窮巷，名不達於郡邑。或生長闤闠，而屏居荒山，身自力於耕鑿，皆若於人所愛者之富貴，與天地間之至富至貴，知所先後輕重者，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周子所謂「剛善」者庶其近之，然此特幡所與知者耳。其修於身，理於家，有士君子之行，深藏而不耀者，又不知其幾也。曾謂有其事而無其功乎！或曰：諾。敢識此以俟及賢希聖者出，而彰公及史君表賢善俗之烈云。

七年正月日記。

合州先生祠記

何預

合有僉，舊矣，與比歲創於他郡植異。淳熙七年冬，預始承乏，公餘訪古，覽江山之勝，瞻漢陽遺像，誦少陵江樓詩句。求其故實，則不可得矣。於是摩挲題名石刻，考前人名氏。有殿中丞周其姓，光宗廟諱。實其名者，髣髴埃塵間。嗚呼！此濂溪茂叔先生也，胡爲乎來哉？按太常博士朱處約記，其始至也，以嘉祐改元十一月十日。迨其去，寔五年六月初九日。本末詳且信如此，獨未有表出之者。又得閬中恭敏蒲公《墓碣銘》，知行治加詳。

先生舂陵人，後避厚陵邸諱，更惇頤。其爲政於此州也，一郡之事不經君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恭敏舟艤溉下，一見異之，退而嘆曰：「世有斯人與！」遂以女弟妻之。初調南安獄掾，轉運使以權利變具獄，君爭不可，投告身欲去，使者歛手聽之。熙寧初，用正獻吕公薦，擢廣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晚以疾匄分司，築室廬山下。有溪流其旁，號「濂溪」。惟先生以一誠極性理之妙，躬行日用，粹然一出於正，爲道學之宗。程太中珦倅南安，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立朝，每遷授，輒一薦之。其子明道、伊川幼受業焉，先生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明道遂弃科舉從之，嘗曰：「自吾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幾與浴沂同意。二程以斯文唱諸儒，至今河南之傳滿海内，其淵源實濫觴于此。清獻趙公，目爲「天下士」。文忠蘇公以「全德」名之。黄太史謂「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丘壑，有《通書》、《太極圖》行于世。悠然遐想，如在其上，預揭來踵英躅於百有二十五年後，顧在後死，其得嘿亡以傳。廨東偏有齋，孤峰出其前，三江合流其下，煙波渺瀰，雲林杳靄，清絶可愛。乃放禮殿故事，即其章服肖象壁間，以「全德」榜其額。道德之容，堂堂岌岌，凛乎如奉杖屨其側。吁！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不待書而傳之，旨志晚學歸敬之意，且以永邦人無窮之思。又繫之以辭曰：

瑞應之山兮蒼蒼，金沙之水兮茫茫，凛清風兮不亡，日月兮爭光。窅一去兮何之，四方上下兮莫余追。孔顔與歸兮伊傳自視，揮斥八極兮孰知所止。

驅玉虬兮佩飛霞，溘埃風兮天一涯。懷舊遊兮眷眷山空月明，杖屨往來兮余顧不可得而見。莽煙雲兮思渺然，睟厥容兮瞻在前，邦人是思兮千萬年。

淳熙癸卯正月朔，承議郎宜就差僉書合州軍州判官廳公事唐安何預記。

合州建先生祠記

魏了翁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予奉使東川日，嘗爲周程三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謚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氏子孫。予既奉行，惟恪惟謹，飭郡將買田以備烝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守瀘。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謁予曰：「朱文公註《通書》，附録首載此篇，今春官貳卿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跡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于學西偏，地下瀕江，屢圮于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嘗以告予，爲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嶽諸峰，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以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舘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粢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盍踐言焉。」

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珦謂其知道，時二程年方十五六，遣從之游。逭嘉祐五年，僉書合州

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紬繹其養心説，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説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即欲以求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所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然後爲至。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根，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又當以是求之，則養心之説備矣。姑識其説，與學者商之。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❶

黄榦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

❶「堂」，張本作「祠」。

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敍，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説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磨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

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无極太極，以明陰陽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奥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説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至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

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某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

弟，以某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來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永州州學先生祠記❶

張栻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悦，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贛上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内翰公、鄒侍郎公，皆既建祠于學官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于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歷陽高祈董其事而成之。繪像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栻爲記。栻以晚生，屢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

先生諱惇頤，字茂叔，春陵人，歷官凡六遷，至通判永州。用吕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臨力行其志。晚以病丐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❷故號濂溪先生。❸栻嘗

❶「先生祠記」，《南軒集》卷十作「周先生祠堂記」。
❷「濂」下，《南軒集》有「溪」字。
❸「號」，《南軒集》作「世稱爲」。

聞程公太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掾，太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業焉。❶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源，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噫！以此示人，亦可謂深切矣。後之登斯祠者，覩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庚寅，右承務郎賜緋魚袋張栻記。

永州倅廳拙堂記

曾幾

余兄子迪，丞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爲迪記之。」問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倅是邦也，實作《拙賦》。迪無他伎，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以爲拙者多矣，潘岳《閑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己拙。然岳諂事賈謐，乾没不已。宗元附王叔文、韋執誼，規權逐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真拙者也。余聞豫章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

❶「業」，《南軒集》作「學」。

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源，實自濂溪出，工於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今汝之名是堂也，將由拙以入於道，真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名而務實，尚勉之哉！」迪於是書諸石。

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瀨川曾幾記。

附曾迪《拙堂留題》云：

迪爲兒童時，先公尚書嘗以外祖孔公司封郎中《邵州新遷學記》及舅氏舍人祭濂溪先生文示迪，令熟讀之。他日過庭，請曰：「司封舍人父子，天下偉人也，不妄許可，敢問先生何如人也？」先公整冠肅容而言曰：「此清獻趙公、正獻吕公之賓客，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所從問學者也。小子志之！」先公既没十有四年，而迪以紹興丁未來倅零陵，適繼先生遺躅於九十二年之後。暇日得清獻詩於廳事壁間，已而得《釋菜祝文》于邵，又得《通書》、《太極圖》、《拙賦》與夫《墓銘》於先生之家。嗚呼！先生得聖人不傳之道，簡易純粹，爲一代諸儒倡，將使學者心得之，是豈可求之言語文字之外，往往茫然不知所從入。或至於白首紛如者有之，甚可哀也。迪既刊先生之文，以廣其傳，又以先生事實及諸公詩文附其後，將與同志共進此道，其庶幾乎不墜先公之訓云。

紹興戊寅上元日，贛川曾迪謹書。

邵州增闢舊學記❶

張栻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竦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考。惟侯唱鳴絶學于千載之下，❷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説，徙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黄侯洧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來請記。

栻以爲，❸《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❹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

❶「增闢」，張本及《南軒集》卷九作「復」。
❷「鳴」，張本及《南軒集》作「明」。
❸「栻」，《南軒集》作「某」。下同。
❹「弟」下，《南軒集》有「夫婦」二字。

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❶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禄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官，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虚設矣。

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栻不敏，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寔榮且愧云。

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❶「爲弟爲子」，張本作「爲子爲弟」。

邵州重復舊學記

楊萬里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繄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囂湫，獄左庾右，用遷于公門之外東南，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庋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磢峻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棨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湢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黄侯沃始也。經始于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公歧、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役。萬里復于侯曰：「侯之再復學官，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爲萬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于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隳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張球，佐其費者新柳州巡轄蕭楹、進士蕭文蔚云。

慶元丙辰四月四日，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楊萬里記。

希濂堂記❶

楊萬里

余謝病免歸，偃卧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獨不我斁，❷千里遣騎，蹟門移書，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稽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謂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迺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菴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因爲燾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庵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苛似精，譎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之大乎哉！」❹余聞侯之爲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

紹熙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❶ 此題，張本作「邵州希濂堂記」。
❷ 「獨不」，張本作「不獨」。
❸ 「蹟」，張本作「踵」。
❹ 「之」，張本作「云」。

附傳伯崧《希濂説》

伯崧年未弱冠，誦濂溪先生《愛蓮説》，未嘗不起其敬，以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真花之君子也。薄宦蹭蹬，歲在庚午，季秋之月，適叨邵陵之麾，偶睹郡治東偏壁間留字，乃前守潘君燾貽書廬陵楊公求記之語。始知治平中先生因倅永來攝事，政尚精密嚴恕，潘竊希之，遂作希濂堂。楊實爲之記，伯崧於是又得先生治政之要。倥侗顓蒙之人，乃亦濫吹于此。承宣之始，深有開發，益欽慕焉。繼問其堂，則今瑞粟，而「希濂」之名泯矣。壁題既以攝事不載，微楊公一記，則未易可考。嗟乎！先賢業履，不爲時俗所尚也如是。一日，造郡圃東一隅，見敗屋數椽，廢沼一區，人指以爲先生愛蓮之地。遐思先生當時獨羡之意，詠想先生「同予何人」之語，欣玩移晷，有意增葺，却以「希濂」名揭之，庶幾賢者遺風復有作矣。臨蒞之際，則精密嚴恕之爲貴；閑暇之時，則香清浄植之爲貴，不猶愈於蘇州燕寢之樂乎！伯崧何人，敢以蕪纇之辭爲《希濂説》，附于諸賢法言之末云。

邵州二先生祠記

江立叔

治平四年，濂溪周先生以永州别駕攝邵事，遷學于城之東南隅。厥後更新易故，興廢不常。乾道八年，太守胡公、華公迺即

治平舊基以建今學，闢東廡，繪先生之像而祠之。後七年，汪侯恪來涖郡政，謁先生之祠，喟然而歎曰：「自孟氏没，聖學不明，千有餘載。先生獨心得之，立象著書，發明閫藴。河南二程先生親傳其學，後之學者得以與聞斯道，繄誰之功歟？盛德之容，億世瞻仰，與學校相爲亡窮，可也。今祠宇庳隘若是，豈所以尊崇前哲之意哉！」乃易置其祠于講堂之西。又以無垢先生張公亦嘗守此邦，學之源流出於伊洛，因合祠於先生之堂，既蕆事，諸生咸曰：厥今郡縣之政，率以治財賦、班獄訟爲急，至於化民成俗之本，例以迂緩不切視之。汪侯之來，首明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盛舉也。願記之，以詔來者。立叔職在學官，其敢以辭鄙識薄爲解！

竊惟汪侯之意，蓋欲學校之士知所瞻敬，退攷其遺言往行，以講明爲學之道。昔廟學之成，濂溪先生行釋菜禮，告于先聖，有曰「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中，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日藴月積，幾於顔氏子者有之」，其所以望於學者固不小。夫人之所以與道相違，人慾勝而天理滅也。學者之學，切問而近思，精義以致用。窮則行之家，行之鄉黨，以盡夫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達則推之國，推之天下，以求盡夫致君澤民之事業。顔子問仁，聖人告以「克己復禮」。及問爲邦，則告以四代之禮樂。此聖人所欲措之天下，等百世而莫之違也。誠使得時與位，則堯舜事功爲之蓋無難焉。先生以顔子之學望學者，安可不尊其所聞以力致於高明之域耶！無垢先生兩冠多士之選，公卿之位，可以歲月致，不屈於權臣，擯棄不用而不悔，非知所輕重

者能之乎？此皆學者之所宜知。立叔平日願學，恐恐其未能也，故述之此邦之人士，使知汪侯所以教之之意而自勉焉。

淳熙七年三月既望，迪功郎州學教授江立叔記并書。

邵州特祀先生祠記❶

朱熹

邵州太守東陽潘侯燾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燾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髣髴，或遂失其本真，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奠于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

熹發函三復，爲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于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于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没，誦説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藴，因圖

❶「祀」下，張本有「濂溪」二字。《文集》卷八十作「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祀記」。

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❶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併附此説，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

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寶慶府先生祠記

魏了翁

寶慶府府學教授梁君士英遺了翁書曰：「自治平四年，周公先生遷郡學于牙門之東陬。紹興二十有五年，又遷之神霄廢宫。乾道八年，復其舊而奉先生之祀，以張公九成侑。紹熙四年，又更以特祀。嘉定十有三年，遷學于少城之西，舊址荒茀不治。先生之祠，雖寓新學，而僅寘諸堂隈。士英請于趙侯善淇，以舊址隸學；請于李侯大謙，即其地而祠先生。自守貳僚佐，鄉之薦紳韋布，各捐金以潰于成。始紹定二年之冬，訖明年之夏，凡爲堂四楹，祠居其一。東西又爲齋廬以翼之。士英謂是不可無記也，以惟子也請。」了翁雖不佞，而於先哲言行概乎有聞。且學之始建，而用幣于先聖先師者，先生之文也。記學之改作者，五峰胡子也。記學之復故者，宣公張子也。

❶「木」，原誤作「禾」，據《文集》改。

記先生之特祠者，文公朱子也。四子之文，日星垂而江河流也，而奚以尚之敢辭！梁君又曰：「先生之没，百五十年未有所易名，子爲之請。寧遠、營道皆先生故里也，子爲之記。其祠郡國之祀先生，子之記亦多矣。而奚獨遺是哉？」了翁曰：「非敢遺也，而難爲言也。雖然，請爲誦先生之言，而申三子之撰，可乎？」蓋自孔孟氏以來，爲五百年者三矣。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静，不知陰不一於静、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衍究極，亦幾於無餘藴矣。然而論説益明，適以爲藻飾詞辯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爲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貲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禄，非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没，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爲老釋而世莫之悟也。」嗚呼！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遺風餘化，三子之格言精義，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爲士者目擊而心惟，氣感而機悟，則將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已者。予無所措其詞，請以是識諸石。

紹定三年秋九月辛丑，臨邛魏了翁記并書篆。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一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二

附録

祠記

韶州先生祠記

謝諤

曲江周史君下車之明年，以濂溪先生在熙寧間嘗弭節其州，念斯文宗師所過者化，不可忘也，建祠學之左廡，以明道、伊川配。孟夏落成，涓吉奉安，惇請高年，因行鄉飲酒禮。士皆欣悦，相與勸勉。又明年，是爲乾道壬辰，走書于江右，謂諤嘗請業於兼山郭氏，亦嘗道同術者，爰命之記。夫道在天下，常自如也，初無加損也，而行乎世，乃不能不有廢興者，繫其人之爲係也。史君之舉，所係大矣，將俾學者于斯堂也，趨而瞻之，伏而拜之，辭而祝之，而馨香薦之，而三思之。五常、五典之辨之，心而身、身而家國天下之達之。攷其何爲而本之，又攷其何爲而成之。若差肩諸宿儒之間，從容而質之，事何事也，非道安係也。抑聞偃王之廟時修，以徐姓三人繼刺衢州，而黄龍山謂起慧爲清河，無盡爲後清河。今濂溪之祠，必俟史君乃能發揮，則義有出於一門，夫豈偶然耶？史君世家高密，官右朝奉郎，嘗爲丞太府。名舜元，字世美。其政順理而時中，所至民愛之。不然，胡爲乎濂溪！

五月朔，臨江謝諤謹記。

韶州先生祠記❶

朱熹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❷言天者遺人而天無用，❸語人者不及天而人無本。❹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慾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❺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之可以馴致於上達。❻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没，❼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

先生熙寧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

❶ 此題，《文集》卷七十九作「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❷ 「士不知學」，《文集》作「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
❸ 下「天」字，張本及《文集》無。
❹ 下「人」字，張本及《文集》無。
❺ 「起」，原漫漶不清，據《文集》補。
❻ 「私」下，張本及《文集》有「復禮」二字。
❼ 「氏」，張本作「子」。

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❶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頽已摧剥，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爲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摳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則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于某者，因不復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唱明道學之功，以視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

年月日記。❷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❸

張栻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栻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

❶「三」，據《文集》涂氏求我齋本《補校記》，當作「二」。

❷「年月日記」，《文集》作「淳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❸此題，《南軒集》卷十作「濂溪周先生祠堂記」，下注「韶州」。

當時施設之大概矣。雖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栻嘗攷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主静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内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即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睟然之容，而攷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

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迺度地于治所曲江郡城之内，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鐍，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栻讀其書，喟然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攷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❶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絶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黄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

❶「曰」下，張本及《南軒集》有「自」字。

「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栻復以此繫于終焉。詹君嚴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

十有二月丁酉記。

廣東憲臺先生祠記

鄒補之

淳熙十六年夏四月，新天子以宗丞公安陸政成出制書，俾廉問廣南東路刑獄，既下車，周覽都廳壁記。熙寧中，濂溪周先生嘗庀是職。摩挲太息曰：惟予不敏，幸以使事繼先生於百二十年之後，儻遺跡有紀也，則固不足法歟？又三日，以令謁告祠廟之在祀典者，之學謁先聖殿，顧廊廡間有先生祠，而曲江丞相祠側又祠焉。豐碑鼎峙，皆當世名公聞人所爲，濃墨深刻，亦既知所鄉慕矣。顧今臺治，實先生弭節之所，出則以號令生殺十有四州之民命，入則存誠育德，以壽千歲之道統。凡一堂一室，一階一閾，皆先生所經行處，迺獨無以自表，任是責者，將誰諉哉！咨爾帑史毋靳費，咨爾匠史毋諱勞。其即臺治西偏故會稽樓下大堂三間，端正面埶，染飾楹桷，瓦甓之罅漏者補綻之，屋壁之漫漶不鮮潔者加堊之。又爲龕座其側，以嚴像設，以時俎豆。雜植竹木，後前相爲暎蔽。既畢工，議榜其所爲宜。公曰：「莫宜於濂溪之堂。」更命其屬鄒補之記其概。

補之自惟末學謏聞，望道而未之見，焉足以發明先生之精微，而懼辱公命。雖然，

竊攷先生設施之緒，藐不可得。而世獨傳其書，今之所謂《通書》者，大都五六千言。首之以太極以立天地混沌之根，播於五行四時之運，藴於性命道德之奥，達於禮樂刑政之用。元元本本，始終條理，合於孔子之一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有秦漢而下諸儒見識之所不到。而先生乃於春陵之墟，濂溪之濱，獨得其藴奥。是濂溪者，先生之洙泗也。其後傳其學者爲二程伯仲，波之所及益遠。噫！先生之學之書，豈無用之虚談哉！其達於禮樂刑政之用，皆其設施也。惜其身不得立於朝廷之上，握化樞，運鈞軸，與天下相安於太極和氣盎盎中。洗冤澤物之功，獨見於刑辟之末。先生嘗爲南安司士掾，以獄事争上官，不爲屈。其爲提點刑獄，不以目指氣使殺人于死决矣。若先生，殆可敬而仰者耶！故嘗謂揭高陽之里，不若濂溪之名，爲道學之粹；榜鄭公之鄉，不若濂溪之堂，知鄉道之方。名白公之渠，彼功利之微，曾何足書。寶甘棠之笏，惟濂溪之名與之不没。先生之名氏可知之，兹故弗著。宗丞公姓陸氏，名世良，字君晉，麻陽人。官今爲朝奉大夫，所至以勸學崇化爲政之本，於先生每知所宗仰云。

廣東憲司重創祠記❶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

❶「重創」下，張本有「先生」二字。

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爲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刑以教祗德，❶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于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争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益遠矣。❷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於石，爲之減硯而著令。黄茅漲空，民死於瘴，爲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蹄旗脚之或後，而黠胥惡少，則凛凛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

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于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楊君大異，❸改祠于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怛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汛掃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羹墻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脉，元公於抗，有罔極之

❶「刑」，張本作「政」。
❷「益」，張本作「日」。
❸「憲」下，張本有「司」字。

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遍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爲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爲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絶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群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爲曲江之地，將以爲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又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所學所志，未易量云。

南康軍先生祠記❶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官，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

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伯功利之

❶「軍」下，張本有「新立」二字；「先生」，《南軒集》卷十作「新立濂溪」。

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虚之説，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❶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❷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至于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虚之説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❸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徧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象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栻又有説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譚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❶「術」，《南軒集》作「實」。
❷「事」，《南軒集》作「物」。
❸「前聖」，《南軒集》作「聖門」。

六月戊子朔。❶

附晦庵守南康日委教授立濂溪祠堂牒：云云。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爲世先覺。按其《墓碣》，熙寧中曾知本軍，未委軍學曾與不曾建立祠貌，牒教授楊迪功詢究。遂立祠于學，南軒爲之記。

南康軍二先生祠記

謝方叔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兑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离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奥，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黄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汩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祕，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

❶「六」上，張本有「淳熙六年」四字。

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静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静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説》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虚之説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説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熙寧四年辛亥，周元公先生自廣東提刑改知南康軍，於是年十二月上印綬。淳熙六年己亥，朱文公先生來守南康軍，至八年三月解紱東歸，二先生相去一百有九年，道化浸漬之深，義理講貫之熟，故南康之爲

俗，務本而近義，貴德而尚齒，冠昏喪祭之禮，至今髣髴古意。二先生之德之名，崔乎廬山不足爲高，浩乎蠡湖不足爲深也。初，文公至郡，首建濂溪祠于郡庠之西。後太守莆田陳宓仍建祠，始並祀二先生。然舊制牕檏下窄，歷年久，梁桷板檻腐黑撓剥弗治，無以揭虔妥靈。淳祐元年冬，倪侯以王命牧是邦，首以《詩》《書》教化爲務。每謂世教不立，由師道之不明。越明年秋，乃增闢舊址，前挹重湖，後枕五穹，巘鳩僝庀，材撤而新之，爲祠堂三間，視昔尤偉。祠之前，建兩廡，又爲屋三間，其上爲閣，扁曰「極高明」。其下爲堂，扁曰「道中庸」。其左右各創一齋。經始於仲秋，竣事於季冬。集其事者，建昌主簿南宮靖一。置主祠一員，兩齋諸生各有長。乃請于朝，援范文正公仲淹知慶州例，乞賜廟額，以詔無窮。祠宇告成，屬記於方叔。竊惟侯所以扁閣及堂之意，其幸惠邦之人士者，可謂厚矣。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極於大而無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言道之入於小而無間。「極高明」者所以盡道體之大，「道中庸」者所以盡道體之細。中庸費隱之道，蓋與陰陽動靜之理相爲貫通，學者不可外此以論太極也。然入德之要，又當自存養省察始，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人欲浄盡，天理流行，太極之體用全矣。周子之言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釋之曰：「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皆自居敬充之。士之登斯閣，升斯堂也，當思吾之立於兩間者何事，所以希聖希賢者何先，二先生所以教人

爲己之實者何道。相與恪持此敬，庶無負於侯所以望吾黨之意。侯名灼，字俊儒，繇上庠收世科，在朝爲尚書郎，其政清平寬静，能得邦人之心云。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繒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争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

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所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于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　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

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仕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

秋八月癸丑，縣人朱熹記。

静江府學三先生祠記❶

張栻

淳熙二年，静江守臣張栻即學宫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官寮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没世窮年，伥伥

❶ 此題，《南軒集》卷十無「静江府學」四字。

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由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

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厲之無從，故栻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灕江爲無窮矣，此栻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栻之所望，又豈特於此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後十日，承務郎、直祕閣、權發遣靜江軍府主管學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記。

南劍州尤溪縣傳心閣銘❶

張　栻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𡼏，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象寘于閣之上，而列經史諸書于旁。新安朱熹名其閣

❶「南劍州」三字，張本無；「銘」下，張本有「並序」二字。「縣」下，《南軒集》卷三十六有「學」字。此篇文字與《南軒集》本文多有出入。

曰「傳心」，而嶅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栻。栻竊惟自孟子没，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攷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　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　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爲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　然則建閣而設象，將使聞風者猶有所興起，而況於登其閣而拜其象者乎？　所以表示學者之意，於是其遠且大矣，是宜銘。其詞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倀倀何之？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原，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兹？惟二程子，實踐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❶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温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洛爾後人，來拜

❶「析」，原誤作「折」，據張本改。

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攷其爲。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記

真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德秀爲之記。德秀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窺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别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于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没，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涣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説，

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爲性，❶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❷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❸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户庭，袪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

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焉淵冰，没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闊迂。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丁寧反復

❶「與」下，張本有「善」字。
❷「與」下，張本有「善」字。
❸「於」，張本作「乎」。

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静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 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刻于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罔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 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長沙縣四先生祠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之先世居青州，自唐永泰中有爲廉、白二州太守曰崇昌，徙道之寧遠縣大陽村。至裔孫虞賓之中子從遠，又徙營道之西曰濂溪保，二傳而爲元公。故今寧遠、營道，皆即其所自而爲祠，一時守令各以記文屬之了翁，既爲叙所以作。明年，長沙縣丞李君亢宗攝縣之四月，政修而財裕，以餘用修校宫，具器服。又念昔人嘗祠元公，配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蓋生於斯，寓於斯，作牧於斯者也。而歲久頹圮，於是撤而新之，又以屬記于了翁。

竊惟古者廟事人鬼，有萃而無涣，故以同氣爲尸，非其族類，則弗享也。其他人所得祠者，惟功烈祭於大烝，樂祖祭於瞽宗，有世德而無主後者祭於主國。今諸儒别族異氏，且各有主後，而郡國焉得祠之？ 蓋自漢儒始有祀先聖、先師、先賢、先老之説，故近世儒先之祠，布滿郡縣，非其鄉邑則仕國也，此亦不爲無據，要未能盡得夫萃涣之義，欲辭以未達。李君固以請曰：「願有以告于邑之士也。」嗚呼！ 如了翁之淺陋，圖所以淑其身而未之得也，安能有以告人。雖然，竊有疑焉。《大畜》之《象》曰：「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夫行之以乾之剛健，居之以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無窮，此學問之極功也。而《大象》發之曰：「天在山中，大蓄。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且「天在山中」，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辨而篤行，則所以蓄其心之德，蓋蓄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蓄而愈新。今學士大夫誦四先生言行，於《極圖》而見陰陽五行之根；於《易通》而見元亨利正之實；於《知言》而見中誠心性之別；於《大紀》而見皇王帝伯之分。於張子，則見其受學於五峰，而有聞於仁之訓。於朱子，則見其受學於延平，而有聞於敬之訓。師傳友習，晝誦夜講，夫孰非前言往行，然而實未能以止健之義蓄德於中。是以聽其言，則若有以事乎此。見諸事，則亦知所以尚乎此。方其才壯氣新，席天資之美，浹口耳之知，往往可以名於人。歲月慆邁，志隨氣索，則前日誦説之功，浸非我有。或又假其一二以飾辯言，以濟私欲，則反不若未嘗有口耳之知也。余爲此懼，方將内反諸心，思所以厚於蓄而薄於言也，不惟不敢以告人，而亦且不暇矣。李君，文肅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爲然乎！黨遂以爲記，而告諸同志者，相與懋敬之毋忽。

長寧軍六先生祠記

魏了翁

周元公自慶曆間與程大夫爲友，二程子從之遊，蓋昉乎此，橫渠張子則於二子而有聞焉。前倡後承，積百餘年，而後其道大明。紹興初，胡文定公始請爵程子兄弟而

從食于先聖先師。紹興末，向侯子忞始祠元公于春陵。至隆興、乾道以來，則三先生轍迹所蒞皆有祠，而横渠張子以降，亦隨其所歷而與享之。朱文公、張宣公前後所爲祠記，蓋不知其幾矣。文公、宣公既各賜謚，了翁奉使潼川，以四先生易名爲請。俞音風厲，由是郡國皆有祠。了翁雖不佞，猥嗣記載爲文者，又已七八矣，蓋非其鄉邑，非其仕國，亦無不祠焉。余表兄高瞻叔定子守長寧，始至，屬士于學而告之以人位兩間，天賦甚厚，自待太凉其末，勉之以希聖希賢，毋以小伎自足。又歎師道之不明也，於是祠四先生于學，而朱、張二子配焉。移書了翁，令叙所以作，顧在他人猶弗敢辭，矧吾兄乎！然而學益久而憂益深，記益多而疑益甚。蓋古不以繪象事鬼神，不以非族享鬼神。《記》謂「釋奠于其先師」，釋者曰：「如《禮》有高堂，❶《樂》有制氏，《書》有伏生，《詩》有毛公，億可以爲之。」《記》謂「釋奠者必有合」，釋者曰：「如唐、虞有夷、夔，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若國無先聖先師，則與鄰國合。夫三代之學者，有專經授徒如漢儒者乎？有人所師表而白首不見用者乎？若有功烈如夷、夔、周公，則祭于大烝，又豈學者所得祠乎？審如傳者之説，此必爲秦漢以後之制，而況古所謂庠序，皆爲鄉民行射飲、讀教法之所，事已則返于閭塾，事親從兄，親師取友，亦未有越鄉違家，群居聚食，如漢中世以來之學校者。故余於今之郡國，祠先賢于學，謂事雖甚美，而古未有攷。

❶「如」，《禮記・文王世子》鄭玄注作「若漢」，「高堂」下有「生」字。

或聞而笑之曰：「迂哉，必古之合而後可書，則先儒之記是祠也，無乃非與？」曰：不然也。余所謂「憂益深」、「疑亦甚」者，徒以風氣日異，去本愈遠耳。三代之王也，域九州以居民，不特天子諸侯有君師之職也，公卿有師保之義，里居有父師、少師之教，故民聚而教行。極於春秋戰國之亂，民散久矣，然猶有聖賢在下，聚而教之。孔孟氏没，俗流世壞，然專門名家之儒，猶足以爲之師也。故生則職教于里間，没則釋奠于學校，習是經也，則祀是師；居是邦也，則祀是賢。記《禮》之儒，釋經之士，習廢。事雖不純於古，不猶愈於日降日下，師見其事而筆之於書，而有國有家者相承不廢而民散者乎！父詔子承，師傳友習，以工文藝爲儒者之巨擘，以決科第爲稽古之極功，以善權利爲用世之要道，間有不肯自混於俗，則入佛入老，鑿空架虚，疑周公、仲尼未睹此祕。不有周程諸子爲《圖》爲《書》，披聾發瞽，如是而爲極、爲儀、爲性、爲命，爲仁義禮知，爲陰陽鬼神，即躬行日用之常，示窮理致知之要，則人將泯泯憒憒，無所於聞。然則於師異指殊之久，猶賴諸儒之書發藥而維持之，則是祠也，非扶世覺民之大務乎？雖然，余於此又有疑焉。自比歲以來，不惟諸儒之祠布滿郡國，而諸儒之書家傳人誦，乃有剽竊語言，襲義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爲規取利禄計，此又余所甚懼焉者。士登斯堂，合相共惟斯義，爲其人以思之，除其害以持養之，則又郡侯所以望於吾鄉者，併儳言之。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記

魏了翁

開禧三年，蜀道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吴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官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爲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得祠于學。成都典治，爲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絶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崇亦有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徧天下，况周子嘗任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太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著録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眹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子、廣漢張子配，而屬了翁爲之記。

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得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位乎兩間，静虚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知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殷既隊厥命，周誓衆于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

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不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宰萬物，❶而關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没，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痼於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虚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潛軀一世，倀倀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藴，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極其用，然其嗣往開來，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之有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數不無信屈。至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竟，卒之士習日卑，極於

❶「宰」，張本作「育」。

内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

吴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比齊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伏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於吴公，且以自厲云。

簡州四先生祠記❶

魏了翁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余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所居官，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效死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所以崇化美俗，隨所逮爲，既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見諸生，又爲揚確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内。然則曰中庸、曰誠敬，是乃天地

❶「州」下，張本有「州學」二字。

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虚無之徇；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爲一家之學。未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顔、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懽然相謂曰：『吾乃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趨向之的，子其爲我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學。」

余撫其書而歎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春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爲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揚、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吕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彦明、張思叔、朱公掞、馬時中、侯思聖、吕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時巴蜀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張少公出宰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説如范太史，大徒高弟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考。荆州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

矣。余爲兒童時，猶及從諸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見學者多傳寫二先生語録。特爲其説者，未能無科舉之累，故綴其説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爲慶元學禁所怵，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詘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僞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賾諸天地萬物之奥，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己，斯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僞？虞侯曰：「善，余言即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了翁方爲四先生請易名于朝，請從事于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無欲齋記

黃榦

家本仲訪余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静」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余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正，如衡之平，則其本静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静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静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静，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静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静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静也。方其静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水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嘘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群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蕞爾之形。静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雲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衾裘、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縻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静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静」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静虚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十二

詩文補

詩四首

天池❶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涌，寶燄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暮春即事❷

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讀易象

書房兀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色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只在眼前頭。

（以上録自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卷十九）

題清芬閣

風雅久淪落，哇淫肆自陳。波瀾嗟已靡，汗漫□無津。紛葩混仙蕊，誰可識清真。先生李鄭輩，□態非擬倫。後生不識事，愈非句愈珍。至今桐廬水，相與流清新。蟬聯十一世，奕葉扶陽春。十年問御

---

❶ 自《天池》以下四首詩，均輯自北京大學校點本《全宋詩》卷四一一《周敦頤》，原整理者爲佟培基。

❷ 此詩《後村千家詩》定爲南宋末葉采所作。

史，邂逅章江濱。自慚無所有，衰嘆徒欣欣。樽酒發狂笑，微言入典墳。稍稍窺緒餘，每每露經綸。因知相有術，源委本清淳。

（録自影印《詩淵》册四頁三〇三六）

文十一篇

守性箴❶

人之守性，實爲防城。仁義理智，周張四營。心爲謀帥，直氣爲兵。耳爲金鼓，目作旗旌。堅剛勇鋭，動不缺傾。邪誘攻之，端守静待。彼衰我鼓，自當散潰。寇攘之來，有時而至。築陴浚濠，怵惕户備。邪之所攻，旦夕動作。或乘其間，則崩厥角。善克御之，乃明而誠。性誠既固，身因以寧。和氣悠揚，煒燁嘉名。聊書諸紳，内制外情。

守中箴

我或高剛，或謂我傲。則非所長，取禍之道。我或卑柔，或謂我懦。不簡語言，則得侮嫚。傲不可作，懦不可由。非和非同，非剛非柔。中以爲之，無爲身羞。

（以上録自《古文集成》卷五四）

主静銘

山下出泉，至静而清。汩之則亂，清奚從生。人之爲人，稟二五精。厥初本静，天性清明。形生神發，感物爲情。紛綸交錯，

❶ 自《守性箴》以下四文，均輯自四川大學校點本《全宋文》卷一〇七四《周敦頤二》，原整理者爲沈治宏。

善惡已萌。君子修之，敬立德成。中正仁義，存養益宏。静虚明通，不外一誠。動主乎静，體立用行。

謹動銘

吉凶悔吝，自動而出。惡居其三，善止於一。必純乎天，去妄之失。無妄則誠，渾然至質。幾微弗審，易爲邪汩。物欲横流，正道日窒。君子謹之，檢身自律。仁義理智，真理融溢。動直公溥，不離一實。用和曰德，動罔不吉。

（以上録自《永樂大典》卷八二六九）

濬山巖題名

尚書都官郎中、知軍州事陳藻君章，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軍州事周敦頤茂叔，郡從事項隨持正，零陵令梁宏巨卿同遊。治平三年四月六日題。正書八行。

朝陽巖題名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尚書職方郎中程濬治之，❶尚書虞部郎中、知軍州事鞠拯道濟，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州事周敦頤茂叔，治平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同遊永州朝陽洞。正書五行。

---

❶「公事」，原誤作「公子」，據文義改。

❷「鞠拯」，原誤作「鞠丞」，據下《濬山巖重題名》改。下篇同。

華嚴巖題名

荊湖南路轉運判官沈紳公儀，尚書虞部郎中、知軍州事鞠拯道濟，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州事周敦頤茂叔，治平四年正月九日，同遊永州華嚴巖。

澹山巖題名

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事周敦頤茂叔，治平四年二月一日，沿牒歸春陵鄉里展墓。三月十三日迴至澹山巖，將家人輩偕遊。姪立，男壽、燾，姪孫蕃侍。

澹山巖重題名

尚書比部郎中、知軍州事鞠拯道濟，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州事周敦頤茂叔，軍事推官項隨，前録事參軍劉璞，零陵令梁宏，司法參軍李茂宗，縣尉周均，治平四年三月十四日，同遊永州澹山巖。

（以上五篇録自清道光本鄧顯鶴編《周子全書》卷三）

陽春銅石巖題名❶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一日遊。登仕郎、行縣事梁鄰令工刊。住

❶ 此篇及下篇，輯自四川大學校點本《全宋文》卷一〇七三《周敦頤一》。

持監院僧瑞曇監。

高要七星巖題名

轉運判官周惇頤□□，熙寧二年三月七日遊。軍事推官譚允、高要縣尉曾緒同至。

（以上兩篇録自道光《廣東通志》卷二〇七）

附録補

傳記

宋史道學傳序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既没，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删《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没，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説起而乘之，幾至大壞。

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説》、《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奥，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汙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宋史道學傳周敦頤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争，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

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耻。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吕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説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動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藴。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

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説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以上録自中華書局校點本《宋史》卷四二七，標點有更改）

序　跋

周子抄釋序

（明）吕　柟

柟自幼誦濂溪周子一二言，即中心愛之，如睹其人。若當清風明月下誦之，更無他文字可好，第恨未見其書耳。即舉後，得《全書》刻本於寧州吕道甫氏。又恨編次失序，雅俗不倫。暇嘗第其先後，因釋其義於各章之下，分爲内外二篇。既謫解，巡按潛江初公亦甚好焉，遂命刻之解梁書院。於戲！周子精義具在此書，蓋入孔、顔之門

户也，雖微釋亦可通。但始學之士，因其釋，味其言，即其言，思其人，則必不以文字焉視斯書矣！

嘉靖五年春正月後學高陵吕柟序。

（録自《惜陰軒叢書》本吕柟編《周子抄釋》）

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序

（明）徐必達

自子輿氏後，學絶道喪者千五百餘年，周、張兩先生崛起有宋之世，盖濂溪於洙泗稱「承家肖子」，於洛閩稱「創基王父」云，而横渠則固其介弟行也。濂溪提綱啓鑰，首云「無極而太極」，而横渠云「氣本之虚，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非所稱造車于室，不謀合轍者耶！夫「吾身一天地也，繼之者善，徧體萬物，而非有遺也，將來則進，成功則退，何有於我」，此無極而太極之旨也。

皇王得之，故不矜不伐，有天下而不與；五伯失之，故三歸反玷，栩栩焉足已。自封成周，猶在得失之間乎！《召誥》、《洛誥》諸篇，大則幾矣，化于何有？孔孟得之，故天地位，萬物育，而無聲無臭，自若也；親親長長，以平天下，而不加不損，自若也。佛老失之，故不謂有生于無，即以萬象爲太虚中所見之物。而世儒或竊其髓以附吾道之影，遂有遺棄事物，屏黜思慮，專務静虚，以完養精神者矣。有味乎紫陽之言：「此理自來，實無形象，故曰無極。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别有一段根原工夫在講學應事外也。」而何世儒見之邊也？蓋嘗就二者而衡其弊：滯于有者，認生爲得，認死爲喪，認杯酒局棋，皆天地間不可磨滅之事，是以胸中

不勝膠膠膈膈，而酌之易盈，取之易竭，然其弊止于一身，于君臣父子之際，猶無傷也；淪于無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而僥倖頓悟，謂晝夜陰陽，皆不足以累其心，謂魂魄知覺，即是己性，無其惡，併無其善。遂以過爲不礙事障，可弗改也；以善爲動用即乖，可弗遷也；以窮理集義爲支離，而主敬、讀書皆可廢也。其歸卒以山河大地爲幻妄，以君臣父子爲假合，其弊不胥中國而夷之不止。吁！出奴入主，誕信相譏，其賊道可勝嘆哉！君子欲激其波而迴其瀾，胡不自吾夫子折衷之也？以夫子從心不踰，必自立始，而曰「不知禮，無以立也」，然則入門次第，斷可識矣。是以橫渠《學大原》篇，專教學者且須觀禮。又曰：「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于非禮勿言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旨哉言乎！夫成性則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神則無極而太極之能事畢矣。故不窺橫渠之門而欲遽闖濂溪之室，吾未見其得也。

嘗考二程親受《太極圖》于周子，然未嘗言之；其論張子「清虛一大」之說，亦曰「使人向別處走」，而獨于禮教深有契也，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嗚呼！二程先生憂世覺民之意，豈不甚甚切切乎哉？蓋必達少讀《太極》、《正蒙》，而不覺目眩心駭，徒望洋也已。求之《通書》、《西銘》間，猶迷津也。又已得張子禮教之指，而于濟渡杠梁，少有悟焉，循而守之，差可鮮過。遂推原程子之意，而合刻之。濂溪書《太極》、《通書》外，僅詩文尺牘數首，其餘紫陽時已不傳。橫渠書甚多，今止得二銘、《正蒙》、《理窟》、《易説》，而語

録、文集，則止得吕公柟所抄者，其散見《性理》、《近思録》、二程書者，稍採補之，遺言則曰「拾遺」，遺事則曰「附録」。掛一漏萬，不無望于後之君子。

萬曆丙午四月望，檇李後學徐必達書於銓曹書院。

（録自明萬曆三十四年徐必達輯刻本《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卷首）

濂溪遺芳集序

（明）方　瓊

天無意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孔聖不生；天無意於孔、曾、思、孟之道，則周子不生。聖賢之生，誠不偶也。周子生於春陵，得孔、孟不傳之緒，啓伊、洛百世之傳，與孔子之六經，殆無間然。而其十二世孫翰林博士曰冕者，手録一冊，名曰《濂溪遺芳集》，出以示予，且屬以序。予始疑而歎曰：大哉周子之芳，寓於《圖》、《書》者，無以加矣！播天下，傳後世，如此其大。今復欲編《遺芳》一集，不幾於屋上架屋乎？竊意其不必然也。博士君悵然久之，既而語予曰：「《圖》、《書》雖天下所共究，濂溪雖天下所共聞，然我春陵之所謂濂溪，所謂月巖與營道者，人未之見。愛蓮有池，池上有亭，亭池上下有光風霽月，人未之玩賞。我祖吟詠性情，愛蓮有《説》，示拙有《賦》，思親之類有詩。可其既往，上而追封有制，❶下而奉祀有祠，或序或記，不一其文，是皆散在群書，或傳録於家者，人未之悉究。他如世之文人才士，經春陵，覩遺蹟，而慕濂溪

❶ 「上」，原誤作「土」，據下句改。

者，詠歌有唱和。士大夫親見我朝崇儒重道，爲我祖而賜冕以世膺之爵，其垂愛及冕者，亦贈别有言。是皆我祖之芳，默寓於山川，發越於吾儒，崇重於聖朝，垂裕於子孫，而《圖》、《書》所載之未盡者也。兹欲鐫於梓，傳於家，以及於人人，以便於觀覽，敢請一言序之。勿疑。」

予因其言，覽其集，始悟其意而序之曰：山名「道」，天啓周子以悟道之機；巖名「月」，天啓周子以太極之理；溪名「濂」，天啓周子以斯道之源。《圖》、《書》之芳，所以耿耿不磨者，誠有所自也。若夫愛蓮有《説》，吟詠有作，及古今人之頌揚而贈及其後裔者，乃其芳中之餘芳。集以「遺芳」名，宜矣。雖然，是集也，源流始末，井井有條，初非自多其一家之芳也。蓋欲發明周子之生於舂陵，而明其道以著其芳者，本山水之馨香，使天下後世景仰先哲，悉於是有所考正。博士君之用心，豈不深且遠哉！

弘治四年辛亥。

濂溪志序

（明）魯承恩

濂溪在道州西南二十里，昔爲營道縣，今爲濂溪保，宋道國周元公先生實在其地，故世皆稱爲濂溪先生。先生之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著《書》立《圖》，貫通乎天命人心之極要，不出乎人倫日用之常。上繼往聖，下啓後儒。凡今之人，讀先生之書，未嘗不喜慕先生之道。

嘉靖乙未，承恩出守和陽，幸受教於師門，竊淑先生緒餘，以飾河陽之治，獲益甚多。今轉官永泉，實先生故里。舟過廬山，

拜先生之墓於潯陽。入湖藩，謁先生書院於武昌。泛洞庭，登衡嶽，涉浯溪，陟九疑，溯流而上，考先生始生之迹於故里。沿道山之麓，坐有本之亭，舉先生之道而詢諸永、道多士，及先生之裔，皆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而載在簡策，尚有疑而未解者，得非紀載之未備耶？嗚呼！先生之道，昭如日星。《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則《濂溪》一志，雖非先生之精藴，惡可以無成書，而供後學之取則哉！乃取而修之。既成，先生之孫博士繡麟請授諸梓，承恩知是《志》也，匪一家之書，當出爲天下共之，謹述其裒集之概於首。其於斯世斯文，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十九年。

濂溪集序

（明）王　會

會官大學時，嘗得《濂溪先生年譜》一書，爲友人借去，竟失之。猶記題引者爲張元楨氏云。又曾得《周子大成書》於某處，缺其中《年表》一帙，欲撿中秘書鈔補之，以史事嚴不及。癸卯歲，拜道州之命，意故里家塾，當必有之。既抵任，拜先生祠下。退而訪其嗣孫翰博周繡麟，求家傳遺書，出《濂溪遺芳集》一册相示。荒雜不倫，並《年譜》及先生述作，亦復闕遺。因歎文獻彫落，當圖改刻，乃復出《年譜》鈔本及搜録遺詩文凡若干。會受歸而讀之，其間又多訛脱。乃謬以己意，略加考定，而編次焉。曰《遺書》，曰《事狀》，曰《年譜》，曰《歷代褒崇》，而賢士大夫先後表彰著在《紀述》者，亦

附録之，使後之人有所考，並圖其山川書院於卷首。雖未能著先生之大成，然學者溯是而求焉，亦可以得先生之大致矣。因題曰「濂溪集」，刻置書院，以備是邦文獻之闕。若乃先生之學，則《圖》、《書》固與六經、《論》、《孟》並行於世，無待於斯而後傳矣。

嘉靖二十三年。

周元公集序❶

（明）黄廷聘

濂溪先生崛起舂陵，默契道體，繼孔孟真傳，開程朱來學，吾道正統也。歷代褒嘉，其來尚矣。雖宦寓江州，而吾州營樂鄉安定山，實誕生之地。去州治十五里許，即先生故居。子姓蕃衍，祠堂在焉。己卯，建祠於學宫西，徙其廕子翰博君居祠下。而祠宇在營樂鄉者，遂爾歲久傾圮。州守羅君斗略爲營建，猶未足以聳觀也。萬曆癸酉，司理崔君攝道州，慨然有修復之志。今中丞趙公賢按州，瞻拜祠下，環視弗稱，而以改創鼎建屬之，鋭意經營。舊有五星墩，久没於豪右，捐金復之。大拓其址，建正廳以安公像，左右各建書舍，俾子弟肄業其中。繚以垣墻，厨庫廊舍咸備。復置常稔田若干畝，俾子孫世守以供祀事，悉協中丞公意。

載閲《濂溪集》舊刻，蕪漏不稱文獻，即以公餘校讐，删繁補略，凡先生之言悉録之，諸後人詩賦不與焉。類編梓成，足爲完書，其大造於先賢何如也！余因博士聯官之請，僭書簡端，以垂不朽云。

萬曆二年。

❶ 此題下，原注有「黄廷聘，江華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貴州僉事」十七字。

周子全書編後記

（清）鄧顯鶴

右《濂溪先生全書》九卷，首録二卷、末一卷，不入卷數。第一卷曰《遺書一》，爲《太極圖》、《太極圖説》。第二卷曰《遺書二》，爲《通書》。二書皆朱子註，别有《集義》、《發明》。謹遵欽定《性理精義》原本，兼採用道州家刻，詳審校訂。第三卷曰《雜著》，爲古今體詩三十一首，爲雜文六首，爲書帖六首，爲題名十則，以上皆先生自著。第四卷曰《附録》，爲贈答四十三首，爲題詠三十首，爲祭文六首，爲題名五則。第五卷曰《紀述一》，其目爲文徵一，凡宋文十七篇。第六卷曰《紀述二》，其目曰文徵二，凡宋文五篇，元文五篇，皆略案年代叙次。第七卷曰《紀述三》，其目爲典章一。第八卷曰《紀述四》，其目爲典章二。第九卷曰《紀述五》，其目爲典章三。卷末曰《摭録》，則凡宋以來及近日之詩文皆在焉。

先是顯鶴以近人所刻《圭齋文集》蕪雜，釐而訂之爲十八卷，《補遺》一卷刊行，見者以爲善本。因思周子大儒，誕生吾楚，而其《遺書》、《文集》，苦乏精刻。明代自嘉靖、萬曆以來，州守魯承恩、王會、李嵊慈諸人刻行之本，久不見。惟道州舊刊《濂溪志》麻沙板本，幾不成書。近先生二十四代孫誥，家刻較勝原本，而編次亦未盡善。顯鶴生長邵州，爲先生權守過化之地。自來濂溪，僭充院長。既求先生詩，編入《沅湘耆舊集前編》。因取先生「閒坐小窗讀周易」句，名其齋爲「讀易窗」。意又以先生興起邵學，吾邵人尤不可無書。而事體重大，未敢輕舉。去歲以《圭齋集》寄贈吾友黔陽

學黄虎癡本驥。今春覆書，盛稱是集重刻之功，而以《周子全書》關係尤重，從臾卒業。因取濂溪家刻，詳審編次，釐爲九卷。而別録史傳、事狀、墓誌、謚議、崇祀、追封、年譜、遺事之類，爲首二卷。冠以《四庫總目提要》，與先生遺像，敬謹鋟木，名曰「周子全書」。以先生平生精藴，全在《圖》、《書》二種，當與六經、四子並垂天壤。今既校刊全集，不能不以二書編入，故易集爲書，體例略倣吕涇野《周子鈔釋》而變通之，詩文則稱「雜著」，以原非先生所留意，且其中又有手謁、題名之類，不得以詩文概也。《四庫總目》以謂宋五子中，先生書最少，而後人辨論亦惟先生書最多。朱、陸兩家無極、太極之辨，至於今斷斷未已。度周卿所云「百世之下，或有沮毁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刻成，敬書其校刊緣起年月如此。自知僭妄，無所逃罪，然於後生小子求讀先生書者，亦未必無小補也。

道光二十七年歲次丁未，五月己卯朔辛丑日，新化鄧顯鶴謹識於古希濂堂之讀易窗。

（以上録自清道光本鄧顯鶴編《周子全書》卷八）

周濂溪先生全集序

（清）張伯行

予總角時，初就塾師。先君子爲予言曰：「周、程、張、朱，孔、孟之正傳也。子其勉旃！」予已心焉識之。迨後從事舉業，而周、程、張、朱之言，僅從《性理》及《近思録》中領略大意。尚未獲盡覩全書，每時時思購之而不可得。甲戌歲，予官中垣，居京師，乃於報國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獲至

寶。手不釋卷者累日，欲重梓以廣其傳。而繼以效力河工，及歷任山左、江左，公事悤忙，未遑遽及。丁亥春，恭膺簡命，叨撫九閩。閩固朱夫子之鄉也。公餘，與多士講求身心性命之學，搜羅前賢遺書，以及先儒文集，凡足以發明孔孟之理也，悉取而重訂之。因思聖學之失傳也，自孟子而後，大道不明。即以韓昌黎之才之識，猶不免孔墨並稱，况其下焉者乎！

有宋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不由師授，默契道體。上以接鄒、魯之傳，而下以啓洛、閩之緒，於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形生神發之理，推極奥藴。且其言誠、言幾、言性安、言復執，直揭日月而昭雲漢。以故二程傳其學，朱子闡其説，字剖句晰，無微不彰，日與陸氏弟昆反覆辨難，不厭煩瀆焉，此其服膺先生當何如！雖然，先生之所以融徹於《圖》象之表者，非徒在語言文字也。蓋實所養内充，春風和氣，隨時發見。故當其出，則政事精絶，宦業過人；當其處，則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山谷黄氏稱其「短於取名，薄於儌福，菲於奉身，陋於希世」。勉齋又言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先生真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則夫後之人匪但讀其書已也，不更當緬想其爲人哉！今者《性理》、《近思録》二書，以先生開其先，當已家傳而人誦矣。第先生全書，不敢私之什襲，且恐其歷久而或至湮没。急爲訂訛編次，付之剞劂，以公同好。俾學者知其緒餘，一根理奥。則《太極》一書，雖廣大精微，要其陽變陰合、誠通、誠復之理，皆得由考亭以溯伊、洛，由伊、洛以溯濂溪，藉此以表章孔孟之傳於不墮，庶無負先君子庭訓意也。是予之願也夫！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臘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録自正誼堂書院刻張伯行編《周濂溪先生全集》卷首）

書目提要

周元公集九卷 編修朱筠家藏本

宋周子撰。周子之學，以主静爲宗。平生精粹，盡於《太極圖説》、《通書》之中。詞章非所留意，故當時未有文集。陳振孫《書録解題》載有《文集》七卷者，後人之所編輯，非其舊也。故振孫稱「是集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録」，則在宋代已勉强綴合，爲數無多矣。此本亦不知何人所編，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其後五卷，則皆諸儒議論及志傳、祭文，與宋本不甚相合，而大致亦不甚相遠。蓋後人病其篇目寂寥，又取所著二書編之集内，以取盈卷帙耳。明嘉靖間，漳浦王會曾爲刊行。國朝康熙初，其裔孫沈珂又校正重鐫。先儒著述，學者所宗，固不以其太少而廢之。原本後附《遺芳集》五卷，乃沈珂輯其先世文章事蹟，自爲一編，與本集不相比附。今别入之總集類，不使相淆。集中《愛蓮説》一篇，江昱《瀟湘聽雨録》力攻其出於依託。然昱説亦别無顯證。流傳已久，今仍並録之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三《集部·别集類六》）

周子鈔釋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吕柟撰。宋五子中，惟周子著書最少，而諸儒辨論，則惟周子之書最多。「無

極」「太極」之說，朱、陸兩家，斷斷相軋，至今五六百年，門户之分，甚於冰炭。《太極圖說》與《通書》表裏之說，元何虛中至特著一書，辨此一語。論者亦遞相攻擊，究無定評。至於「主静」之說，明代詬争尤甚。是編蓋因《周子全書》而摭其精要。一卷爲《太極圖説》、《通書》。二卷爲遺文、遺詩，而附以雜記三卷，則本傳、墓碣、事狀也。較《全書》特爲簡潔。每條之下，各釋以一二語。或標其大旨，或推所未言之隱，較諸家連篇累牘之辨，亦特淳實。其釋「荀子元不識誠」一條，謂「貶荀子太過」。以《大學》、《中庸》之言誠，擬荀子之言誠，未免駁雜。釋《養心亭記》一條，謂「『寡欲』亦『允執厥中』之義，若至於無，恐難通行於衆」。然大旨要爲不悖。觀周子之書者，其精華略具於此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三《子部・儒家類三》）

濂溪集六卷 明嘉靖十四年王汝憲序刻本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據袁州本，衢州本不載。有《濂溪大成集》七卷、《濂溪大全集》七卷，云：「道守蕭一致刻先生遺文并附録七卷，名曰《大成集》。進士易統又刻于萍鄉，名曰《大全集》。然兩本均有差誤，今併參校而藏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濂溪集》七卷云：「《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録》也。」又云：「又本并《太極圖》爲一卷，《遺事》、《行狀》附焉。」此明嘉靖十四年九江郡貳黄敏才校刻本，卷一《年譜》，卷二《太極圖說》、《通書》、文、詩，卷三至卷六皆《附録》。據後新寧林山跋，稱編是集者周子世孫倫也，則非宋本之舊矣。版心小

黑口，半葉九行，行十七字。今《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著録，題《周元公集》九卷，編修朱筠家藏本。《提要》云：「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載有《文集》七卷，『《遺文》編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録》』，則在宋代已勉强綴合，爲數無多。今此本亦不知何人所編，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其後五卷則皆諸儒議論及誌傳、祭文，與宋本不甚相合，而大致亦不甚相遠。明嘉靖間漳浦王會曾刊行，康熙中其裔孫沈珂又校正重鐫。先儒著述，學者所宗，固不以其太少而廢之。」按《元公集》中如《太極圖説》、《通書》已入子部儒家，其餘詩文寥寥數篇，本不成其爲集。當南宋時，道學極盛之時，濂、洛諸儒一再傳，門弟子衆多，於是好事者掇拾叢殘，以伸其景仰。故于本文外附録諸雜體，隨時增益，本不能執一本目爲「正編」。此明人所編不能與宋人相合，《四庫》所編亦不與明人相合，亦其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此書前有「謙牧堂藏書印」六字白文篆書方印，後有「謙牧堂書畫記」六字朱文篆書方印，蓋滿洲文端公揆叙藏書也。《欽定熙朝雅頌集》六：「揆叙字凱功，滿洲人。由佐領侍衛累官都御史，謚文端。有《益戒堂詩集》、《後集》、《雞肋集》。」戴璐《藤陰雜記》：「明太傅自怡園延唐東江、查他山課子揆叙。」據此則文端于納蘭成德胞兄弟也。一門風雅，棠棣交輝，幹蠱克家無愧易名之典。《天禄琳琅》收録其藏書甚多，此特其一鱗片甲已耳。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郘園讀書志》卷八）